

中文系

馬克思 恩格斯

論藝術

論 艺 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六 年 · 北 京

本书俄文版最后一部分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生活》，其中輯录了拉法格、李卜克内西等人撰写的回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的片断。因这些文章都已收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翻譯出版的《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一书中，为避免重复，本册不再收录。

本册所收的譯文，除文末注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等字样，系摘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翻譯的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关各卷外，余均系曹葆华同志翻譯。

論 艺 术 (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1808 字数31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1}{4}$ 插頁2

1966年2月北京第1版 196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1-13000册 (精) 1-4000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4) 1.60元

目 录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尔維格、 弗莱里格拉特、維尔特、西倍尔的关系

海涅·····	3
赫尔維格·····	24
弗莱里格拉特·····	33
維尔特·····	124
西倍尔·····	140

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埃維林、莫里斯、肖伯納

艾杜阿尔德·埃維林·····	145
威廉·莫里斯·····	149
肖伯納·····	158

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与书信

給父亲的信·····	165
馬克思发表在《萊茵报》上的論文(摘录)·····	173
第六屆萊茵省議会的辯論·····	180
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记录的辯論·····	180
評普魯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摘录)·····	253

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著作与书信

給格勒伯兄弟的信(摘录)	261
烏培河谷来信.....	297
艾恩斯特·莫里茨·阿倫特.....	311
伊麦尔曼的《回忆录》.....	331
普拉頓.....	343
卡尔·倍克.....	346
路德維希·貝尔涅.....	353
評亚历山大·柴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	354
时代的反动表征.....	373
德国《貴族报》的安灵弥撒.....	381
风景.....	388
德国的民間故事书.....	401
西格夫里德的传说和德国革命运动.....	414
萊茵的庆祝会.....	416
社会运动和德国的繪画.....	418
注释.....	421
索引	
人名索引	479
文学艺术作品索引	504
文学作品及神話中的人物索引	510
名目索引	513

馬克思、恩格斯与
詩人海涅、赫尔維格、
弗萊里格拉特、維尔特、
西倍尔的关系

海 涅¹

正如在十八世紀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紀的德国，哲学革命充当了政治变革的前奏。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多么不相像呵！法国人同整个官方学术界、同教会，往往甚至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战争；他們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出版，而他們本人則常常被送进巴士底監獄里去。相反地，德国人是教授，是国家所任命的青年导师；他們的著作是官方所批准的教科书，而黑格尔体系——全部哲学发展的高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擢升到普魯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地位。难道在这些教授的背后，在他們的迂腐晦澀的言論中，在他們的笨拙枯燥的語句里还隐藏着革命嗎？！难道当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們——自由派——不是最卖力气地反对过这种把人們头脑弄得糊里糊塗的哲学嗎？但是不論政府或自由派都沒有察觉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早在一八三三年就已經看出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关系

来了；的确如此，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²。

弗·恩格斯：《費爾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俄文本，一九五三年，第五至六頁。

二

但是法国革命爆发了。亚尔薩斯和洛林不敢期望于德国的东西，它們都从法国得到了。封建的枷鎖被粉碎了。农奴制下的負有劳役义务的农民变成了自由人，并且在許多場合下变成了自己庭院和田地的自由的所有者。貴族統治和行会特权在城市里被消灭了。貴族被驅逐了，农民在小諸侯和領主的土地上仿效邻国的榜样，赶走了王公、政府官吏和貴族，宣布自己是自由的法国公民。在法国的任何地方，人民参加革命的热情都不及住有德国居民的省份那样高漲。当德意志帝国还向革命宣战的时候，当德国人不仅仍然馴服地帶着自己的鎖鏈，而且还使自己被利用来把过去的奴隶制度强加給法国人，把剛被驅逐的封建主强加給亚尔薩斯的农民的时候，——亚尔薩斯人和洛林人的德意志血統便不存在了，他們学会了憎恨和藐視德国人，《馬賽曲》在斯托拉斯堡作好了，譜上了曲子，并且第一次由亚尔薩斯人唱了出来，住在法国的德国人，不管語言和历史如何，在几百次战斗中，在为革命的斗争中，就同原来的法国人結合成为一个国民了。

这个伟大的革命，对于敦刻尔克的佛兰德斯人，对于布勒塔尼的凯尔特人，对于科西嘉的意大利人，不是也完成了这样的奇迹吗？当我们慨叹德国人也发生了同样情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忘记了使这个情形成为可能的我们全部的历史呢？难道我们忘记了，当德国人在一八一四年再度侵入那还只是消极地参加革命的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的时候，这个地区是站在法国人方面的，并且一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使德国人在莱茵地区的居民心目中恢复了名誉的时候，它也还是站在法国人方面的？难道我们忘记了海涅对法国人的狂热态度乃至他的波拿巴主义完全是莱茵河左岸人民群众的一般情绪的反应？

弗·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卷，第一部，第四八九至四九〇页。

三

此外，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职工之歌》的作者；我把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这首歌暗中针对着一八一三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下面就是这首歌：

在他們悲憤的眼里不見一滴泪珠，³
他們坐在織机旁，絕望的憤怒呈現在臉上。
“我們已飽經折磨和凍餓；
古老的德意志啊！我們正為你織着寿衣，
把三个詛咒織在寿衣上。

我們織呵，織呵！

“一是詛咒上帝，那耳聾眼瞎的上帝。
我們信賴他，像孩子信賴他們的父親，
我們對他滿怀着希望和信任，
可是他却嘲笑我們，欺騙我們。

我們織呵，織呵！

“二是詛咒那富人的國王，
我們的苦楚絲毫不能打動他那鉄石心腸。
他搶走了我們的最后一文錢，
還要派兵來把我們當作狗一樣槍殺。

我們織呵，織呵！

“還要詛咒那虛偽的祖國，

它給我們的只是痛苦和耻辱，
我們在它那里飽經飢餓和困苦，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們正為你織着寿衣。
我們織呵，織呵！”

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詩歌之一；这次我也就此和你告別；希望不久我就能告訴你有关我們的进展和社会著作的消息。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二卷，
第五二一至五二二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五九一至五九
二頁，人民出版社。

四

即使国民議會能从自己内部选出中央政权，但是以它現有的成員而論，再加上坐失良机，也很难期待这样的临时政府会做出什么令人滿意的事情。如果它不建立任何中央政权，那它就等于自动辞职，稍微有一点革命風浪就会彻底瓦解。

左派的綱領也和激进党的綱領一样，其功績就是认清了这个必然性。两个綱領和海涅一起声明：

“只要我們能深思熟慮⁴，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我們就根本用不着皇帝。”

“誰應該當皇帝”這一難於解決的問題，以及那些替選舉的皇帝或世襲的皇帝辯護的許許多多充實的論據，迫使國民議會的保守派多數也斷然拒絕選舉任何皇帝。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法蘭克福激進民主黨和法蘭克福左派的綱領》。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五卷，第四〇至四一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四六至四七頁，人民出版社。

五

所有的德國人都喝得酩酊大醉⁵，

而你，你相信那千杯的祝辭，

你相信每一只烟斗

和它那黑、紅、黃色的纏絡！

善良的德國人呵，你又遭到了這樣的命運！你以為你完成了革命嗎？錯了！你以為你推翻了警察的國家嗎？錯了！你以為通過三月街壘向你飛來的自由結社的權利、出版自由、武裝全民以及其他種種高調。現在已經有可能兌現了嗎？錯了，完全錯了！

酒醉時，何等愜意，

觉醒后，景物全非。

面对你那些間接选举出来的所謂国民議會，面对着德国公民的再度被逐出德国城市，面对着美因茲、特利尔、亚琛、曼海姆、烏尔姆、布拉格的屠刀暴政以及柏林、科倫、杜塞尔多夫、布勒斯劳等地的逮捕和政治审判案，你会觉得景物全非。

弗·恩格斯：《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俱乐部被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五卷，第二四〇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二六七頁，人民出版社。

六

还是把你的鞋子脫下吧，德国的爱国者，因为你是站在神圣的土地上呵！所有这一切野蛮的习俗，是基督教德意志的光荣的残余，是貫串着全部历史并把你同你們祖先的偉大，甚至同赫魯斯克人* 居住过的森林联系起来的那条鎖鏈的最后的一环！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这种又在这里暴露了真实面目

* 赫魯斯克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部族。紀元前一世紀生活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中游。紀元前一世紀末至紀元一世紀初被羅馬人征服。紀元九年在領袖阿尔明尼的領導下在多德堡森林击潰了羅馬軍隊，从羅馬統治下获得解放。——譯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关系的封建烂泥，自古以来就是我們祖國的特产，而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都应当同詩人一起高呼：

这正是我的祖國的空气！⁶

我的臉頰感到了它那温暖而清新的气息。

一路上的糞土，

也就是我那亲爱的祖國的污泥！

卡·馬克思：《廢除封建义务的法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五卷，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三二五至三二六頁，人民出版社。

七

封·霍亨曹倫老爷的政府看起来是希望在自己存在的末日和普魯士国家存在的末日来证明普魯士和霍亨曹倫的名字所享有的旧日名声完全是正当的。

誰不知道海涅作过这样的描繪：

一个南瓜脑袋的孩子⁷，

长鬍子，白发辮，

两手又粗又长，

肚皮大，腸子細，

一个真正的畸形儿……

有誰不知道那叫作霍亨曹倫的軍士們的家族借以大大飛黃騰達的背信棄義、陰險奸詐和騙取遺產的種種行為呢？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霍亨曹倫家的事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七卷，第三八七頁。

八

大家知道，《總匯報》⁸至少關於作為英國政策的那些中立的問題，發表了各種觀點的文章。除此之外，它還以超過地方意義的唯一的德國喉舌而揚名國外。李卜克內西可以安心地給那家報紙——海涅給它寫過《巴黎通信》，而法里麥拉耶爾給它寫過《東方通信》——寫自己的《倫敦通信》了。

卡·馬克思：《伏格特先生》。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二卷，第一部，第三三六頁。

九

海涅說得對：任何人也沒有⁹像發了瘋的驢子那樣危險。

• •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卡·馬克思：《伏格特先生》。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二卷，第一部，第四九五頁。

— ○

海涅對他的德國市儈公眾所持的最輕蔑的看法¹⁰ 可以歸結為：作者跟他的公眾很熟，簡直就像和有頭腦的人交往似的。

弗·恩格斯：《價值法則和利潤定額》（注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六卷，第二部，第四九四頁。

— —

精緻的文學始於海涅；它的使命是在於磨煉那十分需要磨煉的語言。在詩歌中這已經作到了，至於散文則比已往任何時候還壞。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法德歷史材料。關於德國的筆記，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三年》。

《馬克思恩格斯文獻資料》，俄文本，第一〇卷，第三五一頁。

— 二 —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明天还有和您見面的時間。我在星期一动身。出版者列斯凱剛才在我这里。他在达姆施塔特出版一种不受檢查的季刊*。我、恩格斯、赫斯、赫尔維格、荣克等人都給它撰稿。他要我同您商量，請您給他在詩或散文方面撰稿。我相信您是不会拒絕的，因為我們为了在德国扎下根来，就需要利用每一个机会。

在我要离別的人們中間，跟海涅的別离对我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块儿带走。請代我和我的妻子向尊夫人問好。

您的 卡·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四五年二月一日）給亨利希·海涅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五頁。

— 三 —

亲爱的海涅：

* “Rheinische Jahrbücher”（《莱茵年鉴》）。——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因為我有數不盡的海關方面的麻煩，所以今天只能寫一封簡短的信。

科倫的皮特曼要我請您仍然給在達姆施塔特不受檢查的年鑑* 寄几首詩去（也許還有您的《德意志艦隊》¹¹）。您可以把它們寄給我。最晚的期限——你當然會有什麼現成的作品——是三個星期。

我的妻子向您和尊夫人衷心地問好。前天我到這裏的警察局去，我必須在那裏提出不在比利時發表任何有關時局的东西的書面保證。

雷納爾和伯恩施坦在巴黎印行了您的《冬天的童話》，标明出版的地址是紐約。據說這個版本上錯字連篇。

下次再詳談。

您的 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給亨利希·海涅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五至六頁。

一四

親愛的海涅：

* 指《萊茵年鑑》。——編者注。

帶信人安年科夫先生是一个非常亲切和有教养的俄国人，我趁他之便，向您衷心地問好。

几天以前，我偶然看到一本小小的誹謗您的东西——貝尔涅遺留下的一些信。要不是这些白紙上的黑字，我决不会相信貝尔涅是这样的无聊、渺小和鄙俗。至于谷茲科夫等人的附录，其令人可鄙就更不在話下了！我要就您的关于貝尔涅的那本书，在一家德国杂志上发表一篇詳細的評論。您的书从基督教德意志的笨蛋們那里所受到的愚蠢的看待，恐怕在任何文学时期都不曾有过，而在德国文学不論哪一个时期，这样的愚蠢作法却是应有尽有。

也許关于您的这本书，您还想告诉我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立即告诉我好了。

您的 卡·馬克思

卡·馬克思：（約一八四六年四月五日¹²）給
亨利希·海涅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
卷，第一〇至一一頁。

一五

既然我把要說的都說完了，最后再告訴你們，〔亨利希〕海涅又在这里了，前天我同艾〔韦貝克〕到他那里去过。这个可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伶的漢子已經瘦得很可怕。他瘦得像個骨頭架。腦軟化症正在擴大，臉部麻痺的情況也是一樣。艾韋貝克說，海涅也許會因為肺臟麻痺或者急性腦病而突然死去，但是也許能夠拖延三四年。他的心情當然有些抑鬱，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見解很溫和了（不是諷刺的意思）。——只有對莫列爾他始終嗤之以鼻。總之，他還保持著自己的一切精神力量，但是他的容貌——由於他不能刮臉而長出來的白鬍鬚使他變得很可怕，——不能不叫任何一個看到他的人沮喪起來。眼看著像他這樣一個儀表堂堂的男子漸漸地死去，真是令人難受極了。

弗·恩格斯：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六日（給布魯塞爾共產主義聯絡委員會的信（第二號））。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一卷，第三六頁。

一六

我還沒有到海涅老爹那里去。你可以想像到，我簡直忙得透不過氣來，我必須拚命地跑，拚命地寫才行。

弗·恩格斯：一八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一卷，第八三頁。

一七

海涅病勢垂危。兩星期前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神經麻痺症發作了。昨天他起床了，可是非常可憐。他費很大勁才走動了三步，靠着牆壁從安樂椅走到床邊和 vice versa*。此外，他家中騷擾的聲音，如木匠的敲擊、鐵錘的捶打等等，弄得他簡直快發狂了。他在精神上也衰弱了。海因岑想去看他，可是沒有得到允許。

弗·恩格斯：（一八四八年十月十四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一卷，第九二頁。

一八

雅可布·維涅迭——科倫的科伯斯第一**¹³——在星期六《科倫報》的一篇雜文里痛罵了海涅一頓，你已經看到了嗎？你別失去這次享受才好。

卡·馬克思：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七四頁。

* 拉丁文：反過來也是一樣。意思是從床邊走到安樂椅前也一樣。——譯者注。

** 這是雅可布·維涅迭的一個渾名。——編者注。

一九

現在我手邊有海涅的三部作品。他順便詳細地敘述了一件虛構的事情¹⁴，說是當《奧格斯堡總匯報》“攻擊”他接受路易·菲力普的金錢的時候，我和其他的人怎樣去安慰他。善良的海涅故意地忘記了：我干預他的事情是在一八四三年年底，因此這與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後眾所周知的那些事實毫無共同之處。But let it pass*。由於被不純潔的良心所苦惱，——這只老狗對於任何這樣的丑事都保持着驚人的記憶力，——他就千方百計地來逢迎人。

卡·馬克思：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七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七八頁。

二〇

你知道海涅已經死了，可是你不知道特利爾的路德維希·西蒙在紐約《新時代》上對着他的坟墓小便了——我是想說，撒了一泡尿。《新時代》是那逃到斯圖加特去的前德意志

* 英文：不過算了吧。——編者注。

国会的獅子〔列維·封·卡尔倍〕* 主編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戈根德里揚或戈根林敦的妻子的詩人或歌手，自然会认为海涅不是詩人。他缺少“灵魂”，充滿“恶意”，不仅誹謗科伯斯第一〔雅可布·維涅迭〕，甚至还誹謗貝爾涅的女友，即偉大貝爾涅的“卯斯”、繆斯或墨斯〔“Mause” Muse oder Möse〕，即施特勞斯太太〔燕妮·沃尔—施特勞斯〕。

卡·馬克思：一八五六年四月十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一三二頁。

二一

附帶說一句，海涅的遺囑我已經看到了！如果他写过什么“不道德”的东西的話，那就回到“活的上帝”面前去，并且“在上帝和人們面前懺悔”吧！

卡·馬克思：一八五六年五月八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一四二頁。

* 这是个双关語：Löwe，是獅子，同时又是主編列維·封·卡尔倍的名字。——編者注。

二二

我知道有關海涅的各種詳細情形，這是萊茵哈特在巴黎對我的妻子講的。下次我將詳細告訴你。現在我只講這一點：

“在七點鐘她就跳舞，¹⁵

喝酒，哈哈大笑……”

海涅的遭遇的確就是如此。他的遺體還停放在家裡，在出殯的那天，天使般溫柔的瑪齊爾德的 maquereau* 就已經站在門口，把她帶走了。

仪表堂堂的“邁斯納”曾經把關於海涅的各種骯髒東西硬塞給德國公眾，他從“瑪齊爾德”手里得到了現金，就滿口贊揚這個婊子，而可憐的海涅就是被她折磨死的。

卡·馬克思：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給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一五四頁。

二三

普特南姆要求尽可能在對巴扎庫爾的批評之後¹⁶再談一

* 法文：靠妓女生活的男人。——編者注。

談“ships against walls”^{*}問題，这是由于最近的战争使美国特别感觉兴趣的問題。然后也談一談水上炮队和炮舰、輕炮或重炮等等。看来这一切是指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对于英国会有一場战争。除了这些軍事論文以外，我还应当写一篇关于海涅的东西。

卡·馬克思：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一五五頁。

二 四

賀拉西老头子有些地方使我想到了海涅¹⁷，海涅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東西，但在政治方面其实也是同样的坏蛋。你想想一下，这个老实人 vultus instantis tyranni^{**} 怒目挑战，并且卑躬屈节地阿諛奧古斯特。除此以外，这个下流的老家伙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

弗·恩格斯：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三卷，第三九〇頁。

^{*} 英文：“进攻要塞的兵舰”。 編者注。

^{**} 拉丁文：面对着当前的暴君（賀拉西）。 — 編者注。

二五

巴黎的《前进报》是一張小报，現在被賦予了超过它应得到的更大的意义；編輯部里盤据着一些不可救药的坏蛋。馬克思主要是注意使它保持正确的方向，并且經常在上面刊登一些反对普魯士人的論战文章和短評。海涅从漢堡寄給了馬克思¹⁸一部分《冬天的童話》的校样，打算在这部书在德国出版之前先在《前进报》上发表。

弗·恩格斯：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給威·李卜克內西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卷，第三二四頁。

二六

关于海涅的信，我不能告訴您什么明确的东西。在一八四八年以前，拉薩尔完全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人物；他只是因为哈菲尔德的訴訟案才有了名。在这个訴訟案中，双方只要有希望获得成功，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双方都把一切有用的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且为此不惜利用一切机会和一切方法。此外，由于联邦議會甚至禁止海涅将来的作品，所以他

不得不采取一切广告手段来保证自己作品的銷路，虽然这些作品自身就可以找到自己的銷路。在这种情况下，拉薩尔可能对于他是很有用处的；此外，拉薩尔以自己的毅力、果断精神、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即以必須打着灯籠在当时大多数德国青年当中去寻找（现在也是如此）的那种特性，給了海涅深刻的印象。

因此，拉薩尔为了伯爵夫人的利益企图利用海涅¹⁹，那是很可能的，而且所說的那封信大概是和訴訟案涉及的某一情节有关系，十之八九是和小匣的情节有关系。梅因道尔夫一八四六年初是否在巴黎，我不确切知道，但是根据我对于訴訟案的記憶，好像她是在巴黎。不論从一八四六年小匣訴訟的报告中，或者从一八四八年拉薩尔訴訟的报告中，都可以得到关于这件事的材料。（《科倫报》是最好的資料）。如果她在巴黎，那末大概就是图謀取得那只小匣。我同海涅从来沒有談到过拉薩尔。無論馬克思或者我，那时都还不認識他。

弗·恩格斯：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給
康·施米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卷，第六六七頁。

赫 尔 維 格²⁰

亲爱的赫尔維格：

恩格斯刚从巴黎来，将在这里住几个星期。他轉述了下面一件可笑的事情，我請你立即向我把它說明一下。

貝尔奈斯对艾韦貝克說，赫尔維格曾来找过我，宣称馬克思待他怎样地亲热，显然是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貝尔奈斯还对艾韦貝克說，他可以把这种挖苦話向別人去讲。

这个謠言要不是在我的巴黎的朋友当中已經傳遍了的話，我是不会专为它写信給你的。

因此，我請你立即給我一个确实的回答，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的 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給格奧爾格·赫尔維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三三至三四頁。

二

亲爱的赫尔維格，

我現在立即告訴你，你的信已收到了。在這封信里我找到的只是我早就知道了的——這一切都是無聊的胡說。我為了拿白紙上的黑字給恩格斯看一看巴黎的德國小資產者的流言蜚語是什麼樣的，所以需要你的這封信。我可以肯定地說，自從我離開巴黎以後，雖然我採取了各種使人們看不到和碰不着我的預防措施，可是這些嚼舌頭的老家伙仍然用這一套胡言亂語跟踪着我。要擺脫這些蠢貨，就只有對他們採取極端的粗暴措施。

我引為遺憾的只是我拿這種胡言亂語來打擾你的幽居生活。這些嚼舌頭的老家伙的特色就是他們力圖掩蓋和粉飾所有實際的黨派鬥爭，而把德國習以為常的說長道短和挑撥離間當作革命活動。這些倒霉的家伙！在布魯塞爾這裡，我們至少還沒有這種卑鄙的東西。

這裡的普魯士大使館密切地注視着波恩斯特，竭力想抓他的辮子。總算是給抓住了。大使館告發了他，硬加給他三場官司：（一）行政的官司，——因為違反印花稅法，（二）政治的官司，——因為他在自己的報紙上說路易·菲力普應該被殺死，（三）誹謗的官司，這是一個比利時貴族奧西先生提出的，因為波恩斯特指摘他從事谷物投機，而且的確如此。

所有這三場官司都是毫無根據的，它們的明顯結局將是使那本來就不大受尊敬的普魯士大使館成為人們取笑的对象。它同路易·菲力普、奧西、比利時的印花稅有什麼關係呢？

偵查員本人宣告說，這幾場官司都是徒勞無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布魯塞爾報》——它雖然有自己的一切缺點，卻仍然有若干的功績，並且恰好在波[恩斯特]準備在各方面給予我們協助的現在²¹，情況還可能會更好一些，——卻有在財政上突然破產的危險。高貴的德國人在這樁事件上的舉動是怎樣的呢？出版者們欺騙了波恩斯特，因為他不能控告他們。各色各樣的反政府的黨派，不僅不在文章上或者財政上給予哪怕最小的幫助，反而認為最適當不過的是宣稱它們的障礙物就是波恩斯特這個名字。這些人為了什麼也不干，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他們時而不喜歡那一個人，時而不喜歡他的妻子，時而不喜歡傾向，時而不喜歡風格，時而不喜歡版式，時而把推廣同某種危險聯繫起來，等等。這些先生們期望餡餅自己落到他們嘴裏來。如果僅僅有一家不受檢查的反对派報紙，政府正在使它遇到很大的障礙，而它的編輯就其事業的本質來說，卻傾向於一切進步的東西，——那末難道不應該首先利用這個機會嗎！如果認為這個報紙不夠好，那末難道還不應該設法改善它嗎！但是，並不這樣作。我們德國人隨時都準備了上千句的格言來說明他們為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任何可以有所作為的機會只是使他們惶惑不安。

赫 尔 維 格

我的原稿的情况大致和《布魯塞爾報》一樣²²，而這些蠢駝却每天給我寫信，打聽為什麼我不發表東西，甚至責備我不寫任何東西，而只願用法文寫。還得在長時期內為了生成條頓人而付出代價。再見！我和我的妻向尊夫人和你問好。

你在巴黎會收到附在我的法文拙著里的一張刊誤表²³。沒有這個刊誤表，有些地方是不能了解的。

你只要有空閑時間，而又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那就寫信來吧！

你的 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四七年〕八月八日給格奧爾格·赫爾維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三四至三五頁。

三

親愛的赫爾維格：

我本打算讓恩格斯給你帶一封信去，但是到他動身的那一天，又因為壓在身上的事情太多，竟把這件事忘記了。

哈菲爾德伯爵夫人托我向你寫几句介紹她的話。我想你現在已經和她認識了。這個婦人在同自己的丈夫單獨決鬥中表現出了德國女性所不常有的巨大精力。

在布魯塞爾這裡，我們成立了兩個公開的民主團體：

(一)德國工人協會，它已有會員一百人。在這個協會里完全按照議會的方式進行討論，此外還有唱歌、朗誦、戲劇演出等等這樣的共同娛樂。

(二)人數比較少些的世界民主協會，參加這個協會的有比利時人、法國人、波蘭人、瑞士人和德國人。

你如果有一天再到這裡來的話²⁴，就可以看到在這小小的比利時比在大法國西還能作更多的直接宣傳工作。此外，我以為，社會活動無論怎樣地小，也能給予每個人非常新鮮的印象。

既然自由主義的內閣現在正執掌政權，所以警察跟我們搗鬼是完全可能的，因為自由主義者決不會放棄他們那一套勾當。

但是我們應付得了他們。在這裡不像在巴黎那樣：外國人只是孤立地跟政府對抗。

既然在現在的情況下，在德國國內完全不可能利用現有的出版業，所以我和住在德國國內的一些德國人約好，決定集股出版一個月刊。我們已在萊茵省和巴登收集了一定數量的股金。只要集到夠出版三個月雜誌的資金，我們就開始工作。

如果能夠收集到大量的股金，那就可以在這裡設立自己的印刷廠，並且還可以利用它來印刷單行本的書籍。

我希望你告訴我：²⁵

(一)你能不能承擔幾股(每股二十五塔列爾)?

(二)你願不願意撰稿，因而願不願意作为撰稿人把名字登在內封上？

既然你早就應該写信給我，所以我很希望你这一次克服不喜欢写信的毛病，即速回答我。此外，我还請求你向巴枯宁打听一下，我經過什么途徑、按照什么住址、使用什么方法可以給托尔斯泰捎信去。

我的妻要我代她向你和尊夫人衷心問好。

巴黎的普魯士大使館的事件，真正证明了我們的“人民之父”的无能为力的狂暴行为还在增长。

再見！

你的 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給格

奧尔格·赫爾維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三六至三八頁。

四

波恩斯特和赫爾維格的行为簡直像坏蛋一样。他們在这里成立了黑紅黃联合会 contre nous*²⁶。前者今天將被开除出同盟。

* 法文：来反对我們。——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关系

卡·馬克思：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六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第九七頁。

五

我們不止一次地声明过，我們并不是“議会的”机关报，因此我們有时甚至不怕招惹柏林和法蘭克福的极左派的憤怒。我們号召法蘭克福的那些先生們靠近人民，但从来没有号召人民靠近法蘭克福的那些先生們。那批“共和起义的英勇領袖們”在哪里呢，他們是些什么人呢？大家知道，赫克尔在美国，司徒卢威在監獄里。赫爾維格呢？《新萊茵报》的編輯們，特别是卡尔·馬克思，在民众大会上坚决反对赫爾維格在巴黎所进行的活动，而不怕引起激昂的群众的不滿。果然，他們当时因此引起了那些自詡为革命者的烏托邦主义者的怀疑（参看《德意志人民报》）。現在，当我們的預言不止一次地被事变所证实的时候，难道我們应当附和那些同我們意見相反的人嗎？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家檢察官“赫克尔”和《新萊茵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五卷，第五二五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五二五頁，人民出版社。

六

赫尔維格的蠢詩²⁷ 沒有經我同意就刊印出来了。因此我迫使比〔斯康普〕在上期登一則启事,并且我 into the bargain* 发表了《民兵歌》(作为赫〔尔維格〕的适当的續篇)。

卡·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八月一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三〇頁。

七

当时巴黎的風气是热中于組織革命义勇軍。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組成了队伍,准备去解放自己的祖国。領導德国义勇軍的是赫尔維格、波恩斯特和伯恩施坦。因为所有的外国工人在革命以后不仅立刻失去了工作,而且还受到来自当地居民的压迫,所以大家紛紛加入这些义勇軍。新政府想利用义勇軍来排除外国工人,于是給予他們 l'étape du soldat, 即安排沿途的宿营地和付

* 英文:另外。——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格爾的关系

給每日五十生丁的薪餉，等到他們到达边境的一天，那动不动就流泪的外交部长、饒舌家拉馬丁就会把他們交給有关的政府去加以摆布了。

我們非常坚决地反对这种把革命当作儿戏的办法。在德国国内正在酝酿風潮的时候闖进去，从外面用强力硬要它接受革命，这就等于破坏德国国内的革命事业，加强各邦政府，而把赤手空拳的义勇軍士兵交給德国軍隊去摆布——拉馬丁所保证的就是这一点。由于維也納和柏林的革命胜利，組織义勇軍的事情已經完全成为无的放矢了；然而这种儿戏一旦开始，就沒有个完。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
六卷，第一部，第二一九至二二〇頁。

弗萊里格拉特^{*28}

—

亲爱的魏德迈尔：

我請求你用我和弗萊里格拉特的名義告發翻印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的出版家，並且要求他賠償損失。我的全權代理人是科倫的斯·阿·納烏特，請你把這件事通知他。

祝你健康和幸福！

卡·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四九年六月一日給約瑟夫·魏德迈尔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五五至五六頁。

二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

* 这部分譯文是曹葆华和孟复生合譯的。——中文本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老实對你說，拉薩爾的行為很使我吃驚²⁹。我曾經給他私人寫過一封信，而且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把錢借給伯爵夫人，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拉薩爾對我的好意，所以我怎樣也沒料到會被弄到這樣難為情的地步。相反地，我曾經請他無論如何不要宣揚出去。我不管受到多大的窘迫，也不願公開乞討。我曾經寫信告訴過他。這樁事情真是說不出地叫我生氣。

談一談政治吧，這可以擺脫個人無味的口角。在瑞士，情況愈來愈複雜，而現在意大利方面又加上一個薩瓦問題。看起來奧地利打算在萬一的時候用犧牲意大利來補償它在匈牙利的失敗。但是，把薩瓦併入奧地利，就會把現在的法國政府置於死地，如果默許的話。法國議會的多數派正處在明顯的瓦解過程中。右翼正分裂為純菲力普派、即同菲力普派一起投票的正統派，和最近以來同左翼一起投票的純正統派。梯也爾之流的計劃就是想使路易·拿破侖執政十年，等到巴黎的伯爵成年，就可以代替他。如果國民議會——這幾乎是無疑的——再征收飲料稅，那就要引起所有葡萄酒釀造者反對它。它的每一個反動的措施，都會使它再失去一部分居民。

然而目前主要的問題是英國。不要對那以科布登為公認黨魁的所謂和平黨空抱希望。也不要對英國人在全國舉行集會時對匈牙利所表示的“無私的熱情”空抱希望。

和平黨不過是偽裝起來的自由貿易黨，因為是內容相同，目的相同，首領相同。自由貿易黨人在國內攻擊貴族，以廢止谷物法和航海條例來破壞貴族的物質基礎，而且現在他們又

攻击貴族的对外政策，攻击貴族的在欧洲的联系和根基，企图破坏“神圣同盟”。英国的自由貿易党人是急进的资产者，他們想彻底地和貴族决裂，以便享有无限制的权力。他們只是忽略了，这样一来，他們就要違反自己的意志把人民引上舞台，使人民获得政权。不用中世紀的战争来剝削人民，而只用商业的战争来剝削人民，这就是和平党的口号。科布登在匈牙利問題上的行动是和实际的打算有直接联系的。俄国目前企图訂立貸款契約。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科布登禁止金融资本家訂立这种契約，在英国是工业統治銀行，而在法国則是銀行統治工业。

科布登对俄国人进行了比登宾斯基和赫尔盖所进行的更可怕的战斗。他揭露了他們的財政的悲慘状况。他說，俄罗斯人是最渺小的民族。西伯利亚的矿山每年只給国家七十万英鎊，酒稅則給国家比这超出十倍多的收入。誠然，彼得堡銀行地下室里貯藏有一千四百万英鎊的金銀，然而那是作八千万鎊紙币流通的准备金用的。如果沙皇侵犯到銀行的地下室，他就会使紙币贬值，在俄国国内引起革命。这样一来，这个专制主义的巨人就动弹不了了，——狂妄自大的英国资产者叫喊道，——如果他不向我們借款，我們就什么也不給他。我們就再用純粹资产阶级的方法来进行一次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金牛犢比坐在世界宝座上的其他一切牛犢都有力量。不消說，在匈牙利問題上，英国的自由貿易派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代替直到現在还存在的奥地利方面封閉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关系了的国境的，是同匈牙利的通商条約和一种自由貿易。他們深信，他們現在以无可爭論的态度偷偷地供給匈牙利人的錢，将会通过貿易的途徑帶着利潤和利息又回他們手里來。

英國資產階級对大陆的专制政治所采取的这种立場，是它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五年所进行的反对法国的运动的一次大轉弯。这一发展过程是值得加倍注意的。

我和我的妻向你和尊夫人致最好的祝願。

你的 卡·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五七至五八頁。

三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

給我的信要裝在单独的信封里，地址是：Grosvenor square 18 Robertsstreet〔戈諾斯溫納廣場，勞巴特大街十八号〕，裴特遜咖啡店，卡尔·布林德。

我只能給你写一封短的信，因为这四五天以来我得了虎列拉，渾身感到极度的軟弱无力。

我的妻子給我写了封信來，要我告訴你她已接到你附有一百法郎的信。請你想像一下巴黎警察的卑鄙行为吧，他們

弗萊里格拉特

也在刁难我的妻子，她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許可在巴黎住到九月十五日，——我們在巴黎租佃的房子就是到这一天为止。现在我的处境极其困难。我的妻子很快就要临盆，但是她在十五日就得离开巴黎，而且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給她筹措从巴黎动身和到这里来安家的这笔費用。

另一方面，我有完全的把握在这里創辦一种月刊³⁰，但是時間来不及，而且头几个星期特別困难。

拉薩尔显然是因为我給你的信以及我給他的信而見怪了。我無論如何沒有这样的打算，我会再写信給他，可是在我目前的状况下，提笔写信非常困难。只要身体一有力气，我就写信給你詳細地談談政治問題。希望你尽快地給我写一封信来。請代我向你的夫人、达尼艾尔斯和其他的人問好。

你的 卡·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四九年）九月五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六二至六三頁。

四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

由于一件紧急的事情，今天我只能简单地給你写几行字。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关系

为了我們的杂志——为了使它逐漸变成双周刊或者周刊，然后再看情形，变成日刊——以及为了其他的宣傳目的，我們很需要錢。能弄到錢的地方只有美国，因为在那里，所有那些半革命家——例如，像安尼克那样的人，他不知羞耻地从普法尔茨悄悄溜走，并且证明他不是軍人——現在正摘取金苹果。

因此，我們决定馬上派康·施拉姆作为特使到美国去。像我們所计划的这样的长途旅程，至少需要一百五十塔列尔。我們請你尽快地为这件事筹措一笔錢来。此外，还請你給《新萊茵报》的編輯康·施拉姆（他勇敢地從維塞爾要塞逃了出来，回到我們党来了）写几封介紹信。

关于錢的事情，我也給格·荣克写了信。急切地等着你的回信。

你的 卡·馬克思

本地的宪章运动者和法国的流亡者也把委托书交給了我們的特使。这是有关整个同盟的事情。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你必須在介紹信里把《新萊茵报》在德国的地位和它的革命意义說清楚。

卡·馬克思：（一八五〇年）一月十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六八至六九頁。

五

弗萊里格拉特出自本能地及時離開了，沒有被捕。他剛一到这里，所有流亡者的黨派、鼓吹博愛的金克爾之徒、自鳴風雅的霍惠特一伙人等等，就設下天羅地網，要把他抓去作他們的黨徒。對於這一切企圖他回答得很粗魯³¹，說他是屬於《萊茵報》的，跟世界主義的那伙人沒有任何共同之點，只同“馬克思博士及其最親密的朋友們”往來。

卡·馬克思：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一卷，第二十三頁。

六

摩爾公爵³²：

附上艾布納的一封信。

今天我又接到了魏德邁爾的信。他順便寫道：“最近倫敦‘鼓動協會’的使者來到這里³³，為的是阻撓金克爾的貸款。大概這些先生們看到一小撮流亡者無中生有地引起了一陣陣的喧囂，就以為在美國這里都分成金克爾派和反金克爾派了。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关系

柯休特的聳人听闻的消息早已使人們忘記了金克尔的事情³⁴，他所募集的那几千块钱实在值不得多說。

不管怎样我可以在这里給你銷售《評論》³⁵。弗萊里格拉特的一些新写的詩，在这里也可以发表。”

魏德迈尔又在催了我們一番之后，这样写道：“但是，最好先寄来一首弗萊里格拉特的詩³⁶，他的詩是最吸引人的。”請你把这放在心上，作一首献給新大陆的新年之歌吧！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不管是悲壮的或者幽默的，用詩写总比用散文写容易些。無論什么时候，如果你想要使你这个非洲皇帝在私生活中所特有的幽默变成艺术形式，那末我相信你在这个样式上是一定会扮出这样角色来的。尊夫人就曾經正确地指出，你身上是有很多不显露的机智的。

我本想把魏〔德迈尔〕的信轉給你，但是我必須先让恩格斯看看，他大概在这里要住到星期四；在上星期二，他曾希望在“犹太教堂”里会到你。

协会已搬到³⁷ Farringtonstreet, City, Market House〔市內法林頓街，市場〕，馬斯特酒鋪。今后會議在每星期四九点举行。协会认为——不无理由地——它的新地址就在你的区里。

拉賽尔接受了巴美尔斯登的辞职，（一）为了在波拿巴面前装成立宪主义的英雄，（二）为了向俄国和奥地利让步。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說这个事实首先一般地会影响到流亡者的命运，特别是会影响到我們的命运。但是我以为，这对英国

弗萊里格拉特

說來是在政治上极不安定的一年的一种預兆。据恩格斯讲来，市內的商人也同意我們的看法：由于各种事件（順便說一句，也由于政治上的担忧、去年棉花的高价等等）而被抑止住的危机，至迟在今年秋天就会爆发。就最近的一些事件来看，我比以前更加确信，沒有商业的危机，便不会有重大的革命。

我全家向你一家問好。

恭敬的 摩尔

卡·馬克思：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給費
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
卷，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頁。

七

随信寄上弗萊里格拉特的一首詩和一封³⁸信。現在我請求你：（一）請吩咐下去，在排印这首詩时，版面要讲究些，——詩的各节之間一定要有适当的間隔，总之，在排印的时候，不要吝惜篇幅。如果間隔不大，挤在一起，詩就会大为減色。（二）写一封亲切的信給弗萊里格拉特。不要怕讲恭維話，因为所有的詩人，即使是最优秀的詩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必須奉承他們，好讓他們歌唱。我們的弗萊里格拉特在私生活方面是一个极其亲切的、十分朴素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的人，在他的真摯的好心腸下面隱藏着一種極其銳敏的、好嘲笑人的精神；他的激情是“真實的”，可是這並沒有使他成為“不採取批判態度的”和“迷信的”。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和十分誠實的人——我是不輕易這樣稱贊人的。但是，一個詩人——不管他為人怎樣——總是需要夸奖和贊揚的。我想這是人的本性。我說這一切，无非是要你注意，你在同弗萊里格拉特通信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詩人”和“批評家”的區別。此外，他十分周到，還寫了一封富有詩意的信直接寄給你。我以為這是在紐約的某種支援。

卡·馬克思：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六日給約瑟夫·魏德邁爾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一二〇頁。

八

親愛的弗萊里格拉特：

你寄給我看的那節詩寫得很好³⁹，藝術地表現了問題的實質，但是我覺得它損害了全詩的整個印象。首先，難道金克爾真是一個“德國詩人”嗎？我和其他很多善良的人都對這一點不免有些懷疑。“德國詩人”和“商業的”巴比倫的本質上的對立——難道不會因為以後又有“自由的”詩人和“奴顏婢膝的”

詩人的对立而減弱嗎？何況在《安德生》那一节中已經詳盡無遺地描写了一个目空一切的文学家对于与“詩人”对立的世界所持的态度。既然在这里沒有把金克尔拉出来的內在必然性，所以如果你提到他，恐怕只会給对方以口实，认为这是个人气憤和竞争的表现。但是因为这节詩很成功，不利用它是可惜的，所以你——如果你贊成我的意見的話——当然会找到机会另外把它摆在你以后的用詩的形式所写的信中。描写得实在是妙极了。

恩格斯和維尔特沒有把我寄給他們看的你的第一篇詩的抄稿寄回来，所以昨天我只能把我記得的几段告訴了紅色沃尔夫。但是看来这已經足以引起他所特有的热情的爆发了。

关于我們的朋友艾布納，他的确接到了比彼尔的信。最好的证明便是比彼尔手里有他的回信。况且比彼尔最近又給他写了一封詳細的信，說明了我的沉默是因为身体有病。

我接到了別尔蒙巴赫的一封三十行的信⁴⁰。他問我为什么这样久不給他写信。回答很简单。我曾經寄了一封几乎有半印刷頁长的信到科倫去，但过了很長時間才接到回信，寥寥几行，根本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例如，关于达尼艾尔斯的健康状况，就一字未提。只要別尔蒙巴赫的信从曼彻斯特退回来，你就可以接到它。恩格斯将利用它来給英国報紙写文章。整个信中唯一重要的是下面一点：刑事厅鉴于——請好好注意！——“构成犯罪的事实沒有查明，因而起訴是沒有根据的”，——决定从新偵查。这样一来，根据无聊的推测，你不得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不先蹲九个月的監獄；后来才知道你的坐牢是沒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总之，在偵查員能提出起訴的“构成犯罪的事实”之前，你就得繼續蹲在監獄里，要是怎么也找不到“构成犯罪的事实”，那你就可能吃长期被監禁的苦头。

再也不能想像还有比这更无耻的怯懦了。主要的罪过就在那些一句話也不讲的卑鄙的“報紙”身上。如果《科倫報》、《国民報》和《布勒斯洛尔報》上发表几篇文章，科倫的刑事厅就不敢耍这样的把戏。这些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狗仔却因他們的共产主义敌人的被消灭而欢天喜地。当丁麦和所有那些民主主义的混蛋同警察局和法院发生冲突的时候，难道我們沒有为他們辯护嗎？就連那被別凱尔当作人看待和受布格尔斯庇护的金克尔，在他用从美国得来的錢喂养的《石印通訊》上也沒有一次提到过他們。

真是些坏蛋！

假如我知道科倫的一个可靠的资产阶级的住址，我就会写信給达尼艾尔斯夫人，竭力劝她对政治情势大放宽心。根据比彼尔告訴我的話，可以看出反革命的每一次成就都被“誠实的资产者”利用来吓唬她和激怒她。

随信寄上燕妮姑娘給沃尔夫岡公子的一張字条。

向你問好。

你的 卡·馬克思

弗萊里格拉特

卡·馬克思：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一二七至一二八頁。

九

既然第二期應該只登弗萊里格拉特的詩，那末它想必已經付印了。這些作品，尤其是描寫金克爾的那首詩，因為迫于需要，是一刻也不能耽擱的。說實在的，這些詩應該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在金克爾回到紐約的時候刊登出來，這些詩擱得時間愈久，就愈失掉它們的現實性，甚至那些沒有什麼時間性的作品，也有它們最能發生效果和最適合時宜的一定期間。

弗·恩格斯：一八五二年六月十一日給約瑟夫·魏德邁爾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一五六頁。

—〇

關於金克爾。金克爾在布萊特福德和曼徹斯特作了關於近代詩歌等等的講演，在講演中他作為牧師—美學—自由主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义的食客，討取了德国犹太人的欢心。关于他在美学上的功績，一些直接听了他的讲演的人向我說了这样的話：“在布萊特福德他声称要作关于歌德的《浮士德》的讲演，并且規定入场券每張三先令。讲演厅里挤滿了人。听众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讲演。哥特弗利德讲了些什么呢？他从头到尾把《浮士德》讀了一遍，就把这說成是关于《浮士德》的讲演。当然，哥特弗利德是有一些鬼聰明的，竟能使自己最后的一篇讲演成为这种騙人的勾当。——在曼彻斯特，哥特弗利德声称，歌德根本不是一个詩人，他使‘erbötig’这个字和‘Venedig’这个字押韵；伊麦尔曼才是最偉大的德国詩人。”他接着又說：“我可以这样說，在現代的德国詩人中間最能博得讀者好感的有三个人：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以及——我有权这样說，——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卡·馬克思：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七日給阿·克魯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一七一—一七二頁。



附上有关金克尔的材料。看来弗萊里格拉特以为，金克尔先生因为金克尔太太折断了脖子，便变成一个偉大的，至少

是高貴的人物。他把葬禮安排得很像血汨劇的演出似的，——“顫抖着雙手”，“高戴着桂冠”，等等，——以致弗萊里格拉特在“悲慘的”事件——無論是自己黨內的（如像達尼艾爾斯的去世），還是社會上的（如像凱恩拉、奧爾森等等）——發生的時候，看到他的手琴表現不出任何悲痛的歌調，便突然歌頌起這個糟糕的事件來了⁴¹。你從剪下來的《每日電訊》中可以看出，這個惡棍利用這個討厭的“潑婦”的死（因為實際上這是一個裝腔作勢的、矯揉造作的婦人；她的卑鄙無恥就表現在對於施特羅德曼和布呂寧夫人的忘恩負義上，她盡量地榨取布呂寧夫人的錢，等等），完全像這個賤婦過去利用“金克爾的那頂被子彈打得滿是窟窿的帽子”一樣，並且從倫敦寫信給德國說：“Have you an idea what it is to be looked upon as a sort of another to all emigrants?”* 當這個賤婦和哥特弗利德 as a sort of beggar** 在城里向所有的猶太人乞討的時候，她就是這樣寫的。

在弗萊里格拉特給我的那封辭藻華麗的信中，還有一些東西是我不喜歡的。他對大赦的狂熱症非常反感，而事實上他是對魯道夫·施拉姆的特質反應非常反感。這我應當看作是一種革命的事情，但是我們的弗萊里格拉特在凡星期前卻入了英國國籍，而且他也實在愚蠢，在他還能夠保有

* 英文：“你能理解被看成與一切流亡者都不同的人，是什麼滋味嗎？”——編者注。

** 英文：像叫化子一樣。——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尔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Crédits Mobiliers* 的优厚位置的时候，却渴望回到德国去就一个报酬不丰的店員的职务。我記得非常清楚，当人們已經对大赦大談特談起来，而瑞士銀行总行在 Royal Exchange** 中还没有占到一席位置的时候，弗〔萊里格拉特〕夫人就非常严肃地竭力說服我不要对大赦提出反对意見。

所有这些先生們都感觉到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moving again***。当然，他們要打起自由的旗帜向舞台冲去。

附上的詩和信請予保存。

卡·馬克思：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三七〇至三七二頁。

— 二 —

市僧弗萊里格拉特正一点一点地把关于哥特弗利德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第一，哥〔特弗利德〕派赫尔斯登堡到城里形形色色的商人那里去。他們应当訂閱《赫尔曼》⁴²。要知道这个可怜的人必須“生活”，并且弥补妻子的

* 拉丁文：动产信用銀行。——譯者注。

** 英文：皇家交易所。——譯者注。

*** 英文：現在有什么东西又动起来了。——編者注。

死所造成的“亏空”。第二，弗萊里格拉特告訴我，哥特弗利德在莫克尔死后，立即問他，可不可以用她的遺產在科达從事一種營業，這是否有利可圖。哥〔特弗利德〕說：“其實公眾對我是很有好感的。”

卡·馬克思：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三七三頁。

一 三

就弗萊里格拉特給我的短信看來⁴⁸，我覺得他對於自己所犯的 blunders* 已經 repentant** 了。你如果寫信給他，就對他說（of course*** 要十分客氣，否則他會抱怨你的信的粗魯的或毫不客氣的語調），在曼徹斯特的德國人中間，對於他和金克尔的聯盟都在議論紛紛；同時你还可以把有關赫克瑟的笑話告訴他，並且指出是誰講的。

目前對於我們重要的是，弗萊里格拉特已經決心跟這批狗東西決裂了。

* 英文：錯誤。——編者注。

** 英文：悔悟。——編者注。

*** 英文：當然。——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一月六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三七五頁。

一四

〔草稿〕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

那个該死的頑皮孩子，他昨天就應該去取郵局的匯款，但不知到什么地方鬼混去了，所以我今天才收到了二十二先令。多謝你的奔走和破費。

至于最近的《萊茵報》，一切都很順利，没有什么着急的。在这一期間，我們學到了很多东西，并且一点也沒有忘記，而这是別人無論如何也比不上的。从你剛才舉《萊茵報》的先驅者約翰的《赫爾曼》的例子來看（顯然，這是“Gottfried”的排印錯誤，否則標題就沒有什麼意義了），這一點你是比誰都相信的。像這種早已升天的假裝高貴的“小金蟲”^{*}的最近產品——這種平庸的、諂媚的、四面逢迎的、乞求和解和寬恕的、文筆極為惡劣的、在風格和內容上專門為了滿足康白維爾的小市民和德國城市的市僧以及迎合他們的趣味的胡說八道的東西，我早就不讀了。這個人甚至忘記了他在一八四八年得

* “小金蟲”（“Maikäfer”）是四十年代金克爾在波恩組織的一個文學俱樂部的名稱。編者注。

到的那一点儿知識，現在已成了一个真正討厭的資產階級家伙。但是，既然你引起我来談論这个“乐天派”的家伙，而他現在正到处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的“痛苦”，我也就不向你隱瞞了：最近以來許多市僧問我，为什么你竟能和金克尔先生結成这样友好的聯盟。你明白，这一切虽然是过甚其詞，但我仍旧感到有些惶惑不安。当然，我把許多事情都看成是金克尔和他的党徒的恶毒的渲染，因为他們把自己和你那次平常的見面在報紙上硬說成是對待我們的一种攻守同盟；我坚决地否认了这个事实；至于和这个市僧的日常交往，我一向都是拿一些笨拙的玩笑話来敷衍的。比方我說，詩人們过的是特殊生活啦，金克尔只有打着和你交往的牌子，才能被人們看成是詩人啦，等等。总之，我虽然是一个蹩脚的外交家，可是我仍然充分地保卫了党的立場。而且最后弄明白了，所有那些曾經在和藹可亲的哥特弗利德最近到这里来的时候照拂过他的犹太人，好像說过这样的话：“这个恶棍金克尔只好回到曼彻斯特来啦，——他在倫敦拐騙了一个良家姑娘，拿来作自己的情妇，他的太太因此*……”。

弗·恩格斯：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二三四至二三五頁。

* 原稿在此中斷。——編者注。

一五

昨天我在給弗萊里格拉特的信里談了金克爾的事情。這個可愛的人自己給了我這個口實。有一次由於期票事件我向他講了關於政治和經濟狀況的一些意見，它們引起了他如下的想法：跟着《赫爾曼》走的無疑地又是《新萊茵報》。他到底是怎樣把這和金克爾的報紙聯繫在一起的，我完全不了解；也許他的目的只是在迫使我對約甘娜·哥特弗利德發表意見，這我已經作過了。我必須說，他玩的那種拿無聊的小報隨便跟我們聯繫在一起的手腕，的確使我非常生氣。前天我給他一封信用，寫了兩次，可是信寫得太粗暴了，我真是怒不可遏，所以把事情拖到了昨天。我對待他十分客氣，但是對於哥特弗利德先生卻非常嚴厲；我說，金〔克爾〕利用他作詩人的敲門磚，因為金克爾的被他太太用眼淚弄來的文學榮譽是靠不住的；《赫爾曼》更加强了我一直對這只胸無點墨、裝模作樣、油頭粉面的猴子所持的輕蔑態度；這只“狗”在美國所干的反對你和我的那些卑鄙勾當，我還沒有忘記，而他由於膽小，竟不敢承認。這封信長達三頁；如我曾經說過的，弗〔萊里格拉特〕不能抱怨我對他的語氣，不過他是會間接地了解整封信的語氣的。我很想知道他將怎樣辦。

在我這裡又出現一個烏培河谷的詩人和遠親⁴⁴，他在倫敦時自然到弗〔萊里格拉特〕那裡去過。弗〔萊里格拉特〕來信

告訴我說，他看來是一個很可愛的小伙子。我回信說，他至少是強壯、健康，既無虛榮心，也不裝模作樣，——這些品質抵得上現代德國詩人的很大一部分才能。弗〔萊里格拉特〕曾對這個小伙子說，他有一千鎊的薪金。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中提到了《赫爾曼》，這使我非常惱怒，但是他再也不能向我玩這一套把戲了，這是我可以發誓的。

弗·恩格斯：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頁。

一六

金克爾太太從窗戶里跳出來折斷了頸子，因而金克爾先生又成了有名的人物，這你大概已經聽說了。這個“樂天派的”傢伙——他向來還沒有像莫克爾老太婆死後這樣感到舒適過——決定立刻出賣自己的“痛苦”。被哥特弗利德所安排的血泪劇的場面引入迷霧中的弗萊里格拉特曾經寫了一首獻給約甘娜的詩，但是現在他已經後悔了。第一，他深信哥特弗利德的心情非常愉快；第二，他深信哥特弗利德利用這首詩向全世界散播流言，好像弗萊里格拉特同他團結起來，跟我們決裂了。這個決定立即利用他妻子的死所引起的金克爾復興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尔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关系

(Kinkelrevival) 的哥特弗利德，第二个星期就在倫敦創辦一个名叫《赫尔曼》的周刊。如果所指的不是宣那所歌頌的和哥特歇德所贊揚的那个赫尔曼，那末杂志的名称就應該是《哥特弗利德》*。其实这个小刊物鼓吹同上帝和全世界的和平，同时又只是为哥特弗利德在倫敦城的德国市僧圈子里作宣傳的广告。从来还没有出版过比这更无价值的东西，所以我們只好祝賀自己說，十年的流亡已經彻底暴露了我們这些民主主义的朋友的全部空虚。同这个出版物比較起来，《科倫報》是聪明的和大胆的。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二月一日給約·魏德邁爾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二三六至二三七頁。

一七

*Ad vocem*** 弗萊里格拉特。碰巧就在他接到你的信的那天，我順便到他那里去了一次。他把信給我看了。他請求原諒，——如果他的那首詩是不涉及政治的，这是因为他是“詩

* 双关語：哥特弗利德是金克尔的名字。哥特是上帝，弗利德是和平。——編者注。

** 拉丁文：关于。——編者注。

人”。第二，关于《赫尔曼》本身，他在給你的信中只是“开了开玩笑”。Well, after these very meagre explanations^{*}，他說將写信告訴你，說他已同我完全言归于好了。其实，你的信深深地“刺痛了”他。我对他說，你的信“写得很好”，他自然笑我“on such an occasion”^{**}首先注意起“形式”来了。事实是，弗[萊里格拉特]已經逐漸地确信金克尔利用了他，甚至在利用之后，还对他有些蛮横无礼。（例如，使弗萊里格拉特感到极其不快的是，《赫尔曼》广告栏上用大字印着“哥特弗利德和約甘娜·金克尔的著作”，而在这一栏下面是一排小字“費·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結果就好像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是哥特弗利德和約甘娜著作的补充。这大大激怒了我們的这个市僧。）另一方面，弗萊里格拉特十分感激金克尔，因为似乎与一切預料相反，他又帮助弗萊里格拉特作政治上的活动，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这已經引起了巨大的贊揚，据說德国市僧們已經以礼物相贈了。Nota bene^{***}：达尼艾尔斯的妻子写信給李娜說（回答后者对金克尔事件所开的一点玩笑）：“我們（即她和沉靜的亨利）是贊美和热爱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的”，而且这位凭空虚构的亨利——“他还更加自信和有毅力”——甚至冲口說出了，“背信棄义的”《科倫報》把那只存在于亨利神圣头脑中的“最重要的詩句”，从弗萊里格拉特的詩

^{*} 英文：“好的，在这些极其糟糕的解釋之后。”——編者注。

^{**} 英文：“在这样的时机。”——編者注。

^{***} 拉丁文：注意。——譯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篇里給刪去了。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二月十五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三八二至三八三頁。

一八

*Ad vocem** 弗萊里格拉特。老实說，是一个坏蛋。現在一看到情况有了革命的轉变（你已听說柏林工人的困难状况嗎？），而金克尔的名声又变得 disrespectable**，就一下罵起他来了。但是他在美国出版的全集（內中四分之三是各种糟糕东西的譯文）第六卷，即最后一卷（他剛好收到就轉寄給我的那一卷），以歌頌約甘娜·莫克尔的一首詩作为結束，至于他反对金克尔的那首詩却暫時收藏起来了。这簡直是一种卑鄙行为。对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全部表白，我是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的。让这种詩人的整个行业見鬼去吧！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六月七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一八頁。

* 拉丁文：关于。——編者注。

** 英文：不好。——編者注。

一九

对于这里极尽丑态之能事而举行的金克尔紀念会或席勒紀念会⁴⁵，“作为德国詩人的弗萊里格拉特”沒有能够拒絕参加，虽然我警告过他，說他只能成为哥特弗利德的裝飾品。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四七頁。

二〇

我的工作不順利。家中各种瑣事把我压得太厉害了。这里举行的“盛大的”席勒紀念会，你当然听說过了。弗萊里格拉特和金克尔，或者說得确切些，金克尔和弗萊里格拉特将成为英雄人物。既然全部事情都是从金克尔集团出发，甚至发出成立委员会的請帖的也是卑鄙的貝塔，即哥特弗利德的杂役，所以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写信給弗萊里格拉特，希望 he would keep aloof the Kinkeldemonstration*。这个肥头大

* 英文：他不要参加金克尔示威运动。——編者注。

耳的市僧用一些非常模稜兩可的話回答了我，並且還說：“即使金克爾在慶祝會的演說中獲得了布里塞伊斯，阿喀琉斯們也沒有理由懶洋洋地回到自己的營幕里去。”於是就有了金克爾—阿伽門農和弗〔萊里格拉特〕—阿喀琉斯！此外，這種慶祝會“也還有另一種意義”（究竟是哪一種，立刻就會看得出來）。最後，他按照波士頓（合眾國）的請求，寫了一首歌頌席勒的詩。

後來我從《赫爾曼》上知道：弗萊里格拉特還是以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參加活動的，並且還提到了他頌揚席勒的那首贊歌（鮑埃爾作曲），可見這個市僧還對我有所隱瞞。以後我又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他在信里說，看起來我還是正確的，又說他的參加卻多少使哥特弗利德的計劃受到一些阻礙。這個家伙最近同我會面的時候，曾經激動地敘述了事情的經過。金克爾的代理人貝塔和尤希從美國知道弗萊里格拉特曾經為波士頓寫了一首紀念席勒的詩。哥特弗利德決定由自己來發表演說，而且還由自己來寫慶祝的贊歌。既然他懂得 *nonbis in idem**，而吸收弗〔萊里格拉特〕參加又不把詩歌方面的事情讓他，或者不如說，請求他擔任（雖然金克爾估計他會拒絕這個建議），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於是貝塔和尤希就以金克爾委員會的名義，邀請弗〔萊里格拉特〕參加委員會并作一首贊歌。弗〔萊里格拉特〕告訴他們說他已經給波士頓作了一

* 拉丁文：同一件事情不能重复作两次。——編者注。

首贊歌，可是他說得非常含糊，并且答应参加委员会的活动。这个委员会把这一切全都当作儿戏，也就专当作一种过場，根本不再提請他写詩的事情。但是弗〔萊里格拉特〕非常热心地提笔（原来使他为《人民报》哪怕写上两三行东西的那些困难，这时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写起贊歌来（詩的格律就像席勒的酒神頌歌一样；他把这篇东西讀給我听过——一片叫囂和喧嚷），他跑去找鮑埃爾，請給它作曲，并且通过他那些参加席勒紀念会的朋友迫使金克尔及其一伙再来邀請他。然后他把这篇糟糕的东西送給他們，它完全是由于一种“时代錯誤”（早些时候）弄出来的，而且不仅作好了，同时还作了曲，并且在他的信的末尾把自己比作“仆役”，这个“仆役”还没有接到命令，就为自己的“主人”（金克尔、貝塔、尤希諸位先生）效起劳来了。（这一切都是这个市僧亲自向我讲的。）

然而弗〔萊里格拉特〕和哥特弗利德的“緊張关系”决不会在这里結束。弗萊里格拉特跑到委员会去，却受到金克尔十分冷淡的接待。原来在弗〔萊里格拉特〕的贊歌中，据他讲来，完全出于偶然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当朗誦到这里的时候，就必须把盖在席勒半身雕像上的罩布揭下来。然而哥特弗利德也“完全偶然地”把自己庆祝演說的頂点安置在揭下罩布的那一瞬間。在相当长时间的斗争中，市僧弗〔萊里格拉特〕始終坐着一声不响，让他的朋友們（各种各样的坏家伙）出来大讲特讲，后来终于决定，还是让弗〔萊里格拉特〕来“揭”罩布，于是哥特弗利德只好叹息不已，因为他只得繼續向那尊“盖上罩布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尔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的雕像”进行他的說教了。这时候弗萊里格拉特的伙伴之一站起来說，要是在朗誦了贊歌之后，金克尔才发表演說，那对这件事情便大有好处。哥特弗利德立即坚决反对，而且义憤填膺地大声叫道：“他在这件事情上已經作了很大的牺牲，大家再不能向他作这种要求了。”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于是决定，首先是說教。

弗〔萊里格拉特〕带着严肃而又傲慢的神情把这桩骯髒事情的全部底細都告訴了我；他认为金克尔一伙人不邀請他（弗萊里格拉特）的所謂“党友”加入委员会，从而把委员会轉变成金克尔的示威运动，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在委员会中自然就連一句話也不讲了。他說，我是一定不会去的。但是他不能在自己出席的一个委员会中容許这种排斥別人的行为。自然，布林德也在場。

弗萊里格拉特自从写了歌頌莫克尔的那首詩以后，虽說是暗地里还把我們当做朋友，可是当众却跟我們的敌人亦步亦趋。Qui vivra verra*。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四九至四五〇頁。

* 法文：这是有目共睹的。——編者注。

二 —

亲爱的摩尔：

的确应该把弗萊里格拉特好好地教訓一頓，我希望在有关席勒的这桩无聊事情結束（或者在它的余波消逝）之前，就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这种詩人的虛荣和文人的賴皮，同阿諛逢迎結合在一起，实在是恶劣已极！

可是《奥格斯堡总汇报》还硬說他具有政治上的道德！

.....

这里也有席勒紀念会（附上节目单）。自然，我跟这件事情沒有任何关系。阿尔弗勒德·迈斯納先生将寄来一个序幕。西倍尔在写一篇尾声——自然是平常的朗誦作品，不过形式还适当。此外，这个坏家伙要上演《华倫斯坦軍营》；我看过两次排演；这些家伙要是有胆量的話，結果会不坏的。整个委员会是由蠢驴子組成——无一例外；波哈尔德当众扮演反对派。他夸耀自己的否定态度，正如那些人夸耀自己的肯定态度一样；不过他虽然抱着否定态度，却和那些抱着肯定态度的人們站在同一观点上，——因此，他承认他实质上是跟他們一起的。

弗·恩格斯：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四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五一和四五三頁。

二二

胖子市僧弗萊里格拉特的行為的確極其卑鄙，他真應該受到嚴正的申斥，我希望這樣的機會很快就會到來。至於誰作贊歌，誰發表紀念演說，是否先朗誦贊歌，後發表演說，——對這種重要問題所進行的特洛伊式的戰爭，真是滑稽可笑。我和盧普斯完全沒有參與這次的整個席勒事件，這裡的市僧們非常憤恨。昨天晚上我還遭到三個狂熱的席勒信徒的攻擊。這些先生們完全不懂，人們有了這樣一個頂好的機會來給自己做廣告，竟不大賣力氣。他們打算在這裡建立一座席勒館，也就是說，建立一個德國俱樂部，在這裡可以讀書、吃飯、喝酒、作報告、作體操、演戲、開音樂會，還可以在這裡作任何事情。波哈爾德愚蠢到了極點，竟去參加籌備會，發表反對的言論（他還慫恿我也去，可是正因為如此，我就沒有去），而當表決的時候，只有跛腳的畫家霍約爾和另一個什麼人贊成他，當然波哈爾德是大大地失敗了。後來他簽名給這個紀念館捐四鎊十先令的錢，因而当了整整三年的會員。

弗·恩格斯：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五日（給馬克思夫人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五三至四五四頁。

二三

席勒紀念會。附上節目單與獨出心裁的詩作，如你將會看到的，那內容是

邁斯納的序幕、

扎麥爾生的書目、

西倍爾的尾聲。

這些序幕和尾聲完全因為和書目相反，才算沒有問題。

第一部分非常漂亮地失敗了。馬爾庫斯博士先生（破產的羊毛商人和以六十六達列及二十銀格羅興混到一張文憑的埃爾蘭根博士）哭喪着臉宣讀委員會的報告，西倍爾朗誦序幕，勉強過得去，可是不清晰，狄奧多列士說的是漂亮的蠢話，完全不清楚，除了一連串 p 音以外，再也聽不到什麼。

合唱隊唱得非常之好。

摩勒爾讲的是英國的老生常談，但是嗓音響亮，語調平穩。《易比卡斯的鶴》使全體聽眾昏昏欲睡。

幸而時間已經很晚，如果把所有的節目全都演出，就會拖到深夜一點鐘。所以扎麥爾生的斯坦司詩就沒有念了。一個叫林克的人出色地朗誦了《無敵艦隊》，接着就是演劇。布景很出色，可是音响不好。群眾場面好極了；背景不斷地在活動，甚至活動太多了。大體講來，小伙子們演得不壞，不過由於嘴上掛着大鬍子，又不是對着觀眾講話，所以不容易听懂。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卡普勒是好的(扮演的是德國大學學生會的老會員陀爾希、德國大學生活故事的作者、蠢驢和笨蛋)；林克平穩而且十分沉着地朗誦了西倍尔的尾聲，效果很好。

簡單講來，第二部分使整個紀念會得了救。在第二部分中以及在第一部分被刪去的东西中，都是青年在領導(間接也有不少我的 underhand influence*，例如，《華倫〔斯坦〕軍營》的前奏曲就是根據我的意見作曲的，而且很不壞)，在第一部分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那些自作聰明的饒舌者、善于鑽營的市儈和教師。……現在他們打算用余款來建立一座席勒館，但是余款還亏欠一百五十鎊！

星期六是紀念會的大會餐，我沒有參加。舉杯祝飲的多得很，rejected addresses**都列舉出來了。

星期五晚上還有歌唱家和演員的狂飲，一直到四點鐘；非常愉快。

弗·恩格斯：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五六至四五七頁。

* 英文：暗中的影响。——編者注。

** 英文：一些沒有宣讀的演說詞。——編者注。

二四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你就会接到我寄去的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一）市僧弗萊里格拉特給我的信，（二）奥尔格斯（《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給比斯康普的信，（三）萊比錫出版的《园亭》一份（第四三号），（四）伊曼德給我的信和《特利尔人民报》的剪报。末了，我劝你买一份今天的《赫尔曼》。貝塔先生在上面叙述了这里举行的席勒紀念会的經過，还独出心裁地闡明了我們的朋友弗萊里格拉特的行为。

.....

你住在曼彻斯特，能置身于蛙鼠战争之外，我真有点儿羡慕你。我在这里就不得不仔細地研究这整个骯髒的东西，而且还得在妨碍我进行理論研究的情况下去作。另一方面，我很高兴你还是間接知道这全部醒瞇事情的。

附上上星期四我接到的弗萊里格拉特的一封信。为了让你明白他那令人厌恶的狹小器量，我告訴你下面这件事情：当布林德對我們扮演了一个背信棄义的角色时，弗萊里格拉特却跟他过从甚密。在席勒紀念会的筹备委员会中，在金克尔和弗萊里格拉特的巨大冲突中，布林德都充当了弗萊里格拉特的 *homme d'affaires**。就在这个紀念会上，在演剧的时候，

* 法文：代理人。——編者注。

弗萊里格拉特和布林德的家人都緊挨著坐在一起。第二天早晨《廣告晨報》發表了一則報導，說弗萊里格拉特的詩是“above mediocrity”^{*}。同一批判的嗅覺（誠然，要撕破大學生布林德的匿名的假面具，並不需要費多大力氣）還提示我，布林德而且只有布林德才能够在《自由新聞報》上寫反對伏格特的文章⁴⁶，而且它還準確地提示我，他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這個諂媚的告密者竟有膽量 in this cool manner^{**}來談論弗萊里格拉特，我只感到驚訝。我把剪報寄給了弗萊里格拉特。于是我才接到現在附上的這封信，從這封信上多少可以看出他還疑心我是不是在大學生布林德的文章里對弗萊里格拉特持着虛假的不友好態度。星期六我到弗萊里格拉特那里去。當時我還不知道他已在《奧格斯堡總匯報》上發表了聲明（說什麼他決不是告發伏格特的人，並且從沒有在《人民報》上寫過一行字）。關於這件事情他一點也沒有跟我提起過。De prime abord^{***} 我對他說，我根本不認為布林德犯了罪，如果他覺得弗萊里格拉特的詩“above mediocrity”的話。這是審美上的判斷。然而除非是一個瘋子，才會讓布林德相信，仿佛我通過某個秘密的人物修改了布林德的 pensum^{****}，同時還給它加上對弗萊里格拉特不友好的色彩。這個市儈

* 英文：“在中等水平以上”。——編者注。

** 英文：用這種冷淡的方式。——編者注。

*** 法文：首先。——編者注。

**** 拉丁文：作品。——編者注。

d'abord*就慌里慌張地承認，他拿我的信給布林德看過，还把布林德的两封信給我看過。大学生布林德在第一封信里描写了一个什么人，他在五月九日烏尔卡特的會議上因为几乎一直坐在我旁边而引起人們的注意，后来在十一月十日他又在水晶宮里跟踪着布林德。在第二封信里（弗萊里格拉特竟这样降低自己的身份，写信給布林德，說他不相信我会添上反对他的那段話）布林德解釋他也沒有直接說出这一点。我于是对这个市儈宣稱道，这两个絕无仅有的德国人，即在五月九日的讲台上不断糾纏我的人，就是布林德和法赫尔，nobody else**。不过布林德認識法赫尔。在席勒委員會中有人把他介紹給了法赫尔，他在那里用弗萊里格拉特的名义感謝他贊成弗萊里格拉特的“頌歌”和反对“演說辞”。这个巴登的滑头在这里竟不提法赫尔的名字。（我立即把这全部經過告訴了法赫尔。）問題在于，法赫尔認識《广告晨报》的出版者格兰特，如果他要布林德亲自解釋他（法赫尔）是否曾經叫格兰特在布林德的文章里添上一些东西，那他是可以帮忙把布林德驅逐出那家licensed virtual paper***的；其实大学生布林德的記憶力并不坏，他可以記起法赫尔在五月九日摆的是一副什么样的features****的。他也可以記起十一月十日在水晶宮里跟踪偵

* 法文：首先。——編者注。

** 英文：不是別人。——編者注。

*** 英文：發着他的報紙。——編者注。

**** 英文：面孔。——編者注。

察他的那副同样的 features。可是他偏偏忘記了，他十分清楚地認識的那個人就是法赫爾。

整个事件就是这样烏七八糟地攪在一起⁴⁷，它清楚地表明弗萊里格拉特和布林德這兩個市儈的特点，因此必須对这全部骯髒事情进行十分仔細的研究。

总之，市儈弗萊里格拉特的特点就是，他完全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向我解釋清楚，为什么他同金克尔及其一伙在公众面前讲演，为什么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声明，为什么他对《赫爾曼》卖弄風情，为什么他已經知道布林德的“真心話”毫无价值但还和这个流氓往来，等等。不，他的一切都着眼于：什么人竟敢評價他的詩（茲特附上）是“above mediocrity*”，而沒有頌揚它是 the very incarnation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

我对他說过，这整个事件我毫不在乎，但是在我和布林德之間問題就严重得多了，等等。

至于金克尔对他的“陰謀”，那只好埋怨自己了。无須乎同这些先生們混在一起。

最后，我想看看《园亭》第四十三期⁴⁸。于是才曉得弗萊里格拉特先生和貝塔先生原来就是熟人，而且他在自己的家里款待过貝塔，还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貝塔对他个人生平的

* 英文：“在中等水平以上”。——譯者注。

** 英文：美和崇高的真正体现。——編者注。

肉麻的捧場以及對他的家庭的頌揚。然而使他感到惱火的是，原來貝塔（自然是受了金克爾的唆使）認為我是徹底毀滅弗萊里格拉特的詩和敗壞他的品格的罪魁。我的過失在於，弗萊里格拉特先生本來在真正創作方面就根本不行，而且多年來他所致力的是銀行事務，並不是詩。流氓貝塔原是路易·德魯克的《你好嗎？》從前的副主編，弗萊里格拉特先生和他願混在一起，在我面前竟不以為恥。他對於這個卑鄙家伙的笨拙的諂媚行為，也不以為恥。使他厭惡的只是：他在公眾面前好像還是一個“在我的影響下”的人。他甚至考慮應不應該把這一點說明一下。僅僅因為害怕我的反聲明，他才沒有這樣作。這個家伙認為十分“自然”的是，只要他响一聲，大家立刻就會大叫烏拉；他認為十分合理的是，一方面崇奉瑪門，另一方面作“繆斯的祭司”；他從理論上評價自己在生活上的沒有品格是“政治上的道德”。這個人連最細微的針刺也十分敏感。他把自己跟哥特弗利德在幕後的假裝的小爭吵看成是重要的陰謀。另一方面，他認為理所當然的是，我的家人並不想承認或者至少討論一下我費尽心思所寫的一些著作，類如關於貨幣的那一分冊，所以由於我在政治上毫不妥協，他們就注定了要遭受巨大的 misère*，而且的確過着一種沒有歡樂的生活。這位先生以為，我的妻子對於公眾施加在我身上的一切卑鄙言行都必須用感謝的心情加以接受，他希望弗萊里格拉特太太會受到崇拜和頌揚。他的不懂德語的小格特辛，這

* 法文：災難。——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只 silly goose*，也被推薦給德國的市僧們。這個人絲毫沒有一點友情。他看到我的妻怎樣受苦，他們夫婦怎樣大大地促成這種苦難。他不論在黨的關係和私人關係上都是何等虛偽和口是心非啊！

畢竟我不能够也不應該把事情弄到 éclat** 的地步。他辦理《論壇報》的期票貼現，我應當始終認為這是一種幫忙（雖然他為自己而不是為我獲得了別肖夫斯坦的信用貸款）。要不然的話，我又會像以前一樣十分焦急，不知怎樣從《論壇報》把錢取到手里。另一方面，金克爾及其一伙——整個庸俗民主派（弗萊里格拉特太太也包括在內）——對於挑起這場爭吵，是再情願也沒有的了。因此現在還不應該發生這場爭吵。誠然，把這些卑鄙的事情悄悄地吞到肚子裏去，也是困難的。

關於水晶宮和後來席勒委員會中所發生的事情⁴⁹，下次信里再談吧。

祝好。

你的 卡·馬·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五七至四六〇頁。

* 英文：蠢鵝。——編者注。

** 法文：胡鬧。——編者注。

二五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

我剛才接到你給李卜克內西的信的抄本，其中有下面一段話：

“我这里只有伏格特的注明一八五九年四月一日的一封信。这封馬克思在上星期六也同意了的信，沒有一句話可以作为控告伏格特的根据。”

因为在这一类事情中必須符合实际，所以我不得不对这一段話提出正式的抗議。

第一，我什么也沒有同意。同意（concedere）須以爭論作前提，就是在爭論的过程中放棄起初的主張而接受反对方面的观点。在我們之間完全沒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倡議是由我提出的。我告訴了你，而完全不是同意你的意見。事情是这样的：

我曾提醒你，要你亲自去問問布林德先生他是否就是那个匿名小册子的作者，因为他口头的談話無論在語調上或者內容上跟那个小册子完全一样。我曾着重指出，在五月九日烏爾卡特會議上碰到布林德先生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伏格特在意大利糾紛中所扮演的脚色，除了他給你的那封信之外，我的确什么也不知道。我还曾提醒你，在你把这封信給我看的那天晚上，我也沒有想到根据这封信作出有关伏格特进行賄

略等等的結論。我在这封信中发見的仅仅是我早已領教过的那那淺薄的自由主义的空談。我所以着重指出这一切，是为了酬答每个人的功績，决不抹煞布林德先生在揭发伏格特的叛国勾当方面的功劳。

第二，我也沒有想到說，“伏格特的信沒有一句話可以作為控告伏格特的根据”。我只是說，在讀过信之后，我沒有想到作出这样的結論。但是，这封信直接使我产生的主观印象，同关于信的内容的客观判断、尤其是关于根据信的内容所能作出的推測的客观判断，是相差很大的。我既沒有理由，也沒有机会对这封信作批判的分析，而要下这类的客观判断，这样的批判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布林德先生，例如，他对伏格特給你、給他和給別人的信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你是知道的，而且只有你知道得早。他在《自由新聞報》（五月二十七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里，虽然沒有指出名字，可是作为罪证却明显地提到了这些信。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他声明里也是同样的情形。

现在从伏格特先生轉到貝塔先生吧。我接到你的信之后，立即买了他的第四十三期杂志。我讀完了那篇文章，便決定采取十年以来的作法，就是說，決定不理采这样的胡說八道。但是今天我接到了两个同我很亲近的朋友（住在倫敦以外的）的信，坚决要求我为了党的利益发表一篇声明。关于贊成和反对，我还得再考虑两昼夜。如果經過审慎的探討之后，我决定发表声明，那末这个声明主要将包括下面的内容：

一，假如有人不顧真實情況硬說我對你有什麼影響，那恐怕只能是《新萊茵報》存在的那個很短的時期，當時你寫過很好的而且的確是你的詩中最受人歡迎的詩。

二，簡單地敘述一下貝采希、別名罕斯·貝塔先生的生平，從他在柏林出版進行敲詐的戲劇小報起，一直到出版小店主和丑角路易·德魯克的《你好嗎？》（以及我的造訪《你好嗎？》的巢穴）；接着再談他後來在萊比錫的活動，當時他在《園亭》上誹謗我，重復《你好嗎？》上的卑鄙的謊言，以及他把我抨擊巴美爾斯登的文章攬為己有；一直敘述到現在，他以哥特弗利德·金克爾的僕從的身分出現。給德國公眾指出在當前德國新聞界這個臭泥潭中叫得最厲害的流氓無產階級的騙子手們是些什麼貨色，想必是不會有什麼害處的。

三，還有海涅給我的那兩封信，公眾根據它們可以區別出海涅的本領和貝塔的本領。

四，最後，舉出約甘娜·金克爾和約甘娜·金克爾在《新萊茵報》時期給我的幾封信。有了這幾封信，我就可以把裝模作樣的教士從高頭大馬上打下來，牧師勃萊伊（採用你所承認的歌德式的發音）就騎着這匹馬，在對他說來最合適的《園亭》舞台上，向我顯示他的技藝。

我所以告訴你這一切，是為了按照朋友間的慣例，在我決定發表聲明的时候，讓你事先就得到通知。

至於李卜克內西，那個柯爾布顯然極力想在科塔面前證明自己的正確⁵⁰，他根據你的信，使李卜克內西作了他自己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的——不是李卜克內西的——罪惡的犧牲品。Peccant reges, plectuntur Achivi〔皇帝犯罪，庶民遭殃〕这句格言永远是眞实的。

为了防止一切可能的誤会，我在寄出这封信的同时，把信中有关伏格特事件的摘录寄給李卜克內西。

你的 卡·馬·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二七六至二七八頁。

二六

李卜克內西給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你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可以看到：弗萊里格拉特声明說，第一，他成为控告伏格特的人，这“既与他自己的願望相違，而且他事前一无所聞”；第二，“他从来没有在《人民报》上写过一行字”（而且根本也不会写）。柯尔布先生錯誤地解釋了李卜克內西給他私人的信，并且在弗萊里格拉特这个声明之后受到了科塔的斥責，自然要把李卜克內西当作替罪的羔羊。但是被激怒了的弗萊里格拉特——他是法茲的下屬——还写了一封最粗野的信給李卜克內西。現在我把李卜克內西对这封信的答复附上。

在弗萊里格拉特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有下面一段話：“我这里只有伏格特一八五九年四月一日的一封信。這封信，馬克思在上星期六也承認了（我 underline*），沒有一句話可以作為控告伏格特的根據。我怎能證明伏格特有行賄的企圖。”

雖然，一方面，並非基於因辦理紐約的期票貼現十分需要弗萊里格拉特這個人，另一方面，我倒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不願意和他決裂，最後，with all his faults**，我私人畢竟不嫌惡他，——但是關於這一段話，我却不能不向他——這是絕對必要的——提出正式的抗議。因為誰能向我擔保說，他不會把這同一件事情寫信告訴伏格特，而伏格特不會把它發表出來呢？

他所大大曲解的事情就是：

有一次同他會見的時候，——談的是布林德，而不是伏格特，——我告訴他（不能說是辯論，更談不上他要我說明“馬克思已經承認了”這句話所包含的結論），他自己認為布林德是那個小冊子的作者，因為布林德告訴他的話是跟告訴我的話一樣的；我在五月九日和布林德 rencontre***之前，除了伏格特給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以外，我一點也不知道伏格特的活動，而且他自己會記得，我從這封信中所發現的並不是進行賄賂，

* 英文：加上了着重號。——編者注。

** 英文：他雖然有一切缺點。——編者注。

*** 法文：會見。——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而是那對我並不友好的淺薄的自由主義的胡說八道。但是要知道，這完全不是我仿佛承認了信中沒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什麼控告的根據”。我把這一切都跟他說明了，同時我很奇怪，布林德既然在《自由新聞報》上把這樣的信（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也在內）當作 *corpous delicti** 看待，那為什麼不揭穿布林德呢？

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接到答復，雖然他平常總是立即回答的。他利用這些情況來斷絕那對他似乎早已成為累贅的跟黨的舊關係，這是十分可能的，而且不可避免的。However that may be**, 我對於這種說法必須提出抗議。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給
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六二至四六三頁。

二七

盧普斯同意我的意見，認為弗萊里格拉特的行為幾乎不能再跟黨維持關係。目前即使不談私人的情況，單從黨的情況來考慮，s'il y a moyen***，就該避免同他破裂，否則便是金

* 拉丁文：公訴的物證。——編者注。

** 英文：無論怎樣。——編者注。

*** 法文：只要有可能的話。——編者注。

克尔及其一伙的胜利，因为他们会利用这种情况，四处傳播。但是我們不会忘記这头意志薄弱的蠢驴。要是迫使弗萊里格拉特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宣布他跟法茲的关系⁵¹，那他一定要和你商量；無論如何，結果总会比他在《总汇报》上所发表的鄙俗东西大不相同。看来他对于大赦十分憤恨，所以才那样不参加《人民报》的工作。但是他和貝采希先生有私人关系，在自己家中接待他，这一点卢普斯永远不会原諒，他当时由于《你好嗎？》的事件⁵²，曾經和弗萊里格拉特一起到貝塔那里去过。这其实也是一种卑鄙行为。

在目前情況下，能否长久地不同弗萊里格拉特公开破裂，的确是一个疑問；他那在写作上的自尊心愈来愈强烈，而Madame*日以继夜地在他耳边咕嚕說，貝塔、金克尔及其一伙先生們至少还在公众面前贊美他，可是在我們这方面，他只能 *privatim***得到 *modicum****称許，永远不能期望我們“頌揚他，使他远近馳名”。弗萊里格拉特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金克尔及其一伙在和平时期对他有用，但是到了战争时期，他没有我們就等于零，所以他不應該結成一个联盟来反对我們，因为这样一来，他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我以为，他不敢走得太远，最后一切都决定于我們的坚忍性。

你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将使布林德先生处

* 法文：太太。——編者注。

** 拉丁文：私下。——編者注。

*** 拉丁文：一点点。——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尔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尔特、西倍尔的关系

于极其难堪的地位。他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我就知道了。

当然，你的夫人一定会因这一切下流行为感到十分痛苦。但是不要紧，这种骯髒事情将会过去的，而且我相信，馬上就会过去的。过不了几个星期弗萊里格拉特先生又会被人抛在一边，独自胡說八道了。

弗·恩格斯：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給
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
卷，第四六三至四六四頁。

二八

亲爱的恩格斯：

文章收到了。希望你的健康好轉起来。关于弗萊里格拉特的事件，我最后再談。这个聚集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周圍的流氓无产階級暴徒集团在席勒委员会倒数第二次會議上作了一番自我表揚，我相信你在一星期前出版的《赫尔曼》上已經看到了。那篇文章就是受人敬重的貝塔写的。

.....
这个市儈等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写来了下面一封信：

亲爱的馬克思：

你本月(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信和李卜克內西的同一天信，我都收到了。為了簡便起見，我將在給你的這封信里一塊答复你們兩位。

讲到李卜克內西的信，不論它那傲慢和粗暴的語氣，或者它的內容，總之，這沒有成功的倒戈相向的全部嘗試，都絲毫沒有使我感到吃驚！這是多么好啊！《奧[格斯堡]總[匯]報》的倫敦通信員可以這樣 *ad libitum**。甚至不預先通知我，就讓柯爾布先生任意使用我的名字，而當我對這種濫用權力的事情提出抗議的時候，我還必須出面認罪！！李卜克內西在捍衛這種明顯的原則上所使用的論據，是非常幼稚的，用不着我進行嚴肅的反駁。關於這點我只簡單地說一句：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不論出于私人的或者黨的任何考慮，這一類的武斷行為我都是不能容忍的。

好，對於李卜克內西就說到這裡！

現在來談談你的信。

你對我給李卜克內西的信(十一月二十一日)中所用的“承認了”這句話提出抗議，我是樂于接受的。我一點也沒有重視那種說法。它也未含有任何特別的用意，我是同樣可以用“察覺”或“表示”這種字眼的。所以“承認了”這個說法，我毫無異議地承認是不妥當的。如果我們兩人一開始就在這點上意見一致，那就更好了！（——這個滑頭沒有注意到，這樣一來他就跟著我承認我對伏格特和布林德的看法了。）**

至於你那篇反對貝塔的聲明，自然，你在這裡應當自行斟酌處

* 拉丁文：隨隨便便。——編者注。

** 括號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理，雖然我覺得你的最初的動機——不理睬這整個事情——是更好些，而且對於你也更適當些！不管怎樣，考慮的時間——四十八小時——早已過去了，我想你已作出這樣或那樣的決定。不管是什麼樣的決定，對於我是完全無所謂的！

你認為“按照朋友間的義務”，你必須把那篇反對貝塔的聲明事先通知我，這是我必須感謝你的。但是，據我的了解，你的聲明應當針對貝塔，而不應當針對我，所以這樣預先告知我，也幾乎是不必要的。

無論如何，en revanche* 我認為必須告訴你，我大概也要發表一個聲明，以便永遠禁止把我的名字牽連到伏格特事件里去。

你的 費·弗萊里格拉特

對於這封用這麼多冠冕堂皇的話裝飾起來和顯然“不懷好意”的信，我 under circumstances**，自然只能 in a very moderate tone*** 予以答復。我立即回信說：

親愛的弗萊里格拉特：

我並不是李卜克內西的秘書，也不是他的 attorney****。但是我將把你信中涉及他的那一部分抄寄給他。

一想到“Odi profanum vulgus et arceo”*****，我便放棄

* 法文：在回信中。——編者注。

** 英文：在這種情況下。——編者注。

*** 英文：用一種很溫和的語氣。——編者注。

**** 英文：律師。——編者注。

***** 拉丁文：“我憎恨姦人，並且躲避他們”。——編者注。

了我拟定的声明。

声明的确是反对貝塔的，但是你从 summary*中可以看出，正因为如此，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你。所以我才通知你，至于你的家人和貝塔的家人在这个 opusculum** 中表现得十分亲爱，那就不用说了。

你看见自己的名字牵连在伏格特的事件中，感到不愉快。我对于伏格特和他在俾勒的《商务快报》上的无耻谎言毫不介意，但是我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让民主主义的滑头们拿去作假面具。如果有人不得不要求证人出面的话，那你知道得很清楚，没有一个证人有权利“禁止”这样作。按照英国古老的习惯法，restive witnesses***——horrible dictu****——甚至可以被判处死刑。

末了，至于讲到党的利益，那末为了整个党，我个人在报纸上横遭诬蔑，而且为了党的利益，我个人的利益常常受到损害，这是我已經习惯了的。另一方面，决不指望什么人对我表示关怀，这也是我已經习惯了的。

祝好。

你的卡·馬·

* 英文：摘要。——編者注。

** 拉丁文：事件。——編者注。

*** 英文：違抗作证的人。——編者注。

**** 拉丁文：說起來可怕。——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弗萊里格拉特對此根本不作回答，我还不 exactly*知道現在我們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問候盧普斯。

你的 卡·馬·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二卷，第四六五至四六七頁。

二九

親愛的弗萊里格拉特：**

我並不是李卜克內西的秘書，也不是他的律師。但是我將把你信中涉及到他的那一部分抄寄給他。我曾經打算寫的那個聲明，我現在不發表了，因為我想起 *odi profanum vulgus et arceo*〔我憎恨蠢人，並且躲避他們⁵³〕。

聲明本來是反對貝塔的，但是正因為這樣，如你從上下文中所看到的，也涉及到了你。單拿這一點來說，我認為必須

* 英文：确切地。——編者注。

** 這封信就是馬克思在上文中給恩格斯復述的那封信的全文，但這是馬克思寄給弗萊里格拉特的原信，而上文提到的那封信只是馬克思的復述，因此在文字上稍有不同。——譯者注。

預先通知你，至于貝塔著作中所表明的你的家人和貝塔的家人那种亲密关系，就不用說了。

有人把你的名字牽連在伏格特的事件中，你感到不愉快。我毫不介意伏格特和他在俾勒的《商务快报》上的无耻謊言⁵⁴，但是我不願意我的名字成为民主主义滑头們的假面具。你也知道，如果有人不得不傳喚证人，那末誰也不能“禁止”別人讓他們去做证人。按照英国古老的法律习惯，迴避提供证人供詞的人——說起来很可怕——甚至会被处以死刑。

最后，至于說到对党的考虑，我已經习惯于为了整个党而被新聞界大肆誹謗，我个人的利益时常为党的利益而遭受損失；另一方面，我也不习惯指望別人来照顾我个人的利益。

祝好。

你的 卡·馬·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十一月末）給費迪南·弗拉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二七九頁。

三〇

弗萊里格拉特的整个作風，的确使我非常憤恨。这班文人仍然是老一套：他們总想在報紙上受到奉承，以便让公众永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遠談論他們，而他們所制造的那些蹩腳東西，他們總以為比最大的世界事件還更重要。

但是，如果沒有陰謀的組織，這一切就不會成功，所以這種組織自然就成為迫切需要的了，然而遺憾的是我們這些不幸的共產主義者對此全不在行，——尤其糟糕的是我們看透這整個騙局，嘲笑這些 *du succès** 組織，自己對於成名成家抱有一種近乎犯罪的厭惡心。如果這樣的詩人因而在這樣的黨內感到不舒服，那只是證明他太偏狹了，因為他在这里絕對碰不見任何的競爭，而在其他地方他是一定會碰到的；尤其他投身到事先就有金克爾這個競爭對手的地方去，那更證明他太偏狹了。 *Mais, que voulez vous***。詩人為着自己的生存，需要奉承，而且需要很多的奉承，至於他的太太却需要更多的競爭，或者就完全不需要。詩人的太太總是熱中於每天把她那高貴的費迪南、她本人、她那些有趣的子孫、小貓、小狗、小兔、金絲雀和其他昆蟲拿來向公眾夸耀，而且還要加上五花八門的感傷情緒和浪漫謊言。凡是詩人的太太要的東西，這位詩人先生也非要不可，何況太太是從自己靈魂深处向他的靈魂講話。《人民報》，*indeed****！你看，《園亭》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報紙，而卑鄙的貝采希跟共產主義者相比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園亭》還把我們看作是詩人的家族，每個星

* 法文：獲得成功的。——編者注。

** 法文：但是，有什麼辦法呢。——編者注。

*** 英文：當然如此。——編者注。

期都要談論我們，而駝子貝采希一有机会总要對我們小小地恭維一下，或者替我們宣傳一番。的確，金克爾的詩比我們的要壞得多，可是他却得到更大的稱贊，而且他還有更多的奇聞軼事，不過要知道，他好像是貝采希的 brother*。——不要緊，一切都會走上軌道的。還有席勒紀念會呀！其實共產主義者是蔑視和譏笑席勒的；怎能和他們一起舉辦席勒紀念會呢？但是要知道，席勒紀念會比整個世界史還重要呀！如果不是為了現在給他寫贊美詩，席勒生在一百年以前，是為的什麼呢？此外，還要補充一點，那擁有自己全部詩歌的高貴的弗萊里格拉特，許多年來幾乎是一聲不響，如果他有時候還能從腦袋里擠出一点儿東西，那也是非常之壞的。於是只好採取出版全集之類的 dodges**，但也不能天天這樣搞下去。所以，為了不致於被忘記得一干二淨，廣告就日益變得迫切需要了。In fact***，有誰談到一八四九至一八五八年的弗萊里格拉特呢？沒有誰。只是貝采希才重新發見了這個文豪，他已十分衰弱，僅僅用來作聖誕節和生日的禮物，並且只在文學史上而不是在文學本身中露面了。當然，對這一切負有罪過的不是別人，而是卡爾·馬克思和他的“攻擊”。但是費·弗[萊里格拉特]一旦被《園亭》奉承得忘乎其形的時候，您就會看到，他會怎樣口沫四濺地立刻吟起詩來！

* 英文：兄弟。——編者注。

** 英文：詭計。——編者注。

*** 英文：事實上。——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这个詩人干的是多么渺小、卑鄙和下流的勾当啊！我喜欢西倍尔，他压根儿是一个拙劣的詩人，可是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他完全是一个夸夸其談的家伙，所以他只要求一点：允許他把广告行业当作今天必要的 *procédé**，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着，他就完全等于零了。

主要的是，請您不要把这一切叫囂放在心上。弗萊里格拉特这个“角色”暴露出来这样一些恶行，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对他加以制止的。不过暂时尽可能地不要弄到破裂。

(弗·恩格斯)：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給馬克思夫人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七〇至四七二頁。

三 —

亲爱的馬克思：

今天当作印刷品給你寄去一份去年《科倫报》第三四七期的增刊。由于“有伤風化”而被通緝的威廉·約瑟夫·萊夫，据我查明，就是現住这里并由党維持生活的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案中的萊夫。

我今天写信給萊夫（由李卜克內西轉，因为不知道哪里可以找

* 法文：手段。——編者注。

弗萊里格拉特

到他)，說我再也不願同他打交道了，——禁止他再牽涉到我，也不許他來找我！

這樣一來，在我跟他的關係上凡是我應該作的，我都作了。至於黨對這個壞蛋將採取什麼立場，那是黨的事情。現在我只是把事實告訴你。

你的 費·弗萊里格拉特

這個“萊夫”我從沒有在家中接待過，因為我覺得這個人是可疑的，由於他在共產黨人審判案中的行為，甚至是非常可疑的。但是那個肥頭大耳的蹩腳詩人卻把他放在自己的卵翼之下，並且硬把他套在李卜克內西的頸子上。從此這個傢伙就靠李卜克內西、那個拉普蘭人、拉薩爾、施列德爾和其他窮光蛋過活，甚至他還在工人聯合會里為自己募捐。

弗[萊里格拉特]上面的那封信，是大撤退以來我從這個條頓人那里所收到的全部東西。同時這封信是多麼地可笑。那藏在獅子狗的壞心腸里的自大狂是多麼地怪誕。弗萊里格拉特好像以為驚嘆號可以加強散文的力量。“黨”對於什麼東西應當站定“立場”？對於威廉·約瑟夫·萊夫的“有傷風化”，對於朋友貝塔所說的“這個壞蛋”。多麼厚顏無恥啊！

還有，*en passant**，一個叫采恩的可疑的排字工人創立的“德意志人聯合會”，已經選舉阿爾伯特親王、哥特弗利德·金克爾、卡·布林德和費·弗萊里格拉特作它的“名譽會員”。

* 法文：順便提一下。——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关系

不用說，赫魯斯克已經接受这个证书了。

卡·馬克思：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一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七三至四七四頁。

三二

我同弗萊里格拉特會見了一會兒。我非常嚴肅地對待他（他如果還有一點兒廉耻心，就应当發表反對伏格特的聲明），我們的全部談話如下：“我：我來是請把關於《奧格斯堡總匯報》的那本小冊子借給我，我已經找遍了所有的書店，可是都沒有，你的朋友伏格特一定送得有一本給你。弗萊里格拉特（極其裝模作樣地）：伏格特不是我的朋友。我：拉薩爾寫信給我，要我立即答复。你真的沒有那本小冊子嗎？弗萊里格拉特：沒有。我：再見吧。”（他向我伸出尊貴的手，作威斯特伐里亞式的握手。）Voilà tout*。

卡·馬克思：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八二頁。

* 法文：完了。——編者注。

三三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

作为你在党内的老同志和个人的老朋友，我认为我有义务把我为柏林訴訟案所要采取的步骤告诉你，这些步骤一定很快——但不是现在——就会为公众所知道。

你大概記得，或者至少从寄給你的鉛印的英文通告中知道，布林德在奧格斯堡《总汇报》等等报刊上不仅引用了霍林格的供詞，而且还引用了排字工人韦赫的书面声明来证明：我說了“十足的謊言”，“我的推测是虛偽的”，因为我认为他，布林德，就是小册子《警告》的作者，这个小册子是霍林格为他印刷的，总之，是霍林格的印刷所出版的。现在我把这个韦赫給 Bowstreet 的法官的誓言的原文逐字逐句地告訴你。我得到的是这个誓言的經官方签字证明无誤的一个复本。另一个复本已送給柏林的檢察机关了。

我认为即使对这个文件加上一个字的注釋，都是多余的。

請你暫且先不要把 Affidavit* 的复本給任何人看。如果案件轉到英国这里的刑事法院来的話，这些供詞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对你說来，当然是清楚的**。

你的 卡·馬·

* 拉丁文：宣誓証詞。——編者注。

** 在原稿中，信中最后的一段是在宣誓証詞的复本之后。——編者注。

卡·馬克思：一八六〇年二月八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二八三至二八四頁。

三四

大腹便便的市僧弗萊里格拉特的行为真是卑鄙已极。我已經把通告寄給了他，而他竟不表示已經收到了。这条蠢牛难道不了解，即使我願意，也决不会揪住他的耳朵把他拖到臭气熏天的泥坑里去嗎？他难道忘記了，我手头有他的一百封以上的信嗎？或者他以为将屁股对着我，我便看不見他了嗎？昨天我同样把下面的药方寄給了这个市僧，on the express condition*，他不得向任何人，甚至他的朋友——秘密的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泄漏一个字。这是会刺痛他的，他很快就会对他那个过从甚密的犯刑事罪的朋友感到厌烦，因为他曾經和这个人一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当众露过臉（关于这点我在上次的信里 en passant**提醒过他）。除了弗萊里格拉特以外，所有的人在这次危机中对我都很好，甚至局外人也是如此。

* 英文：附有明确的条件。——編者注。

** 法文：順便。——編者注。

弗萊里格拉特

卡·馬克思：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四九二至四九三頁。

三五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

关于伏格特的事件，現在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給你写信。你对我前两封信甚至不說一声收到了，而你对任何一个市僧倒是会这样作的。我不能了解，你怎么竟认为我想弄到你的信，以便把它公之于众。你知道，我这里至少有你的二百来封信，其中有足够的材料——在必要的場合下——可以确证你对我和对党的关系。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給你，是因为你作为一个詩人，而且又是一个很忙的人，大概弄錯了我在倫敦和柏林提起的訴訟的意义。这些訴訟对于党在历史上的正当权利和党在德國的将来地位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柏林訴訟的意义更为巨大，因为与此同时还要审理艾希浩夫—施梯伯的訴訟⁶⁵，而这次訴訟的注意中心将是科倫共产党人的訴訟案。

你可能对我提出这些不滿的意見：

(一)我濫用了你的名字(你曾对法赫尔这样說过)。

(二)我在你的办公室跟你好像“吵鬧了一場”。

關於第一點。如果不算我在奧格斯堡《總匯報》上說過布林德跟你講了和對我講的差不多同樣的話，我本人從來也沒有提到過你的名字。這是事實。我一开始就認識到，指出那本小冊子的真正來源是怎樣地重要，我也有權利提出一個聽見過布林德的話的證人。

至於李卜克內西在給奧格斯堡《總匯報》編輯部的信里提出你和我作證人（關於布林德的事情），他在必要的时候会宣誓保證，這是我事前不知道的，正如我在曼徹斯特的時候，他給奧格斯堡《總匯報》寄去《警告》這篇抨擊文章，這也是我事前不知道的。當伏格特追究奧格斯堡《總匯報》的責任，而它向李卜克內西求助的時候，他還懷疑我是否會利用這個機會不贊成他的行動，因而當我馬上向他表明要全力幫助他的時候，他甚至驚訝起來。

在給你的信中，我擁護他，反对你給他的信，這只是因為我覺得像你這樣一個有名氣和有社會地位的人，竟以那樣粗暴的方式去攻擊一個默默無聞的和在屋頂閣樓里安身的黨員，而且還一直跟你很有交情的人，這實在是太無氣量了。

至於我信里的激怒的語調，那是可以歸咎於各種不同的情況。

首先，你好像對布林德比我更相信，這就深深地刺傷了我。

第二，從你用非常憤激的語氣寫給我的關於《廣告晨報》（聯系到席勒紀念會的文章）的那封信中，好像可以得出這樣

的結論：你竟認為我能夠作出這樣卑鄙的事情，我不仅在布林德的文章里偷偷地塞入了侮辱你的句子，而且后来又對你說這是布林德玩的把戲。我真不知道我為什麼竟會受到對我說是這樣可耻的懷疑。

第三，你把我給你的私信給布林德看了。

最後，尤其是在《園亭》上的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我有權利期待你在奧格斯堡《總匯報》上自己的聲明里，哪怕只添上一句話，可以用來驅散這個聲明是表明同我個人絕交和公開退黨的印象，那也是應該的。更不能使我感到愉快的，是你的第二次聲明同布林德的聲明一同發表，而且你的名字還掩護了他的扯謊和歪曲。無論如何，我可以向你宣誓說，李卜克內西在奧格斯堡《總匯報》上發表的一切聲明，它們在報紙上出現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關於第二點。恰好在我到你的辦公室去的那一天，我收到了從柏林寄來的兩期《國民報》（前一期上刊載了後來發表在《電訊報》上的那篇誹謗文章的摘要和注釋）。我全家人都感到怒不可抑，我那可憐的妻子的情況真是令人耽心極了。同時我還接到了從德國寄來的一封信，它告訴我說，除了你在奧格斯堡《總匯報》上的聲明之外，在伏格特的那本混帳書里還有你的一封信。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你同伏格特的親密關係，而且可以弄清楚，你的名字是伏格特拿來當作政治資本，使他的卑鄙行為在公眾眼里變得有分量的唯一的一個重要的名字。你設想處在我的地位，並且問問自己，在這樣的時刻你

是不是也會失去自制力呢？

我再說一遍，這封信里所談的不是私人的利益。在倫敦訴訟中，即使不得你的允許，我也一定要讓你到法庭作證人。對柏林訴訟說來，我手邊有你的一些信，這些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作為文件提出的。在這個案件中我決不是孤立的。伏格特的無恥攻擊給我在各國——比利時、瑞士、法國和英國——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同盟者，甚至在傾向完全不同的人們之中也有了同盟者。

但是為了共同的利益和事業本身的利益，最好還是一致行動。

另一方面，坦白地說，我還不能由於一點誤會就決心從不多的人們中間失掉一個我所喜愛的真正意義下的朋友。

如果我在你面前有了什麼過失，那我任何時候都準備承認自己的錯誤。Nihil humanum a me alienum puto〔凡是人的東西我都不缺少〕。

當然，我十分了解，處在你現在的地位，任何與此類似的事件都一定使你感到極大的不愉快。

但是從你自己方面來說，你就不能不同意，不能夠把你扔到這次事件的一邊去。

第一，因為伏格特把你的名字當作政治資本，裝作是得到了你的贊許才誹謗整個黨的，其實黨是把你算作自己人而感到自豪的。

此外，恰巧你從一八四九年末到一八五一年春就住在科

倫，而且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住在倫敦的前科倫中央委員會的唯一的委員。

如果我們兩人都認識到，我們用各自的方法拋棄各種個人的利益，並且从最純潔的動機出發，把多年來打着的“最勤勞和最貧困的階級”的旗幟舉到市儈們望塵莫及的高度，那末我們要是由于一些小事——這些小事最終可以歸結為誤會——而決裂，我認為這就是對歷史犯下的極不應有的罪過。

表示最真誠的友誼

你的 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二九五至二九八頁。

三六

親愛的弗萊里格拉特：

我接到你的信非常高興，因為我只同很少的幾個人作朋友，然而我一直是很珍視這種友情的。在一八四八年曾經是我的朋友的人，現在仍然是朋友。至于你信里正式談到的事情，那是出于嚴重的誤會。因此，我要作如下的說明：

一，艾希浩夫—施梯伯訴訟案。

我交給尤希的“材料”⁵⁶（同時我向他聲明，基于下面兩個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理由，無論他或者艾希浩夫都不能得到我的支持：第一，由於他們在《赫爾曼》上論述科倫訴訟案的那種方式；第二，因為我確信艾希浩夫不過是前任警察官敦克爾的一個工具，後者打算完全像從前維多克在巴黎向日斯凱那樣向施梯伯復仇；但是僅僅為了替我死去的朋友達尼艾爾斯醫生復仇，我也要用盡一切方法來幫助打垮和懲罰施梯伯。這個“材料”的內容如下：

我給了尤希一本《揭露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請注意，這是先在瑞士而後又在波士頓出版的，並且被伏格特作為眾所周知的書籍而決不是什麼秘密的東西來加以引用的我的著作。

我向尤希說，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在這本書里了。

最後，我向他指出，列伐爾德（艾希浩夫的辯護人）應該要求住在漢堡的希爾施出庭作證。這一點已經做到了。希爾施宣誓承認，《記錄》⁶⁷是普魯士偽造的，無論如何不能成為法院追究的根據。

因此，根據我的“材料”對這一案件所要作的“揭露”，甚至會給過去“同盟”盟員洗刷掉犯罪的跡象，並且還會“揭露”普魯士的警察制度。這種制度由於“科倫審判案”和科倫陪審員們無恥的胆怯而建立起來之後，現在在普魯士已經發展成為連資產者本身和奧爾斯瓦德內閣都感到難以忍受的一種統治力量了。事情就是這樣。

此外，我非常驚異你竟有了這樣的想法，好像我可以給警察效勞。請你回想一下你所知道的科倫來信（一八四九年和

一八五〇年)，這些信直接責難我，說我使“同盟”的宣傳鼓動活動停頓下來（我當時這樣作，是有重大的理由的，當然不是出于個人的考慮）。

二，我對《國民報》的控告。

我首先要指出，從“同盟”根據我的提議于一八五二年十一月解散以來，我就一直不屬於，現在也不屬於任何秘密的或者公開的團體，因此，這種變幻不定的黨，對我說來已經有八年不再存在了。在我的著作出版以後（從一八五九年秋天起）我曾向某些經過選拔的工人，其中也包括過去“同盟”盟員，講授政治經濟學，但是這種講演與孤立閉塞的團體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甚至，比方說，與赫爾斯登堡先生在席勒委員會上的報告更沒有共同之處。

你會記得，我曾接到分設有許多支部的紐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者（其中包括紐約交易所廣場第四十四號通用銀行經理阿爾勃列希特·康普）交你轉給我的一封信，這封信實質上是要求我改組舊“同盟”。過了整整一年我才寫了一封回信，我說，從一八五二年起，我和任何組織都沒有聯繫，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論工作，較之參加大陸上已經過了時的組織來，對於工人階級將更有好處。此後，倫敦謝爾策爾先生的《新時代》就不止一次激烈地攻擊我的這種“毫無作為”，雖然沒有提出我的名字，但指的是誰，那是一目了然的。

當列維（第一次）從杜塞爾多夫來到這裡的時候——那時候他也常常去訪問你，——他甚至慫恿我去發動伊塞隆、佐林

根等地的工厂工人举行起义。我断然地反对了这种无益而且危险的愚蠢想法。此外，我向他声明，我再也不属于任何“同盟”，而且无论如何我不能加入这类的组织，至少因为这样的联系会给住在德国的人带来危险。列維回杜〔塞尔多夫〕去了，正如不久以后有人写信告诉我的，他对你赞扬备至，而对我当时的“空谈主义的”冷漠态度则尽量加以揭露。

所以，关于你在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下的“党”⁵⁸，从一八五二年以来我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你是诗人，那末我便是批评家。的确，对我来说，从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五二年期间所取得的经验已经够多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和其他几百个团体一样，不过是从现代社会的土壤中到处自发地生长起来的党的历史上的一个插曲而已。

在柏林我需要证明两件事情（我指的是这个旧的和已经过时的“同盟”的历史）。

第一，从一八五二年起，就不存在以我为成员的这类团体。

其次，伏格特先生是一个最无耻的诽谤者，因为他对存在到一八五二年的共产主义者团体所作的恶毒诽谤，就超过了捷列林格对这个团体的诽谤。

关于后一点，无疑地你本人就可以加以证明，而且你给卢格的信（一八五一年夏天写的）还可以证明：在这里所谈的那个时期里，你还把这类的攻击看成是对你个人的攻击。

《广告晨报》、《旁观者》、《观察家》、《先驱》、《人民报》上的

弗萊里格拉特

一些声明，你也都签名了。这些声明的一个副本是在科倫法院的案卷里。

此外，当我在我的《揭露》（波斯頓版第四七頁*）中重新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也沒有表示任何的反对。

你那作为收款人的名字也出现在我們印发的为被判刑的人募捐的呼吁书中。

其实，沒有多大必要再提起这件事情。

然而让我的柏林的辯护人手里有我給恩格斯的下面这封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正式的文件，因为它不是装在信封里寄去的，而且上面盖着倫敦和曼徹斯特两地的邮戳。

倫敦，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同盟”在上星期三根据我的提議解散了，而且宣布“同盟”在大陆上繼續存在是不合时宜的。其实，自从布格尔斯和勒賽尔被捕以来，“同盟”在大陆上实际已經不存在了。随信附上一分准备給英国报纸等等发表的声明。除此之外，我还在写一篇詳細說明警察的丑行等等的石印通訊（我以后在沙貝利茨那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来代替它），并且在給美国写一篇为被捕者及其家屬募捐的呼吁书。收款人是弗萊里格拉特。我們所有的同志都签了名。（以下几行不关紧要。）

你的 卡·馬·

*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八卷，第五三六頁。——編者注。

自然，在這樣的文件里我不能刪去任何一個名字。這是我為了確證一件事實、即“同盟”被解散的事實而使用你的名字的唯一的場合，因為你的名字在我一八五二年的信里是偶然出現的。我看不出這對你的聲譽有什麼損害。

只有你在一八五一年寫的一封信，我打算收在審判案結束之後出版的一個小冊子里。其中也絕對沒有在法律上可能危害於你的東西。但是由於這件事情還要延續許多星期，所以我想就此跟你親自談一談。

根據以上所說，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一八五二年以後“黨的會議、決議、發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幻想，這一點其實你沒有我的證明也能知道，同時根據你給我的許多信來判斷，你好像已經知道了。

在一八五二年以後，經過了一段必要的時間，即到一八五三年年底我同大洋彼岸的幾個同志一起所繼續進行的唯一活動就是對民主的移民騙局和革命的兒戲進行了正如路德維希·西蒙先生在一八五一年的《論壇報》上所說的那種“系統的輕蔑的嘲笑”。你的抨擊金克爾的詩，以及在這一期間你和我的通信，都證明了你和我在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

其實，這同當前的案件是毫無關係的。

捷列林格、班迪亞、弗略里等人，從來就沒有加入過“同盟”。什麼在大風中有塵土飛揚，什麼在革命時期聞不到玫瑰油的气味，什麼時常會有髒東西濺到人的身上，——這都是毫無疑問的。或者是這樣，或者是那樣。但是，如果考慮到整個

官方在反对我們的斗争中作了巨大的努力，它为了毁灭我們，不是仅仅稍微触犯一下刑法法典，而是干下了整个犯罪勾当；如果考虑到“愚蠢的民主派”不能寬恕我們的党比他們自己具有更多的智慧和品格，于是进行恶毒的誹謗；如果大家知道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党派的历史；最后，如果我們自問一下，有什么事实（不是在法庭上可以駁倒的什么伏格特和捷列林格的无耻誹謗）可以提出来反对整个党，——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在这十九世紀，我們的党是由于它的純洁而与众不同的⁵⁹。

在資產階級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事务关系中，难道能避免骯髒事情嗎？那里正是自然发生骯髒事情的場所。例如理·卡登爵士（參看議会的关于贿选事件的“藍皮书”）；又如克拉普加先生，对于他这个人我已經得到最确切的材料。克拉普加一点也不見得比班迪亚好，也許比他还要坏，尽管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留下了英雄业迹，尽管有我的公开的揭露，可是直到現在克拉普加和柯休特仍在君士坦丁堡庇护他，这完全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看透了他們的計謀。在个人方面，班迪亚比克拉普加要有礼貌些。他供养情妇；而克拉普加却长年累月地靠自己的情妇过活，等等。願捷列林格的骯髒同貝塔的純洁能平衡起来，也願萊夫的放蕩在保娜的貞洁中找到自己的等价物，而保娜無論如何不是黨員，而且也沒有冒充是黨員。

有支付能力的（其实，正如每次商业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这也仅仅是一个极其含糊的附带条件）道德所表現的可敬的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卑鄙或者卑鄙的可敬，在我看來，絲毫也不高于不可敬的卑鄙，而後者不論是初期基督教團體、雅各賓黨人俱樂部，我們那現已不存在的“同盟”都是不能完全擺脫的。只有在資產階級的相互關係中，人們才習慣于失去對可敬的卑鄙或者對卑鄙的可敬的感覺。

三，伏格特—布林德的特別問題。

在費格勒和韋赫的 Affidavit*（大家知道，假 Affidavit 是要處流放罪的）之後，以及在由於這些證詞布林德被迫在奧格斯堡《總匯報》上和沙貝利被迫在二月十五日《每日電訊》上發表的聲明之後，問題就已經清楚了，以致你在这个問題上的證詞現在已完全成為多餘的了。

在布林德的問題上，單單是那些多得不可勝數的材料（embarras de richesses）就使我們感到惶然了。

關於這個問題，我曾去找過愛恩斯特·琼斯。由於他對布萊特、吉爾賓等人的愚蠢態度——不過現在他已經公開放棄了這種態度——我同他有兩年不見面了。我之所以去找他，第一，因為他跟其他許多人一樣，其中包括連我也完全不知道的一些人，在三月六日的《〔每日〕電訊》出版之後，立即自動地向我表示他對伏格特的無恥行為感到強烈的憤怒，伏格特厚顏無恥地硬說，共產主義者同盟已經創立起來，——並且從一八四九到一八五二年就已遵循着這個方針行動，——目的是在於向那些在德國名譽受到損害的人勒索金錢，以告發來威

* 拉丁文：宣誓證詞。——譯者注。

吓他們。此外，还根据我同封·威斯特华倫的“姻戚关系”，作出了我同《新普魯士报》“十分亲近”的結論。（我为了妻子的緣故，很高兴琼斯的声明，因为不能要求太太們对政治上的不愉快事件毫无感觉，而且她們常常恰好在有灾难的时候来衡量友情严肃或不严肃的程度。）第二，我所以去找他，是因为我不願为布林德这一在法律上极为可疑的事件去找真正的英国律师，——不是为了布林德本人，而是为了他的妻子和儿女。基于同样的考虑，我没有把英文的通告寄給《广告晨报》，也没有寄給任何一家英国报纸，除了《〔每日〕电讯》以外。

琼斯告訴我說：“你可以——必要的时候我亲自同你一起去法院——根据韦赫的 Affidavit*，控告布林德‘阴谋’陷害你，取得立即逮捕他的命令。但是你要注意，这是刑法上的控诉，一旦作出来了，你便再不能收回。”

于是我問琼斯（他可以对你证实这一切；他的地址是 5，Cambridge Place, Kensington, W. [肯兴敦西区，劍桥广场，五号]，）他能不能警告布林德，迫使他說出他所知道的伏格特的一切，承认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所作的供状是假的。

琼斯回答說：“凡是‘阴谋’事件，由于它們的刑事性质，都使律师想帮助調停或者和解的一切企图受到应得的刑事处罚。”

琼斯在《〔每日〕电讯》这个案件里将担任我的律师。

听了琼斯的話以后，我又陷入了困境，因为一方面我对自己

* 拉丁文：宣誓证詞。——譯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己的家庭有义务迫使《每日電訊》辟謠，另一方面我又不想作出在法律上有損害布林德家庭的任何事情。我找到了一條出路，給布林德的朋友路易·布朗送去了兩者的 Affidavit* 的副本和一封信，在信里我順便這樣寫道：

“如果我將來不得不对布林德先生提起刑事訴訟，那我将感到十分遺憾，不是为了罪有應得的布林德本人，而是為了他的家屬。”

我的這一行動導致了沙貝利（可憐的人！）聲明的發表。恰巧就在我那篇鉛印通告出版之後立即寄給布林德的同一天，他的反對伏格特的聲明就在奧格斯堡《總匯報》上公布出來了。布林德雖然愛耍巴登式的詭計，但當問題涉及他個人的名譽或者他的黨派的名譽的時候，便忘記了他所對付的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對《每日電訊》的訴訟已經提出了，但是我的律師將要把它拖延到對《國民報》的訴訟判決以後。假如沙貝利把他所知道的有關伏格特的一切（沙貝利當然是布林德手中的一個簡單的工具）坦白地告訴我，那末在二月十五日《每日電訊》上他的聲明發表之後，我就完全無需乎把這些 Affidavit 轉交給倫敦的法院了。在柏林，既然這對於布林德不能有任何審判後果，當然就不能不這樣作了。沙貝利是不是那篇“抨擊文”的真正的（就執筆而言）作者，——這不能改變根據 Affidavit 所確定的事實，即布林德在奧格斯堡

* 拉丁文：宣誓証詞。——譯者注。

《总汇报》上援引的证人的证詞是假的，这都是用“阴谋”手段取得的，那篇抨击文是在霍林格印刷厂付排的，是布林德亲笔写的和交给霍林格印刷的。

所有这些事情当然是丑恶的，但是并不比一八五一年以来欧洲的全部历史，包括外交、军事、文学和信用方面的整个发展在内，更为丑恶。

“无论如何”，我们一向提的总是“打死市僧！”的口号，而不是“服从市僧”的口号。

我坦率地向你说出了我的看法，希望你基本上同意它。此外，我曾努力消除这样的误会，好像我把“党”理解为在八年前就已经不存在的“同盟”，或者十二年前就已经不存在的编辑部。我理解的党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

你的诚挚的朋友。

卡·马克思

又及：我刚刚接到妻子的一封信，信里是这样说的：最好在星期六（后天）（不是在星期五，因为我还要算上星期四的文章）在《论坛报》账上付给我十六英镑。我的“全权代表”将跟平常一样去找你。

卡·马克思：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给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三一九至三二六页。

三七

弗萊里格拉特寫了一封友好的信來。我還沒有回答他，也沒有看見他。

卡·馬克思：一八六〇年四月九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五〇〇頁。

三八

還沒有看到弗萊里格拉特。和這個家伙會面實在討厭，可是又不得不去尝尝這種滋味，至少在雙方答應維持友好關係之後，出于政治的考慮必須如此。

他也寫了一封很 amiable*的信給我。

卡·馬克思：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六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五〇二頁。

* 英文：友好的。——編者注。

三九

A propos*。當弗萊里格拉特聽到我妻子害了病（自然不知道得的是什麼病），自然就給我寫了一封令人感動的信。但是當我把《伏格特先生》——自然（在這三行里一連用了三個“自然”，你看我的思想多豐富啊）還寫了一句表示友誼的題詞——寄給他，他在寫給我的信里却盡談 something else**，忘記提一下這本小冊子，至少也該向我 acknowledge*** 已經收到了。為了強調這一點，他還在信的末尾加上“匆匆此復”這種辭令。我看〔這本書的〕各個部分一定使他惱怒到了極點。第一，由於他對伏格特、主要是對法茲 “indiscretion”****。弗萊里格拉特打算在春天到日內瓦去一趟。問題在於：這會不會妨碍他把法茲的全部骯髒東西揭露出來⁶⁰。

卡·馬克思：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五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五四五頁。

* 拉丁文：附帶說一句。——編者注。

** 英文：別的事情。——編者注。

*** 英文：承認。——編者注。

**** 英文：不謹慎。——編者注。

四〇

市僧弗萊里格拉特先生，這個長着一副“傷了風的威斯特伐里亞式嘴臉”的家伙，昨天寫了一封信給我，其中有下面一段話：

“你的書（決不是小冊子）彼契已寄給我了。十分感謝！我已經讀過的來看，正如我預料的那樣，它充滿了 *esprit** 和 *malice***。細節太多，幾乎妨礙了总的印象。恕我不能深入問題的實質。我對這整個爭論至今仍感到遺憾，不論過去和現在我都是置身事外的。”你對這最後兩句話會怎麼說呢？這個下流家伙其實早就知道伏格特的扯謊和布林德的無恥了，如今看到黑字寫在白紙上，就不願意（我決沒有請求他）“深入問題的實質”。而且他“不論過去和現在都是置身這次‘爭論’的事外的。”

我看，他還沒有把全書讀完，否則他就會發現他自己的立脚點了。我現在才知道他和布林德的親密關係的秘密（顯然是案件把他和伏格特—法茲聯結在一起的）。這就是說，在席勒紀念會期間，弗萊里格拉特把自己的詩一下印了兩萬本，花去四十至六十英鎊。他本來打算在這上面作一笔生意。但是賣出去的不到四十本。既然這筆投機買賣出於意外地失敗了，現

* 法文：智慧。——編者注。

** 法文：惡意。——編者注。

弗萊里格拉特

在就只好把这笔费用“推到”——如彼契正确地指出的——席勒委员会身上。喏，布林德就是这件事情的 servilist tool*。Hinc**，那长着一副伤了風的威斯特伐里亚式嘴臉的家伙便反对客气了。

卡·馬克思：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六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第五四六頁。

四 一

西倍尔住在汉堡，他从那儿的一些流氓文人嘴里听到，“弗萊里格拉特和馬克思決裂了”。你瞧，金克尔先生在莫克尔死后也还在繼續干他的写通訊、作广告、造謠中伤的勾当。

弗·恩格斯：「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八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第五四七頁。

四 二

关于弗萊里格拉特因你給他那伤了風的嘴臉上貼了膏

* 英文：最馴服的工具。——編者注。

** 拉丁文：因此。——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关系

药，今天将感到很舒服，以及关于他們跟布林德的亲密关系的物质内幕，如果我沒有弄錯，早就写信告訴过你了。

事情的經過正是这样：在席勒紀念会期間（一八五九年），这位高貴的詩人經過他的代理人布林德向水晶宮管理处建議作一篇著名的贊美詩。为了获得許可刊印这篇著名的贊美詩，并且有权利在席勒紀念日的那天在水晶宮出售这篇詩，管理处必須付給他四十英鎊 hand cash*。这位重商主义的詩人自己还要保留以后銷售的权利。管理处非常客气地感謝这种善意，建議弗〔萊里格拉特〕先生自己經營出售他的贊美詩。看来这位高貴的人物就自己掏腰包在希尔什斐尔德把这篇糟糕东西印了两万本。生产費是四十英鎊。

卡·馬克思：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五五四頁。

四 三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

我已經跟恩格斯談好了，你可以隨便在什么时候支取三

* 英文：現款。——編者注。

十英鎊，而補償費則要在接到通知的二十四小時以後才能拿到。這樣就不必去找裁縫了，我請你告訴恩格斯，他應當在什麼時候把錢寄去。

我將不得不到荷蘭去，否則我就不能度過目前的危機。勞駕，請向熟識的商人打听一下護照在荷蘭的情形——是否非有護照不可？《論壇報》的“卑鄙行為”⁶¹，連同其他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合在一起，對我說來真是致命的打擊，何況這種行為妨礙了我實現醫生治療我的妻子所給予的進一步指示。我雖然不屬於“德國受難者”的行列，並且始終對這一類人抱敵對的態度，然而我認為我在流亡中已經嘗到自己的一份痛苦了。

除了拉薩爾的建議外，我還從德國接到了兩個希望寫政治評論的建議。但是我認為——你大概也會贊成我的看法——風暴還沒有逼近到使我現在就同意這種建議的地步。

敬禮。

你的 卡·馬·

如果把恩格斯發表在《評論》上的《帝國憲法運動》同阿倫特對你胡謔的話比較一下，你就會相信盧格這個老头子是個什麼樣的吹牛家了。

卡·馬克思：一八六一年二月七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頁。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四 四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

謝謝你，随信“附上”五英鎊。請原諒，延迟了五天。由于我的姐夫罗·施馬尔霍森突然病故，我在特利尔的亲人十分沮丧，耽誤了給我寄錢来。

我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两个“棉花貴族統治”和奴隶制度狂热精神的中心住了几天。在这些城市的广大資產階級和貴族圈子里，可以看到近代史上才有的人类理性的最大錯乱。

在最近几天我将到你的事务所去几分钟，因为有一件关于著作方面的事情須和你談一談。

“信仰者的話”^{*}，我最近就回答。

我們大家向你全家問好。

你的 卡·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 指路德維希·庫格曼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給弗萊里格拉特的信。——編者注。

四五

同一个伊茨格⁶²又把我们在二十年前拉的党屎收集在他的 manure* 工厂里,想拿来培植世界历史。例如,他曾在《北极星》上刊登了“赫尔维格”的贺信(后者对于“劳动原则”的确表现了自己柏拉图式的献身精神)。这个《北极星》是由挥霍无度的布隆编辑的,而他是拉萨尔从布林德那里收买过来的。例如,伊茨格任命“毛塞·赫斯”作他的“莱茵省总督”等等。他老是丢不开自己的这个想法——要弗萊里格拉特歌颂他,然而弗萊里格拉特对这点连想也没有想到。他为了这件事情又通过他的莱比锡“总督”去找弗萊里格拉特,给他指出格·赫尔维格的好榜样。但愿他知道弗萊里格拉特和我是怎样嘲笑这种新的未遂罪啊!

O Itzig, Itzig! was hast du gedenkt,

Das du dich an den Hervegh und den Moses Hess
gehenkt**.

卡·马克思: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五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三卷,第一六一至一六二頁。

* 英文:肥料。——編者注。

** 德文:啊,伊茨格,伊茨格,当你同赫尔维格和毛塞·赫斯搞在一起时,你到底想干什么。——編者注。

四六

親愛的弗萊里格拉特：

你的信我今天才接到，因為我的妻子把它寄到特利爾去了，我的姐姐又把它從特利爾寄到這裡來。在你來我家後的第二天（星期一），我就離開了倫敦。要不然，為了得到遺囑執行者的委託書，我勢必要到市內去一趟，但是按我當時的健康狀況來說，這是比海上旅行還累人的。

“李卜克內西博士”住在柏林大約有一年了。他的地址是：13, *Neuenburger Strasse* [諾恩堡街十三號]。關於這件事情的原委，我什麼也不知道⁶³。可是出版家卻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奇怪：在威廉·李卜克內西作奧格斯堡《總匯報》的通信員期間，他一直為該報墊付稿費給威廉·李卜克內西，所以他隨時可以扣除李卜克內西應當歸還的欠款。

從李卜克內西方面來說，濫用你的名義，無論如何是不能寬恕的。但是你對於出版家並不負任何責任，因為威廉姆斯自己是能夠償還的。

衷心向你問好。

你的 卡·馬克思

卡·馬克思：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四一四頁。

四七

亲爱的弗萊里格拉特：

我今天（剛才）接到一封信，我觉得信封上写的地址好像是出自你的手笔。如果是真的話，那末我想知道这封信怎么落到了你的手里？这是流氓布拉斯（从柏林）寄来的信，他无耻地托我轉交給比斯康普一張毫无意义的字条。我已有几年不見比斯康普这个坏蛋了，又因为不知道这个人的住处，所以真不知道該怎样摆脱这种无聊的事情。

我是躺在床上給你写信的；我因为得了很危险的痼症，不得不躺几天。这可恶的病是时常复发的。

如果在十五日（这一天也在內）以前我不能照我所想的亲自到市内去（因为在那里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那末我就在本月十五日打发凌兴到你那里去，奉还三十英鎊并表示謝意。

向你問好。

你的 卡·馬·

卡·馬克思：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二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頁。

四八

〔草稿〕

親愛的弗萊里格拉特：

我是不讀德國那些糟糕透頂的文學作品的，但是事不由己，朋友們却時常從德國寄給我一些談到我個人的文章的摘錄。例如，昨天我就收到了一位拉施寫的一篇題名為“Zwölf Streiter der Revolution”〔《十二個革命戰士》〕的作品中一切（sic*）與我有關的段落。請你給我解釋下面這一段吧：

“弗〔萊里格拉特〕和馬克思之間已斷絕了一切關係；馬克思的一種完全不可饒恕的行為——我在這裡先不談這種行為——給了他們的關係以最後的打擊。這種行為也只有像馬克思這樣凶惡的人才作得出來。有一次，我對這種行為感到憤慨，就請弗〔萊里格拉特〕把詳細情形告訴我，可是他却寬恕馬克思，避而不談。”

你的 卡·馬·

卡·馬克思：一八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給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四九三頁。

* 拉丁文：原文如此。——譯者注。

四九

职业的詩歌看来只是最干燥无味的散文的一种假面具。例子就是我們的弗萊里格拉特一家。凱姬和青年谷物投机商人克留克尔同游巴黎(新婚旅行)。因为这个高貴的人同时想料理“业务”，所以他便让他年青的妻子一个人在巴黎一个大旅館里住了两三天。凱姬和整个 family* 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凱姬在她的信里兴奋地說，旅館里的人都叫她“mademoiselle”** (在她同克留克尔一起过夜之后)，所有的侍者以至門房都对她亲切地“鞠躬”。不仅如此，后来克留克尔(在外省作过营业旅行之后)就和凱姬一块从巴黎回到倫敦。由于营业应当“放在首位”，因此全家对于“honeymoon”***要推迟半年，都欢喜若狂。honeymoon 对于詩人也不过是一种詞藻，可以在生孩子的前后“举行”(这些事实都是年青的弗萊里格拉特們告訴我們一家的)。看来凱姬甚至讀过克劳倫的小說，因为她在巴黎写的信中就把自已描写成了“活寡妇”。

* 英文：家庭。編者注。

** 法文：小姐。編者注。

*** 英文：蜜月。編者注。

卡·馬克思：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四卷，第五頁。

五〇

前天我接到了弗萊里格拉特一封信（喜帖當然已經寄給他了）。這封信中有下面奇怪的話*。其實，如果我把整個信轉寄給您（我就這樣辦理），也許您會覺得更加有趣。只是您必須寄還給我。為了使您了解整個的信，我特地告訴您：在我的書出版之前不久，古·司徒盧威和古斯塔夫·拉施的著作“*Zwölf Streiter der Revolution*”〔《十二個革命戰士》〕就在柏林出版了。這本烏七八糟的書把弗萊里格拉特頌揚為十二使徒中的“一個”，而且还詳細地證明他從來不是共產黨員，他只是過分的謙虛，才跟馬克思、恩格斯、沃爾夫等這些惡棍交往的。既然連沃爾夫的名字也受到抨擊，我便要求弗萊里格拉特作書面的解釋，因為我知道古·拉施（一個流氓）是在柏林為他募集捐款的委員會的頭子。他非常冷淡地用市儈的支

* 顯然，馬克思指的是弗萊里格拉特信中的下面這句話：“……萊茵有許多年青的商人和工廠主非常喜歡你的書。在這些人中間，它將達到自己真正的目的……”——編者注。

弗萊里格拉特

吾搪塞的狡猾手段回答我。后来我送給他一本我的书，可是我采取了我們慣常的那种作法，沒有簽上我的名字。他好像已經懂得这个暗示了。

卡·馬克思：一八六八年四月六日給路德維希·庫格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五二〇頁。

五一

田園詩人弗萊里格拉特的《強盜》和《海盜》使我感到十分有趣——他真是維也納人。

卡·馬克思：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七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四卷，第二一四頁。

五二

你对法国人的勇敢感到惊奇，而說到我們豪迈的德国人，則不免 somewhat sneeringly*。我們冒着什么样的危險，你

* 英文：有些嘲笑。——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从附上的古怪文章中会看出来。弗萊里格拉特依照他的习惯，又在斯图加特照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相，好让自己以塑像的姿态等等永垂不朽。但是这个克拉孙—卡倍尔曼式英雄的最成功的圣像——*verbo tenus**——却是弗萊里格拉特像獅子一样骑在駱駝背上的一个图形。这对于海涅的战胜了獅子的駱駝，也許是一种訓斥。

卡·馬克思：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四卷，第二四六至二四七頁。

五 三

《在非利士人面前的家庭幸福》这个田园詩式的剧本的确令人神往。人們真是不知道自己惊奇的是什么：是庸俗不堪的言詞和詩句（只是被醉醺醺的卡尔·倍克拙劣的双关語打断了），还是把这样的东西当作“給朋友們的手稿”（因而是公开給敌人的）刊印出来的厚颜无耻的家庭。但是，高貴的弗萊里格拉特怎么可以把感觉細膩的瓦列斯罗德的大胆詞句刊印出来，詩人弗萊里格拉特为什么（經過乞求）获得了一些地上的

* 拉丁文：千真万确。——編者注。

弗萊里格拉特

財物，这是我不十分清楚的。当这些話說出来的时候，我是很想看到这个家庭的成員們的嘴臉的。

弗·恩格斯：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四卷，第二四八頁。

五四

弗萊里格拉特：《烏拉！日耳曼！》。在这首硬逼出来的詩中，也是不能沒有“上帝”和沒有“高卢人”的。

我宁願作一只“咪咪叫”的小貓，也不作这种蹩脚詩人！⁶⁴

卡·馬克思：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四卷，第三八九頁。

五五

你对歌唱家庭快乐的詩人弗萊里格拉特有什么說的呢？甚至像現在这样的历史性的災难都成为他謳歌自己小孩的理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由于⁶⁵。同时，volunteer*“护士”对英国人說来总是变为sur-
geon**。

卡·馬克思：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給弗·恩格
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四
卷，第三九〇至三九一頁。

五 六

那首描写护士的偉大的长詩，我还没有讀过。我想它多
么美啊！其实，这些护士都是头号的二流子，需要他們的时
候，他們却不在身边，而且大吃大喝，空話連篇，所以在作战部
队里他們被认为是多余的累贅。只有少数是例外。

〔弗·恩格斯：〕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給卡·馬
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四
卷，第三九三頁。

* 英文：志願兵。——編者注。

** 英文：外科医生。——編者注。

五七

高貴的詩人弗萊里格拉特目前正在這裡，跟他的女兒們在一起。他不敢見我的面。一個德國市僧贈給他六萬塔列爾，是他以“你，高傲的女人日耳曼！”⁶⁶這種丘爾托斯式的贊美歌應該賺得的。

卡·馬克思：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給茲格
弗利德·迈耶尔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六卷，第八七頁。

維 尔 特⁶⁷

—

徒 工 之 歌

櫻花盛開时节，
我們來到這裡；
櫻花盛開时节，
我們來到法蘭克福。

飯館老板對我們說：

“瞧你們穿的多難看！”

“你這下流的老板，

跟你有什麼相干！

別說廢話，給我們

拿來啤酒和白干！

別忘了，另外

還要烤肉一盤！”

酒桶的龍頭嘎嘎地响，

好像是雄鸡在唱；
我們使勁喝了一口，什么？
簡直是尿水一缸。

然后端来一只兔子
加上了很多的芹菜，
唉！这发臭的兔肉
吃进嘴里就要吐出来。

到了夜里，我們
疲憊地躺在床上，
一群群臭虫就爬出来
一直把我們咬到天亮。

这便是在法兰克福
碰到的倒霉事情，
誰在那里吃过苦头，
就觉得这并不是新聞。

我們的朋友維尔特的这首詩，是我在馬克思的遺稿中找到的。德国无产階級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詩人維尔特，他生在萊茵的德特莫尔特，他的父亲是当地教会的牧师—監督*。一八四三年我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維尔特以一个德国公司經紀人的身分来到布萊特福德，我們一同快乐地度过了許多个

* 在新教教区担任監督的牧师。——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尔的关系

星期日。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和我住在布魯塞爾的時候，維爾特擔任了他那家商店的大陸代理人，並且設法把總辦事處也遷到布魯塞爾。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後，我們為了創辦《新萊茵報》，又都齊集在科倫。維爾特負責寫小品文，我懷疑在別的報紙上曾經有過這樣生動和機智的小品文。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是《著名騎士施納普漢斯基的生平和勳業》；這篇作品描寫了海涅《阿達·特羅爾》中名叫利赫諾夫斯基公爵的冒險事迹。一切事實都是符合現實生活的。我們是怎樣知道這些事實的，——關於這我下次再談吧。這些有關施納普漢斯基的小品文，霍夫曼和康姆普出版社於一八四九年出版了單行本，直到現在還是令人感到非常有趣的。但是，施納普漢斯基—利赫諾夫斯基於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八日同封·奧爾斯瓦德將軍（也是議會議員）一起騎馬去偵察那開去援助法蘭克福街壘戰士的農民部隊，他們兩人都罪有應得地被農民當作間諜給殺死了。因此，德國帝國的攝政當局控訴維爾特損害了利赫諾夫斯基的名譽，而早就住在英國的維爾特，在反动派封閉了《新萊茵報》之後，還被判處了三個月的監禁。他蹲了整整三個月的牢獄，因為他時常由於事務不得不到德國去。

一八五〇至一八五一年，他因布萊特福德另一家公司的事務，去了一趟西班牙，然後又到西印度，並且幾乎走遍整個南美洲。在歐洲作了短期的旅行之後，他又回到他所喜愛的西印度。在那里他不願放棄一睹海地島的黑人皇帝蘇盧克這個路易·拿破侖第三的真正原型的眼福。但是如威·沃爾夫

在一八五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給馬克思的一封信里所說的，他遇到了“防疫机关的刁难，不得不放棄自己的計劃，而且在旅途中染上黃熱病，便回到了哈瓦那。他躺倒床上，又得了腦膜炎。七月三十日我們的維爾特便在哈瓦那与世長辭了”。

我称他为德国无产階級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詩人。的确，他的那些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詩篇，就獨創性、机智、尤其是如火如荼的热情來說，都大大超过了弗萊里格拉特的詩篇。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装上完全獨創的、独特的內容。同时他不同于大多数詩人的地方，就是把詩一旦写成之后，他便对之完全漠不关心了。他把自己的詩抄寄給馬克思或我之后，便忘記了它們，我們往往很难使他把這些詩送到什么地方去发表出来。只是在《新萊茵報》期間，情形才有所不同。为什么是这样呢？从下面摘录的維爾特在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从漢堡写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來：

“不过，我希望七月初在倫敦再和你見面，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些漢堡的蚱蜢（gras hoppers）了。在这里一种显赫的功名摆在我面前，但是它使我害怕。任何其他的人都会伸出双手去把它抓住。然而我年紀太老，不能变成市儈（Philister）了，而且在大洋的彼岸还有遙远的西方……。

“最近我写了各种各样的主题，但沒有一篇东西是写成了的。因为对于写作我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和目的。你能写有关政治經濟学的东西，这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呢？为了使同胞的臉上露出羞愧的微笑，光讲些无聊的刻薄話和庸俗的笑料，那实在是卑鄙极了！我的文学活动已跟《新萊茵報》一起永远結束了。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我應該承認，白白浪費了最近三年的時間，使我很懊惱，可是回憶起我們在科倫的情形，卻又讓我很高興。我們沒有使自己丟臉。這是主要的！自從弗里德里希大帝時期以來，誰也沒有像《新萊茵報》那樣 *en canaille** 蔑視過德國人。

“我不願意說那是我的功績，然而我跟這是有關係的。……

“葡萄牙啊！西班牙啊！（維爾特）剛從那裏回來）。如果我們有你的美麗的天空、你的葡萄酒、你的橙子和桃金娘，那該多好啊！但是連這個也沒有。除了雨、不愉快和沒有新鮮肉吃之外，什麼也沒有！

天在下雨，真令人不愉快，你的 格·維爾特。”

維爾特之所以是一個大師，他之所以超過海涅（因為他是更健康 and 更真誠的）而且在德國文學中僅僅次於歌德，其原因是在於表現了自然的、健康的感受和熱情。假如我把《新萊茵報》上的某些小品文轉載在《社會民主主義者報》上，那末讀者中間一定有許多人會感到恐懼。但是我不準備這樣作。不過我不能不指出，對於德國社會主義者來說，也一定會有這麼一天，他們會公開地扔掉這種最後的德國市儈的偏見，小市民的虛偽的羞怯心，其實這種羞怯心不過是用來掩蓋秘密的猥褻談話而已。例如，讀一讀弗萊里格拉特的詩，實際上就能想到，人們是完全沒有生殖器官的。但是誰也不像這個在詩中道貌岸然的弗萊里格拉特那樣喜歡偷聽逗趣的奇聞逸事了。至少德國的工人們現在應該習慣於無拘無束地談論他們自己晝夜

* 法文：粗魯地。——譯者注。

从事的工作，談論自然的、必要的和非常愜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語系民族那样，就像荷馬、柏拉图、賀拉西、尤維納尔那样，就像旧約全书、《新萊茵报》那样。

不过，維尔特也写了一些并不那么逗趣的东西。我有时竟把其中一些寄給《社会民主主义者报》的小品文栏。

弗·恩格斯：格奥尔格·維尔特的《徒工之歌》。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六卷，第一部，第一一五四至一一五七頁。

二

在他后面发言的是萊茵普魯士的維尔特先生⁶⁸。你們大概知道这位先生，他是一个年輕的商人，写的詩很著名并且在全德国都享有盛譽。他在約克郡住过一些年头，亲眼看到过工人群众的状况是什么样子。他在那里的工人群众中間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知道他沒有把他們忘掉将会很高兴。因为在會議全部发言中他的发言最能使您的讀者感到兴趣，所以我想把它較詳細地傳達一下。他这样讲：

“先生們！你們在討論自由貿易对工人階級状况的影响問題。你們宣称对这个階級抱着无比深切的同情。对这一点我很高兴，但是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在你們中間竟看不到工人階級的代表！法国的有产階級，这里有貴族来代表他們；英国的有产階級，有几位

議員來代表；比利時的有產階級，有前內閣大臣來代表；連德國的有產階級都有一位先生來代表，他非常忠實地給我們描述了那個國家的狀況。然而我請問你們，工人階級的代表在哪裡呢？我看
不見他們；因此先生們，請允許我為工人的利益來講講話。我冒昧地以工人的名義，首先是以那五百萬英國工人的名義向你們呼喚；我在他們中間度過了
我畢生最快樂的時光中的幾年，我了解他們，我愛他們。（鼓掌）先生們，工人實際上需要的是對他們的同情。到現在為止，從來都不是把他們當做人看待，而是當做牛馬看待，不，當做商品、當做機器看待；英國的工業家們很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從來不說‘我們雇用工人若干’，而說‘人手若干’。有產階級
本着這一原則就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當需要他們的時候使用他們，當從他們身上再也榨不出利潤的時候把他們趕到街頭上去。可見這些現代社會的賤民的情況是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請隨便向哪裡看一看吧：看看羅尼河的兩岸，看看曼徹斯特、利茲和北明翰的又髒又臭的小巷，看看薩克森和西里西亞的山坡土崗或者威斯特伐里亞平原——你們到處都會看到同樣面黃肌瘦、同樣愁眉不展的人們，他們在徒勞地爭取自己在文明社會中應有的權利和地位。（會場大為震動）”

接着，維爾特先生又說，在他看來保護關稅制度實際上根本不保護工人，而自由貿易（他直截了當地、坦白地這樣告訴工人，儘管他自己也是主張自由貿易的）同樣根本不能改變他們的悲慘處境。他一點也沒有自由貿易派的那種幻想：似乎他們的制度付諸實行，會給工人階級帶來好處。恰恰相反，實行自由貿易，即徹底實現自由競爭的原則，一方面使資本家之

間更加展开損人利己的競爭，可是另一方面同样也会使工人之間产生更加尖銳的競爭。彻底的自由競爭必然会大大促进新机器的发明，那时机器每天都要排挤掉比現在更多的工人。这种自由競爭将从一切方面刺激生产的发展，可是恰恰由于这个緣故，它也将在同样程度上促成生产过剩、商品充斥和商业动荡。自由貿易派硬說实行了自由貿易制度这些可怕的动荡就会停止。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动荡来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頻繁、更加剧烈。可能，甚至毫无疑問，食品价格的降低起初会有利于工人，生产費用的降低会引起消費量的增长，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这一点好处很快就会变成灾难，工人们由于相互間的競爭很快就会把自己降低到原来的挨餓受穷的生活水平。在提出了上述論据以及其他一些論据（显然这些論据对与会者說来是非常新穎的东西，因为他們听的时候都非常聚精会神，尽管《泰晤士报》記者傲慢地对这些话置之不理，他仅报之以无理的但是意味深长的譏諷，說这是“宪章主义的那一套老生常談”）以后，維尔特先生这样結束了他的发言：

“先生們，不要以为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英国工人也抱有同样的观点，我是喜爱和敬重这个有智慧有毅力的階級的。（鼓掌，有人喊“这是恭維話”。）我举些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在整整的六年的时间里，在坐的反谷物法同盟的先生們一直在徒劳地强求工人的支持。工人从来也沒有忘記资本家是他們天生的敌人。他們記得同盟在一八四二年所挑起的騷动⁶⁹，他們也記得企业主

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對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所進行的反抗。只是在一八四五年底，憲章派即工人階級中最優秀的部分才和同盟進行了短時期的聯合以便衝潰他們的共同敵人——土地貴族。可是他們合作的時間很短，而且工人也沒有被科布登、布萊特之流的虛偽諾言所欺騙，也並沒有真的指望他們所說的什麼麵包減價、提高工資、保證就業等等空話會付諸實現。不，工人們一刻也沒有放棄獨自依靠本身的力量，建立由自己的領袖——不屈不撓的鄧科布和菲格斯·奧康諾爾領導的單獨的政黨。菲格斯·奧康諾爾，儘管有人那樣對他進行誹謗中傷（這時維爾特先生朝包林博士那邊望了一眼，包林博士倏地顫動了一下），儘管有人那樣對他進行誹謗中傷，可是過幾個禮拜以後他就要和你們并排地坐到下院的席位上去了。我代表那千萬不相信自由貿易會為他們造出奇迹來的人們向你們呼吁，請你們想些別的办法來切實地改善他們的狀況吧。先生們！我是在為了你們的利益而向你們呼吁。你們已經用不着懼怕全俄羅斯的皇帝了；你們也不怕哥薩克兵的侵襲；可是如果你們不當心一些的話，你們就有遭到自己的工人襲擊的危險，而對你們說來他們比天下一切哥薩克兵都更可怕。先生們！工人不願再聽你們的那些漂亮話了，他們希望你們做出事實來。而且你們沒有理由對此感到驚異。工人非常清楚地記得，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三一年，當他們在倫敦替你們爭取改革法案的時候，當他們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的大街上替你們打仗的時候，你們向他們頻送秋波，和他們握手，對他們贊不絕口；可是幾年以後，當他們要求麵包的時候，你們卻鉤以刺刀和霰彈。（有人喊“噢！沒有，沒有！”有人喊“有的，有的：在比桑歇，在里昂！”⁷⁰）所以我再說一遍：你們要實行你們的自由貿易，那就實行好了；但是同時你們也要想一些別的措施——有利于

工人階級的措施，否則你們將會悔之不及的。（掌聲雷動）”

弗·恩格斯：《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布魯塞爾會議》。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四卷，第二五九至二六一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二八七至二八九頁，人民出版社。

三

德国有工人來作代表，就很好⁷¹。但是必須使盧普斯完全拋棄那種過分的謙遜。這個可愛的小伙子是必須提拔到首要地位上來的少數幾個人中間的一個。看在上帝面上，只是不要讓維爾特作代表⁷²！他非常地懶散，只有會議 *succès d'un jour*^{*}，才會把他卷入到工作中去！此外，他還想做一個 *independent member*^{**}。Il faut le retenir dans sa sphère^{***}。

弗·恩格斯：（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一卷，第八九頁。

* 法文：成功的一天。——編者注。

** 英文：獨立的會員。——編者注。

*** 法文：必須把他限制在他的範圍之內⁷³。——編者注。

四

維爾特今天寫信給我⁷⁴，語氣非常不滿意，因為不愉快和沒有新鮮肉使他厭煩了。此外，他說，“一個光輝的局面”威脅着他——結婚嗎？但是他年紀太老，不能變成一個市僧了。你是了解我們的朋友維爾特的。他即使處在小市民安樂的環境里，總是很快，而且還是最快就會生厭的。他的朋友康姆普很不愉快地指着那個拙劣的作品對他說道：“一切都在進行着，可是不會有任何決定性的成功。”據說，這是德國一般的狀況。

卡·馬克思：一八五一年五月三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一卷，第一九四頁。

五

親愛的恩格斯：

你好久沒有接到過我的信了。主要的原因是維爾特⁷⁵，他占去了我幾乎所有的晚上，也就是我通常提筆寫作的全部時間。而且這並沒有使我感到十分愉快。你知道我對待維爾特是非常好的，mais* 深深陷在一切倒霉的情況中，當着這樣一

* 法文：但是。——編者注。

个文雅的紳士, il faut cacher les parties trop honteuses*, 这实在令人痛苦得很。这样的关系产生了双重的 gêne**, 我希望他明天到曼彻斯特去, 当他回来的时候, 就会看到我的情况不同了, 我又可以 franchement*** 和他打交道了。总之, 我希望, 除了我妻子的病情以外, 他没有较为深入地窥视到我的生活。

有一大包东西交他带给你。其中有些是可以归入档案的文件, 有一部分是你已经知道了的。

卡·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給弗·

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本, 第一版, 第二一卷, 第四一四頁。

六

亲爱的马克思:

维尔特至今毫无消息。真見鬼, 你干嗎跟这个家伙客气呢? 此外, 他知道, 你多年来一直处在困难状况中, 而且他也知道, 你还住在这个老寓所里, 这是誰都早已清楚的。

* 法文: 必須將很多十分可耻的事情掩蓋起来。——編者注。

** 法文: 困窘。——編者注。

*** 法文: 毫不拘束地。——編者注。

弗·恩格斯：〔大約一八五二年十月一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一卷，第四一六頁。

七

維爾特逝世的消息⁷⁶使我極為悲痛。簡直不能相信有這樣的事情。關於訃聞，弗萊里格拉特已經寫信給我。但是，真的，我看不出德國有任何適當的報紙。目前唯一可能辦到的，也許是在《論壇報》上刊登一個訃聞，等到環境許可，再作得好些和多些。What is your opinion?*

卡·馬克思：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一五三頁。

八

〔信的開頭部分被撕掉了〕

* 英文：你的意見怎樣？——編者注。

关于維尔特，我将写信到柏林去……〔手稿在这里缺一个字——它被撕掉了〕也許还可以在一家报纸上刊登一点什么。——只要登得出来，不管哪家报纸，n'importe*。我从倫敦回来十天了，卢普斯对这个消息連一个字都沒有提及，只是在我的老人家⁷⁷到来的前一天深夜，已經十一点钟了，他才告訴了我。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么地吃惊，并且对这种愚蠢行为又是多么地感到憤怒。在这以后的八天到十四天内，我連一个钟头的時間都不能自己支配，我沒有到施泰恩达尔那里去打听詳細情形，更沒有想到訃聞一类的东西。大概他身后留下了一点文学作品；我要設法找来看看。

（弗·恩格斯：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給卡·馬克思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一五七頁。

九

弗萊里格拉特請你不要忘記維尔特的事情⁷⁸。如果犹太人斯泰恩达尔真的占有了維尔特的日記（关于这些日記，高貴的康姆普已經写了一封信給維尔特的兄弟〔卡尔·維尔特〕），

* 法文：全都一样。——編者注。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西倍爾的關係

那就包藏着一种危險：維爾特的親屬一旦得到了日記，就會加以檢查和改正，in usum delphini* 才發表出來。假如維爾特的兄弟直接來和你接洽，那就好了。如果日記還要出版的話，那你就可以跟這些市僧談一談良心。順便說一下，斯泰恩達爾對老太婆的態度非常惡劣，他真是一個臉上永遠挂着甜蜜微笑的商人。他只是寫了一篇關於維爾特逝世的干巴巴的短文，既無詳細情況，也無頭無尾。

卡·馬克思：一八五七年二月十六日給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二卷，第一七七頁。

—○

附上維爾特的詩⁷⁹，如果您不使您的信遲到十二小時的話，我是可以按時把它寄給您發表在小品欄上的。可是這樣一來，我就不禁想到您是否按照它原來的樣子刊登⁸⁰。但是您可以另行設法安排它。維爾特的作品，跟道貌岸然的弗萊里格拉特相反，充滿了諷刺和幽默。他的詩里簡直沒有“一本正經的東西”(Ernscht)。

* 拉丁文：刪去了猥褻的段落。——編者注。

弗·恩格斯：一八八三年六月十二日給愛·伯恩斯坦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卷，第三一八頁。

— —

我无法找到維尔特的社会主义的詩。在一八四五年毛塞·赫斯的旧《社会明鏡》⁸¹上，好像发表过一些，这你大概早就知道了。我有一次听說過他的詩集⁸²，可是一直沒有見過。总之，不論他也好，我們也好，都沒有出版过这样的詩集。

弗·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給愛·伯恩施坦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卷，第三九三頁。

西 倍 尔

另一个关于卡尔·西倍尔的傳說，完全是无稽之談。他的生活一点也不放纵，相反地，他几乎每晚都在家，几乎哪里也不去，而且几乎同誰也不来往。像他这种年紀、生活这样謹严的青年人，我以为在曼彻斯特就找不出二十个来。誠然，最初他有一两次喝多了酒，鬧了一些青年人慣鬧的玩笑，但是因为他同我以及几个朋友常在一起，并且看到我們对这种幼稚的胡鬧完全不感兴趣，他便停止了。总之，他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非常幼稚，对一些极平常的事情都束手无策。这种情形是会过去的。看来所有我們巴門人都是很晚才变为成年人的。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大概也是这样一个怪人。总之，他的父母只要拿他沒有办法，就会极不合理地对待他，——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长处，能意識到自己的缺点；他毫不固执己見，反而很容易听信別人的話。他令我称贊的是：不管对他的詩怎样贊美，而他内心深处却仍然意識到那些詩是完全不成熟的、粗糙的和肤淺的作品。这个可爱的小伙子，当我以十分幽默但是非常明显的方式向他說明这一点，他便非常感謝我。在他把自己所有的不朽作品贈送給我之后，我坦

白地对他說，虽然从作品里可以感到才华的存在，但这是一种未能得到认真培养的才华，所有他的东西作为艺术品来看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个青年在柏林大概很不守规矩，曾經有过在玩弄文墨的竞技场上完全毁灭的危險。因此，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常常責备他，劝他不要去写那种歪詩，好好地研究各个民族的古典詩人，以便首先培养自己的鉴赏力——他現在的鉴赏力还是很低的——并且学会他还没有掌握的德語。如果他这样作，那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出息的人。总之，他的父母应当有十分健全的思想，同他搞好他所能接受的适当的关系，或者关怀他在这里或其他地方逐渐找到保证他在商业活动場所过独立生活的手段和机会。这个青年知道他靠自己写文章总是能生活下去的，所以如果他亲爱的爸爸不是很有头脑和知道分寸，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地对待他，如果他终于对这一切感到厌恶，完全投身于文学生涯，而且一定完全毁灭，那末这位父亲也就只能抱怨自己了。西倍尔老人大概以为我光向他儿子的头脑中灌輸各种各样的荒謬思想，但是他尽可以放心，因为我利用我对他的一切影响都是为了制止他过分地迷醉于文学（要知道小伙子还没有到这样的年龄），要他相信再沒有比靠写小說过日子更可怜的了。我劝导他越快地精通市民的平凡的职业，那就越好（因为他根本不喜欢学习，可是不学习，他就会失掉一切立脚点，完全墮落下去）。如果他学习，并得到一些生活經驗，不再这样无能为力，我毫不怀疑他会成为一个很有出息的青年，在文学上也可能

馬克思、恩格斯与詩人海涅、赫尔維格、弗萊里格拉特、維尔特、西倍尔的关系
写出有价值的东西来。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很善良，
毫不驕傲，十分誠懇和坦率。我大概一星期和他見两次面。

弗·恩格斯：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日給他的母
亲艾利莎·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
卷，第二五四至二五五頁。

英国社会主义作家
埃維林、莫里斯、肖伯納

艾杜阿尔德·埃維林

—

埃維林准备上演他的几个剧本⁸³。如果这几个剧本获得成功，那末他就可以摆脱极穷苦的記者生活了。他和图司馬上就来，他們將在我这儿吃午飯，因为埃維林要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参加會議。

弗·恩格斯：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給伏·阿·左尔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卷，第一六頁。

二

我們在本月八日乘“City of Berlin”^{*}号动身⁸⁴。埃維林

^{*} 英文：“柏林市”，一艘輪船的名字。——編者注。

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埃維林、莫里斯、肖伯納

在戏剧活动上不无成就，他要在四个城市上演四个剧本（其中有三个半是他写的）。

弗·恩格斯：一八八八年八月四日給伏·阿·左尔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卷，第四〇頁。

三

这里一切照旧，只是增加了苏黎世的四个流亡者*，而且埃維林已开始給剧院写剧本，这些剧本博得了剧院經理們的賞識。为了在美国上演他的三个剧本，他已經被派到那里去了。

弗·恩格斯：一八八八年十月八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卷，第五二頁。

四

埃維林的新剧本明天将首次上演。他虽然沒有把公众完

* 爱·伯恩斯坦、尤·摩捷列尔、列·道錫尔、赫·施留帖尔。——編者注。

艾杜阿尔德·埃維林

全爭取过来，但是批評家們已經注視他了，甚至連那些直到現在还在搞緘默的陰謀的人也是一样。

弗·恩格斯：一八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給保尔·拉法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卷，第一一四頁。

五

埃維林剧本的演出比我預料的还成功。这是一个写得很好的初稿，但是这种易卜生 à la *的沒有收場，还不为这儿的观众所习惯。在这个剧本之后，又演了倍比·罗斯跟一个什么人合写的另一个剧本，这其实是埃切加雷的“*Conflicto entre dos deberas*”** 一剧的譯得十分自由的英譯本。这被弄得聳人听聞的后一个剧本，虽然沉悶和粗糙，可是很受欢迎，因为它完全合乎英国人的口味。

弗·恩格斯：一八八九年五月十七日給保尔·拉法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卷，第一一五至一一六頁。

* 法文：式。——譯者注。

** 恩格斯是指著名的西班牙戏剧家何塞·埃切加雷在一八八二年写的剧本《两种义务之間的冲突》。——編者注。

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埃維林、莫里斯、肖伯納

六

埃維林好像跟他的戏剧經驗一起在步步上升；两星期前上演的他的最后一个剧本，获得了成功。

弗·恩格斯：--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九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卷，第一六九頁。

威廉·莫里斯

另外，海德門⁸⁶想收买这里一切小的运动；他尽一切可能来使《今日》⁸⁶破产。为此出了錢的巴克思，因为打錯了算盘，很快就会破产。海德門本身就是个有錢的人，加之又能支配那个很富有的热心的艺术家但却是无才能的政治家莫里斯的資財，所以他不是把《今日》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便是使它停刊。不管在哪种情形下，他都想成为唯一的主人。我乐于冷淡地对待这一切无謂的瑣事。海德門是一个有手腕的出色的生意人，然而是一个平凡和頑固的約翰牛，有着远远超过他的才能和事业的虛荣心。巴克思和埃維林有着最善良的意图；他們学习得并不少，但是一无所获，单单这些文学家是不能有所作为的。群众目前还没有跟他們走。当人們分成一小群一小群的时候，情形就会好起来的。

弗·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給卡·
考茨基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
卷，第三八八頁。

二

退出同盟的有埃維林、巴克斯和莫里斯——文学家中唯一誠实的人⁸⁷，但是三个人都极其不讲求实际（两个詩人和一个哲学家），就是白天打着灯籠也找不到像他們这样的人。同他們一起退出的还有最著名的工人中間的优秀人物。他們想加入倫敦支部，希望在那里获得大多数，而让海德門在他那些不存在的地方支部里去主宰一切。他們的机关刊物将是一个不大的月刊⁸⁸。他們終於决定根据自己的力量审慎地行动，而决不去干那种只消几个文学家一轉向到社会主义并且吹起集合号（他們在倫敦的全部力量，据莫里斯承认，还不到四百人，而在內地的更不到一百人）就好像能把整个英国无产階級立即发动起来似的。《正义》⁸⁹的印数大約是三千五百份。

海德門手里还保存着《正义》和《今日》，跟他一起留下来的还有投机的文学家費茲杰拉德、向宾、伯劳茲、肖，大概还有斯凱契里，他作为老宪章运动者，好像认为自己有領养老金的权利。此外，还有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宗派的旧的殘余。联盟其余的人，参加到哪里去，現在还不知道。但是，因为海德門無論从莫里斯那里，或者从卡彭特尔那里都再不能得到錢来开支他那入不敷出的杂志的費用，所以他不得不或者是自己掏腰包，或者是把自己、自己的杂志和自己一派的殘余分子出賣給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者出賣給兰多耳夫的爵

士丘吉尔和托利党的民主派。如果他希望在秋季的改选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他就必须赶快作这件事情。

我感到满意的是，一开始就看透了这一切欺骗勾当，正确地评价了所有这些人，预先指出了事情的结果，并且认为这种欺骗勾当毕竟是得不偿失的。

弗·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给爱·伯恩斯坦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卷，第四三九至四四〇页。

三

幸而这里的运动一点也没有进展。海德门及其一伙是破坏一切的政治野心家，而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同盟⁹⁰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莫里斯和巴克思，一个是热情的社会主义者，另一个是迷醉于哲学诡辩的人，目前完全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经验来克服这一点。在下一期的《公共福利》⁹¹上你可以看到，主要由于图司的力量，埃维林对于这种欺骗勾当根本不负任何责任，这是非常好的。这些不可救药的糊涂虫竟想领导英国工人阶级！幸而英国工人阶级根本不願意跟他們打交道。

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埃維林、莫里斯、肖伯納

弗·恩格斯：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給伏·阿·左尔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卷，第五五五至五五六頁。

四

关于这里所謂的“运动”，我不能报告什么好消息。海德門的才智一天比一天枯竭下去；他丧失了拥护他的人的一切信任，因而联盟愈来愈轉到无政府主义者手中。从《公共福利》改出周刊起（他是沒有这样作的财力和人力的），埃維林本来就应当把編輯职务（沒有报酬的）交給巴克思，可是巴克思和莫里斯都处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影响下。这些先生应当亲身經受这个考驗——他們不管怎么样会摆脱出来的，不过的确好在这些幼稚病在群众参加运动以前就会消失。目前群众是坚决不願参加运动的。

弗·恩格斯：一八八六年五月十二日給威·李卜克内西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卷，第五五八頁。

五

联盟正經歷着一場危机。莫里斯是过于敏感的幻想家，

善的意志的化身。这种意志本身是非常柔和的，竟致变成恶的意志，不愿意学习任何东西。他在谈论革命的时候犯了错误，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品。巴·克思很有禀赋，懂得一些东西，但是像哲学家们常有的情形，他搞出了自己的一套社会主义，把它当作是真正的馬克思学说，于是招来不少倒霉的事情。其实，这是他的一种幼稚病，很快就会消失的；遗憾的仅仅是，这个过程将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埃·維林不得不为了起码的面包紧张地工作，所以他不能够学习很多东西；他是我经常碰面的唯一的一个人。但是《資本論》英文本的出版⁹²，将大大地使人们的头脑清楚起来。

弗·恩格斯：一八八六年八月十八日給奧·倍
倍尔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
卷，第五七七頁。

六

社会主义同盟里的危机也在逐渐地成熟。在三一节将召开一次代表会议，跟那些混进联盟和受到莫里斯支持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斗争，可以期望在会议上得到解决。

弗·恩格斯：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給伏·
阿·左尔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
卷，第六三六頁。

七

总之，在上星期日举行了社会主义同盟的代表會議。被允許出席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获得了胜利。他們得到了极端憎恨一切議會政治的、以詩人身分站在一切科学之上的、头脑簡直很不清楚的莫里斯的支持。決議——它本身是完全沒有罪过的，因为目前在这里根本談不到議會活动——是以十七票对十一票通过的（参看六月四日的《公共福利》）。其中有一票是專門为这一事件組織起来的伪支部（三个男人和他們的妻子以及夏克夫人）所投的，有三票是帶有地方委任狀的倫敦代表投的，他們事前就已商定反对要求拒絕参加議会的这种決議。所以三票是盜取来的，一票是无效的。

事实上，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莫里斯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只要在原則上认可了任何一种議會活动，他就要退出。因为莫里斯每周要貼补《公共福利》四英鎊的損失，所以这对許多人說來是有足够的分量的。

弗·恩格斯：一八八七年六月四日給伏·阿·左尔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卷，第六四五頁。

八

随信附上一份《正义》，上面刊载了一篇充满愤怒和无耻谎言的宣言。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甚至现在，召集代表大会的通告⁹³ 在这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你可以看出，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或者更确切些，海德门十分了解：问题同样是关于他们在这里的地位，正如关于可能主义者⁹⁴ 在法国的地位一样。自然，我们将予以回答。但是，假如我们能把有外国人签名的召集代表大会的通告加入到我们的传单里，那就会产生强烈的印象。

宣言的正文曾经发表在《公共福利》上，莫里斯公开赞成我们的代表大会。

弗·恩格斯：一八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卷，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

九

现在有一些机会，可以在这里组织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团体，来逐渐地夺取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地盘，或者

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埃維林·莫里斯·肖伯納

是把它吞并。社会主义者同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那里全是些无政府主义者，而莫里斯在他們手里是一个傀儡。

弗·恩格斯：一八八九年八月十七日給伏·阿·左尔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卷，第一四〇頁。

—〇

〔草稿〕

我把道德問題丟在一边——因为这里不談这一点，我也就避开它，——对于我这个革命者說来，有用的是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不論是最暴力的，或者是看起来最和平的。

这种政策要求洞察力和頑强性，但是什么政策不要求这些呢？无政府主义者們和朋友莫里斯說：它将使我們有腐化的危險。是的，如果工人階級是一群愚蠢的傻瓜、缺乏意志的家伙和干脆出賣別人的恶棍，那末我們最好馬上就卷起鋪盖回家去，无产階級和我們大家在政治舞台上都毫无作为了。正如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階級将从自己錯誤的后果中尽快地学习，而且誰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些錯誤。

威廉·莫里斯

弗·恩格斯：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給格尔
逊·特利尔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
卷，第一七〇至一七一頁。

— —

《人民报》⁹⁵ 是由年輕的費边主义者德尔主編的，第二个
首脑就是莫里斯牧师。他們两人好像都是規規矩矩的人，并
且同情瓦斯企业的工人。瓦斯企业工人的首領(不公开的)是
图司，他們的工会看来是最好的工会之一。

弗·恩格斯：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九日給伏·
阿·左尔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
卷，第二〇七頁。

肖 伯 納

—

剛才《今日》的琼斯來找我。他們想用英文出版《[社会主义的]发展》⁹⁶，而我早已把翻譯權給了埃維林。但是，他們不想要他，因為他和海德門在某種程度上是敵手；所以，他們想把不懂德文而準備從法文翻譯的肖硬要我接受。不過我拒絕了，我讓他去找埃維林，總之，我是越來越喜歡埃維林了。這些著作界的小爭執，構成這裡運動的大部分內部歷史。一般講來，他們的事情往往搞得糟糕極了。上星期二，拉法格夫人出席了社會民主主義聯盟委員會的會議；在會議上由於某種無謂的瑣事爭吵起來，而且爭吵得非常厲害，“damned liars”〔該死的造謠傢伙〕這些字眼也從嘴里噴出來了。我設想事情就是這個樣子。我唯一相信的人就是巴克思和埃維林，——他們兩個人雖然需要別人的幫助，但都是極其規矩、聰明和誠實的人；至於其餘的人，就我所能判斷的，都沒有得到我很高評價。

弗·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日給卡·考茨基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卷，第四一九頁。

二

但是海德門也遭受了很大的失敗。你可以讀一讀《工人時報》⁹⁷上星期以來登載的代表們在斯特梭德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聯盟大厅里舉行的關於⁸⁸⁰契爾希的瓦茲恩德公開大會的討論。在那里他大大地受到了肖、朋斯、圖司的非難。朋斯宣稱道：到了行動的時候，可以期望無須在公共廁所等等地方去找演說家（如同有事的時候在特拉法爾格小花園去找海德門那樣）；如果海德門不保留像瓦茲恩德這樣難於防衛的障地（只要要有三百人集合在那里，警察就不得不來干涉！），而保留斯隆花園，他是可以把事情挽救過來的，但是一被判處一個先令的罰款，他就把它放棄了！

弗·恩格斯：一八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給卡·考茨基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九卷，第五頁。

三

如果你給肖寫信，你可以把《新時代》上康拉德·施米特

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埃維林·莫里斯·肖伯納

的那篇文章⁹⁸ 作为对他們的《奥地利的价值論》的反駁，介紹給他。

弗·恩格斯：一八九二年七月七日給奧·倍倍爾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九卷，第八八頁。

四

費边派——不是个別的社員，而是整个的費边社——作了些什么事情呢⁹⁹？費边社宣傳的和实际上实行的是要工人加入自由党。果然不出所料，自由党分給了他們四个不能获胜的选举区，而且費边派的候选人都可耻地落选了。好发怪論的文学家肖——作为文学家是很有才能和富于机智的，但是作为經濟学家和政治家則完全沒有价值，虽然他为人正直，不是野心家——写信給倍倍爾說：如果他們不实行这个政策，即把自己的候选人硬塞給自由党，那末除了“失敗”和“耻辱”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好像“失敗”往往比胜利更光荣些）；現在，他們实行了自己的这个政策，把两者都得到了。

弗·恩格斯：一八九二年九月四日給卡·考茨基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九卷，第一一四頁。

五

从附上的信中你可以看出，倫敦的七个施瓦比亚人¹⁰⁰，即《紀事报》¹⁰¹的費边派对于你們的党代表大会¹⁰²在胡說八道些什么。这些可怜虫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在五月間，偉大的肖还千方百計地向你們证明必須同自由党串通一气，除了这个政策就只能遭受失敗和耻辱，可是現在他在民主主义俱乐部所作的演說中却承认，自由党卑鄙地欺騙了他們，在选举中只获得了失敗和耻辱，自由党現在准备跟托利党一起来欺騙工人！这些人想教你們“实际的政治”！現在他甚至說，两个老的政党¹⁰³奉行着同一个政策，除了它們之外就只有社会民主党了！

弗·恩格斯：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給奧·倍倍尔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九卷，第一六〇至一六一頁。

六

費边派的情形也是一样。像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一样，他們在各省的支部胜过了他們自己；兰开夏和約克郡就像在宪

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埃維林、莫里斯、肖伯納

章运动中一样，在这一次运动中也占了领导地位。像西德尼·維布、肖伯納之类的人，他們原来想把社会主义“渗透”到自由党里去，現在却只好让他們費边社的工人成員用自己的精神来“渗透”他們了。不管他們怎样想頑抗到底，不管他們怎样想摆脱困境，可是絲毫无用；他們要不是永远孤零零的，当空头將軍，就得跟着工人們前进。前一个办法比較可能，而且也是比較适当的。

弗·恩格斯：一八九三年三月十八日給伏·阿·左尔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九卷，第二一〇頁。

馬克思青年时代的
著作与书信

給 父 亲 的 信¹⁰⁴

—

亲爱的父亲：

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些时机，它們好像是过去一段时期的界标，但同时又能明确指出新的生活方向。

在这样的轉变时机中，我們感到自己必須用鷹的眼睛去观察过去和現在的思想，以便认清自己现实的处境。甚至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回顾过去，它总是反省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仿佛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好像仰坐在安乐椅上，只是在深思而已，它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洞察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

单个人在这样的时机是会产生抒情的情緒的，因为每一个变形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說是临終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則是新的偉大詩篇的序曲，这种詩篇力图使光彩夺人的丰富色澤具有持久的形式。但是我們却想給一度體驗过的东西建立一座紀念碑，使它在我們的感情上从新获得它因行动而失去的地位。不过对于我們體驗过的东西來說，还有比父母的

心、這個最仁慈的審判官、最富於同情的朋友、這個以它自己的火焰來溫暖我們願望的最隱秘的中心的愛的太陽更為神聖的貯藏所！而且許多應該受到斥責的壞東西，如果把它們不作為本質的必然的狀態的表現而加以暴露，又如何能夠那樣順利地得到矯正和受到寬恕呢？至少是偶然的時機和精神的迷惘有時所作出來的惡作劇，又如何能夠避開對心靈的缺點的指責呢？

所以，當我現在在這裡生活了一年，回顧一下過去的全部情況，以便回答你、我親愛的父親從埃姆斯寄來的那封極其珍貴的信¹⁰⁵的時候，請讓我像考察一般生活那樣來觀察我的各種事情，也就是把它們作為在科學、藝術、個人生活中全面地展示出來的精神活動的一種表現來加以觀察。

當我離開了你們的時候，在我面前便展開了一個新的世界¹⁰⁶，一個愛的世界，而且是一個起初充滿熱情、然而沒有希望的愛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也使我無動於衷，可是在別的時候，那會使我狂喜不已，會鼓舞我去觀察自然，還會燃燒起我對生活的渴望。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難受，因為我看到的岩石並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強和更驕傲，廣大的城市並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氣，旅館的飯食並不比我所抱的一大堆幻想更豐富和更难消化，最後，藝術也不如燕妮那樣的美。

到了柏林以後，我斷絕了從前的一切交往，有時去拜訪別人也是勉強的，只想潛心於科學和藝術。

對我當時的精神狀態來說，抒情詩應當是第一個題目，至

少也是最惬意和最亲切的题目。然而由于我的处境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它当然是纯粹理想主义的。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扩散开了，而一切扩散开的东西又都失掉了界限。对现代生活加以责难，抱着空泛的和不定形的感情，缺乏自然的本色，凭头脑编造一切，充满现有的东西和应当有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没有富于诗意的思想而只有修辞上的考虑，也许还有某种感情的热力和对大胆飞驰的渴望，——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整个毫无边际的广阔的憧憬，在这里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诗句失去了必要的凝炼，变成了一种散漫的东西。

但是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因为我应该研究法律，而且首先抱有专攻哲学的愿望。这两种学科这样地彼此交織着，一方面，我讀完了——不带批判的态度，只是学习式地——海涅克茨、蒂保¹⁰⁷和各种文献（例如，我把羅馬法典头两卷译成了德文），另一方面，我想使某种法的哲学体系貫穿整个法的領域。在导論里我預先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約有三百印刷頁。

卡·馬克思：〔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給父亲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六至八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二

當時我養成了對我讀過的一切書作摘錄的習慣¹⁰⁸，——例如，摘錄萊辛的《拉奧孔》、左爾格爾的《叶爾文》、文克爾曼的《藝術史》、路登的《德國史》——順便還寫下自己的感想。同時我翻譯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奧維德的《哀歌》¹⁰⁹，並且開始獨自學習，即根據文法學習英文和意大利文——直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成績，我讀了克萊因的《刑法》和他的《年鑑》，也讀了所有新的文學作品，不過後者僅僅是順便瀏覽而已。

到學期終了，我又轉向繆司的舞蹈和薩蒂爾*的音樂。在我寄給您的最後一冊筆記中，理想主義滲透了那勉強寫出來的幽默小說《蝸子和費里克斯》，還滲透了那寫失敗了的幻想劇本（《奧蘭尼姆》），最後它卻發生了完全的轉化，變成一種在很大程度上沒有鼓舞人心的對象、沒有令人振奮的奔放思想的純粹藝術形式。

但是，只有在最近的這些詩中，好像受了魔杖的一擊似的——啊！這一擊在最初是令人痛苦的，——突然在我眼前出現了真正的詩的王國，宛如遠方的仙國那樣，把我創作的一切都化成雲煙消失不見了。

在作這種事情的時候，我在第一學期熬了不少的通夜，

* 薩蒂爾，即半人半仙的神，在希臘神話中，是酒神的淫蕩的伴侶，身上長有尾巴、角和山羊的腿。——譯者注。

經歷了不少的斗争，體驗了不少內心的和外在的冲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沒有使我大大地充实起来，加之我拋棄了自然、艺术、整个世界，也跟朋友們疏远了。这似乎在我的身体上也表現出来了。一个医生劝我到乡下去，于是我第一次穿过整个城市，跨过它的門限，走上了通往施特拉洛夫的大道。我作梦也沒有想到，在这里虛弱有病的我，在那里会变得健康和强壮起来。

幕降下了，我最神圣的东西毁灭了，必須在那里安置新的神。

我从唯心主义——順便說一下，我是把它同康德和費希特的唯心主义相比較，用这种源泉把它培养起来的——轉到在现实本身中寻求观念了。如果以前众神是住在离开大地的上空，那末現在它們已經成为大地的中心了。

我以前讀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断片，我并不喜欢他那离奇的粗野的旋律。我想再潛入到大海里去一次，但是帶有一定的意图，即确信精神的自然同肉体的自然一样是必然的和具体的，而且具有严整的形式；我不願再学习击劍术，而願在太阳光下試驗珍珠的純洁。

我写了将近二十四張印刷頁的對話：《庫列安斯特，或者关于哲学的出发点和必然的发展》¹¹⁰。彼此完全分离的科学和艺术在这里却在一定程度上結合起来了。我好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一样着手工作，为的是从哲学上辯证地通过类如概念自体、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的表现来揭示神。我最

後的提綱成了黑格爾體系的開端，這一著作，因為我為它稍微研究了一下自然科學、謝林、歷史，所以費去了我很大的腦力，而且寫得非常 concienne*（本來它應該是一部新邏輯學），以致連我自己現在也幾乎已不能仔細思考這一思想過程了。我的這個在月光下撫養大的可愛的兒子，好像陰險的妖女一樣，把我引到敵人的懷抱裏了。

由於煩惱的緣故，我有幾天完全不能夠思考問題，就像狂人似地在“洗心烹茶”¹¹¹的施普累河污水旁邊的花園裏亂跑，我甚至和我的房東一塊去打獵，然後又跑到柏林去，想擁抱每一個遇見的人。

此後不久，我只專門從事一些正面的工作。我研究了沙維尼論所有權的著作，費爾巴哈和格羅爾曼的刑法，克拉麥爾的《論語言的意義》，溫林格-茵根海姆關於《羅馬法體系》的著作和穆梭布魯赫的《羅馬法學說》，現在還在繼續研究它們；最後我還研究了勞特爾巴赫文集中的某些篇章，民事訴訟法，特別是教會法，它的第一部，即克拉茨安的《互相矛盾的法規的一致性》，幾乎全部是在《〔法典〕大全》中讀完的，並且作了相應的摘要；我也同樣研究了附錄——朗捷洛蒂的《法典》。後來，我還翻譯了亞里斯多德《修辭學》里的一部分，讀完了著名的威魯蘭姆助爵倍根的《論科學的進步》，對萊馬盧斯下了很大功夫，愉快地熟讀了他的著作《論動物的藝術本能》。我還

* 意大利文：晦澀。——編者注。

研究了德国法，但我研究的主要只是法兰克諸王的敕令和教皇給諸王的信札。

由于燕妮的病和我的徒劳无益的精神劳动所引起的煩悶，由于必須根据我所憎恨的見解去給自己造出一尊偶像来的这种令人苦恼的气憤，我生病了，这是我以前已經稟告过你的，亲爱的父亲。病好之后，我便把所有的詩和小說草稿等等都一把火給燒了，我以为我能把它們丟得一干二淨；直到現在，我絲毫沒有发生过与此相反的情况。

在患病期間，我从头到尾讀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讀了他的弟子們的大多数著作。由于跟施特拉洛斯的朋友們經常会見，我加入了“博士俱乐部”¹¹²，它的會員中間有几位副教授和我在柏林的最亲近的朋友之一魯丁伯格博士。在这里的爭論中暴露出了各种不同的彼此对立的观点，那儿根把我自己同現代世界哲学联在一起的绳索变得越来越結实了，其实我是想避开这种哲学的影响的；但是所有的声音都沉寂下去了，在很多东西被否定之后容易产生的那种真正的諷刺狂占有了我。此外又加上了燕妮的沉默，所以在我对現代主义和現代科学观点献出像《訪問》等等这样几种拙劣的作品以前¹¹³，我始終是不能安下心来。

如果我在這裡沒有把上学期的整个情形說清楚，沒有把所有的詳細情况說明白，并且抹煞了所有的細微差別，那就請原諒我，亲爱的父亲，你要知道，我本来是急于想談一談我目前的生活的。

封·夏米索先生寄給了我一封毫無意義的短信¹¹⁴，在信里告訴我說：“遺憾的是不能採用我給年鑑寫的文章，因為年鑑早已付印了。”我心煩意亂地匆匆讀完了這封信。出版家維干德把我的計劃¹¹⁵寄給了出賣好香腸和壞書的溫德爾公司的代理人施米特博士。茲將他的信附上。施米特博士還沒有回信。但是我無論如何不放棄這個計劃，特別是因為黑格爾學派所有著名的美學家，通過在他們當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鮑威爾副教授和我的合作者魯丁伯格博士，都答應同我合作。

卡·馬克思：（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給父親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二至一四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

馬克思发表在 《萊茵报》上的論文(摘錄)

—

我們的一个通信員从美因¹¹⁶寄来的通訊說，奥格斯堡《总汇报》之所以称贊尤里烏斯·莫森的政治小說《維罗那會議》，就因为这部小說是在科达的出版社出版的。我們應該承認，奥格斯堡《总汇报》¹¹⁷的文学批評栏，由于我們知道它的内容极其貧乏，所以只是偶尔才看一看；我們无从知道它对莫森的批評，并且在这个問題上 á discretion*信賴了我們的通信員的真誠。即便對問題的事实方面表示同意，这篇通信也仍然沒有失掉內在的逼真性质，因为甚至在不以論据而以吹毛求疵的手段进行論爭的奥格斯堡《总汇报》那些新的辯解发表之后，現在至少还可以怀疑报纸的批評良心是否能对斯图加特印刷厂保持独立性。因此就只剩下这样一个論断：我們不知道这部政治小說是在什么印刷厂印的。但是归根到底，不知

* 法文：无条件地。——編者注。

道一部小說的印刷地點，還不是政治上致命的過錯。

後來，當編輯部注意到在指出印刷地點上有錯誤的時候，它在下面的一則啟事里作了這樣的說明：“我們剛才获悉詩人尤里烏斯·莫森的長篇小說《維羅那會議》並不是在科達的出版社出版的，因此我們請求我們的讀者在評價第三一七號上刊出的美因通信所報道的東西的時候，能注意到這個刊誤。”因為美因通信員對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主要非難，只是以《維羅那會議》是科達出版的這個前提為根據；因為我們已經說明這部長篇小說不是科達出版的，前提就不存在了，一切推論也就自行失去力量，——所以我們有權利向我們讀者的智力提出一個可以說是難於做到的要求，即在這個說明之後對上述那篇通信作一個更正，而且我們也就深信已經補償了自己對奧格斯堡《總匯報》的過錯。但是要知道我們所指的是奧格斯堡的邏輯！奧格斯堡的邏輯認為我們的更正是這樣的意思：

“假如莫森的《維羅那會議》是科達出版的，那末所有正義和自由的朋友們一定會把它看作是毫無價值的、銷不出去的廢物；但是因為後來我們知道這本書是在柏林出版的，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可敬的讀者把這部小說，按照詩人自己的說法，當作在光輝的道路上向我們走來并用鐵腳踐踏了所有舊日惡棍的青春長存的精神之一的創造物來表示歡迎。”

我們的小伙子手拉着弓，就像一個笨重的草人。給他拉起一大幅布幔作目標！——射中了！射中了！——烏拉！

“這就是”，——奧格斯堡的饒舌婦得意揚揚地叫道，——“這

就是《萊茵报》称为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彻底性的东西！”

但是，难道《萊茵报》曾經把奥格斯堡的邏輯的彻底性冒充作自己的彻底性，而把这种邏輯所依据的思想方式冒充作自己的思想方式嗎？奥格斯堡的饒舌妇只有权利作出这样的結論：“原来在奥格斯堡就是这样糟糕地理解什么是彻底性和什么是思想方式的呀！”或者奥格斯堡《总汇报》事实上认为，我們在刊登莫森的祝詞的时候，才想到要拿出一条注釋来更正对《維罗那會議》的評價嗎？我們曾給席勒紀念会写过一篇很詳細的小品文，我們指出了席勒是“新理性运动的預言者”（參看第三二六期的萊比錫通信），并且指出了由此而有的席勒紀念会的意义；为什么我們不應該刊登那曾經着重指出过这种意义的莫森的祝詞呢？难道是因为在莫森的祝詞中包含有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至少由于它对赫尔維格的評價¹¹⁸而理应受到的攻击嗎？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与美茵通信沒有任何关系。因此，我們就不得不——就像奥格斯堡的饒舌妇把这偷偷塞給我們那样——如此地写道：“請讀者根据第三二〇期莫森的詩来判断第三一七期上的美茵通信。”奥格斯堡的邏輯就專門臆造出这种廢話来，以便把它硬加在我們身上。第三一七期《萊茵报》上登載的关于莫森的《倍隆哈特·威瑪尔》的文章中的批評可以证明——虽然这并不需要证明，——它对于莫森絲毫也沒有拋棄自己的习惯——根据事情的实质来进行批評。

其实，我們高兴贊同奥格斯堡的饒舌妇的意見；甚至连

《萊茵報》也不能謝絕自己文學上的僱傭隊長——在新聞時代德國各地迅速出現的這種討厭和丑惡的敗類，而他們的化身便是奧格斯堡《總匯報》。

最後，奧格斯堡的報紙使我們想起那些“放射毫不觸動現實的言語和詞句”的投擲機，奧格斯堡《總匯報》當然也隨便觸到一種現實：墨西哥的現實、巴西的現實，然而就不是德國的現實，甚至也不是巴威利亞的現實，如果它偶爾也觸到這樣的現實，那它一定是把幻影當作現實，把現實當作幻影。如果所談的是精神的和真正的現實，那末《萊茵報》就會同李爾一起向奧格斯堡的饒舌婦這樣叫喊道：“白費力氣的勞動，瞎了眼睛的丘必德¹¹⁹。要看看筆迹啊！”而奧格斯堡的饒舌婦恐怕只有同格洛斯特爾一起這樣回答了：“即便每個字母都是太陽，我也看不見啊！”

卡·馬克思：《奧格斯堡報的論爭策略》。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一七至二二〇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

二

在第三三五號奧格斯堡《總匯報》的增刊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普魯士等級委員會的不無意思的文章，因為我們打算批判這篇文章，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應當把一個簡單的然而在偏激

的爭論中往往被忘記的原則当作基础。关于某种国家制度的論断，还不是这种制度本身。因此，旨在反对这种論断的論爭，就决不是反对这种国家制度的論爭。保守派的報紙經常提到應該把反对派的報紙的观点仅仅当作个人的意見和对現實的歪曲，但是它經常忘記它也不是对象本身，而仅仅是針對对象而发的某种意見，因而它也經常忘記同保守派報紙的斗爭不一定意味着同它的对象的斗爭。不管是贊成或者指摘，只要是報紙視野中的任何对象，都会成为著作界的对象，也就是成为著作界討論的对象。

这就可以把報紙变成文化和人民精神教育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報紙把物质的斗爭变成思想的斗爭，把血和肉的斗爭变成精神的斗爭，把需求、热情、經驗的斗爭变成理論、理性、形式的斗爭。

卡·馬克思：《論普魯士的等級委员会》。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二一頁，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

三

如果甚至承认《俗人的福音》¹²⁰也能給这种解釋以口实，如果承认薩勒特在这篇作品中还远沒有弄清楚自己的观点，

他本人认为自己是福音的真諦的宣傳者，不难把另一些完全基督教式的引证跟《萊茵—摩塞尔报》所作的引证对立起来，——那末《萊茵—摩塞尔报》在薩勒特用自己制造的基督教代替历史的基督教这一点上仍然是对的。

最后再来談談《萊茵—摩塞尔报》所引证的那些段落。所有这些引文都有一个根本的缺点——缺乏詩意。总之，用詩句來說明神学的爭論，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一个作曲家会想到把教义学搬到音乐里去嗎？

暫且不談对于艺术規律的这种胡說，所有那些引文究竟有什么样的內容呢？薩勒特认为，如果設想基督知道犹太的背叛阴谋，但沒有采取办法来糾正他或者防止恶行的发生，这也是跟基督的神性不相容的！因此，薩勒特叫道（《萊茵—摩塞尔报》引证了这几行詩）：

“真是可耻，——不管他是誰，瞎了眼睛的！——

竟敢把主想像成这个样子：

他用一点点有关人心的知識，

就歪曲了我們所珍貴的形象。”

薩勒特的判断說明了他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假如他是神学家，那他就不会为了这与人的理性和人的道德相矛盾而煩惱起来，因为对于神学家說来，人的理性和道德并不是福音的标准，相反地，福音才是它們的标准。假如薩勒特是哲学家，那他就会知道这种矛盾是起源于宗教思惟的本质，于是他就会承认上述的矛盾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必然产物，而决

馬克思发表在《萊茵报》上的論文

不会断定它是这一世界观的伪造品。

卡·馬克思：《偉大宗教裁判者〈萊茵—摩塞尔报〉》。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三八至二三九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¹²¹

(第一篇論文)

關於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

在柏林的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普魯士《國家報》¹²²發表了它的一篇坦白書，這使德意志的讀者和著作界大為驚奇。自然，該報為這篇坦白書選擇的形式是上流社會外交辭令的懺悔，而不是惹人注目的懺悔。它裝得像是要給自己的姊妹們一面認識的鏡子，它只是玄妙地談論其他幾家普魯士報紙，其實它所講的就是那家 *par excellence** 普魯士報紙，即它自己。

對這種情況可以作各種不同的解釋。凱撒在說自己時用第三人稱，為什麼普魯士《國家報》用第三人稱講話時就不是指自己呢？小孩稱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用自己的名字——“喬治”等等。為什麼普魯士《國家報》就不是用“福斯”¹²³、“施本納”¹²⁴或其他某個聖徒的名字來代替“我”呢？

新的書報檢查令頒布了。我們的報紙認為必須學會一套

* 法文：最道地的。——編者注。

与自由相适应的作风和外貌。普魯士《国家报》也不得不抖擞精神，并为自己拼凑了一件自由主义思想（至少是独立思想）的外衣。

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而自我认识又不能离开坦白。

只要牢牢记住普魯士《国家报》在这里公布的是它的坦白书，只要注意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半官方报这个孩子的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一切疑团都会迎刃而解。我们确信普魯士《国家报》是在“用沉着的语调发表伟大的言论”，我们只是难于决定：我们应该更加赞扬的是这种伟大的沉着呢，还是这种沉着的伟大？

书报检查令刚一颁布，《国家报》刚在这一打击之后清醒过来，它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书报检查方面更大的自由给你们普魯士报纸带来了什么好处？”

显然，它是想说：多年来书报检查机关的严格照管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虽然监护得无微不至，可是我却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今后我的遭遇又会怎样呢？独立行走我还没有学会，但是爱看热闹的观众总是等着看瘫痪者轻步飞舞。我的姊妹们，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你们！我们要在普魯士人民面前公开承认我们的弱点，但是我们要说得巧妙一些。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们是索然无味的。可是我们要告诉他们：如果说普魯士人民对普魯士报纸不感兴趣，那是报纸对普魯士国家不感兴趣。

《國家報》大膽地提出問題，而且更大膽地回答問題，這只是它覺醒的前奏，這是它在睡夢中背誦它將要扮演的那一角色的台詞。它正在醒悟，正在顯露自己的隱秘的本質。請注意這位埃披門尼底斯！

大家知道，計算是搖擺于感性和思維之間的理智的第一種理論活動。計算是小孩的理智的第一種自由理論活動。普魯士《國家報》向它的姊妹們號召：我們來計算吧¹²⁵。統計是第一門政治科學！如果我知道一個人有多少頭髮，我就了解了這個人的腦袋。

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自己，你就怎樣對待別人。要正確評價我們自己、特別是我普魯士《國家報》，還有什麼辦法能比統計更好呢！統計不僅會證實我和任何一家法國或英國報紙一樣經常出版，而且會證實我的讀者比文明世界任何一家報紙的讀者都少。除了那些不是十分願意而是被迫對我發生興趣的官員，除了那些離不開半官方報紙的公共機關，還有誰讀我呢？請問：還有誰呢？如果把花在我身上的費用和我帶來的收入計算一下，你們就會確信：用沉著的語調發表偉大的言論，絕不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你們看，統計是多麼令人信服，簡單的算術計算怎樣使一切進一步的腦力活動成為多餘。總之，大家來計算吧！數字表格可以启发民眾，而不會激起他們的热情。

深刻理解統計的意義的《國家報》，不僅把自己同中國人¹²⁶並列，不僅同宇宙的統計學家畢達哥拉斯並列，它並且

表明，那位想用数字来表示动物界的一切異同的現代偉大的自然哲学家* 对它也有影响。

可見，尽管《普魯士国家报》的实证論色彩非常明显，而現代哲學的原則对它也并不是陌生的。

《国家报》是一种全面的報紙。它并不以数为滿足，并不以時間的長短为滿足。它在承认数量的原則上更进一步，对空間的量也給予了充分的估价。空間，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量使小孩敬畏的东西。空間是小孩在世界上遇到的第一種量，因此，小孩以为身材高大的人就是偉人。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国家报》也向我們說，厚书比薄书要好得多，至于小型报和每日只出一个印張的報紙就更不用說了。

德國人，你們專門会发表长篇大論！你們去写論述国家机构的大书籍吧，去写那种除了可敬的作者和可敬的书报評論家以外再沒有人去讀的大部头的科学著作吧，可是要記住：你們的報紙并不是书籍。請你們想一想，一部結結實實的三卷本的著作共有多少紙張呵！所以你們不要到報紙上去寻找当代的精神、时代的精神，因为報紙只会給你們提供統計表格；你們应当到书本中去寻找，书本仅仅凭它的篇幅就足以保证它的完备了。

好孩子，你們要記住，这里讲的是“学术性的”东西。因此，你們首先要钻研厚本书，然后也会喜爱我們報紙的，因为

* 罗倫茲·奧肯。——編者注。

我們的篇幅不大，筆調輕鬆，在讀了厚本書之後，它確實可以起一種清心爽神的作用。

的確，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中世紀那種感嘆偉大的真正情感了。請看一看我們枯竭的虔誠派的論文，請看一看我們的至多不過 in octavo* 的哲學著作，並拿它們來和鄧斯·司各脫的二十大卷對開本比較一下吧。這些對開本，甚至不用你去閱讀，僅僅憑它那少有的巨大篇幅就足以打動（正如哥德式建築一樣）你們的心弦，使你們驚異不置。這些天生的龐然大物對精神是能起某種物質的作用的。精神感覺到質量的重壓，這種壓力感就是崇拜的開端。不是你們掌握着這些書籍，而是這些書籍掌握着你們。你們成了書籍的附屬品，而根據普魯士《國家報》的意見，人民在對待自己的政治文獻時，也應當成為這樣的附屬品。

由此可見，雖然《國家報》講的全是現代語言，可是並沒有喪失堅實的中世紀所固有的各種歷史原則。

但是，如果小孩的理論思維具有數的性質，小孩的推斷和他的實踐思維首先就具有實踐和感覺的性質。小孩機體的感覺本能是使他和世界連接的第一個紐帶。感覺的實踐器官，主要指口和鼻，是他最初用來評價世界的器官。因此，按照小孩方式進行推斷的普魯士《國家報》也用鼻子來確定一般報紙的價值，特別是它本身的價值。如果說希臘的一位思想家認

* 拉丁文：八開本。——編者注。

为干燥的灵魂才是最好的¹²⁷，那末，《国家报》就认为“香的”报纸才是“好的”。《国家报》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和《辯論日报》¹²⁸的“文艺芳香”推崇备至。真是少见的天真，值得称赞！伟大的、最伟大的魔培！

《国家报》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许多可供我们窥见其灵魂的思想片段，这是应当感激的。接着，它又用一种高深的議論概括地叙述了它对国家的看法。議論的中心就是它那伟大的发现：“普鲁士的国家行政和全部国家机体是和政治精神脱节的，因此在政治方面，无论是人民或出版物，都不会对它们发生丝毫兴趣。”

这样一来，按照普鲁士《国家报》的意见，普鲁士的国家行政与政治精神无关，或者政治精神与国家行政无关。《国家报》说出了连最凶恶的敌人也想不出的话，这就是说，实际的国家生活丧失了政治精神，政治精神存在于实际国家之外。这里，《国家报》表现得多么莽撞！

但是，我们不当忘记普鲁士《国家报》的小孩式的感性观点。它向我们说：当谈到铁路时，只应当想到铁和路；当谈到通商条约时，只应当想到糖和咖啡；当谈到制革厂时就只应当想到皮革。当然，小孩超不出感性知觉的范围，他只看到单个的现象，想不到还有把这种特殊和一般联系起来的看不见的神經存在，这种神經在国家中也如在各处一样，把各个物质部分转变为精神整体的活的成分。小孩相信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般围绕个别旋转。所以小孩不相信精神但却相信妖怪。

因此，普魯士《國家報》認為政治精神是法國的妖怪，而且還以為把皮革、砂糖、刀和數字向妖怪頭上扔去，就可以降伏這個妖怪。

不過，讀者會打斷我們說：我們本來打算談談“萊茵省議會的辯論”，而現在卻給我們抱出一個“無罪的天使”——新聞界上了年紀的孩子《普魯士國家報》，並且反復地唱起了老練的搖籃曲。《國家報》一再想用這支搖籃曲使自己和姊妹們安靜地沉入冬夜的夢鄉。

但是，難道席勒沒有說過：

智者看不見的東西¹²⁹，

却瞞不過幼稚天真的心靈。

普魯士《國家報》“以它天真的心靈”提醒我們說，普魯士的情況並不比英國差，我們有等級會議，而這個會上的辯論，只要日報能這樣做，它是有權進行討論的。因為《國家報》充分自豪地意識到自己的優點，它認為普魯士報紙缺少的不是權利，而是能力。後一種品質作為該報的特權，我們是樂於承認的，我們不多談該報的能力問題；讓我們大膽地把該報以它天真的心靈透露出的那種思想付諸實現吧。

只有在省議會的記錄被當做“公開的事實”加以討論時，也就是說，只有在它們成為出版的財富時，公布記錄才能實現。和我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最近一屆萊茵省議會。

我們現在從“關於出版自由的辯論”開始並預先聲明，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我們間或將以參加者的身分發表我們自己

的看法，而在以後的幾篇論文中，我們將注意辯論的進程，更多地從歷史觀察者的角度來闡明這個進程。

這種敘述方法上的差別是由辯論的性質本身決定的。在辯論其他問題時，各等級的代表對各種意見的辯護是勢均力敵的。而在出版問題上則不然，反對出版自由的人稍占優勢。這些人除了發表一些空洞的流行言論和老生常談以外，我們發現他們還有一種病態的激動，一種由他們同出版的真正的而不是想像的關係所決定的強烈的偏見；而在這一屆省議會上為出版辯護的人，一般說來對自己所辯護的對象是沒有任何真正的關係的。他們從來沒有感覺到出版自由是一種迫切的需要。在他們看來，出版自由是頭腦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心臟去過問。對他們說來，出版自由是“異國的”植物，他們只是作為“欣賞者”才和它打交道。因此，他們只是偶而舉出一些十分一般而含糊不清的論斷來對付敵人特別“有力的”論據，可是連最愚蠢的論據在未被徹底粉碎以前，也自以為是了不起的。

歌德曾經說過¹³⁰：畫家要成功地描繪出一種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在一個活人身上曾經愛過的那種美作為典型。出版自由也有它自己的美（儘管這種美絲毫不是女性的美），要想能保護它，必須喜愛它，我感到我真正喜愛的東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我感到需要它，沒有它我的生活就不可能美滿。然而上述那些維護出版自由的人，即使沒有出版自由，顯然他們也會生活得很美滿的。

自由主義反對派向我們表明政治會議的水平，正像一般反對派表明該社會發展水平一樣。當不信鬼神被認為是哲學家的大膽，當反對審判妖女被認為是奇談的時候，相信鬼神和審判妖女就被認為是完全合法的事情。如果國家像古代雅典那樣把寄生蟲和阿諛逢迎之徒看做違背人民理性的例外和痴呆，這樣的國家就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如果人民像美好的舊時代的各國人民那樣只讓宮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說真理的權利，這樣的人民就只能是依賴他人、不能獨立的人民。既然等級會議中的反對派還要人相信自由意志是人的天性，那末，這樣的等級會議至少還不是自由意志的等級會議。例外只是證實常規。自由主義反對派向我們表明自由主義的立場已變成什麼樣子，自由在人的身上體現到怎樣的程度。

如果我們由此看出等級會議中出版自由的辯護人根本不勝任，那末整個省議會的情況就更是這樣。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從這一點開始敘述省議會的辯論，這不僅是由于對出版自由有特殊的興趣，而且也由于對省議會有一般的興趣。在關於出版的辯論中，特殊等級精神表現得無比明確而完備。出版自由的反對派更是如此。通常，一般自由的反對派的情況也是這樣，某個集團的精神、一定等級的個體利益、先天的片面性都表現得極其強烈、凶狠，露出一副猙獰的面孔。

辯論向我們顯示出諸侯等級反對出版自由的論戰、貴族等級的論戰、城市等級的論戰，所以，在這裡論戰的不是個別

的人，而是等級。还有什么鏡子能比关于出版的辯論更正確地反映省議會的內在實質呢？

我們从反对出版自由的論敵，即应当从諸侯等級的辯論人开始。

我們不想詳談他发言的第一部分，即关于“出版自由和书报檢查制度都是恶等等”这一部分，因为这个論題已經由另一位辯論人比較透徹地分析过了。不过，我們不能不談一下辯論人的独特的論据。

“书报檢查制度同出版的放肆比較起来是一种較小的恶。”¹⁸¹
“这一信念在我們德意志（請問：这是哪一部分德意志？）*已日漸巩固，联邦为此頒布了法律，普魯士已經接受这项法律并服从这项法律。”

省議會正在討論关于使出版物擺脫羈絆的問題。这位辯論人說：这些束縛出版物的羈絆、鎖鏈本身就证明出版物的使命不是在于进行自由活动。它之处于被束縛状态就证明了它的本质。反对出版自由的法律就否定了出版自由。

这是一种用来反对任何改革的圓滑的論据，某个派別¹⁸²曾經用典型的理論表述得非常透徹。对自由的任何一点限制实际上都无可辯駁地证明当权人物曾一度坚信必須限制自由，而这种信念也就被宣布为今后的准绳了。

有一个时候曾經命令人們相信地球不是圍繞太陽運轉。

*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伽利略是不是因此就被駁倒了呢？

同樣，在我們德意志曾經用法律手續固定了下面這一種全帝國共同的、也是每一個領主王公具有的信念：農奴身分是某些人的本性；拷問這種外科手術最能證明真理；要向異教徒證明地獄里的火焰最好是燃燒起人間的烈火來表演一番。

難道法定的農奴身分不正是推翻人體並非利用和占有的對象這一純理性臆想的實際證明嗎？難道殘暴的拷問不是推翻了關於屠殺不能發現真理，拷問台上拉長脊骨不能使人喪失剛強，抽搦並不是坦白等等空洞的理論嗎？

在辯論人看來，書報檢查制度存在的事實就推翻了出版自由；這在事實上是正確的，這是真理，它十分真實，甚至可以用畫地形的方法來確定它的界限，——只要越過一定的界限，它就不再是事實和真理了。

接着他們對我們進行說教：“無論在發言中或在書本上，無論在我們萊茵省或在整個德意志，我們都不認為真實而高尚的精神發展是受到限制的。”

據說照耀着我們出版物的這種真理的高尚光芒，就是書報檢查制度贈送的禮物。

首先來看一看辯論人的自相矛盾的論據吧。我們舉出的不是合理的論據，而是政府的一項法令。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正式宣稱：直到現在，出版物一直都受到太大的限制，以致它只具有真正本國的內容。辯論人可以看到，在我們德意志，信念是可以改變的。

但是，把書報檢查制度看做我們優秀出版物的基礎，這是多么不合邏輯的奇談怪論！

法國革命時最偉大的演說家彌拉波的 *voix toujours tonnante** 直到現在還在轰鸣；他是一隻獅子，你想要和人們一起叫一聲“吼得好，獅子！”¹³³，就必須親自傾聽一下這隻獅子的吼聲。彌拉波是在監獄里受到教育的，這樣，監獄豈不是變成培養口才的高等學校了嗎？

雖然有種種精神上的關卡，德意志精神仍然做出了一番事業。如果認為這種成就的取得正是由於關卡和限制，那末這種看法正是王公老爺的偏見。德意志的精神發展並不是由於書報檢查制度，而是由於違背了這種制度。當出版物在檢查的條件下苟延殘喘、奄奄一息時，這種情況卻被援引來作為反對出版自由的論據，雖然它只表明反對出版不自由。又如，雖然有檢查制度，但出版物仍保全了自己的主要特點，這一點也被援引來為檢查制度辯護，雖然它所說明的只是精神而不是錄銔。

其實，“真實的高尚的發展”是一個特殊的問題。

在嚴格遵守書報檢查制度的一八一九至一八三〇年間（後來，即使不是在“我們德意志”，也畢竟在德意志的絕大部分，書報檢查制度本身也受到時間條件和這一時期內形成的特殊信念的檢查），我國著作界處於“晚刊階段”。我們可以把

* 法文：永遠響亮的聲音。——編者注。

這個階段稱為“真實的、高尚的、生動的和充分發展的”階段，正像《晚報》的編輯溫克勒可笑地用“光明”這一筆名稱呼自己一樣，雖然他身上的光芒比夜間沼澤上的磷火還要微弱。這位以“光明”作為筆名的愚昧的鄉下佬(Krähwinkler*)就是當時著作界的原型。當時精神上的大齋期一定會向後代證明，如果說只有少數的聖徒才能把四十天的齋期堅持過去，那末，整個德意志，即使不是聖徒，卻能在既不生產也不需要精神食糧的情況下活到二十年以上。出版物墮落了，很難說是智力不足和形式缺乏甚於特性不足和內容缺乏呢，還是恰恰相反。如果批判能夠證明這個時期根本沒有存在過，應當說這對德意志最有利了。當時著作界中唯一還有生命跳動的領域——哲學思想領域，已不再說德國話，因為德意志的語言已不再是思想的語言了。精神所用的語言是一種無法理解的神秘的語言，因為被禁止理解的事物已不能用明白的言語來表達了。

至於萊茵著作界的例子（這個例子實際上和萊茵省議會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那是打着第歐根尼的燈籠走遍五個專區也无法找到的“真正的人”。我們根本不認為這是萊茵省的缺陷，相反地，我們認為這是它具有實踐政治意義的證明。萊茵省可以辦“自由的出版物”，但是要辦“不自由的出版物”，它既欠圓滑又缺乏幻想。

剛告結束的著作時期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嚴格檢查制度

* 德文：雙關語；Winkler 是姓，“Krähwinkler”是“窮鄉僻壤的居民”。

——編者注。

下的著作時期”，總之，這一時期從歷史上清楚地證明：書報檢查制度無疑給德意志精神的發展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慘重損失；這個制度無論如何也不能起辯論人所認為的 *magister bonarum artium** 的作用。也許應當把“高尚的真實的出版物”理解為彬彬有禮地帶着腳鐐手銬的出版物吧？

既然辯論人“可以提起關於小指和全手這一盡人皆知的俗語”，那末讓我們也來反問一句：如果政府向本國人民精神伸出的不只是一隻手而一下子就是兩隻手，這不是最符合政府的尊嚴嗎？

我們看到，我們這位辯論人以滿不在乎的傲慢和外交官的冷靜抹殺了書報檢查制度和精神發展的關係問題。他在對歷史上形成的各種出版自由形式展開進攻的時候，就更明確地表現了本等級的丑惡一面。

至於別國人民的出版自由，據說：

“英國不足為例，因為那里幾世紀以來歷史上形成的一些條件，不是別的用理論所能創造的，但是這些條件在英國的特殊情況下是有其根據的。”“在荷蘭，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國債，並且在極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發，結果使二分之一的領土淪喪。”

我們暫不談法國，留待以後再談。

“最後，我們是否能在瑞士找到由出版自由賜福的黃金國呢？

* 拉丁文：高尚藝術的導師。——編者注。

當各黨派正確地意識到自己的卑賤，按動物身上某部分——角、蹄——的名稱互相區別並由於庸俗地謾罵而遭到四鄰譏笑時，難道我們不是帶着厭惡的心情回想起它們在報紙上的粗野爭吵嗎？”

據說英國出版物不能用來論證一般的出版自由，因為它是建築在歷史的基礎上的。英國出版物之所以有功績只是由於它是歷史地發展起來的，與一般出版物不同，因為一般出版物的發展據說應該是沒有歷史基礎的。由此可見，這是歷史的功績，而不是出版物的功績。似乎出版物就不是歷史的組成部分；好像在亨利第八、天主教徒瑪麗、伊麗莎白和詹姆士一世的統治下，英國出版物為了給英國人民爭取歷史基礎，沒有經過殘酷的、常常是野蠻的鬥爭似的！

既然英國出版物在最自由的情況下也沒有破壞歷史基礎，難道這不是恰好說明出版自由的好處嗎？但是辯論人前後是不一致的。

英國出版物不能成為替一般出版物辯護的理由，因為它是英國的，荷蘭出版物卻是反對一般出版物的理由，雖然它只是荷蘭的。時而把出版物的一切優點都歸功於歷史基礎，時而把歷史基礎的一切缺點都歸咎於出版物。時而說出版物不應當參加歷史過程，時而說歷史不應當分擔出版物的缺點。在英國，出版物是同它的歷史和特殊環境連生在一起的，荷蘭和瑞士的情況也是一樣。

在對待歷史基礎方面，出版物究竟應該做些什麼呢？是反映它，拋棄它呢，還是發展它？辯論人對出版物的這三種做

法一一加以責難。

他斥責荷蘭出版物，因為它是歷史地發展起來的。它應當阻止歷史進程，它應當使荷蘭防止沉重的國債！多么不合歷史的要求！荷蘭出版物未能阻止路易十四時代事物的進程，它也未能阻止克倫威爾時期英國艦隊稱霸歐洲。它未能對海洋使用魔法，使它把荷蘭從充當大陸強國廝殺戰場這一倒霉的角色中解救出來；它也未能（像德國所有的書報檢查官一樣）取消拿破崙的專制法令。

難道自由的出版物什麼時候曾經加重過國債嗎？奧爾良公爵攝政時期，約翰·勞的瘋狂的證券投機使整個法國處於混亂狀態；那時有誰來和這一荒誕的金融投機狂飆時期相對抗呢？只有幾個諷刺作家。當然，他們獲得的報償並不是銀行的鈔票，而是巴士底獄的入獄證。

要求出版物防止國債，如果再進一步，連個人的債務也應當由出版物來償還了。這種要求正像一位大發雷霆的作家怪他的醫生只是給他治好了病，卻沒有同時使他的作品不印錯字一樣。出版自由同醫生一樣，對一個人或全體人民都不是有求必應的。它自己並不是萬能博士。如果由於某種好處只是一定的好處，而不是所有一切好處的總和，由於它正是這種好處而不是另一種好處就予以痛罵，這種做法是十分鄙俗的。當然，假如出版自由就是一切的一切，那它就會使人民的一切其他機能、甚至人民本身都成為多餘的了。

辯論人把比利時的革命歸罪於荷蘭的出版物。

每一個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不會否認，比利時脫離荷蘭這一事件遠比它們的聯合更合乎歷史情況。

據說荷蘭的出版物引起了比利時革命。什麼樣的出版物？進步的還是反動的？對法國我們也可以提出同樣的問題；如果辯論人斥責比利時教權主義的、同時又是民主主義的出版物，那末，他也同樣應當斥責法國教權主義的、同時又是擁護專制的出版物。在推翻本國政府時，兩種報刊都出過力。在法國，為革命準備基礎的不是出版自由而是書報檢查制度。

但是，這一點我們不談。我們知道，比利時革命在最初出現時是精神的革命，是出版物的革命。超出這個範圍而硬說什麼出版物產生了比利時革命是沒有絲毫意義的。但是，難道這就值得斥責一通嗎？難道革命一開始就應當以物質的形式出現嗎？難道一開始它就是動手打而不是用口講嗎？政府當局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質化；而物質的革命却必須首先使政府當局精神化。

比利時革命是比利時精神的產物。因此出版物——目前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現——也參加了比利時革命。假如比利時出版物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為比利時的出版物；同樣，假如比利時革命不同時又是出版物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為比利時的革命。人民革命是完整的，這就是說，在每一個領域內革命都是按自己的方式進行的；那末，為什麼出版物就不應該是這樣呢？

這樣說來，辯論人對比利時出版物的斥責並不是針對出

出版物，他斥責的是比利時。同時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出版自由所做的歷史觀察的中心問題。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畫家也不是用水彩來畫巨大的歷史畫的），它的歷史個性以及那種賦予它以獨特性質並使它表現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這一切對諸侯等級的辯論人說來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出版物成為表現他的觀點的出版物，成為 *haute volée** 的出版物，還要求它們圍繞個別人物旋轉，而不要圍繞精神上的天體——民族旋轉。這個要求在他批評瑞士出版物時就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了。

現在讓我們來提一個問題。為什麼辯論人沒有想起以阿爾勃萊希特·封·哈勒爾為代表的瑞士出版物曾反對過伏爾泰的啟蒙運動這一事實呢？為什麼他不記得：即使瑞士不是黃金國，但它畢竟產生了一位未來的諸侯黃金國的預言家，也就是說，它還產生了一位在其《國家學的復興》一書中為“更高尚的真實的”出版物，即為《柏林政治周刊》¹³⁴奠定了基礎的封·哈勒爾先生呢？根據果實可以辨認出樹木。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能像瑞士那樣以生長了這樣多汁的正統主義的果實而自豪呢？

辯論人責備瑞士出版物採用“角”、“蹄”等“黨派的動物學名稱”，一句話，責備它用瑞士語言講話而且是跟那些和公牛、母牛宗法式地相處的瑞士人講話。這個國家的出版物正是這

* 法文：上流社會。——編者注。

個國家的出版物。也只能够这样讲。而且像瑞士出版物又一次证明的那样，把人們引出地方性本位主义狹隘圈子的正是自由的出版物。

說到党派的动物学名称时，我們也应当注意到，宗教本身就把动物奉为神灵的象征。当然我們这位辯論人必然会斥責以宗教的虔誠向母牛撒巴拉和猿猴哈努曼膜拜的印度出版物。他一定会責备印度出版物信奉印度教，正如他責备瑞士出版物具有瑞士的特征一样。但是有一种出版物辯論人未必願意使它遭受檢查，我們指的是神圣的出版物——聖經。难道聖經不是把全人类分成山羊和綿羊两大类的嗎？难道上帝自己不是用“对犹太家我如蛀虫，对以法蓮家我必如蛆”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对犹太家和以法蓮家的态度嗎？或者，以諸侯等級的著作來說（这对我們俗人說来更近一些），难道它們之中就沒有将全部人类学变成动物学的嗎？我們指的是研究紋章的著作。在那里人們可以看到比“角”党、“蹄”党更稀奇古怪的东西。

辯論人究竟斥責出版自由的哪些东西呢？他斥責的是：人民的缺陷同时也是他們的出版物的缺陷；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辯論人是否证明这一偉大的天赋特权不适用于德意志人民精神呢？他曾表明，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出版物中表現自己的精神。难道德国人具有哲学修养的精神就应当丧失滿脑袋都是动物学概念的瑞士人（像辯論人自己說过的）所具有的东西嗎？

最后，辯論人是否以为自由出版物的民族缺陷就不是书报检查官的民族缺陷呢？难道书报检查官置身于历史总体之外，不接触到时代精神嗎？很可惜，也許正是这样。但是，凡是思想健全的人，誰能不原諒出版物的民族和时代的过失，却原諒书报检查制度的反民族和反时代的罪过呢？

一开始我們就指出，在形形色色反对出版自由的辯論人进行論战时，实际上进行論战的是他們的特殊等級。起初諸侯等級的辯論人引证了一些圓滑的論据。他证明出版自由是不合理的，他的根据便是书报检查法中表現得十分明显的諸侯的信念。他以为德意志精神的高尚而真实的发展是由于上面的限制。最后，他进行了反对各族人民的論战，他怀着滿腔高貴的憤怒痛斥出版自由，說它是人民自己对自己使用的一种粗野而不謙遜的語言。

現在我們就要談到的貴族等級的辯論人不是反对人民而是反对人們。在出版自由上他駁斥的是人的自由，在出版法方面他駁斥的是法。在研究出版自由問題本題之前，他先涉及到每天发表省議會辯論全文的問題。我們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下去吧。

“关于公布我們的辯論的第一个提案已被滿足。”“省議會完全有权力合理运用这一許可。”

这正是 punctum quaestionis* 所在。省认为，自从公布

* 拉丁文：問題的实质。——編者注。

省議會的辯論不再由省議會的智慧任意決定而成為法律的必然要求時起，省議會就完全受省的支配。如果我們必須把這一新的讓步解釋為發表與否將取決於等級會議的任性的話，那末我們應當把這種新的讓步叫做新的后退。

等級會議的特權並不是省的權利。恰恰相反，省的權利自從變成等級會議的特權後就不再存在了。例如，中世紀的等級就曾經把國家的一切權利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並使其成為反對國家的特權。

公民不承認以特權形式存在的權利。他會不會認為在舊的特權者上再增加新的特權者是法呢？

在這種情況下，省議會的權利已不再是省的權利，而是反對省的權利，省議會本身也逐漸成為對省採取極端非法行為的體現者，它力求具有神秘的意義，即獲得省的最大權利的榮譽。

從貴族等級的辯論人後來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省議會所抱的這種中世紀的觀點是多麼根深蒂固，他為跟全省權利相抵觸的等級特權所進行的辯護是多麼放肆無恥。

“更廣泛地運用這一許可（公布辯論）*只能是出於內在信念，而不是出於外來的影響。”

好一個出人意料的思維過程！省對它的議會的影響被看做某種外來的東西，和這種影響相對立的是等級會議的信念。這一纖巧的內在感，這種等級會議的過敏性格向省叫道：No-

*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li me tangere!*和“社会信念”的严厉的、外部的、不法的北風相反,这种关于“內在信念”的无聊感叹特別值得注意,因为提案的目的正是要使等級會議的內在信念具有外部表現形式。当然,甚至在这里也可看出前后是不一致的。凡是辯論人感到合适的地方(例如在关于教會之爭的問題上),他就又求助于省了。

辯論人繼續說道:“在我們認為合适的地方,我們就容許它(公布辯論)**,在我們感到它的傳播沒有好处或甚至有害的地方,我們就限制它。”

我們想干什么,我們就要干什么。Sic volo, sic jubeo, stat pro ratione voluntas***。这完全是主宰者的語言,但在現代貴族的口里就显得委婉动听了。

这个“我們”是誰呢?是等級會議。公布辯論是为了全省而不是为了等級。但是辯論人偏要指点我們走正路。发表記錄也是等級會議的特權,等級會議如果認為需要的話,它是有权利用印刷机喧鬧的回音来为自己的智慧服务的。

辯論人只知道等級會議的省,但是不知道省的等級會議。等級會議有一个施展其活动特權的省,而省却沒有一个可以表現其活动的等級會議。的确,在規定的条件下,省是有权为

* 拉丁文:別碰我。——編者注。

**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 拉丁文:我怎樣想就怎樣下命令,——意志代替合理的論據。——編者注。

自己塑造這些神像的，但是把它們塑成以後就應當像偶像崇拜者那樣立刻忘記這些神像正是它親手塑成的。

同時，這裡還有一點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沒有省議會的君主政體不如有省議會的君主政體好：既然省議會不代表省的意志，那末，我們對政府的公眾理性就比對土地占有者的私人理性更加信任。

這裡我們看到一種也許是反映省議會本質的令人奇怪的情景，即與其說省必須通過它的代表來進行鬥爭，倒不如說它必須同這些代表進行鬥爭。根據辯論人的發言看來，省議會並沒有把省的一般權利看成自己唯一的特權，否則，每天發表省議會記錄的全文只不過是省議會的一種新的權利而已。——因為這是省的一種新的權利。恰恰相反，辯論人却要省把等級會議的特權看成自己唯一的權利，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是把某一官僚貴族或僧侶階級的特權看成自己唯一的權利呢！

此外，我們這位辯論人還完全公開地宣稱：等級會議的特權正隨着省的權利的擴大而相應地縮小。

“他認為這裡會議上能自由討論和不必小心翼翼地斟酌每一個字眼是令人滿意的；同樣，為了保存這種言論自由和發言的不受拘束，必須使我們的言論在目前只由這些言論的對象來討論。”

辯論人最後說，正是因為我們會議中的辯論自由是令人滿意的（只要談的是我們，哪些自由是我們不滿意的呢？），所以省的辯論自由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由於我們願意毫不受拘束地講話，所以我們更願意把省置於秘密的監禁中。我們的

言論不是為省發表的。

刊載辯論全文會把省議會由等級會議的特權變為省的權利；省議會既然成為社會精神的直接對象，就應當敢於體現社會精神；它既然出現在普遍意識面前，就應當為了普遍的本質放棄自己的特殊本質。對辯論人的這種機智，應當給予應有的褒賞。

貴族辯論人把私人特權、違背人民和政府的個體自由妄稱為普遍權利，這無疑是十分中肯地表達了本等級的特殊精神，相反地，對省的精神他却橫加曲解，把省的普遍要求變成個人的欲望。

譬如，辯論人硬說省對我們的言論（即對等級的個別代表的言論）純粹是抱著一種強烈的個人好奇。

我們可以使他相信，省決不會對等級代表這些個別人物的“言論”發生興趣，然而正是“這些”言論代表們可以公正地叫做“自己的”言論。與此相反，省的要求是把等級代表的言論變為公眾的、到處可以聽見的全省的聲音。

這裡談的是省是否應當了解自己的代表機關！還需要在政府這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層新的秘密——代表機關這一秘密嗎？然而，在政府中人民就是這樣被代表的。如果等級會議這一新的人民代表機關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這裡起作用而是別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別人越俎代庖，那末這種代表機關就會喪失一切意義。脫離被代表人的意識的代表機關，就不成其為代表機關。不了解的事情，就不必為

它擔憂。主要用來表現各省獨立活動的這一國家職能，甚至完全被排斥於各省形式上的協作即互通聲氣的範圍之外，——這是一個極其荒謬的矛盾；其荒謬之處在於，我的獨立活動包藏在我所不知道的別人的活動中。

如果省議會記錄的公布是由等級會議任意擺布，那末這倒不如干脆不公布好些。因為如果在我們面前出現的省議會不是實際的省議會，而是故意擺弄的幌子，我們就會以假當真（看到的純粹是幌子），而幌子一經合法化，那就糟糕透了。

就算每天把辯論全部公布，難道這可以算真正全部公布嗎？用文字代替生動的言語，用圖表代替人物，用紙上的行動代替實際的行動，這難道不是省略嗎？只是把真實的事情告訴公眾，而不是把真實的事情告訴真正的公眾，即不是想像中的讀者公眾而是真正當場出席的公眾，這難道就算公布嗎？

省的最高的公開的職能就是秘密，審理個別案件時法庭的門向省开着，而審理自己的案件時省卻應當被拒於大門之外。再沒有什麼比這更荒唐的了。

公布省議會的記錄全文，就其真正的徹底的含義說來，只能是全部公開省議會的活動，而不能是別的。

我們這位辯論人卻不然，他繼續把省議會看做一種俱樂部。

“由於多年相處，我們彼此之間私人關係多半不錯，即使觀點上的重大分歧也不影響我們的關係。這種關係將由以後的代表傳統地繼承下去。”

“正因为这样，我們多半能够正确估計我們談話的意義。如果我們不讓外來影响更多活動的話，我們做起這一點來就會更加不受拘束。這種外來的影响只有在採取善意的忠告的形式支持我們，而不是企圖採取不容申辯的判斷、贊賞或斥責的形式通過社會輿論來影响我們人格的時候，才可能是有益的。”

我們這位辯論人在向感情呼吁。

我們就像一家人，毫無拘束地歡談，我們都能十分正確地估計彼此的言論的意義。難道我們應當破壞如此富有宗教色彩、受人尊敬、非常相宜的狀況，卻讓那可能低估我們言論意義的省的判斷來支配我們嗎？

我的天！省議會見不得陽光。在私人生活的黑暗中，我們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那麼輕信別人，以致把自己的權利委託給個別人物，這些個別人物自然也就寬厚大方地接受省的信任。省剛剛以信任他們這一事實表明對他們的判斷，但是，如果要求他們也以同樣的態度報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他們自己、他們的勞動、他們的人格交給省去判斷，那就十分荒誕了。總之，不使省給等級代表的人格帶來損失比不使這些代表給省的利益帶來損失要重要得多。

我們也希望做一個公平而溫厚的人。雖然我們（要知道，我們很像是個政府）不容許任何否定的批判、贊揚或斥責，不容許社會輿論影响到我們的 *persona sacrosancta**,但是我

* 拉丁文：神聖不可侵犯的人們。——譯者注。

們容許善意的忠告，所謂善意，不是抽象的，即這種忠告本身希望全省幸福，而是比較確切的，即它對等級代表表示熱愛並對他們的優秀品質分外贊揚。

可能有人認為：既然公開有傷我們的和氣，那末，我們的和氣也必然危害公開。但是，這種詭辯忘記了省議會是等級代表的會議，而不是省的代表的會議。誰能駁倒這種絲毫不容反駁的論據呢？結果就是：如果省根據國家法令選出代表省的普遍理性的等級代表，省就是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判斷和自己的理性，這種判斷和理性今後完全由省所選出的人來體現。相傳偉大的發明家把自己的秘密向主宰一公開，他不是被殺死，就是（這絕不是傳說）被關入城堡，監禁終身。同樣，省的政治理性每當實現了自己的偉大發明——召集等級會議以後也就自刎了，以便到下屆選舉時，才像不死的神鳥一樣獲得更生。

辯論人喋喋不休地描述了公布記錄時等級會議的代表要遇到的各種危險——由省而來的威脅，接着就以貫串在他整篇演說中的基本思想結束了他的攻擊。

“議會自由（好一個漂亮的字眼）* 還处在原始發展階段，必須加以保護和培養才能具有內在力量和獨立性，只有這樣，議會自由才能在外來風暴襲擊時不受損害。”

照舊是省議會和省這兩種內在的與外來的東西間的致命

*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的对立。

老实說，我們早就同意議會自由还处于萌芽状态这种意見，这篇演說又一次地使我們相信政治科学的 *primitiae studiorum** 还未被掌握。但是我們絕不是想以此說明（这篇演說又在证实我們的意見），将来还应当让这个由于孤立而僵化了的省議会有可能把自己和省对立起来。也許辯論人把議會自由了解为法国旧式的議會自由。据他自己承认，在等級代表之間已建立起多年的交情，他們的精神像遺傳病一样傳給所有 *homines novi***。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沒有到公开的时候嗎？第十二屆省議會只会更坚决地強調它十分独立自主，不允許剝夺它秘密行动的高尙特权。此外，它的回答恐怕同第六屆省議會不会有什么两样。

法国旧式議會自由的发展、把自己同社会輿論对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种姓精神的萎靡不振，这一切的确都是在孤立的条件下大大发展起来的；而預防这种进一步发展的危險，無論什么时候都不会是过早的。一切生物只有在空气流通的优良环境下才能繁茂，同样，真正的政治會議也只有在社会精神的最高保护下才能昌盛。只有“異国的”植物，即被迁移到气候完全不同的地方去的植物才需要温暖的环境。难道辯論人把省議會看做萊茵省的自由而可爱的大自然中的“異国的”植物了嗎？

* 拉丁文：初步知識。 編者注。

** 拉丁文：新来的人。 編者注。

貴族等級的辯論人以近乎滑稽的嚴肅、近乎憂郁的尊嚴和几乎是宗教的熱忱闡發了關於等級會議的崇高智慧和它的中世紀的自由與獨立的假想。一個不知內情的人看到這種情況一定會奇怪：在出版自由問題上，同一個辯論人從省議會的智慧的高度下降到人類的平凡的庸碌的地步；從剛才所頌揚的特權等級的獨立和自由轉到了人類本性的原則上的不自由和不獨立。這並沒有什麼奇怪，我們看到的就是當前的基督徒兼騎士的、現代兼封建的、簡言之即浪漫主義原則的無數代表之一。

這些老爺們想給自由吹噓一番，說它不是理性的普遍陽光所賜的自然禮物，而是吉祥的星星所賦予的超自然禮物。既然他們認為自由僅僅是個別人物和個別等級的個體屬性，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結論說，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邏輯地構成的體系”的幻想。為了拯救特權的特殊自由，他們就斥責人類本性的普遍自由。但是十九世紀的不肖子孫和現代騎士們的為本世紀所毒化了的意識，不能了解那種本身就不可知的東西，因為其中沒有概念；這就是說，不能了解內在的、本質的、一般的屬性怎樣通過外界的、偶然的、個別的因素來同某些個人相聯系，而同時却不同人的本質、不同一般理性相聯系，因而也就不成為大家所共同的東西。他們不懂得這一點，就只得乞靈於奇蹟和神祕。其次，由於這些老爺們在現代國家中的現實地位遠不符合於他們想像中的地位，由於他們生活在現實世界的彼岸的世界裡，由於他

們用想像力來代替智慧和心靈，他們就不滿意實踐，所以他們就必須乞靈於理論，不過這是彼岸世界的理論即宗教。然而，他們這種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傾向的論戰性的毒素，並且或多或少是有意識地在為十足世俗而又極其荒誕的貪欲披上聖潔的外衣。

這樣，我們看到這位辯論人用想像的神秘宗教理論來反對實踐要求，用那種從肤淺的實踐中得來的小聰明和庸俗圓滑的處世經驗來反對真正的理論；他用超人的聖靈來反對人能理解的東西，用卑鄙的任性和不信任來反對思想的真正的聖潔。諸侯等級辯論人先前那種比較高傲冷漠因而也是比較清醒的語言，現在已被動人的激昂和極端的油滑所代替，在諸侯等級的發言中，這種激昂和油滑曾退居于特權狂熱之後。

“目前出版物是一種政治力量，這一點越是不可否認，他認為好壞出版物間的鬥爭會產生真理和光明，會產生更廣泛更有效地傳播真理和光明的希望——這一極流行的看法就越發錯誤。單獨的人和群眾中的一分子一樣，始終是同一個人。他一生下來就是不完善的，不成熟的，他需要教育，而且在他死亡以前的整個發展階段中都需要教育。教育的藝術不在於懲罰違法行為，而在於增進好影響，驅除壞影響。但是，由於這種人的不完善，那萬惡所宗的妖女之歌對群眾起着強大的作用，而且對於真理的純朴而冷靜的聲音說來，它如果不是絕對不可克服的障礙，至少也是很難克服的障礙。壞出版物專門指靠人們的熱情，為了通過激發熱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它是不擇手段的；而它的目的就是使壞的原則尽可能更廣泛地傳播，使壞思潮尽可能得到更大的鼓勵。一切攻勢中最

危險的攻勢的所有特長都為它服務，而對這種最危險的攻勢來說，客觀上無所謂權利的止境，主觀上也無所謂道德法規，更無所謂表面榮譽的法規了。好出版物就不同了。它始終都只是採取守勢。它的影響總是具有防衛、抑制和固守的性質；它不能以敵人領土上的巨大成就來夸口。如果外界的障礙不妨礙它的這種影響，那就更好了。”

我們把這一大段話全部引出來，是為了不致削弱它那動人的語氣對讀者可能起的作用。

辯論人站到了 *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誰反對出版自由，誰就必須維護人類永遠不成熟這一論點。如果不自由是人的本質，那末自由就同人的本質相矛盾；這種斷語純粹是同義的反復。如果可惡的懷疑論者竟敢不信辯論人所說的話，那可怎麼辦呢？

如果人類不成熟成為反對出版自由的神秘論據，那末，無論如何，書報檢查制度就是反對人類成熟的一種最現實的工具。

一切發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發展只有在死亡時才結束。這樣，把人弄死以求擺脫這種不完善狀態應該是最合情理的了。至少辯論人在企圖扼殺出版自由的時候是這樣推斷的。在他看來，真正的教育在於使人終身處於襁褓之中，因為人要學會走路，也得學會蹣跚，而且只有經過蹣跚他才能

* 法文：原則的高度。——編者注。

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們都成了襁褓兒，那末誰來包紮我們呢？如果我們都躺在搖籃里，那末誰來搖我們呢？如果我們都成了囚犯，那末誰來做看守呢？

無論是单独的人或是群众中的一分子，生来都是不完善的。De principiis non est disputandum*。就算是这样吧！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呢？我們的辯論人的議論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議會是不完善的，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活动范围都是不完善的，可見只要有任何一种活动范围由于这种不完善而不应当存在，那就是說，其中沒有一种活动范围是**有权存在的**，就是說，人根本沒有生存权利。

假如人的不完善在原則上成立——暫時假定它是这样，——那末，关于人的一切制度，我們早就知道它們是不完善的。因此，在这个論題上沒有什麼可談的，這既沒有表示贊成它們，也沒有表示反对它們，这并不是它們的**特殊性质**，并不是它們的标志。

在这一切不完善之中，为什么自由的出版物偏偏应当是完善的呢？为什么不完善的等級會議却要求完善的出版物呢？

不完善的东西需要教育。但是，难道教育就不是人类的事情，因而不也是不完善的事情嗎？难道教育本身就不需要

* 拉丁文：原則是沒有爭論的。——編者注。

教育嗎？

但是，即使人類的一切由於它的存在就已經不完善，難道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混淆一切，對善惡、真偽一概表示尊重嗎？由此可以得出唯一正確的結論就是：看圖畫時不應當從只見畫面上的斑點不見色彩、只見雜亂交錯的線條不見圖畫的地方去看，同樣，世界和人類的關係不能從只見它的外表的角度去看。必須承認這種觀點是不適於用來判斷事物的價值的。這種把一切存在物都看做不完善的肤淺概念的世界觀能作為我正確判斷和鑑別事物的依據嗎？這種觀點是它在它周圍所看到的一切不完善的东西中最不完善的东西。因此，在衡量事物的存在時我們應當用內在思想實質的標尺，而不應當陷入片面和庸俗經驗的迷宮，否則任何經驗、任何判斷都沒有意義了，青紅皂白，一律不分。

從思想的觀點看來，不言而喻，出版自由和書報檢查制度的根據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體現、自由的體現、就是肯定的善；與此相反，檢查制度是不自由的體現，是以表面的世界觀來反對本質的世界觀的鬥爭，它只具有否定的本性。

不對！不對！不對！——辯論人打斷我們的話，大叫起來。——我斥責的不是現象，我斥責的是本質。自由是出版自由中最惡劣的。自由可以產生惡，因此，自由就是惡。

萬惡的自由！

他在密林裡殺害了她¹³⁵，

把尸首投入萊茵的深底。

可是

我的主人，我的師傅，¹³⁶

請你靜靜地听我說一句話。

難道在有檢查制度的國度里就完全沒有出版自由嗎？出版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人類自由的實現。因此，哪里有出版物，哪里也就有出版自由。

的確，在有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度里，國家享受不到出版自由，但是有一個國家機關卻能享受到，那就是政府。不用說，政府的公文是享受到充分的出版自由的，難道書報檢查官不是每天都在實踐（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間接地）絕對的出版自由嗎？

作家——可以說就是檢查官的秘書。如果秘書不能表達上司的意旨，上司就干脆刪去不合用的作品。可見這種出版物是由檢查制度創造的。

書報檢查官塗改時畫的叉叉杠杠之對出版物，正如中國人的直綫——八卦¹³⁷——之對思維。檢查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種範疇；而範疇，大家知道，這是多樣的內容中本質的典型的东西。

自由確實是人所固有的东西，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實現自由的同時也實現着自由；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做人類天性的裝飾品而否定了的东西攫取過來，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

沒有一個人反對自由，如果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反對別人的自由。可見各種自由向來就是存在的，不過有時表現為特權，有時表現為普遍權利而已。

這個問題僅僅是在現在才有了正確的提法。問題不在於出版自由是否應當存在，因為出版自由向來是存在的。問題在於出版自由是個別人物的特權呢，還是人類精神的特權。問題在於一面的有權是否應當成為另一面的無權。“精神的自由”不比“反對精神的自由”有更多的權利嗎？

如果體現“普遍自由”的“自由的出版物”和“出版自由”應當擯棄的話，那末，體現特殊自由的檢查制度和受檢查的出版物就更應當擯棄了；因為無用的時候，神能有什麼用呢？如果辯論人做得徹底，他應當擯棄的不是自由的出版物，而是一切出版物。根據他的觀點看來，只有當出版物不是自由的產物，即不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時才是好的。這樣看來，享有出版權的便只有動物或者神了。

也許，我們應當——辯論人沒有勇氣直截了當地說出這一點——設想政府以及辯論人本人具有神的靈感吧？

如果一個私人敢以具有神的靈感自夸，那末，在我們社會里只有一個論敵能正式駁斥他，那就是精神病醫生。

但是英國歷史非常清楚地表明，來自上面的神的靈感的思想如何產生了和它正好相反的來自下面的神的靈感的思想；查理第一就是由於來自下面的神的靈感才走上斷頭台的。

我們這位貴族等級的辯論人在繼續發表他的議論時雖然

把檢查制度和出版自由，把受檢查的出版物和自由的出版物說成（下面我們就要聽到）兩種惡，但是他還沒有承認出版物就是惡。

剛剛相反！他把整個出版物分為“好”“壞”兩類。

說到壞出版物時，他告訴我們一些難以置信的東西。他一口咬定，這種出版物的目的是為非作歹和散布這種為非作歹行為。當辯論人要我們相信為非作歹是一種職業這種說法時，他把我們看成過於輕信的人了，這一點我們不打算談它。我們要提醒他的只是他那關於整個人類都不完善的公理。從這裡不是要得出下面這樣的結論嗎？——壞出版物不完全壞，也就是說它是好的，而好出版物不完全好，也就是說它是壞的。

但是辯論人向我們表明了事物的另外一面。他斷言壞出版物比好出版物好，因為根據他本人的意見，壞出版物經常採取攻勢，而好出版物則採取守勢。但是他自己曾經說過，人的發展只是在死亡時才結束。他這句話除了說明死亡到來時生命就結束以外，的確不說明什麼問題。既然人的生命就是發展，而好出版物又經常處於守勢，“只是回擊，抑制和固守”，那末，這豈不是說明了它對發展因而也對生命進行不斷的反抗嗎？因此，或者這種採取守勢的好出版物是壞的，或者發展是一種惡。辯論人曾說，“壞出版物的目的就是使壞的原則儘可能更廣泛地傳播，使壞思潮儘可能得到更大的鼓勵”，這樣看來，這一斷言已不再是神秘不可思議的了，現在它已獲得合理

的解釋：坏出版物的惡在於最廣泛地散布原則和鼓動思潮。

至於好坏出版物之間的相互關係就更是令人奇怪了。辯論人要我們相信，好出版物是無能的，坏出版物則是全能的，因為前者對人民不發生影響，而後者發生強烈的影響。在辯論人看來，好出版物和無能的出版物是一個東西。他難道不是想說，好就是無能或無能就是好嗎？

他把好出版物清醒的聲音拿來和坏出版物的妖女之歌相對立。因為用清醒的聲音歌唱可以唱得最好，可以產生最大的效果。但是辯論人顯然只感到熱情的灼熱，卻不懂得追求真理的高度熱情，理性的必勝熱望和道義力量的不可遏止的熱忱。

他把“不承認教會和國家有任何威信的傲慢”，宣揚廢止貴族的“妒嫉心”以及許多其他的東西，都列入坏出版物的思潮，這在後面我們還要談到。現在我們只談一個問題：辯論人根據什麼確定上述制度是善呢？如果生命的普遍力量是坏的，——我們剛才聽說過，惡是全能的，而且只有它才影響群眾，——那末試問：什麼人、什麼東西有權把自己當做善的化身呢？我的個性就是善，合乎我的個性的那些少數人物也是善的化身，這是一種極端傲慢的斷言，惡的出版物即坏出版物是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承認它的！真是坏出版物！

最初辯論人把對出版自由的攻擊變成了對一般自由的攻擊，現在這些攻擊已變成對善的攻擊了。他對惡的恐懼原來是對善的恐懼。因此，他把承認惡和否定善作為檢查制度的

根据。当我预先告诉一个人说：尽管你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小伙子，而且是一个好邻居，但是你完全不适于当英雄；虽然你的武器是神圣的，但是你不会掌握它；虽然我们俩——我和你——完全相信你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世人却不会相信这一点；纵然你的意图不坏，但是你的毅力很差，因此，在斗争中你的敌人必然获胜。我这样讲实际上不就是轻视这个人吗？

虽然辩论人把出版物分为好坏两类的做法已矛盾百出而无须再做任何反驳，但是我们仍不应当忽视主要一点，即辩论人对问题的提法完全不对，他用来作为根据的东西本身还待论证。

如果要谈出版物的两种类型，那末这种划分就应当根据出版物的实质本身，而不是根据出版物之外的想像。受检查的出版物或自由的出版物必然是一好一坏。其实争论的也正是哪一种出版物好——受检查的好，还是自由的好，也就是说，符合出版物的实质的是自由的存在，还是不自由的存在。把坏出版物作为反对自由出版物的理由就等于说，自由出版物坏，受检查的出版物好，而这一点正是需要证明的。

卑劣的思想方式、私人争吵以及寡廉鲜耻的行为在受检查的出版物和自由的出版物中都可能产生。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会带来个别的这种或那种成果，因而这一点并不能构成它们的类的区别。泥沼上也会开出鲜花。这里所谈的是受检查的和自由的出版物借以互相区别的那种实质，即内在的特征。

那种坏的自由出版物是不符合它的实质的特点的。而受

檢查的出版物的偽善、無性格、閹人的語調和搖曳不停的狗尾巴，只不過表現了它的內在實質的條件。

受檢查的出版物即使長出好的果實，也仍然是壞的，因為這些果實之所以好，只是由於它們在受檢查的出版物內部表現了自由出版物，只是由於按它們的特點來講它們並不是受檢查的出版物的果實。自由的出版物即使長出壞的果實，也仍然是好的，因為這些果實正是違反自由出版物本性的現象。閹人即使有好的歌喉，但仍然是一個畸形人。自然界即使也會產生奇形怪狀的東西，但仍然是好的。

自由出版物的實質，是自由所具有的英勇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質。受檢查的出版物的性格，是不自由所固有的無性格的丑態，這是文明的怪物，洒滿香水的畸形兒。

出版自由同出版的實質相適合，而檢查制度則同它相矛盾，這也許還需要加以證明吧？精神生活的外部障礙不屬於這種生活的內在性質，外部障礙否定這種生活，而不是肯定它，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要真正為檢查制度辯護，辯論人就應當證明檢查制度是出版自由的本質。他不來證明這一點，卻去證明自由不是人的本質。他為了保存一種良種而拋棄了整個類，因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的本質，因而也就是出版的類的本質。為了消除產生惡的可能性，他消除了產生善的可能性而實現了惡，因為對人說來只有體現自由的東西才是好的。

因此：在沒有人向我們證明檢查制度是由出版自由的本

质中产生的以前，我們就一直要把受檢查的出版物看做坏出版物。

就算檢查制度和出版的天性是不可分的（虽然沒有一种动物，尤其是具有理性的生物是帶着鐐銬出世的），那末，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呢？結論只能是：檢查官正式实现的那种出版自由，即檢查本身，也需要受檢查。除了人民的出版物还有誰能檢查政府的出版物呢？

另一辯論人却认为：要消除檢查制度的恶，就得恶上加恶——使地方的檢查服从省的檢查，而省的檢查又服从柏林的檢查；可見出版自由的实现是单方面的，而檢查制度的实现則是多方面的。人生在世，周折何多！誰又来檢查柏林的檢查呢？还是回过头来看看我們这位辯論人吧。

一开始他就教訓我們說，好坏出版物間的斗争不会发出真理的光芒。但是我們要問：他是否希望这种无益的斗争无限期地延长下去？照他自己的說法，难道檢查制度和出版之間的斗争不就是好坏出版物之間的斗争嗎？

檢查制度沒有消灭斗争，它使斗争片面化，把公开的斗争变为秘密的斗争，把原则的斗争变为无力量的原则与无原则的力量間的斗争。从出版自由的本质自身所产生的真正的檢查是批評。它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审判。檢查制度是政府壟斷了的批評。但是，当批評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論上的而是實踐上的时候，当它不是超越党派而是本身变成党派的时候，当它不是作为理性的利刃而是作为专橫的

鈍剪的時候，當它只想進行批評而不想受到批評的時候，當它由於自己的實現而否定了自己的時候，以及當它由於批判能力尚差而錯誤地把個別人當做普遍智慧的化身，把強力的命令當做理性的命令，把墨漬當做太陽上的斑點，把書報檢查官塗改時畫的叉叉杠杠當做數學作圖，而把粗暴蠻橫當做論據有力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批評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質了嗎？

我們在描述辯論的進程時已經指出，辯論人如何從空想、油滑、善感的神秘轉變成冷酷、專打小算盤的庸碌、狹隘而庸俗的世故打算。他對檢查法和出版法的關係，對預防手段和壓制手段做了進一步的論述，這裡不用我們再來指出他的這種轉變了，因為這裡他本人已在有意識地運用自己的神秘。

“預防手段或壓制手段，書報檢查制度或出版法，這才是我們所要談的；不過，稍微仔細地考察一下這兩方面所應該消除的危險也並不是多餘的。檢查制度的目的是預防惡，而出版法的目的則是通過懲罰來預防惡的再現。但是，檢查制度和出版法，同人間的一切制度一樣，都是不完善的。問題只是哪一個不完善的程度最輕。由於所談的是純粹精神方面的問題，所以，我們在這裡碰到的課題（對兩方面都是最重要的課題）是永遠不可能獲得圓滿解決的。這一課題在於尋找一種能夠明確表現立法者意圖的形式，使合法的與不合法的能夠嚴格區別開來，從而消除一切任性。但是，任性如果不是隨心所欲又是什麼呢？在涉及純粹精神方面的問題的地方又如何消除隨心所欲的現象呢？要找出一種明顯的准繩，這

——准繩由于內在的必然性在每一個別情況下應用時將都必定能適合立法者的意旨；這是過去未曾發現而將來也未必能發現的一種哲人之石。可見如果把任性了解為隨心所欲的話，那末無論是檢查制度或出版法就都離不開任性。因此，我們就應當從檢查制度和出版法的不可避免的完善和這種不完善引起的後果的角度來觀察它們。檢查制度總能夠壓制某件好事情，但是出版法並不能防止很多壞事情。何況真理是不可能永久壓制住的。為它設置的障礙越多，它追求自己的目的時就越勇敢，達到這個目的時就越顯得光彩。而惡的言論就像希臘火*一樣，——從彈殼里迸發出來，什麼也阻擋不住；它的作用是難以預測的，因為對它說來無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因為它無論在人的口里或是心上都能找到供它繁殖的養料。”

辯論人在打比喻方面失敗了。他在描述惡的全能時像詩人一樣地激動。我們以前聽說，善的聲音過於沉靜，它在惡的妖女之歌面前是軟弱無力的。現在惡又變成了希臘火，——辯論人沒有為真理找到任何形象的比喻。如果我們要給他的“沉靜的”言論作一個比喻，那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厲害，發射出的光輝就越燦爛。人販子的妙論就是鞭打可以喚起黑奴的人性；對立法者說來，至高無上的準則就是說明：頒布壓制真理的法律，是因為真理有了這些法律就會更加英勇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大概只有當真理變成天生的龐然大物而且大家都觸摸得到的時候，辯論人才會產生敬

* 希臘人用來燒毀敵方船隻的一種混合燃燒物。——譯者注。

意吧。你們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設下的障礙越多，你們獲得的真理就越踏實！總之，障礙多多益善！

但是，我們還是來聽一聽妖女之歌吧！

我們這位辯論人的神秘的“不完善論”終於帶來了人間的果實；他把自己的月長石向我們頭上扔來。我們且來看看這些月長石！

一切都是不完善的。書報檢查制度不完善，出版法也不完善。這一點決定了它們的實質。關於它們的思想的合理性問題不必多談，我們只要用最粗率的經驗得出的或然率計算法來確定一下，在什麼情況下威脅我們的危險性最大。區別只在於時間，只在於某些措施是通過檢查來預防惡本身，另一些措施則是通過出版法來預防惡的再現。

我們看到辯論人如何狡猾地借空談“人的不完善”來規避檢查制度和出版法之間的本質的、內在的、特性的差別，把原則分歧變成了雜耍場上的爭吵：檢查制度與出版法哪一個帶來的傷痕更多？

但是，如果把出版法和書報檢查法兩者對比一下，那末，首先要談的不是它們的後果而是它們的根據，不是它們的個別運用，而是它們的普遍合理性。孟德斯鳩早已教導說，專制比法制更便於運用。而馬基雅弗里則肯定說，對於君主，作惡比行善有利。如果我們因此不想確認耶穌會的一條古老格言，——只要動機良好（是否良好我們懷疑）可以不擇手段，那末我們首先就應當來研究一下，就本質說來檢查制度是不

是一种好的手段。

辯論人把檢查法叫做預防手段是对的；这是防备自由的一种警察手段；但是他把出版法叫做压制手段就不对了。这是自由把自己当做一种标尺来衡量自己的例外的一种手段。书报檢查措施并不是法律。出版法并不是压制手段。

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懲罰者。在檢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懲罰者。檢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出版法懲罰的是濫用自由。檢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濫用而加以懲罰，它把自由当做罪犯；对任何一个領域說来，处于警察監視之下难道不是一种奇耻大辱的懲罰嗎？檢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

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它认为自由是出版物的正常状态，出版物是自由的存在；因此，出版法只是同那些作为例外現象的出版物的罪过发生冲突，这种例外違反本身的常規，因而也就毁灭着自己。出版自由是在反对这些自我杀害即出版物的罪过中以出版法来体现自己的。出版法认为，自由是罪犯的内在属性。因此，罪犯在侵害自由时也就是在侵害他自己，这种侵害自己的罪行对他來說就是一种懲罰。他认为这种懲罰就是对他的自由的承认。

出版法根本不能成为压制出版自由的手段，不能成为以懲罰相恫吓的一种预防罪行重犯的简单手段。恰恰相反，应当认为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

存在的。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作为引力定律，重力定律可以支配宇宙体的永恒运动；作为落体定律，只要我違反它而打算在空中飞舞，那它就要我的命。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論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

因此，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認可。它是法的表現，因为它就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甚至当它完全沒有被采用的时候，例如在北美，它也应当存在，而书报檢查制度正如奴隶制一样，即使它千百次地具有法律形式，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

起預防作用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只是作为命令才起預防作用。法律只是在受到破坏时才成为实际的法律，因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識的自然規律变成有意識的国家法律时才起真正法律的作用。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即實現了自由，哪里的法律就真正地實現了人的自由。由此可見，法律是不能預防人的行为的，因为它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規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所以，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退縮的，而且只是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人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規律时，这种表現为国家法律的自由的自然規律才强制人成为自由的人；同样，生理上的規律只是在我的生命已不再是这些規律的生命，即患病的时候，这些規律才和我格格不入。可見預防性的法律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矛盾。

因此，預防性的法律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尺度、任何合乎理性的准則，因为合乎理性的准則只能从事物的本质（在目前这一場合下就是自由的本质）中取得。預防性的法律沒有範圍，因为为了預防自由，它应当同它的对象一样包罗万象，无边无际。因此，預防性的法律就是一种无限的限制的矛盾，这一法律所遇到的界限并不是由必然性产生，而是由任性的偶然性产生，书报檢查制度每日都 *ad oculos** 证实着这一点。

人体生来就是要死亡的。因此，疾病就不可避免。但是，人們为什么不是在健康的时候，而只是在生病的时候才去找医生呢？因为不仅疾病是一种恶，而且医生本人也是一种恶。經常的医疗将把生活变成一种恶，而人体则变成医生們的操作对象。如果构成生命的仅仅是一些預防死亡的手段，那末死去不比活着更好嗎？难道自由运动不也是生命所固有的嗎？疾病不是生命的自由受到限制又是什么呢？一个天天上門的医生本身就是一种病，害了这种病想死死不了，只得活下去。尽管生命正在死亡，但是死亡却不应当生存。难道精神不比肉体有更多的权利嗎？不錯，常常有人把这种权利解釋成这样：肉体上的行动自由对善于自由飞翔的聪明人甚至是有害的，因此，他們被剝夺了这种自由。檢查制度的出发点是：疾病是正常状态，而正常状态——自由就是疾病。檢查制度老是要出版物相信，它（出版物）有病，無論它怎样证明自己

* 拉丁文：昭然若揭地。——編者注。

是健康的，反正應當治療。但是檢查制度甚至還不是一個高明的醫生，它不是對症下藥。它只是一個鄉下的外科郎中，治療一切病症都用那唯一的萬能工具——刀子。它甚至還不是一個設法恢復我的健康的外科郎中，它是一個施行外科手術的唯美主義者；我身上的一切，只要它不喜歡的它就認為都是多餘的，它認為不順眼的地方就都砍掉。它是一個江湖醫生，為了不看見疹子，就使疹子憋在體內，至於疹子是否將傷害體內纖弱的器官，他是毫不在意的。

你們認為捕鳥不合理。難道鳥籠不是預防猛禽、槍彈和風暴的手段嗎？使夜鶯失明，你們認為殘忍，但是檢查官用鋒利的筆頭挖去了出版物的眼睛，你們却不認為殘忍。強制給自由人削髮，你們認為蠻橫無理，而檢查制度每天都在有思想的人的活生生的肉體上開刀，只有沒有精神沒有反應的馴服的存在物他才認為是健康的！

我們已經表明出版法如何反映了法，而檢查法又如何反映了非法。但是檢查制度自己承認它不是目的本身，它本身不是什麼好的東西，因此，它所根據的原則就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但是，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當的，目的也就不是正當的；而且，難道出版物就不會也來宣布一條“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原則嗎？

因此，書報檢查法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並且還是拙劣的警察手段，因為它所希望的它達不到，而它達到的又不是它所希望的。

書報檢查法想給自由這種不合心意的東西設下障礙，結果適得其反。在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家里，任何一本未經檢查而出版的禁書都是一件大事。它被看做殉道之士，而殉道不可能沒有靈光和信徒。它被看做一種例外。如果自由永遠不會不被人所珍視，不自由的一般狀態的例外就更加可貴了。一切秘密都具有誘惑力。對社會輿論自身來說是一種秘密的地方，形式上冲破秘密境界而出現在報刊上的每一篇作品對於社會輿論的誘惑力就不言而喻了。檢查制度使每一篇被禁作品，無論好壞，都成了不平凡的作品，而出版自由卻使作品去掉這種氣派。

如果檢查制度是正直的，它當然要預防任性；可是它卻把任性提升為法律。它不可能預防任何一種比自身還嚴重的危險。威脅每一生物的生命危險就是該生物的自我虧損。因此，沒有自由對人說來就是一種真正的致命的危險。姑且不談道德上的後果，但是必須記住，不耐心地對待自由出版物的短處，也就不可能利用它的長處。不帶刺的玫瑰是沒有的！請想一想吧，失掉自由的出版物時，你們會喪失什麼！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聯繫起來的有聲的紐帶；自由的出版物是變物質鬥爭為精神鬥爭，而且是把鬥爭的粗糙物質形式理想化的獲得體現的文化。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開懺悔，而真誠的坦白，大家知道，是可以得救的。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而

自我認識又是聰明的首要條件。它是國家精神，這種精神家家戶戶都只消付出比用煤氣燈還少的花費就可以取得。它無所不及，無處不在，無所不知。它是從真正的現實中不斷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財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現實去的思想世界。

我們的敘述已經表明，書報檢查制度和出版法間的差別就是任性和自由間的差別，就是形式上的法律和真正的法律間的差別。適用於本質的東西也適用於現象。適用於檢查制度和出版法兩者的合理性的東西也適用於它們的運用。出版法和檢查法各不相同，法官和書報檢查官對待出版物的態度也不一樣。

但是，我們這位兩眼朝天的辯論人把他身下的俗世看做一片可鄙的塵土，把所有的花朵說成是落滿塵埃的。就是在这里他看見的也只是在運用上同樣任性的兩個手段，因為據說任性就是隨心所欲，而隨心所欲同精神事物又不可分割，如此等等。如果對精神事物的理解是個人的，那末，一種觀點比起另一種觀點，書報檢查官的意見比起作者的意見又有什么高低呢？但是我們懂得辯論人的用意。為了證明檢查制度是合理的，他轉彎抹角地玩弄極其巧妙的手法，證明檢查制度和出版法的運用都不合理；既然他認為人間的一切都不完善，那末，對他來說唯一的問題就是：任性應當在人民方面呢，還是在政府方面？

他的神秘變成了厚顏無耻，竟把法律和任性混為一談，並且在談到道義和法的對立的地方，他只看到形式上的差別，因

為他在論戰中反對的不是出版法而是一切法律。有沒有一種法律能夠由於內在的必然性，在每一個別情況下運用時必定合乎立法者的精神同時又絕對排斥一切任性呢？要把這種毫無意義的課題叫做哲人之石需要莫大的勇氣。因為只有極端愚昧的人才會提出這樣的課題。法律是普遍的。應當根據法律來確定的案件是單一的。要把單一的現象歸結為普遍的現象就需要判斷。判斷還不是最後肯定。要運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動運用，那末法官也就是多餘的了。

但是，要知道人類的一切都是不完善的！！因此：edite, bibite! * 既然法官是人，那末你們要法官幹什麼呢？既然法律只有人才能執行，而人所執行的一切又是不完善的，那末，你們要法律幹什麼呢？把你自已交給上司的善良意志去擺布吧！萊茵省的司法跟土耳其的司法一樣是不完善的！因此：edite, bibite!

法官和書報檢查官的差別多大呵！

檢查官除了上司就沒有別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法官的責任是當法律運用到個別場合時，根據他對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法律。檢查官的責任則是根據官方對每一個別場合的指令來理解法律。獨立的法官既不屬於我，也不屬於政府。不獨立的檢查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個工具。法官最多可能表現出個人理性的不可靠，而檢查官所表

* 拉丁文：吃吧，喝吧！這是德國大學生歌詞。——編者注。

現出的則是個人品性的不可靠。在法官面前受審的是出版物的一定過失，而在檢查官面前受審的却是出版物的精神。法官根據一定的法律來審理我的行動；檢查官不僅懲罰罪行，而且他自己還捏造罪行。如果我被提交法庭受審，我的過失一定是破壞了現行法律，而在法律受到破壞的地方就至少應當存在着法律。既然不存在出版法，也就不可能破壞出版法。檢查制度不是控告我違反了現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見有罪是因為這個意見不是檢查官和他上司的意見。我的公開行動準備聽從社會、國家及其法律的審判，但這種行動卻被提交給秘密的純否定的勢力審判，這種勢力不能成為法律，它怕見陽光，而且不受任何普遍原則的牽制。

書報檢查法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它要懲罰的不是過失而是意見；因為它無非是一個條文化的書報檢查官而已；因為任何國家都不敢把它利用書報檢查官這一工具實際上所能干出的事情明確地規定在法律中。因此，專司書報檢查的不是法庭而是警察機構。

即使檢查制度確實和司法相同，那末，這種巧合至多只是一個事實，而並不是必然性。同時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麼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存，不僅包括我實現着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實現自由。不然，建築師同海狸的區別就只在於海狸是披着獸皮的建築師，而建築師則是不披獸皮的海狸。

我們這位辯論人毫無必要地回轉頭來談論那些真正存在

着出版自由的国家中出版自由所起的作用問題。由于我們对这个問題已經有过細致的分析，所以这里我們只是再提一下法国出版物。不用說，法国出版物的缺陷就是法国民族的缺陷，我們并不认为辯論人要寻求恶的地方就有恶。法国的出版物决不是自由太多，而是自由太少。虽然它不受精神檢查，但是它却要受物质檢查，即繳納高额的保证金。它之所以起着物质作用，正是由于它被人拉出了自己真正的領域，引进了大規模商业投机的領域。而且，要进行巨大的金融投机就需要大城市。因此，法国出版物就集中在少数地方；既然集中在少数地方的物质力量可以兴風作浪，那末，为什么精神力量就应当是另一种情况呢？

如果你們一定要按出版自由的历史存在而不是按它的思想来判断它，那末，为什么你們不到出版自由历史地存在的地方去寻找出版自由呢？自然科学家力求用实验再現出最純真的自然現象。你們不需要做任何实验。你們可以在北美找到最純真最标本的出版自由的現象。但是，如果說北美有很好的历史基础来实现出版自由，那末，德国的历史基础就更好。著作界以及同它有有机联系的人民的精神教养当然不仅仅是出版物的直接历史基础，它們就是出版物的历史本身。除了德国人民，世界上还有哪一国的人民更能够以具有出版自由的这些最直接的历史基础而夸耀呢？

辯論人又打断我們的話說，如果德国出版物成为自由的出版物，这将是德国道德的不幸，因为出版自由造成“内部的

道德敗壞，這種道德敗壞力求破壞對人的最高使命的信仰，同時又破壞真正文明的基礎”。

起敗壞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檢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惡——偽善——是同它分不開的；從它這一根本劣點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沒有絲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丑惡的（就是從美學觀點看來也是這樣）劣點——消極性。政府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却欺騙自己，似乎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擁護這種自我欺騙。至於人民本身，他們不是在政治上有時陷入迷信有時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離開國家生活，變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主上帝只是在第六天才談論他的親手創造物：“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受檢查的出版物却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創造物；但是，由於前一天不免要同第二天發生矛盾，所以出版物就常常撒謊，而且還必須掩飾自己意識到自己在撒謊，必須寡廉鮮恥。

由於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做違法的，因而他們總是把違法當做自由，把自由當做非法，而把合法當做不自由。書報檢查制度就這樣扼殺着國家精神。

但是，我們這位辯論人從“私人”利益出發，害怕出版自由。他沒有想到，書報檢查制度經常侵害着私人的權利，而且更厲害地侵害着思想。他在談論威脅個別人物的危險時熱情奔放；難道我們談論威脅整個社會的危險時就不應當熱情奔

放嗎？

我們要把我們的观点同辯論人的观点严加区别，最好是把他对“坏思潮”下的定义同我們自己下的定义对比一下。

辯論人认定“不承认教会和国家有任何威信的傲慢”是坏思潮。难道我們就不应当把不承认理性和法律有威信的看法当做坏思潮嗎？“只有妒嫉心才宣揚要消灭被平民称为貴族的一切”，而我們却說，妒嫉想消灭的是人类天性的永恒的貴族，即平民也不能对它有半点怀疑的貴族——自由。

“只有阴險的幸災乐禍心情才喜欢不辨真偽地造謠中伤和强求公开私人生活中的一切丑聞。”

我們則說，阴險的幸災乐禍从人民生活的偉大整体中挖掘出誹謗和人身攻击，它忽視历史的理性而只是把历史的丑聞告知公众；这种幸災乐禍根本不能判断事物的本质，所以死抓住現象的个别方面，抓住个别人物而强求保持秘密，把社会生活的任何污点都掩蔽起来。“这是由下流場面勾引起来的心灵和幻想上的卑鄙齷齪。”不錯，心灵和幻想上的卑鄙齷齪是由恶的全能和善的軟弱所产生的下流場面勾引起来的；不錯，这是以罪过自夸的幻想；这是以神秘的外衣来掩盖自己的世俗的傲慢的卑鄙心灵。“这是对自己得救表示絕望，这种絕望想以否定上帝来压倒良心的呼声。”不錯，正是对自己得救表示絕望的心情把个人的弱点变成了人类的弱点，为的是从自己的良心上去掉这一負担；正是对人类的得救表示絕望才否认人类有权追求他自己固有的自然規律，才宣揚不成熟是一

種必然現象；正是上帝掩護了偽善，後者既不相信上帝的現實存在，也不相信善的強大有力；正是利己心把個人得救置於社會整體得救之上。

這些人懷疑整個人類，卻把個別人物神聖化。他們描繪出人類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時卻要求我們拜倒在個別特權人物的神聖形象面前。我們知道個人是微弱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整體就是力量。

最後，辯論人使我們想起了曾經從知識樹枝上傳來的話（和當時一樣，關於知識樹的果實，我們現在也在爭論）：“你們不會死，你們吃了這些果實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雖然我們懷疑辯論人是否嘗過知識樹的果實以及我們（萊茵省等級代表）當時是否同魔鬼談過話（關於這一點至少《創世記》一點也沒有談到），但是我們對辯論人的意見還是同意的，不過只想提醒他一點，就是魔鬼當時並未欺騙我們，因為上帝自己就說：“亞當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

辯論人曾說：“寫和說是一種機械的技能。”他這句話正可作為上面這段言論的結語。

不管我們的讀者對這一“機械的技能”感到怎樣的厭倦，為了全面起見，除諸侯等級和貴族等級之外，我們仍然應當給反對出版自由的城市等級的高談闊論以一席之地。這裡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資產者反對派，而不是市民反對派。

城市等級的辯論人認為他是贊同西哀士的意見的，因為

他庸俗地宣称：

“出版自由只要没有坏人参与就是美妙的东西。”“要防止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可靠的办法”如此等等。

把出版自由比做东西，这一点确是天真可赞。一般说来，随便怎样责备这位辩论人都不算过分，只是不能责备他缺乏冷静或过于幻想。

总之，出版自由是一种能够美化可爱的生活习惯的美妙东西，是使人愉快的最好的东西。但是，不幸的是有这样一些坏人，他们用舌头欺詐，用脑袋进行阴谋活动，用双手行窃，用两腿潜逃。言论和思维，手和腿，流利的谈吐，美妙的思想，灵巧的手，出色的腿，这一切只要没有坏人加以乱用，都是绝妙的东西！但是，要防止这一点，还没有想出任何特效办法。

“如果人们了解到前述国家（讀做：法国）*中永恒的事态的变动和对未来毫无信心的现象是由于对宪法和出版自由的同情，那末这种同情必然会减弱的。”

宇宙科学发现地球是 mobile perpetuum**时，不少安闲的德国庸人曾紧紧抱住自己的睡帽，对祖国的永恒变动唉声叹气；而对未来的毫无信心，使他们对随时可能倒立的房屋也发生憎恶。

出版自由不会引起“事态的变动”，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不断运动一样。坏透了的天文学！曾

*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譯者注。

** 拉丁文：恒动的物体。——編者注。

經有過一個美好的時期，那時地球就像可敬的庸人一樣還處在宇宙的中央，安逸地銜着它那個陶制的煙斗，不用自己操勞就可得到光亮；因為太陽、月亮、星星這些不滅的明燈，這些“美妙的東西”都在它的周圍旋轉。

造好的東西他不去摧毀¹³⁸，

在變化無常的世間他就穩穩地存在，
按出身根本不是法國人而是阿拉伯人的哈利利是這樣說的。

辯論人通過下面這段話十分明確地表明了他的等級：

“真誠而忠實的愛國者不能抑制自己不這樣想：憲法和出版自由的存在不是為了人民的福利而是為了滿足個別人物沽名釣譽的欲望，為了黨派的統治。”

大家知道，有一種心理學專門用瑣碎的理由來解釋偉大的事情。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這種心理學由這一正確的推測得出了不正確的結論：只有“細小的”利益，只有不變的利己的利益。大家也知道，這種心理學和對人的了解在城市里更是屢見不鮮。在那裡，人們把看透一切，把透過一連串飛掠而過的觀念和事實而識破那些妒嫉成性、鉤心鬥角、抓住几股綫頭就想操縱整個世界的卑鄙小人的眼力看做有遠見的標志。但是同時大家也知道，透過玻璃看東西，太近了就會碰上自己的腦袋。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聰明人對人和世界的了解首先就是——以蒙混人的方式——對自己腦袋的打擊。

此外，半途而廢和優柔寡斷也是辯論人所屬等級的特點。

“他所固有的獨立感說明他贊成出版自由（指發言人所理解的出版自由）*，但是他應當傾聽理性和經驗的呼聲。”

如果辯論人在結束時說：雖然他的理性贊成出版自由，但是他所固有的依賴感却反對它，那末，他的發言就十分逼真地描繪了城市反動派的實情。

誰有舌頭不言語，

誰有利劍不劈刺，

誰就白白活一世。

現在我們來談談出版自由的辯護人¹³⁹。我們從主要的一個提案開始。我們現在不談這一提案的引言中表述得中肯而正確的較一般的論點，這樣可以使該報告中獨特而典型的觀點更加突出。

報告人希望出版自由這種一定行業的自由同過去一樣不被排斥在一般的行業自由之外，他把這個內在矛盾看做前後不一致的典範。

“手脚的劳动是自由的，而头脑的劳动则要受到监护。当然是受更有智慧的头脑的监护吧？上天保佑！反正检查官是不在此例的。上天要誰当官，就会給他智慧。”

首先令人奇怪的是把出版自由歸結為行業自由。但是，我們還不能就此否棄辯論人的觀點。倫勃朗曾把聖母馬利亞的像画成尼德蘭的農婦；為什麼我們這位辯論人不把自由描

*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繪成他更親近更了解的模樣呢？

我們也不能否認辯論人的議論有相對的正確性。如果把出版仅仅看成一種行業，那末，它作為一種由頭腦來實現的行業，應當比那些由手脚起主要作用的行業有更多的自由。正是頭腦的解放才使手脚的解放對人具有重大的意義：大家知道，手脚只是由於它們所服務的对象——頭腦——才成為人的手脚。

無論辯論人的觀點乍一看來是多麼獨特，我們仍然應當無條件地承認，這種觀點比德國自由主義派那種內容空洞、含糊其詞、模稜兩可的議論來得高明，這些自由主義者以為，把自由從現實的堅實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這些流於幻想的空談家、這些傷感的热心家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現實的任何接觸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對我們德國人說來，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種幻想和傷感的願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來負的。

德國人一般易於感情衝動，過度激奮，他們有一種愛聽藍色天空音樂的癖好。因此，用他們自己周圍的嚴酷而現實的實際中的觀點向他們證明偉大的思想問題時他們總是興高彩烈。德國人生來就特別忠誠和恭順。他們由於過分地敬重思想，所以就不去實現這些思想。他們把思想當做崇拜的对象，但不去培育它。這樣看來，為了使德國人同他的思想親近起來，為了向他表明這裡所指的不是捉摸不到的遠景而是他的切身利益，為了把神的語言變成人的語言，辯論人所採取的方

法看来是合适的。

大家知道，希腊人曾经认为他们可以在埃及人、利比亚人以及斯基泰人的神中认出自己的阿波罗、自己的雅典娜、自己的宙斯；他们全不注意别国偶像独有的特点，认为这是次要的事情。同样，德国人把他所不熟悉的出版自由女神当做他所熟悉的一个女神并干脆把它叫做行业自由或财产自由，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正因为我们承认辩论人观点中某些正确的成分，我们才对这些观点进行更加尖锐的批评：

“还可以设想，与行会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出版自由，因为用脑工作，这种行业要求更高的技艺；它要求和七种古老的自由艺术有同样的地位。但是，与行业自由存在的同时却继续存在着出版不自由，这种情况是一种违背神圣精神的罪行。”

当然罗！既然自由的更高级的形式都被认为不合法，它的低级形式自然应当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了。在国家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的时候，个别公民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总的说来自由是合法的，不言而喻，每一特定形式的自由表现得越鲜明、越充分，自由的这一特定形式也就越合法。如果水螅由于身上有（虽然还不明显而且微弱）自然界生命的标志就有生存的权利，那末，那生命奔腾怒吼着的狮子又该怎样呢？

如果说较高级的权利形式的存在须由较低级的权利形式的存在来证实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末把较低级的范围用作测定较高级范围的尺度就完全不正确了；这样一来，在一定限

域內是合理的規律就被歪曲而變成一幅諷刺畫，因為這些規律被任意加上了不是該領域的規律的、而是另一種更高級領域的規律所固有的含義。這正像我想強使一個巨人住在侏儒的屋子裏一樣。

行業自由、財產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審判自由，這一切都是同一類別，即沒有特定名稱的一般自由的不同種。但是，由於相同而忘了差異以至把一定的種用做衡量其他一切種的尺度、標準、範圍就完全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一種自由就會十分執拗，只有在其他各種自由背叛它們自己而自認是它的附庸時，它才允許它們存在。

行業自由只是行業自由而不是其他什麼自由，因為在這種自由中，行業的本性是按其生命的內在原則毫不受阻撓地形成起來的。如果法院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規而不遵循其他範圍（如宗教）的規律的話，審判自由就是審判自由。自由的每一特定範圍就是一定範圍的自由，同樣，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本性的一定範圍的生活方式。要獅子遵循水螅的生命規律，這難道不是反常的要求嗎？既然手和腳以其獨特的方法發揮職能，那末眼睛和耳朵（這些器官使人擺脫他的個性性的羈絆，成為宇宙的鏡子和回声）就有更大的活動權利，因而也就應當具有強化的手和腳的職能；如果我這樣去推論，我對人體各器官間的聯繫和統一就了解得多么錯誤呵！

在宇宙系統中每一個單獨的行星一面自轉，同時又圍繞太陽運轉，同樣，在自由的系統中各界也是一面自轉，同時又

圍繞自由這一太陽中心運轉。宣稱出版自由為一種行業自由，這無非是在未保護之前先行扼殺的一種對出版自由的保護。當我要求性格要按別人的方式存在才算自由時，難道我不是抹殺了性格自由嗎？出版物向行業說道：你的自由並不就是我的自由。你受你的範圍的規律支配，同樣，我也願意受自己的範圍的規律支配。你所認為的自由對我說來是完全不自由；因為把木匠這一行手藝的自由換之以哲學家的自由，未必能使他滿足。

我們來把辯論人的思想加以明朗化。什麼是自由？他回答說：“行業自由”。這同某一個大學生在回答什麼是自由這一問題時說“夜間行動自由”是完全一樣的。

正如可以把出版自由歸入行業自由一樣，其他任何一種自由也都可以歸入行業自由。法官的行業是法律，傳教士的行業是宗教，家長的行業是教養子女；難道這就確定了法律自由、宗教自由、倫理自由的實質了嗎？

我們不妨從反面來考察問題，把行業自由看做只是出版自由的一種。難道手藝人就只是用手腳工作而不同時也用頭腦嗎？難道只有說話的語言是唯一的思想語言嗎？難道機械師用他的蒸汽機不是向我們的耳朵說得很清楚嗎？難道制床廠主不是向我們的脊背、廚師不是向我們的胃說得很清楚嗎？所有這些種類的出版自由都容許存在，獨獨一種出版自由即通過油墨來向我的智慧說話的那種出版自由不容許存在，這不是矛盾嗎？

為了保護（甚至僅僅是為了理解）某種特定範圍的自由，我應當從這一範圍的主要特徵出發，而不應當從它的外部關係出發。難道降低到行業水平的出版物能忠於自己的特徵嗎？難道它的活動能符合自己的高貴天性嗎？難道這樣的出版物是自由的嗎？作家當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寫作，但是他決不應該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

貝朗瑞唱道：

我活着只是為了編寫詩歌，
呵，大人，如果您剝奪了我的工作，
那我就編寫詩歌來維持生活，

在這種威脅中隱含着嘲諷的自白：詩一旦變成詩人的手段，詩人就不成其為詩人了。

作家絕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無論對作家或其他人來說，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時作家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自己個人的生存。宗教的傳教士也是一樣（雖然在不同的意義上來說），他也遵循一種原則：“多服從上帝，少服從人們。”這些人們中也包括具有人的要求和願望的他自己。如果我向一個裁縫定做的是巴黎式燕尾服，而他卻給我送來一件羅馬式的長袍，因為他認為這種長袍更符合美的永恒規律，那該怎麼辦呵！

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於不要成為一種行業。把出版物貶為單純物質手段的作家應當遭受外部不自由——檢查——對他這種內部不自由的懲罰；其實他的存在本身就已

經是对他的惩罚了。

当然，出版也作为一种行业而存在，不过那已不是作家的
事，而是印刷厂主和书商的事了。但是这里所談的不是出版
商和书商的行业自由，而是出版自由。

的确，我們这位辯論人是不滿意把出版自由列于行业自
由之外的。此外，他还要求出版自由不受本身的規律支配，而
受行业自由的規律支配。他甚至同委员会的那位对出版自由
评价較高的报告人进行爭辯，并提出了一些只能使人觉得滑
稽可笑的要求。在較低級范围的規律被应用到較高級的范围
时往往会立刻产生这种可笑的感觉；倒过来也一样，当小孩子
发出凄惻动人的声調时也是滑稽可笑的。

“他把著者分为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两类。这种划分 意味
着，甚至在行业自由的領域內，享用被賦予的权利也往往附有某种
要求，而实现这种要求的难易則要看职业而定。”“石匠、木匠、建筑
师显然应当滿足那些对大多数其他行业完全免除的要求。”“他的
提案所指的这种权利是特殊意义上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利。”

首先，誰来解决够不够资格的問題呢？康德不会承认費
希特是够资格的哲学家，托勒密不会承认哥白尼是够资格的
天文学家，貝尔納·德·克萊沃不会承认路德是够资格的神
学家。任何一个学者都把批評自己的人算作“不够资格的著
者”。也許誰是够资格的学者应当由外行来决定吧？看来决
定权應該授予不够资格的著者了，因为够资格的著者是不能
做本行的判断者的。也許资格应当同等級联系起来吧！鞋匠

雅可布·伯麥是一位大哲學家。一些大名鼎鼎的哲學家不過是一些大鞋匠而已。

此外，既然所談的是够資格的著者和不够資格的著者的問題，那末，要想做得徹底就不能單在個別人中間進行划分，而應當把出版業再分成各種行業。對著作活動的各種不同領域是否頒發各種不同的營業證呢？也許够資格的作家必須什麼都會寫吧？不言而喻，如果寫皮革方面的問題，鞋匠比律師更够資格。寫例假日中應不應當做工的問題，短工并不比神學家不够資格。因此，如果把資格同特殊的客觀條件聯系在一起，那末，每一個公民在同一個時候都會既是够資格的作家又是不够資格的作家——在同他的職業有關的方面是够資格的，而在其他各方面則不够資格。

在這種條件下，出版物已不是使人民聯系起來的普遍紐帶，實際上將成為分離人民的手段，等級的划分就會在精神上得到固定的表現，而著作的歷史就會降低到某幾種特殊精神動物的自然歷史的水平；那時，由於划分還會引起各種爭吵，發生難以排解又不可避免的沖突；庸碌、狹隘還會被提升為法律，因為特殊的東西決不能在脫離整體時而只能在聯系整體時從精神上自由地加以考察。所有這些都不用說了，但是要知道，閱讀和寫作一樣重要；因此，讀者有够資格和不够資格的稱號也是必要的，這是古代埃及的產物，在那里祭司被認為是唯一够資格的作家同時也是唯一够資格的讀者。那末，让够資格的作家享有取得和閱讀他自己的著作的特殊權利，應

該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

前后多么不一致！既然特权得势，政府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說它在自己的一切事务方面是唯一够资格的著者。既然你們作为公民认为自己不仅有权写本等級的事物，而且有权写最普遍的事物——国家，那末另一批你們想剝夺他們这种权利的人作为人难道就无权談出他們对极其个别的问题，即对你們的资格和你們的著作的看法嗎？

結果將是非常可笑而矛盾：够资格的著者有权不受檢查論述国家，而不够资格的著者却只有征得檢查官的同意才能論述够资格的著者。

出版自由絕不是你們从同輩中拼湊一批官方作家就可以取得的。否則，够资格的著者就会变成官方的著者，出版自由同书报檢查制度之間的斗争就会变成够资格的作家同不够资格的作家之間的斗争。

第四等級的一員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很公道的：

“如果对出版物应当有所限制的話，那就让各党派都受同样的限制好了，就是說，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民階級都不应当比另一个享有更多的权利。”

我們大家都服从檢查制度，就像专制政体下面人人一律平等一样，这当然不是从承认我們每个人的价值的意义上来說，而是从我們大家都无价值的意义上来說。而上述那种出版自由却把寡头政治也列入了精神生活領域。檢查制度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宣布作家在它的統治範圍內是不需要和不

適宜的。而上面所解釋的那種出版自由却妄圖預料歷史，壓制人民的呼聲，而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梭倫只是在人的生命終結以後即人死以後才對他下判決，而現在的人們却想在一個作家還沒有誕生以前就對他做出判決了。

出版物是個人表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它不知道尊重個別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你們是否願意由官方用特殊的外在的標志來確定精神的傳達能力呢？我不能成為別人的什麼，我也就不是而且也不能成為自己的什麼。如果我沒有權利成為別人的精神力量，那末，我也就沒有權利成為自己的精神力量；難道你們願意把成為精神存在物的特權僅僅交給個別人嗎？每個人都在學習寫作和閱讀，同樣，每個人也應當有權利寫作和閱讀。

究竟是誰需要這樣把作家分為“夠資格的”和“不夠資格的”兩類呢？顯然不是真正夠資格的人所需要的，因為他們無須這樣也可以表現自己。可見需要這樣分類的是那些打算用外界的特權掩護自己從而使周圍的人對他表示敬畏的“不夠資格的”人。

而且這種臨時止痛劑並沒有消除出版法的必要性，因為正如農民等級的辯論人所指出的：

“難道特權者就不會超越自己的權利並給自己帶來懲罰嗎？因此，某種出版法總還是必要的，而且我們在這裡將碰到在一般出版法中所碰到的同樣的困難。”

德國人只要回顧一下自己的歷史，就會知道造成本國政治發展緩慢以及在萊辛以前著作界貧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够資格的作家”。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職業的、行會的、有特權的學者、博士……以及大學的平庸作家們，他們頭戴呆板的假髮，學究氣十足，抱着毫無價值的煩瑣的學位論文橫亘在人民同精神、生活同科學、自由同人的中間。我國的著作界是由那些不屬於够資格之列的作家創立的。你們把哥特歇德和萊辛兩人在“够資格的”和“不够資格的”著者中間加以抉擇吧！

我們根本不喜歡那種只希望以複數形式存在的“自由”。英國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巨大歷史規模的范例，說明“複數的自由”的有限視野對“自由”是多麼危險。

伏爾泰說道：“關於複數的自由即特權的說法是以服從為前提的。複數的自由是普遍奴隸制的例外。”

其次，如果我們這位辯論人要想把匿名的和用筆名的作家排斥在出版自由活動範圍之外並使他們服從檢查制度，那末我們必須指出：出版物如何署名並無關緊要，在實行出版法的地方，出版者是處在法院的支配之下，通過他，匿名作家、用筆名的著者也處在法院的支配之下。亞當給天國的生物命名時忘記給德國的報刊撰稿人起個名字，所以他們就 in secula seculorum* 是无名氏。

* 拉丁文：永遠。——編者注。

主要報告人企圖限制出版物的人物即它的主体，而其他等級則想限制出版物的客觀材料即它活動和存在的範圍。他們卑鄙無耻地像做買賣一樣講價錢：應當給出版自由九分自由？

一個等級要限制出版物只能討論萊茵省的物质、精神、教會方面的事務；一個等級希望出版“鄉鎮的報紙”，這一名稱本身就已說明內容的局限性；一個等級甚至希望在每一個省只有一種報紙可以公開發表意見!!!

所有這些企圖使人聯想到一個體育教師，他認為訓練跳遠的最好方法是把學生領到一個大壕溝旁邊，並且用繩子量好，要他跳過壕溝。顯然，學生應當逐步地學跳，應當逐步把繩子拉遠，而不應當第一次就要他跳過整個壕溝。可惜學生在上第一課時就掉入了壕溝，而且直到現在還躺在那里。這位教師就是德國人，而學生就叫做“自由”。

總之，第六屆萊茵省議會上出版自由的辯護人按其正常的典型來說，同它的論敵沒有本質的區別，只有傾向的不同。一部分人以等級狹隘性反對出版物，另一部分人則以同樣的狹隘性為出版物辯護。一部分人希望特權只歸政府，另一部分人則希望特權分給眾人。一部分人要實行全部檢查，另一部分人則只要一半，一部分人想要八分之三的出版自由，另一部分人一點也不要。願上帝讓我擺脫我這些朋友吧！

但是報告人和農民等級的幾個議員的發言同省議會的普遍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報告人曾經指出：

在人民以及个别人的生活中面临着这样一个时机：过分长期监督的桎梏使人难以容忍，人們渴求独立，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对行动負責。”“从此，檢查制度过时了；在它还繼續存在的地方，它被看做一种妨害人們論述公开談論的事物的令人痛恨的羈絆。”

你怎么說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說，在小学时老师就这样教导我們。可是后来人們却教訓我們說：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說；命令你說什么，你就写什么。

“時間不可遏止地向前推移，必然会产生現有立法中尚无适当規定的新的重大的兴趣或者提出新的要求。每当这样的时刻，就必须制定新的法律来調整这种新的社会状态。这就是我們面临的时机。”

这是眞正的历史观点，它反对弄虛作假，反对先杀害历史理性然后又把它的遺骨当做历史遺物来敬奉的观点。

“解決問題（編纂出版法典）*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第一次嘗試也許很不完善！但是所有各邦都会感激首創这件事情的立法者，而且有我們这样的国王，普魯士政府也許已經光荣地沿着唯一可能引向目的的道路走在各国的前面了。”

我們的全部叙述表明了这种英勇果敢的可貴观点在省議会上是多么孤立。这一点議長本人曾經无数次向報告人指出

*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過。最後，農民等級議員在他憤憤不平的但是絕妙的演講中也說出了這一點：

“正像貓圍着熱粥打轉一樣，大家都在這個問題上兜圈子。”
“人類精神應當根據它固有的規律自由地發展，應當有權將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訴別人，否則，清新的河流也會變成一潭惡臭的死水。如果說出版自由對某一國的人民特別有用的話，這就是穩重而善良的德國人民，他們需要的不是書報檢查制度的精神鉗子，而是使他們冲破麻木狀態的刺激。這種不能毫無阻礙地向別人傳達思想感情的情況很像北美的單人監禁制度，這種極端嚴酷的制度常常使囚犯發狂。如果一個人沒有斥責的權利，他的贊揚也是沒有意義的。這種死氣沉沉的情況使人想起缺乏陰影的中國畫。讓我們盡量擺脫這一軟弱無力的民族所處的境遇吧！”

回顧出版問題的全部討論過程，我們便不能抑制內心的痛苦和悲傷，這種情感是由萊茵省那些搖擺于故意頑固到底的特權和先天軟弱的不徹底的自由主義之間的代表們的會議引起的。我們痛心認為，普遍的和廣泛的觀點幾乎完全不存在，在為出版自由問題進行論戰以至抹殺這一問題時，態度是輕率膚淺的。我們再一次反問自己：難道出版同等級代表們就這樣格格不入，難道出版物同等級代表們的實際接觸點就這樣少，以致他們不能以實際需要所產生的濃厚興趣來為出版自由辯護嗎？

出版自由抱着最含苦的 *captatio benevolentiae** 向各等

* 拉丁文：博得好感的企圖。——編者注。

級遞上了請願書。

還在省議會開會之初就展開了辯論，在辯論進程中議長曾經宣布：登載省議會記錄（以及其他各種文告）要經過檢查，但在目前情況下，由他議長來代替檢查官。

就在這一點上，出版自由問題難道不是已經和省議會的自由相一致了嗎？這個衝突是很有趣的，因為這裡通過省議會本身已向省議會證明：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種形式制約着另一種形式，正像身體的這一部分制約着另一部分一樣。只要某一種自由成問題，那末，整個自由都成問題。只要自由的某一種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個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為泡影，而不自由究竟在什麼領域內占絕對統治地位，將取決於純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為常規，而自由成為反常的例外，成為偶然和任性的事情。因此，如果認為自由存在的特殊形式問題是特殊問題，這是再錯誤不過的了。這是特殊範圍內的一般問題。自由終歸是自由，無論它表現在油墨上、土地占有上、信仰上或是政治會議上。如果一定要自由的忠實朋友用表決方式回答“自由存在還是不存在？”這一問題，他會感到這損傷了他的榮譽。但是就是這位自由的朋友在表現自由的獨特的素材面前卻手足無措起來；他只知有種不知有類，為了出版忘記了自由。他以為他所判斷的對象是一種同他毫無關係的實質，而他同時又對自己的實質判了罪。這樣一來，第六屆萊茵省議會宣判出版自由有罪也就是宣判它自己有罪。

高明的官僚主義實踐家們毫無根據地暗自思量，說伯利克里曾經理直氣壯地公開談到他自己：“就熟悉國家的需要和發展這些需要的藝術而論，我敢與任何人較量。”¹⁴⁰這班政治理性的世襲租佃者們想必會聳一聳肩像預言家一樣神氣十足地預言說，為出版自由辯護的人白費氣力，因為緩和的檢查制度要比嚴厲的出版自由好些。讓我們用斯巴達人斯培爾泰阿斯和布里斯回答波斯總督希達爾奈斯的話來回答他們吧：

“希達爾奈斯，你向我們提出勸告，你沒有從兩方面來考慮。因為你的勸告只有一方面是你親身的體驗；而另一方面則是你所沒有體會到的。你知道做奴隸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一次也沒有嘗過，所以你就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為只要你嘗過它的滋味，你就會勸我們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鬥了。”¹⁴¹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一卷，第三〇至八四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三五至九六頁，人民出版社。

評普魯士最近的书報檢查令¹⁴²（摘錄）

书報檢查不得阻撓对真理的探討，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特征：这就是严肃和谦逊。这两个規定所指的不是探討的内容，而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規定一开始就使探討脫离了真理，并迫使它把注意力轉移到某种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可是，既然探討老是去注意法律賦予挑剔权的第三种因素，难道它不会失去真理嗎？难道真理探討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張西望嗎？假如我首先必須記住用某种指定的形式来談論事物，难道这样我就不会忘記事物的本质了嗎？

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誰谦逊呢？对它本身嗎？*Verum index sui et falsi**。那末，对虛伪谦逊嗎？

如果谦逊是探討的特征，那末，这与其說是害怕虛伪的标志，不如說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絆脚石。它是上司加于探討的一种对結論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預防剂。

* 拉丁文：真理是它自己和虛伪的試金石，見斯賓諾莎：《倫理學》。——編者注。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屬於我一個人，而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構成我的精神個體性的形式。“風格就是人。”¹⁴³可是實際情形怎樣呢！法律允許我寫作，但是我不應當用自己的風格去寫，而應當用另一種風格去寫。我有權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首先應當給它一種指定的表現方式！哪一個正直的人不為這種要求臉紅而不想盡力把自己的腦袋藏到羅馬式長袍里去呢？在那長袍下面至少能預料有一個朱彼忒的腦袋。指定的表現方式只不過意味着“強顏歡笑”而已。

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我是一個幽默家，可是法律卻命令我用嚴肅的筆調。我是一個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卻指定我用謙遜的風格。沒有色彩就是這種自由唯一許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着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着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着什麼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却要使陰暗成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現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實質就是真理本身，但你們却想把什麼東西變成精神的實質呢？謙遜。歌德說過，只有叫化子才是謙遜的¹⁴⁴，你們想把精神變成叫化子嗎？也許，這種謙遜應該是席勒所說的

那種天才的謙遜¹⁴⁶？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你們就先要把自己的全體公民、特別是你們所有的檢查官變成天才。可是天才的謙遜和經過修飾、不帶鄉音土語的語言根本不同，相反地，天才的謙遜就是要用事物本身的語言來說話，來表達這種事物的本質的特徵。天才的謙遜是要忘掉謙遜和不謙遜，使事物本身突出。精神的普遍謙遜就是理性，即思想的普遍獨立性，這種獨立性按照事物本質的要求去對待各種事物。

其次，根據特里斯特蘭姆·桑德所下的定義¹⁴⁶：嚴肅是掩蓋靈魂缺陷的一種偽裝。如果嚴肅不應當適合這一個定義，如果嚴肅的意思應當是對待事物的嚴肅，那末整個命令就會失去意義。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這就是對它採取嚴肅的態度；對不謙遜仍然採取謙遜的態度，這也就是精神的最嚴肅的不謙遜。

嚴肅和謙遜！這是多么不固定、多么相對的概念呵！嚴肅在哪裡結束，談話又從哪裡開始呢？謙遜在哪裡結束，不謙遜又從哪裡開始呢？我們的命運不得不由檢查官的脾氣來決定。給檢查官指定一種脾氣和給作家指定一種風格一樣，都是錯誤的。要是你們想在自己的美學批評中表現得徹底，那就得禁止過分嚴肅和過分謙遜地去探討真理，因為過分的嚴肅就是最大的滑稽，過分的謙遜就是最辛辣的諷刺。

最後，這裡是以根本歪曲和抽象地理解真理本身為出發點的。作家的一切活動對象都被歸結為“真理”這個一般的概念。可是，同一個對象在不同的個人身上會獲得不同的反映，

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对象本身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即使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严肃吗？当对象悲痛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谦逊吗？因此，你们就像损害主体的权利那样，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你们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检察官。

也许这些形而上学的奥妙东西都是多余的吧？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因素，可是由于礼节关系又不能把它完全取消，也许应该这样来理解真理吧？看来探讨差不多就是如此。因为探讨一开始就被理解成一种和真理对立的东西，因此，它就要在可疑的官方待从——严肃和谦逊（实际上这是俗人对待牧师的态度）的跟随下出现。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唯一理性；诚然，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这种理智也不得不向另一种理智及其空谈作某种让步，但到那时后一种理智就应当知道：别人已向它让了步，而它本来是无权的，因此，它应当表现得谦逊恭顺，严肃乏味。伏尔泰说过：“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¹⁴⁷但在这里，乏味的体裁却排斥了其他一切体裁，“菜茵

省等級會議記錄”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恢复那美好的旧式的德国公文体裁呢？請随意写吧，可是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得服从那查驗你們的意見是不是既严肃又謙遜的自由主义的书报檢查，只是不要失去崇拜的情感呵！

法律強調的并不是真理，而是謙遜和严肃。因此，在这里，关于严肃和謙遜，首先是关于真理所談的一切，都值得考虑，因为在这种真理的不确定的宽度背后隐藏着一种非常确定而又模稜两可的真理。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評普魯士最近的书报檢查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一卷，第五至八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至九頁，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青年时代的
著作与书信

給格勒伯兄弟的信^{*148}(摘錄)



让我首先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开始我的故事吧。我写的一篇西班牙的爱情故事沒有成功；这个家伙似乎是一个反浪漫主义者，看得出来他就是这号人；但是我的另一首詩，即随信寄上的《布杜因人》¹⁴⁹，却在另一家報紙上发表出来了；只是这个家伙把我最后的一节給修改了，因而造成想像不到的混乱。問題在于他好像不了解这两句話：“穿燕尾服的人不会了解你們，你們的歌对于他們太不合拍了”，因为这两句話好像是离奇古怪的。这首詩的主要思想是拿現今处境下的布杜因人来对比那些和他們完全不同的公众。因此，这种对比不應該只用具有鮮明特点的两个部分的空洞描写来表現；它只是在結尾的地方，由于最后一节的对比和結論，才鮮明地表現出来。此外，在这首詩里还表現了一些单个的思想：（一）把作为我們戏剧很好的原則的席勒同科采布对比，輕輕諷刺一

* 这篇譯文是曹葆华和孟复生合譯的。——中文本編者注。

下科采布和他的信徒們；(二)把布杜因人当前的处境同他們过去的状况对比，哀悼他們現在的境遇；在两个主要的对立面里这两个次要的思想是平行的。要是刪去这最后的一节，就什么都沒有了；但是，如果編者为了修飾結尾，而这样写道：“在此以后——真是可耻！——为了金錢竟在人群面前跳起舞来！难怪你們的眼光呆滯，嘴上貼了封条！”——那末，第一，結尾便沒有生气，因为这个結尾用的是早已用过的一般詞句；第二，这个結尾取消了我的主要思想，而用次要的思想代替了它，也就是，哀叹布杜因人現在的处境，并且拿它同他們以前的处境来对照。这样一来，他就干出了如下的蠢事：他完全取消了(一)主要的思想和(二)全詩的联系。不过他在这上面还要花費几文錢(半个小銀币)，因为他将从我这里得到应有的駁斥。不过，要是我沒有写这首詩就好了，因为我根本沒有做到用鮮明和优美的形式把我的思想表现出来；雄辯术的詞句，……*——充其量也无非是雄辯术的詞句，海枣的国家和比列德·烏里·杰里德——完全是同一回事，所以同一个思想用同样的語汇重复了两遍，而且有些詞句又是多么地不协调，例如，“哄笑”和“快嘴”！当你看到自己发表出来的詩，你就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你觉得它們是別人的东西，所以你对它們的感受就比剛写出的时候要鮮明得多。

当我忽然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刊載出来，我就大笑一陣，但

* 原稿上有一个不完全的字 Str，大概指的是施特留克尔 (Strücker)，即恩格斯的同学。——編者注。

是当我发觉被修改了，我就立刻收起笑容，勃然大怒，粗暴地大嚷起来。

弗·恩格斯：（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七至十八日
給格勒伯兄弟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
五六年版，第二六三至三六四頁，苏联国家政
治書籍出版社。

二

特別是我讀了歌德的《給青年詩人》兩篇文章以來，我
對於自己的詩和創作力量就一天比一天感到失望，因為這兩
篇文章把我這種人描繪得真是維妙維肖，而且根據這兩篇文
章我才恍然大悟，我那拙劣的詩作對於藝術是沒有任何價值
的；但是今後我仍然要繼續寫詩，因為照歌德的說法，這是“快
乐的补充”。我还要把詩送到雜誌上去發表，因為別的青年人
都這樣作，他們即使不比我更蠢，至少也跟我一樣，而且我這
樣作，雖然不會提高德國文學的水平，可是也不會把它降低。
然而當我讀到好詩的時候，我就感到很煩惱：為什麼你就寫不
出來呢！Satis autem de hac re locuti sumus！*

* 拉丁文：可是說出這一點，已經夠了！——編者注。

弗·恩格斯：〔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七至十八日
給格勒伯兄弟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
五六年版，第二六四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
版社。

三

如果你在动身到科倫去之前接到这封信，就請把下面这件事办理一下：你到了那儿以后，去找施特萊茨胡同五十一号艾維萊特印刷所，給我买几本民間故事书¹⁵⁰；《西格夫里德》、《厄命史皮格尔》、《叶蓮納》我已經有了；我最需要的是：《奥克塔維安》、《施里德布格尔》（萊比錫的节本）、《海蒙的儿子們》、《浮士德博士》等等带插图的作品；如果碰到带有神秘意味的东西，也把它們买下，尤其是《西維萊的預言》。無論如何，你得花費两三个塔列尔，然后把书和发票一起用快件寄給我；我将把我老头子的期票給你寄去，他会乐意把錢付給你的。或者这样办：你可以把书寄給我的老头子¹⁵¹，我把一切情况告訴他，他就会在生日那一天，或者在他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把这些书送給我。——我的新工作是研究雅可布·伯麦；这是一个无知的但很深奥的人物。如果想要多少了解他，就必须对他大大地下一番功夫；他有丰富的充滿詩意的思想，还有許許多多的諷喻；他的語言是十分独特的；所有的字眼在他笔下都有了不同于一般的另外的含意；他不說本质、实质（Wesen，

Wesenheit),而說苦惱(Qual);他把神叫作非根基(Ungrund)和根基(Grund),因为它沒有根基,也沒有自己存在的开始,它本身便是自己和其他一切生命的根基。直到現在我才弄到他的三种著作;在最初阶段这已經很够了。

弗·恩格斯:〔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七至十八日
給格勒伯兄弟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六五至二六六頁,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

四

最出色的教会歌曲集,无疑就是这儿出版的这一本。其中收有德国一切著名人物的詩歌:歌德(《你、从天国来的》一歌)、席勒(《三个关于信仰的詞儿》)、科采布和其他許多人的詩歌。还有瑞士的牧歌,也有各种不值一提的东西。这是一种难以想像的野蛮行为;誰沒有亲眼看見,誰就不会相信;此外,把我們一切絕妙的詩歌加以可怕的歪曲,这是应当由克拉普負責的罪行(见他的《詩歌宝庫》)。

弗·恩格斯:〔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七至十八日
給格勒伯兄弟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六八頁,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

五

在回来的路上，我极力对一个市僧旅伴说明下德意志语言的优美，但是我发现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这班市僧是不幸的，但同时由于他们的愚蠢而又是再幸福没有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愚蠢当作最大的聪明。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看了一出戏，演的是《哈姆雷特》，但是十分令人讨厌。最好还是不谈这个吧。——您要到柏林去，这非常之好；在艺术方面您可以得到除了慕尼黑以外在任何一个大学里都能得到的东西；然而在自然的诗意方面一定是贫乏的，因为到处都是沙，沙，沙！在这里要好得多。城外的道路大部分都是景色如画的，各式各样的树丛给它们添上了巨大的魅力；然而山，山，——真是要命！它们多么好看啊！其次，在柏林缺乏的是大学生生活的诗，尤其是在波恩那样开展的大学生生活的诗，不过在富有诗意的环境中散步，对这样的诗是会起不小促进作用的。

弗·恩格斯：〔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七至十八日
给格勒伯兄弟的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
九五六年版，第二六七页，苏联国家政治书籍
出版社。

六

最妙不过的是，如果把我們最偉大的詩人們對比一下，那

末可以看出，他們总是两个两个地互相补充的，例如，克洛普什托克和萊辛、歌德和席勒、基克和烏兰。現在留克尔特却是孑然独存，而且有趣味的是，他到底是要找到自己的伴侶，还是就这样終身孤独下去呢？好像終身是要这样的。作为一个爱情的詩人，可以把他和海涅相比，但是很可惜，他們在其他一些方面是那样地不同，以致簡直不能使他們結合起来。克洛普什托克和烏兰哪怕是对立的，也还可以結合起来，而留克尔特和海涅却連一点相似之处也沒有，他們是絕對不同的。“青年德意志”¹⁶²的柏林集团真是些不坏的家伙！他們想把我們的时代改造成“精神状态和微妙的相互关系”的时代，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并且为了填滿頁数，我們就描写些并不存在的东西，而且我們把这叫作“精神状态”。否則我們就由第五一下子跳到第十，我們就把这归在“微妙的相互关系”的名义下。泰奥多尔·蒙特这个人关于“在歌德面前跳舞”的塔里奧尼小姐胡乱写了一些他随便想到的东西，用那些剽窃自歌德、海涅、拉希尔*和施契里茨的詞句来裝飾自己，关于貝基娜写了一些极其可笑的胡言乱語，但是一切都具有十足的现代形式，十足的現代形式，所以任何一个蹩脚的作家或者任何一个年輕、虛榮、淫蕩的女士都一定喜欢讀它。蒙特在萊比錫的代理人居涅，正在編輯《典雅世界报》，这个報紙現在看来簡直像这样一位太太，她那身材只宜于穿箍骨裙，但是

* 指的是拉希尔·凡哈根·封·恩茲。——編者注。

硬穿上一件现代样式的連衫裙，以致可以透过衬裙看到她走路的那一双曲线毕露的令人销魂的腿。真是妙极了！好一个亨利希·洛别！这个小伙子不知疲倦地乱画了一些并不存在的人物，写了一些事实并非如此的旅行小说，讲了各种各样的胡话。真是可怕极了！我不知道德国文学将变成什么样子。我們有三个有才能的作者：卡尔·倍克、費迪南·弗萊里格拉特和尤里烏斯·莫森。誠然，第三个人是犹太人；在他的《阿加斯菲尔》中，一个永生的犹太人向基督教四下寻衅；谷茲科夫，在其他人中間最聪明的一个人，就指责他，說阿加斯菲尔是一个平常的人物，一个真正商人气质的犹太人；提奧多尔·克萊齐納赫，也是一个 juif*，他在《典雅世界报》上猛烈攻击谷茲科夫，可是谷茲科夫却是他望尘莫及的。这个克萊齐納赫是一个平庸的下流作家，他把阿加斯菲尔当作受压迫的小人物捧上了天，恶骂基督是专制的傲慢的上帝；当然，他也說，在民間故事里，阿加斯菲尔完全是一个平常的人物，但浮士德在集市的杂耍場上不也是一个最平凡的魔法师嗎？这并没有妨碍歌德把“几个世紀的心理”灌注到他身上去。它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这純粹是拉丁文的說法），但是这仅仅由于是民間故事书，所以打动了。当然，如果提奧多尔·克萊齐納赫責罵它們，那末你要知道，它們一定是很坏很坏的。可是我敢說，民間故事里的阿加斯菲尔比起提奧多

* 法文：犹太人。——編者注。

給格勒伯兄弟的信

尔·克萊齊納赫連同他那批亲爱的伙伴还要深刻和富有詩意得多。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一月二十日給格勒伯兄弟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三至二七四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七

我現在正写一些諷刺短詩，我把几首写好了的告訴你：

給报刊写的：

一、《電訊》

你自称是速写家，如果你滿篇都是匆促写成的糟糕东西，那就算你有本事了。

二、《早報》¹⁵³

你早晨讀了我，到晚上未必还記得，你面前的報紙是印上字的，还是没有印上字？

三、《晚報》¹⁵⁴

如果你长久地睡不着觉，那就把我拿在手上，保管你馬上就呼呼地入了梦乡！

四、《文学報》¹⁵⁵

在文学的森林里，这是最有刺的一片叶子，但它干枯

成了什么样子啊！風一下就会把它吹掉。

别的再也想不起来了，所以只好就此打住。现在我看非大大地忙一阵不行，我这个可怜虫明天要处理一些书信，一会儿我们就有客人要来，而明天还要各处奔走和写信，所以执笔快写，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我现在正读杜列尔的四卷本长篇小说《皇帝和教皇》。杜列尔的名声被人吹得太厉害，他的“維特尔斯巴赫情歌”¹⁵⁶非常糟糕，其中有很多东西在休尔施铁特¹⁵⁷那里就可以看到；他想模仿民歌，然而却庸俗不堪；他的《洛奥拉》是历史小说中一切好的和不好的东西以及拙劣文体的令人讨厌的大杂烩；他的《格拉倍的一生》非常不真实和片面化；我现在正读的这部小说还比较好些：个别的性格写得很好，其他的人物至少可以说写得不坏，个别的情势把握得相当好，就是虚构的人物也很有意思。但是根据第一卷来判断，他十分缺乏在刻画次要人物上的那种尺度感，并且根本没有新的、大胆的历史观点。他在第一卷的末尾就轻易地把他那描绘得最好的一个典型给杀害了，而且他对于各种离奇古怪的死抱有很大的偏爱：例如，在他的笔下，一个英雄正准备把匕首刺到敌人的胸膛里去，却在自己的狂怒下死了；这个敌人自己站在艾特纳火山口，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山上的裂口一下子把他埋葬在翻滚的熔岩里了。这个场面的描写以及整个的一卷都以下面的一句话作了结束：“大洋的波浪把太阳的圆光复盖起来了”。这个其实是平凡和愚蠢的结局，却写得满有趣味。就让它也作为

我的信的結束吧。Addio, adieu, á dios, a deos*。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一月二十日給弗·格勒伯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四至二七五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八

我們在一八三〇年以前有些什麼呢？提奧多爾·赫爾及其一伙，維里巴爾德·阿列克西斯，老歌德和老基克，c'est tout**。突然間霹靂一聲爆發了七月革命——解放戰爭時期以來人民意志的最卓絕的表現。歌德剛剛去世，基克愈來愈衰老，赫爾蟄伏起來，沃利夫岡·明采爾還在繼續寫他粗制濫造的評論，但是文學中顯出了新的精神。詩人中間站在前列的是格律恩和雷瑙，留克爾特的創作有了新的高漲，伊麥爾曼的作用日益增長起來，普拉頓也是一樣，但這還不是全部。海涅和貝爾涅在七月革命以前已經是完整的人物，不過在現在他們才具有了意義，善于利用各民族文學和生活的新的一代就依靠的是他們；站在一切人前面的是谷茲科夫。谷茲科夫在一八三〇年還是一個大學生。他最初幫助明采爾編輯《文學

* 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再見。 編者注。

** 法文：就是這些。 編者注。

报》，但是为时不久，他们在观点上发生了分歧，明采尔作了无礼的攻击，因为谷兹科夫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瓦里》（迟疑不决的），而明采尔斥责这本书，硬说瓦里所表述的观点就是谷兹科夫本人的观点，掀起一场令人讨厌的嘶喊，实际上力求禁止这本毫无过失的书。靠近谷兹科夫的有蒙特，一个的确非常庸碌的人，他为了赚钱，办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企业，在这里他 cum suibus*还发表了其他一些作者的文章。不久参加到他们中间来的是比约尔曼，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和精细的观察者，然后是鲁道尔夫·温巴尔格、弗·古斯塔夫·居涅，而且温巴尔格为这五个文学家（nisi erroanno 1835**）取了一个名字：“青年德意志”。跟他们对立的是明采尔，然后是《基督新教报》¹⁵⁸。前者要是规规矩矩地呆着就好了，因为谷兹科夫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把他痛打一頓，后者认为每一个諷喻都是偶像崇拜，每一种感情的表现都是原罪（是否能照 lucus a non lucendo***的规则也用这个名字称呼亨斯顿别格呢？即是，也许实际上它是閹馬****、閹人、宦官呢？）。这个高贵的同行控告“青年德意志”，说它的代表们想解放妇女和恢复情欲，除此之外，他们还想顺便推翻几个王位，一身兼任教皇和皇帝。在这一切控告

* 拉丁文：和大家一起。——編者注。

** 拉丁文：如果我没有弄错，就在——一八三五年。——編者注。

*** 拉丁文。直译是：没有光亮的小树林。意思是：不以相似处而以相异处作比较。——編者注。

**** 双关语：“Hengst”——“牡馬”。——編者注。

中有根据的仅仅是有关妇女解放（在歌德的意义上）的控告，而且这还只能适用于谷茲科夫，他后来又把这（作为热情的青年时代的輕浮行为）加以否认。由于这种友好团結，“青年德意志”的目的表现得更清楚了，“时代的观念”也在它身上被認識到了。这些世紀的观念（按照居涅和蒙特的說法）并不像人們所誹謗的那樣，是一种惡意煽动的或者反基督教的东西；这些观念是以个人的自然权利为基础，而且涉及现代关系中与此相矛盾的一切东西。例如，属于这些观念的首先是：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也就是实行立宪制度；其次是，解放犹太人，消灭一切宗教压迫和一切贵族政治，等等。誰能反对这个呢？应当归罪于《基督新教报》和明采尔的是他們敗坏了“青年德意志”的名譽。早在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三七年，在这些由于观点一致而不是由于什么特別团体联合起来的文人中間，他們的观念就已經鮮明地确立起来了；他們凭借自己有价值的著作，取得了其他大半是庸碌无能的文学家的承认，吸引了一切富有才华的年輕人。他們的詩人是阿納斯塔齐·格律恩和卡尔·倍克；他們的批評家首先是谷茲科夫、居涅、洛別，而比較年輕的是路德維希·維尔、列文·休金等等；此外，他們还在小說、戏剧等等方面試过自己的力量。誠然，最近在谷茲科夫和蒙特之間（居涅和洛別站在蒙特方面）发生了爭論；双方都有拥护者：追随谷茲科夫的是一些比較年輕的人——維尔、休金等等，追随蒙特的只有少数青年；比約尔曼以及年輕的很有才能的丁盖尔施泰特都采取十分中立的态度，可是更多傾

向于谷茲科夫。蒙特由于这次爭論，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威信；居涅的威信也大大低落了，因为他非常卑鄙，凡是谷茲科夫所写的东西他都加以謾罵；相反地，谷茲科夫却抱着非常宽大的态度，大半只是嘲笑彼此吹捧的蒙特和居涅之間的偉大愛情。谷茲科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誠实的小伙子。这从他最近在《文学年鉴》上发表的文章¹⁵⁹可以看出来。

除了“青年德意志”之外，我們很少有什么积极的了。士瓦本派从一八二〇年起就一直很消极；奥地利派——采德里茨和格里巴采尔——是很少趣味的，因为他们写的是我們感到陌生的題材（采德里茨写西班牙題材，格里巴采尔写古代題材）；在抒情詩人中間，雷瑙虽然写的是宗教題材，但是傾向于“青年德意志”，弗朗克尔是一个真摯的烏兰的 en miniature*，卡·艾貝尔特完全波希米亚化了；撒克森派——赫尔、赫列尔、赫尔洛逊、莫尔菲、瓦克思曼、特罗蒙里茨——唉呀！我的天！这里沒有“維茲”**；馬尔托派和柏林派（你不屬於这一派）的作家都是卑鄙的小人，萊茵省的作家——列瓦尔德当然要算是写得生动有趣的最优秀的作家，他的《欧罗巴》¹⁶⁰杂志是值得讀的，但是其中的評論是令人厌恶的。胡布、施涅茨列尔及其一伙都沒有多大的价值；看吧，弗萊里格拉特还会回到“青年德意志”来的，杜列尔也是一样，只要他的才智不过早地枯竭，而留克尔特却像一个老爷子一样，站

* 法文：縮影。——編者注。

** 双关語：“Witg”——“聰明、机智”。——編者注。

在那里，伸出两手为大家祝福。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四月八日至九日給
弗·格勒伯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
九五六年版，第二七九至二八一頁，苏联国家
政治書籍出版社。

九

既然你不想批評《圣哈諾尔》、《弗劳利德》和《暴風雨》¹⁶¹，
那末你就得不到任何一首詩；担保 debilitatis ingenii abhor-
ret ab usata tua veriloquentia. Meam quidem mentem ad
juvenilem Germaniam se inclinare, haud nocebit libertati;
haec enim classis scriptorum non est, ut schola romanti-
ca, demagogia, et cett., societas clausa, sed ideas saeculi
nostri, emancipationem judaeorum servorumque, constitu-
tionalismum generalem aliasque bonas ideas in succum et
sanguinem populi Teutonici intrare volunt tentantque. Quae
quum ideae haud procul sint a directione animi mei,
cur me separare? Non enim est, quod tu dicis: 屈从于某
一傾向, sed: 归附于某一傾向; sequitor a continuation in
my room, and in wirting a polyglottic letter, I will take
now the English language, ma no, il mio bello Italiano,
dolce e soave, come il zefiro, con parole, somiglianti alle

flori del più, bel giardino, y el Español, lingua como el viento en los árboles, e o Portuguez, como as olas da mar em riba de flores e prodos, et le Français comme le murmure vîte d'un font, très amusant, en de hollandsche taal, gelijk den damp uijt eener pijp Tobak, zeer gemoedlijk; *
但是我們可愛的德文，却擁有這一切的一切；

荷馬的宏亮的語言好像是大海翻騰的波濤，

埃斯庫羅斯從山頂把一塊塊岩石投向深谷，

羅馬語言是威武的凱撒向軍隊的講話；

他大胆地抓住石頭——詞句，一層層地堆疊起來，建

* 這段話是恩格斯用各種文字寫的，它們的次序是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和荷蘭文。全段的意義是：“精神的弱點同你的通常的真實性不相符合。我的精神偏向於‘青年德意志’方面，這不會對自由有害，因為這一作家集團，不同於浪漫派、煽動派等等，不是一個故步自封的團體；他們希望而且力圖把我們世紀的觀念——解放猶太人和奴隸，普遍實行立憲，以及其他一些好的觀念——變成德國人民的血肉。因為這些觀念與我們的精神傾向沒有分歧，所以為什麼我應該離開它們呢？要知道，問題不是一——如你所說的——屈從於某一傾向，而是歸附於某一傾向；我在房間里繼續寫下去，因為我是用各種文字來寫這封信的，所以現在我用的是英文，——否則就用我那美妙的、象徵風一般溫柔 and 令人愉快的、好比最漂亮的花園中的花朵一樣的詞句的意大利文，好比樹林間的風聲一樣的西班牙文，好比在長着花和草的岸邊喧嚷的大海一樣的葡萄牙文，好比可愛的小河的潺潺流水聲一樣的法文，好比煙斗里的舒適的煙味那樣的荷蘭文。”——編者注。

筑起許多巍峨的大廈。

年輕的意大利語言溫柔而又優雅，

把詩人遷居到南方最綺麗的花園，

佩脫拉克在那里采花，阿里歐斯托在那里徘徊。

西班牙語言！你听着，好像大風高傲地從綠葉茂盛
的樹巔掠過，

向我們傳來美妙的古歌，而環繞在樹干上的千條籐
蘿各自在綠蔭中不停擺動。

蕩漾到滿是花朵的岸上的微波是葡萄牙語言，

從它那里可以聽到和風送來的水神的低吟。

法蘭西語言宛如一條小河，湍湍地流去，不停地沖洗
着頑強的石頭。

英國古老的語言，強壯的武士的遺迹，

經過風吹雨打，已經長滿了野草，

暴風號叫和呼嘯，枉然地想把它推倒。

但是德國語言，就像喧嘩的波浪，

拍打在氣候美好的珊瑚島岸上。

在那里迸出了荷馬的永遠翻騰的浪花，

在那里埃斯庫羅斯的巨大岩石引起了回響，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巍然聳立的大廈，

在那里芬芳的花園中有各種高貴的花朵。

在那里濃蔭的樹巔發出和諧的喧嚷，

在那里水神低吟，波浪沖洗着石頭，

古代勇士修建的高楼耸入天空。

这就是不朽的、无限光荣的德国语言。

这些六脚韵诗是我即兴写成的。希望它们能帮助你把前面的胡诌弄清楚些，它们正是由于这才写出来的。你只能当作即兴的东西去看。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给威·格勒伯的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九三至二九五页，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

关于对浮士德¹⁶²的详细评论，我非常感谢你。作品的改编一定是那可恶的劳巴赫干的，——这个坏蛋不论什么都要抓一把，他不仅败坏了席勒，在自己的悲剧中把席勒的形象和思想贬低到庸俗的地步，而且也糟蹋了歌德，鬼才知道他对歌德是怎样看待的。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一日给弗·格勒伯的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八三至二八四页，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今天是五月二十四日，但是你一封信也沒有寄來。結果你又接不到詩了。我不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接受一篇關於現代文學的評論吧。

《路德維希·貝爾涅全集》。第一卷和第二卷。《劇作漫談》。——爭取自由和權利的勇敢戰士貝爾涅，在這裡登上了美学的舞台。在這裡他也感到很有把握；他所說的一切都是那樣清楚和明確，都是那樣充滿着真實的美感，而且有着那樣确凿的證明，以致人們無法提出反駁的意見。這一切都洋溢着層出不窮的、光彩奪目的機智，簡直和岩石一樣，時而在這裡，時而在那裡地豎立起牢固的和尖銳的自由思想。這些批評文章（也就是這本書所收的文章）大多數是在書中所分析的作品出版的那個時候寫成的，也就是在對這些作品的批評還在盲目地和不堅定地摸索前進的時候寫成的。然而貝爾涅却看透了一切，深入到了最隱蔽的行為動機。最好的是他關於席勒的《退爾》的批評¹⁶³，——這是一篇跟通常對這部作品的看法相對立的文章，二十年來沒有人起來反駁，因為它是無法反駁的。伊麥爾曼的《卡爾德尼奧和赫菲爾》、勞巴赫的《伊斯德爾和奧爾卡》、克勞倫的《羊毛市場》（這一切都使我感到另外的一些興味）、霍瓦爾德的《燈塔》和《繪畫》（他把這些作品消滅得干干淨淨），以及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貝爾涅在

一切方面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伟大人物，他引起了那会产生无数后果的意见斗争，并且这两卷就足以保证貝尔涅同萊辛并列的地位；但是他在另一个活动场所则成了萊辛，但願卡尔·倍克能继他之后作另一个歌德吧！

卡尔·倍克：《夜·铁的歌》。

我是一个野蛮的、放肆的恶魔；
我的铁的歌充满着可怕的力量。
我的前额堆上了重重的苦难，
就像那头巾上的神秘的褶皱。

如果在序曲的第二节里就遇到这样的形象，那末我们在这本书的正文中会看到一些什么呢？如果在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的头脑里就有这样一些思想，那末一个成年人会给我们创造出什么样的歌来呢？卡尔·倍克是自席勒时期以来谁也比不上的一个富有才华的诗人。我在席勒的《强盗》和倍克的《夜》之间发现了惊人的相似：同样热烈的酷爱自由的精神，同样奔放的想像，同样年轻人的热情，同样的缺点。席勒在《强盗》里极力追求自由，这些强盗就是对他的充满奴性的时代的严肃警告；但是这样的倾向在当时还不能具有明确的形式；现在通过“青年德意志”，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一贯的方向，因为卡尔·倍克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地号召同时代人承认这个方向和靠近这个方向。Benedictus qui venit in nomine Domini*。

* 拉丁文：为了上帝的人是有福的。——编者注。

《漫游詩人》。卡尔·倍克的詩集。这个青年詩人在第一本作品之后，又出版了第二本，这第二本作品就力量、思想的丰富、情調的昂揚和深刻讲来一点也不逊于第一本，而且还以美妙的形式和典范的性质远远超过了第一本。从《夜》中的《創造》到《漫游詩人》中关于席勒和歌德的十四行詩，有着多么大的进步啊！谷茲科夫认为十四行詩的形式会有害于整体的印象；可是我以为，就这种独特的詩体讲来，这种莎士比亚式的十四行詩恰好是在史詩和单独詩篇两者的中間。要知道，这决不是史詩，而是被史詩的一条綫微弱地联系着的、比拜倫的《查尔德·哈罗德》被史詩的一条綫更微弱地联系着的純粹抒情詩。然而我們德国人的幸运是产生了卡尔·倍克。

《布拉塞德和他的儿子們》。卡尔·谷茲科夫的滑稽小說。第一卷。作为这三卷長篇小說的基础的是关于現代堂·吉訶德的思想，这个被人們不止一次地使用过、然而大部分都是給糟塌了的思想，当然是用之不竭的。这个現代堂·吉訶德（乡村神父布拉塞德）的形象，在谷茲科夫最初构思的时候，倒是极其美妙的，但是到写作的时候有的地方的确被他写坏了。無論如何，这个还不到三十岁的谷茲科夫的小說（据說这篇小說早在三年前就完成了），在描写的力量方面是远不如塞万提斯这个成年人的作品《堂·吉訶德》的。但是次要的角色——托比阿奴斯，看起来是跟桑丘·龐斯不相上下，——情节和語言都是十分出色的。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十五日給威·格勒伯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九七至二九九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 二 —

我的亲爱的古里耶尔莫：

你对我抱着什么錯誤的看法？在这里談不到丑角演員，也談不到忠实的艾卡特¹⁶⁴（或者如你所写的，艾卡特），而仅能談到邏輯、理性、連貫性、propositio major 和 minor* 等等。是的，你說得对，在这里溫情是沒有任何用处的，这些宵小之徒——奴才諂媚，貴族强橫，书报檢查等等——应当拿劍来一扫而光。当然，我也應該大喊大叫和大吵大鬧，但是因为我是同你打交道，所以我极力保持心平气和的态度，为的是在那“像野狗一样”杂乱无章的詩的散文从你身旁馳过的时候，你不致于“划十字”。第一，我反对你的意見，好像我在踢赶时代精神，要它生龙活虎地向前迈进。我的亲爱的人，你把我的可怜的、翹鼻子的面孔形容成一副多末可怕的丑相！不！我决不这样作，剛剛相反，当时代精神好像暴風雨似地奔馳而来，吹走铁路上的列車的时候，我就飞快地跳进車廂，让它把我运载一

* 拉丁文：大的和小的前提。——編者注。

会儿。是的，关于卡尔·倍克，就是这样。——所謂他的才情已經枯竭的荒唐想法，十之八九是出于不堪救药的維赫里豪斯，关于这个家伙，烏尔姆已經給我作了必要的报导。一个写过那样狂热的詩篇的二十二岁的人，忽然要停止創作，——这样的想法，不，这样的謬論，还没有在我脑子里出現过。你能不能想像歌德在写了《葛茲》之后，或者席勒在写了《强盜》之后，就再不是天才的詩人？此外，你还认为好像是历史在向“青年德意志”复仇！上帝保佑吧！当然，如果以为世界历史被上帝作为世襲封地授予联盟議會，那末它就会以三个月的監禁向谷茲科夫复仇了¹⁶⁵。如果它——我們決不再怀疑——是在于社会輿論中（就是說，在我国是在于文学意見中），那末它对“青年德意志”的复仇就表现在它允許“青年德意志”用手中的笔征服自己，而且现在“青年德意志”像女王一样高踞在现代德国文学的王位上了。貝尔涅的命运怎样了呢？一八三七年二月，他作为一个英雄倒下了，并且在临死之前还幸而看到他的門人——谷茲科夫、蒙特、溫巴尔格、比約尔曼——已牢固地站立起来；誠然，險惡的烏云还籠罩在他們的头上，一条很长很长的鎖鏈把德意志紧系着，在这条鎖鏈要斷的地方，联盟議會就立刻加以修整，但是現在联盟議會甚至嘲弄各个君主，也許它知道那窃取来的王冠会从他們头上掉落下来的时刻。我不願向你保证海涅的幸运，总之他成为好說下流話的人已有相当长的時間了；我也不願保证倍克的幸运，因为他對我們亲爱的德意志非常热爱和忧伤；我也有后一种感情，一般說来我

还面临着不少的冲突，但是仁慈的老天爷賜给了我一种絕妙的幽默，这种幽默使我得到相当大的安慰。而你这个小胖子，是不是幸福呢？——至于你对灵感的看法，你就給自己收藏起来吧，否則你就成不了烏培河谷的傳教士。假如我不是在極端的正統主义和虔信主义下被培养出来，假如我在教堂里、在学校和家庭里沒有受到对聖經的最盲目的无条件的信仰的熏陶，沒有受到对于聖經的教义和教堂的教义以及每个神甫的教义的一致精神的最盲目的无条件的信仰的熏陶，恐怕我还会长久地保持着比較自由主义的超自然主义吧。有多少聖經的作者，在教义中就有多少矛盾，所以烏培河谷的信仰吸收了大約有一打的人。至于約瑟的家譜，大家知道，涅安德尔把《馬太福音》中的家譜硬加在希伯来原书的希腊文翻譯者身上；如果我沒有記錯，維賽在自己的《耶穌傳》里，像你一样，反对了路加。弗里茨所作的說明，最終归結到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假設，因而这个假設对于他們中間任何一个人都不合适。当然，我是一个 *πρόμαχος**，但是并非唯理主义派的，而是自由主义派的。各种对立的观点划清了界限，它們彼此尖銳地对抗着。四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唯理主义者），一个是轉到我們这方面来的貴族，但由于害怕破坏他的家庭所继承的那些原則，又一下跑回貴族陣营去了，一个是正合我們的希望，有很大前途的貴族，还有几个蠢貨——这就是那个爭論不休

* 希腊文：先进的战士。——編者注。

的集团。我是作为一个通曉古代、中世紀和現代生活的人物，作为一个粗暴的汉子等等进行厮杀的，但是我的这种斗争已不再有必要了，因为我的部下作出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昨天我对他们说明了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三九年的事件的历史必然性。此外，我真没有想到，在争论中我的力量大大地超过了所有这儿的毕业班学生。在我战胜了他们中间的两个人——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取得完全的胜利之后，他们就下决心，商量好推选一个最聪明的人来反对我，好把我驳倒；不幸的是，他当时正醉心于賀拉西，因此我按照艺术的一切规则就把他驳倒了。于是他们惊惶万分。这个以前的賀拉西主义者现在对我却非常好，昨天晚上他还跟我谈到这件事情。如果你读过这本被评论的书，你就会立刻确信我们的评论是正确的¹⁶⁶。卡尔·倍克是一个有极大才能的人，甚至是一个天才。类似下面这样的形象：

雷霆大声预告的东西，

闪电已写在乌云深处。

在他那里真是多得不可胜数。请听他对他所崇拜的贝尔涅说的话吧。他向席勒呼吁说：

你的侯爵波萨并不是梦幻的子孙！¹⁶⁷

难道贝尔涅现在不是同样的人物？

他，现代的退尔，从山上向下凝视，

为我们吹起令人心醉的自由号角。

他安静地磨尖了箭，弓弦一响，

于是……被射中的苹果颤动起来；

地球被自由的箭射穿。

他多么奇妙地描繪了犹太人的貧穷状况 和大学生的生活¹⁶⁸，而現在又同样写了《漫游詩人》！朋友，要考慮一下，把它讀一遍吧！你听我說，如果你能駁倒貝爾涅評論席勒的《退尔》的文章，我就把我翻譯雪萊作品所应得的稿费全部送給你¹⁶⁹。我原諒你攻击我的关于烏培河谷的文章¹⁷⁰，因为最近我把它重讀了一遍，这种風格甚至使我也大为驚訝。从那时以来我还没有写出过这样好的东西。別忘記下次談談列奧和米赫列特。我已經說過，如果你认为我們这些年輕的德国人是人为地吹起时代精神，那你就大錯特錯了；但是你想一想，这种 *πνεῦμα** 一旦吹了起来，而且很好地吹了起来，我們要不撑起船帆，那我們岂不成了笨伯？你們送过卅斯的殯，这是不会忘記的。最近我要在《典雅报》¹⁷¹上写一篇文章来談論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可笑的是，你們大家为了一点粗暴的行为竟在事后如此溫和地請求寬恕。你們还根本不会說罵人的話，你們就成了这个样子。弗里茨打发我到地獄去，送我走到地獄門口，深深鞠了一躬，就把我推了进去，好让自己再升上天堂。你透过你的晶石眼鏡把一切都看得大了一倍，将我的三个朋友当作从維納斯山来的山精¹⁷²。——小胖子，你对于誠实的艾卡特在大叫大嚷些什么？你看，他本来就是这样：

* 希腊文：精神。 編者注。

一个矮小的人，从侧面看去很像一个犹太人；他叫贝尔涅；只要让他干事情，他就会把維納斯山上的一切僕人都赶走。然后你也会十分温顺地同我寒暄，而彼得先生也会立刻来到，他半边脸露出嘲笑，另外半边脸露出愠怒，他时而让我看带着愠怒的半边，时而让我看带着嘲笑的半边。

在可爱的巴門，现在开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弗萊里格拉特成立了一个朗诵剧本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自弗萊里格拉特离开以后，施特留克尔和涅布尔格（朗格維舍的伙计）便成了自由思想的 *πρόμαχοι**。同时艾維希先生也机敏地发现了：（一）“青年德意志”的精神正在这个团体里蠢动；（二）这个团体 in pleno** 都是《电訊报》上的烏培河谷来信的作者。他还一下看透了弗萊里格拉特的诗是世界上最平凡的诗，弗萊里格拉特远不如德·拉·莫特·傅克，三年之后就要被人們忘記。这和卡尔·倍克的說法完全一样：

啊！席勒，席勒，你在高高飞翔中¹⁷³

沒有忘記受苦受難的人民！

你是人們永遠年輕的預言家，

勇敢地扛着自由的旗帜前进！

当兵士們从戰場上逃走，

胆小鬼們扔掉宝剑，叉着双手，

你慷慨地为真理洒出鮮血。

* 希臘文：先逃战士。——譯者注。

** 拉丁文：全体成員。——編者注。

你把自己充满热情的生命
化成灰烬……世界没有拒绝礼品，
但它是不是珍视你的爱情？
不！它不了解你的沉重的苦难！
当你的歌声飘飞得愈来愈高，
它只在歌声中听到美妙的声音，
可是没有在歌声中看到血泪。

这是谁的作品呢？这是卡尔·倍克的《漫游诗人》中的一节，既有强劲有力的诗句和光彩夺目的形象，也有晦涩不明的地方与过分夸张的笔法和比喻。要知道，大家公认席勒是我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诗人¹⁷⁴；他已经预感到在法国革命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时代，而歌德甚至在七月革命以后也没有预感到这点；如果事件向他逼来，迫使他几乎相信新时代就要到来，他却躲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为了免得受到打扰还把门锁上。这就大大地伤害了歌德；但是当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岁了，并且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人，所以不能因为这点责备他。最后我愿为你画一点什么东西。

我寄给你们一束诗，请大家分头看看。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七月三十日给威·格勒伯的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一二至三一六页，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一三

我現在正專心研究現代文体，這無疑是一切修辭學的理
想。這種文體的典範便是海涅的作品，特別是居涅和谷茲科夫
的作品。然而它的大師是溫巴爾格。以前的文体家對他發生特
別良好影響的是萊辛、歌德、讓·保爾，尤其是貝爾涅。啊！貝
爾涅的文体斷然超過了一切。《仇法者明采爾》在文体上是德
國文學的一部優秀作品，同時又是第一部以徹底打倒敵對者
為自己任務的作品；它在你們那里遭到禁止，當然是為了防止
用比皇家文体更好的文体來寫作。現代的文体集合了文体
的一切優點：十分簡潔和明晰，一個詞就揭示出對象的特征，同
平鋪的敘事相互交織，簡明的語言同光輝的形象和十分機智
的警句相互交織——一句話，就是頭上戴着薔薇花、手里拿着
殺死妖蟒的標槍的血氣方剛的年輕的甘尼美。而且對於作者的
個性打開了最廣闊的天地，所以儘管有類似的地方，但是誰
也不是誰的模仿者。海涅的文章光輝奪目，溫巴爾格的文章
熱情明快，谷茲科夫的文章精確細致，有時閃着鮮明的陽光，
居涅的文章通暢流利，有時光亮太多而陰影太少，洛別模仿海
涅，現在又模仿歌德，但是成了奇形怪狀，因為他模仿那崇拜
歌德的瓦爾哈根，而蒙特也模仿瓦爾哈根。馬爾格拉符的文章
還是過干一般，好像上氣不接下氣，吃力得很，倍克的散文還
沒有脫出試作的階段。如果把讓·保爾的華麗和貝爾涅的精

确结合起来，便可以得到现代文体的主要特点。谷兹科夫善于成功地吸收法国人的光采、轻快、但是干巴巴的文体。这种法国的文体好似飘浮的蛛丝，现代的德国文体宛如一幅丝綢（这个形象可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对歌德绝妙的诗歌的研究，证明我不是为了新的而忘掉旧的。但是必须从音乐方面，最好是从各种乐曲方面去研究他们。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十月八日给威·格勒伯的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一八页，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一四

最亲爱的古里耶尔莫，你为什么写信？你们都是些懒家伙。我就不是这样！我不仅给你们写了比你们应该得到的还要多的信，我不仅认真地介绍了世界上的一切文学，我还暗地里一心想在小说和诗歌上建立一座纪念碑，只要书报检查制度的气息不使发亮的铜变成可恶的铁锈，那末除了奥地利之外，这座纪念碑会以灿烂的青春的光芒照耀着所有的德意志国家。我的心中经常在发酵和沸腾，我那有时不冷静的头脑还在不断地燃烧；我竭力探求一种把我心灵中的渣滓清除出去并使热力变成熊熊火焰的伟大思想。现在我心中有着极

其宏偉的題材，我以前所寫的一切東西跟它比起來簡直成了兒戲。我想在“小說—童話”或某種類似的東西里表現出在中世紀已經顯露出來的當代的憧憬；我想喚起那些埋沒在教堂和土牢的基石下、但在堅硬地壳下跳動着、竭力爭取解放的精靈。我想努力解決哪怕是一部分谷茲科夫給自己提出來的任務：一定要寫成真正的《浮士德》第二部，在這裡浮士德已經不是利己主義者，而是為人類犧牲了自己。這就是《浮士德》，這就是《終生流浪的人》，這就是《粗野的獵人》——這是預感到的精神自由的三種典型，它們之間很容易就聯繫起來，並且同揚·胡斯結合在一起。對我來說，這是多末富有詩意的背景，而這三個惡魔就在這兒任意地發號施令！以前我寫了一個開端的《粗野的獵人》那首長詩，已經溶化在這裏面了。——我要非常獨特地塑造這三個典型（你們這些傢伙為什麼不寫呢？要知道已經是十一月十四日了）；對於阿加斯菲爾和《粗野的獵人》的處理，我想得到特別的效果。為了使這篇東西更有詩意和含義更深，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德國傳說的其他一些因素編織到它裏面去——這我手邊就有一些。雖然我現在所寫的這篇小說可以說是在文体和人物刻划上的一種練習，但是新的構思將成為我希望借以獲得榮譽的真正的東西。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三至二十日
給威·格勒伯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二六至三二七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

一五

出現了一个年輕的犹太人，提奥多尔·克莱齐納赫，他的长詩写得很好，短詩写得更好。他写了一出喜剧，在这出喜剧里他把沃·明采尔及其一伙大大地嘲笑了一陣¹⁷⁵。現在大家都向往新的学派，在偉大的时代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房屋、宮殿或者茅屋。其余的一切都在沒落，感伤的歌曲已經听不见了，响亮的角笛在等待着猎人，让他吹起打死暴君的号角；同时树梢上还刮过神的暴風雨，德意志的青年揮动着利剑，举起滿滿的酒杯，站在树丛里；山上的城砦在燃燒，王座在动摇，祭坛在颤动、只要上帝在雷电交加的暴風雨中一声呼唤：前进！前进！——誰还敢阻止我們呢？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三至二十日
給威·格勒伯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二七頁，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

一六

柏林有一个青年詩人卡尔·格律恩，最近我讀了他的《旅行札記》，一本很好的作品。但是他好像已有二十七岁了，因

此他可能还会写出更好的东西来。他有时表现出一些很好的思想,然而常常带着討厭的黑格爾的修詞。例如,这是什么意思呢?“索福克勒斯就是造化很高的希臘¹⁷⁶,它凭借自己巨大的爆发,把絕對必然性的石牆打碎了。莎士比亞身上現出了絕對性质的概念。”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三至二十日
給威·格勒伯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
五六年版,第三二八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
版社。

一七

我現在是普魯士禁书的特別供应者;貝尔涅的四册《仇法者》,他的六卷《巴黎来信》,維涅迭的五册嚴禁的《普魯士和普魯士精神》,这些东西我都准备送到巴門去。《巴黎来信》的最后两册我还没有讀完,这是非常好的书。希臘的奧圖王在书中受到了严厉的譴責;例如,他在一个地方說:“如果我是上帝,我就要搞出一桩奇妙的事情来:我要在一个夜里使所有偉大的希臘人都复活起来。”接着就是一些出色的描写,伯利克里、亞里斯多德等等这些古希臘人如何在雅典游逛。这时接到消息,奧圖王駕到。所有的人都准备溜走,第欧根尼点着

灯笼，所有的人都急忙奔向皮尼亚。奥图王一上岸，就发表以下的演说：“希腊人，你们要向上看。上天装饰着巴伐利亚的民族色彩。”（这篇演说非常好，我应该把它全抄下来。）“要知道希腊在最古的时代是属于巴伐利亚。裴拉斯盖人居住在奥登瓦尔德，伊纳库斯人生在兰斯古特。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使你们幸福。你们的煽动者、骚乱主谋者和报纸上的下流文人把你们这个美好的国家带到了灭亡的边缘。有害的出版自由引起了普遍的混乱。你们只须看一看，橄榄树长成了什么样子？我早就应该到你们这里来，但是以前不能来，因为我降生还不很久。现在你们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我的大臣们会把联邦最近的决议通知你们。我能保护自己王位的权利，并且使你们逐渐成为幸福的人。作为我的俸禄”（立宪国家的国王生活费用），“你们每年要给我六百万彼亚斯特，我还要你们付清我的债务。”希腊人于是骚动起来，第欧根尼把自己的灯笼指向皇帝的脸，希坡克拉忒斯叫人去运六车藜芦来，如此等等。这整本讽刺的东西，是一个极尽挖苦之能事的讽刺杰作，而且是用绝妙的文笔写出来的。你不大喜欢贝尔涅，大概是由于你读了他早期的蹩脚作品《巴黎素描》。他的《戏剧漫谈》、批评论文、各种格言就高出不知道多少，特别是《巴黎来信》和非常难得的《仇法者》。他把画廊写得非常枯燥，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然而优雅的风格，强大的力量，深刻的感情，《仇法者》的那种极其少见的俏皮，都是不可企及的。我希望在复活节或者秋天在巴门还能见到你；那时你对这个贝尔涅

就会有另一种看法了。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三至二十日
給威·格勒伯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
五六年版，第三二九至三三〇頁，蘇聯國家政
治書籍出版社。

一八

如果你认为德国文学已經逐漸地停滯下来，那你就大錯
特錯了。你不要以为，如果你像駝鳥一样，把头藏起来不看
它，它就不再存在了。Au contraire*，德国文学发展得并不坏；
如果你对它多注意一下，如果你不是住在沒有特殊的、难以得
到的許可就看不到谷茲科夫等人的作品的普魯士，那你是会
信服的。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三至二十日
給威·格勒伯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
五六年版，第三三〇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
版社。

* 法文：相反地。——編者注。

一九

我讀了維也納的格里巴采尔的一本很令人喜欢的喜剧《誰撒謊誰倒霉》；它远远地超过了现在称为喜剧的一切胡說八道的东西。剧中到处都令人感到一种崇高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正受着奥地利书报檢查制度的难以忍受的压制。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既要描写貴族而又不让貴族的书报檢查官抓住把柄，真不知道費了多大的心思。

弗·恩格斯：（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九日至（一八四〇年）二月五日給威·格勒伯的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三六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烏培河谷来信

—

巴門的傳教士彼此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全都是地道的正統派，或多或少有些虔誠派的色彩。只是維希林豪森的施梯尔还值得稍微談一談。据說他小的时候，让·保尔就認識他，而且发现他很有才干。施梯尔曾在哈雷附近的弗兰克列宾做过牧师，当时他就发表过几本用詩和散文写成的圣书，出版过代替原版的路德派教义問答的修訂版，还有一本不太厚的教学指南和一本批評薩克森省出版的教会圣歌集的缺点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得到了《福音派教会报》很高的評价，虽然有些見解的理由还不够充分，至少其中有些对教会歌曲的看法要比安逸的烏培河谷流傳着的看法合理一些¹⁷⁷。施梯尔本人的詩是极其枯燥的；他把席勒的几首宣揚偶像崇拜的詩篇改成正宗教徒都能接受的东西，这也使他有了名气，譬如他把《希腊之神》詩集里的一段改成下面这样：

当罪孽深重的力量
統治着世界的时光，

你们，来自阴影国度的众神，
使人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替久长！
那时你们的犯罪的祭祀
与我今天看到的完全两样，
人类认为你的殿宇是
阿馬杜西亞的維納斯！

的确改得很妙，甚至可以說是迷人！施梯尔在維希林豪森代替桑得尔已经有半年了，但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使巴門的作品充实起来。

弗·恩格斯：《烏培河谷来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一卷，
第四六二至四六三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五〇六至五〇
七頁，人民出版社。

二

不言而喻，既然虔誠主义在一个地区这样流行，那末这种虔誠主义精神就必然会散布到一切領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断送它們。受这种精神影响的主要是教育事业，首先是国民学校。有一部分国民学校完全掌握在虔誠派手里，这就是教会学校；这种学校每个乡鎮都有一个。其他的国民学校虽然也受教会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但要自由得多，因为它们

受民政管理局的影响要大一些。这样，我們就可以亲眼看到神秘主义如何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教会学校还像大主教查理·提奥多尔在世的时候一样，除了教学生誦讀、书写和計算而外，只向学生灌輸教义問答。而其他学校总还教学生一些初步的科学知識和一些法文，因此，在这种影响下，許多学生毕业以后就竭力設法繼續升学。这种学校发展得很快，在实行普魯士管理制度以后，就大大超过了教会学校，虽然以前曾經远远落在教会学校的后面。但上教会学校的还是多得很多，因为那里的学费便宜得多，另外許多家长总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那里去，一是由于信奉宗教，再就是由于他們认为在儿童的智力发展方面，要靠宗教精神来加强世俗精神。

在烏培河谷有三所用地方經費办的高级学校，即巴門市立学校，爱北斐特理科中学和爱北斐特中学。

巴門市立学校經費很不充足，因此教員很缺，但是学校当局尽到了一切努力。該校完全操纵在目光短淺的客齋的管理委员会的手里，該委员会多半也只是从虔誠派里挑选教員。該校校长也不排斥这个教派，但他在执行自己职务的时候还是依照坚定的原則，他善于巧妙地向每个教員說明他所处的地位。其次就是約翰·雅可布·艾維希先生。他能用好的教科书把书教得很好，在历史教学方面，他是紐賽尔特故事学派的狂热信徒。他写过許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其中最大的一部——当然是按篇幅來說——叫做《博愛者》，威塞爾的巴格爾书店版，两卷本，四十印張，定价一个帝国塔勒。他的全部

著作都充滿了崇高的思想、善良的願望和不現實的計劃。據說，他的教學實踐遠遠落後於他那冠冕堂皇的理論。

菲立普·謝弗林博士，第二個一級教員，他是該校最有才幹的教員。在德國，也許就沒有像他這樣精通現代法文文法結構的人。他重點研究的不是古拉丁文，而是上世紀的古文，特別是伏爾泰的，並且從對伏爾泰的研究轉向對現代作家風格的研究。他把研究的結果寫成《法文學習指南》一書，共分三冊，其中第一二兩冊已經出了几版，第三冊也即將在復活節以前出版。毫無疑問，除了克涅倍爾編的教科書而外，這是我們現有的最好的一本法文教科書。這本教科書第一冊出版以後，馬上就受到了普遍的贊揚，而且現在几乎是整個德國以至于匈牙利和俄國波羅的海沿岸各省傳播最廣的一本教科書。

其餘的教員都是剛從中學畢業的年輕人，其中有些人受過很有系統的教育，另一些人只是得了一些亂七八糟的知識。這些年輕教員當中，弗萊里格拉特的朋友科斯特爾先生是最好的一个；有一本教材里有他寫的一篇詩學概論，他取消了詩學中的說教性的詩歌，而把一般認為的几种說教性的詩歌列入敘事詩和抒情詩；這篇文章證明他是了解這個問題的，思想也是清楚的。有人請他到杜塞爾多夫任教，管理委員會的先生們知道他反對一切虔誠主義，因此就很樂意地讓他去了。另一個教師却和他相反：有一次，一個四年級的学生問他歌德是誰，他回答說：“是一個不信神的人。”

愛北斐特理科中學的經費非常充足，因此可以招聘最好

的教員，開設比較完整的班次。但这个学校流行着一种非常可怕的背书制度，这种制度半年的时间就会使一个学生变成傻瓜。順便提一下，学校领导几乎就不存在；校长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学校，只有当他要极端严厉地处罚人的时候，他才在学校。技工学校（該校学生有一半的时间用在各种繪画上面）和理科中学合并了。教师当中值得提起的是克魯霍博士；他在英国住过六个星期，写了一本有关英語发音的书，这本书根本不能用；該校学生的名誉非常坏，因此，第斯泰維克对爱北斐特的青年大有意見。

爱北斐特中学的經濟状况非常拮据，但它是被公认为普魯士最好的学校之一。这所学校是宗教改革协会的财产，但是它却很少受这个协会的神秘主义的影响，因为它对傳教士不感兴趣，而管理委员会的委員則根本不了解这个中学的情况；虽然这样，它还是受了管理委员会委員們吝啬的影响。这些先生們对普魯士中学教育的优点根本就不了解，竭力供給理科中学經費和学生，对这所中学却横加責难，說它收的学费連支出都弥补不上。关于把这所中学轉交給政府的談判，現在正在进行，政府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假如不轉交給政府，再过几年，这所学校就会因为經費不足而停办。教师的选拔工作現在还是操在管理委员会的委員手中，这些人的确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每个賬目記入总賬，但对希腊文、拉丁文和数学却一窍不通。他們选拔的主要原则是：选一个平常的改革派比选一个能干的路德派要好些，比选一个天主教徒就更好些。

但是普魯士語文工作者中間，路德派比改革派要多得多，因此，事实上管理委员会几乎从来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原則办事。

汉契克博士，教授，代理校长，生于劳西茲区魯考，能用西塞罗的拉丁文写詩和散文，写过許多傳教文章、教育問題論文和学习希伯来文的材料。如果他不是路德派，而且管理委员会不那么吝嗇的話，那他早就是正式校长了。

艾霍夫博士，第二个一級教員，他和比他年輕一些的同事倍尔茲博士合写了一本拉丁文文法；但登在《文学总汇报》上的弗·哈茲的书評，对这本书的評價并不很高。他喜欢希腊文。

克劳森博士，第三个一級教員，他无疑是全校最能干的一个，学識淵博，精通历史和文学。他讲课非常吸引人；他是唯一善于使学生对詩发生兴趣的人，否則烏培河谷的庸夫俗子就会完全失掉这种兴趣。据我知道，他只写过一本有关科学方法的著作，题为《品达——抒情詩人》，这本书使他在国内外的中学教师中間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这本书当然沒有在书市上出售。

这三个学校是一八二〇年才成立的；从前，爱北斐特和巴門都只有一个教区学校¹⁷⁸和許多私立学校，而这些学校都不能使学生受到充分的教育。这种后果从巴門老一輩的商人身上还可以看得到。这些学校的学生沒有受到一点教育：在巴門和爱北斐特，誰能玩惠斯特或打台球，能談一点政治和說几句恰当的客套話，誰就算是受过教育的人了。这些人过着可

怕的生活，但還覺得滿不錯；白天他們埋頭做生意，而且是那么專心致志，簡直令人難于置信；晚上到了一定的時間，就三五成群，打牌消遣，議論政治和抽煙，直到鐘打過九點以後，才各自回家。他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沒有絲毫變化，而且誰要破壞這種生活方式，誰就會倒霉；他也許會相信，這個城市所有的殷實戶都不會饒恕他。父親熱心地把兒子引到這條道路上去，兒子也希望步父親的后塵。他們的話題非常單調：巴門人喜歡談馬，愛北斐特人喜歡談狗，當着沒有東西可談的時候，就開始品評漂亮女人的外表，或者聊聊生意情況，——這就是他們談話的全部內容。他們難得談到文學，而他們所了解的文學就是保爾·德·科克、馬里艾特、特羅蒙里茨、聶斯特羅伊等人的作品。在政治上，作為地道的普魯士人（因為他們處於普魯士統治下），他們 *a priori** 堅決反對一切自由主義，但他們只是在陛下願意為他們保存拿破侖法典的情形下才會這樣，因為這個法典一旦廢除，他們的愛國主義就會完全消失。他們誰也不了解“青年德意志”在文學上的作用，把它看成海涅、谷茲科夫和蒙特等先生所主持的一伙蠱惑家的秘密團體。有些高貴的公子也許讀過海涅的作品，譬如《旅途景色》——不讀里面的詩——或《告密者》，但是關於其他作品，他們就只是從牧師或官吏的口中得到了一些模糊的概念。他們大部分人都認識弗萊里格拉特，並把他看做一個

* 拉丁文：預先。 譯者注。

好同志。弗萊里格拉特来到巴門以后，这些乳臭未干的貴族（他这样称呼这些年輕小商人）就紛紛前来拜訪他；但当他很快就意識到他所接触的是些什么人的时候，他就不再同他們来往；可是他們却死盯住他，夸奖他的詩和酒量，想尽一切办法要和这个发表过东西的人結拜兄弟，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詩人算不了什么，发表过著作的作者才是了不起的人。科斯特尔离开巴門以后，弗萊里格拉特就慢慢地和这些人断絕了来往，現在只和很少几个人接触。弗萊里格拉特的主人¹⁷⁹虽然有些为难，但对他还是必恭必敬；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是一个极有条理、非常热心的办事員。他的詩的成就，这里沒有必要談到，因为丁盖尔施泰特在《文学年鉴》¹⁸⁰上和卡利埃尔在《柏林年鉴》¹⁸¹上都对他作了非常詳細的評論。但我覺得，他們两个都沒有充分注意到这样一点：弗萊里格拉特的思想虽然跑得很远，但是他对祖国的怀念还是非常强烈的。他的德國民間故事如《青蛙公主》（第五四頁）《白雪花》¹⁸²（第八七頁）經常表現的主題和写成整本詩集的其他故事的主題（《森林中》第一五七頁）就說明了这一点；他仿照烏兰写的作品（《手錘》第八二頁，《木匠帮工》第八五頁；他的两篇墓前詩的第一篇也很像烏兰写的），以及《亡命者》，特别是他那无与伦比的杰作《叶甫盖尼王子》，也說明了这一点。弗萊里格拉特越是轉向相反的方面，上面提到的这些主題就越值得注意。《流亡中的詩人》¹⁸³一书，特别是登在《晨报》上的其中几段，使我們可以洞見他的心灵深处；他已經感觉到，只有接近

真正的德國詩，遙遠的世界才會出現在他的面前。

在烏培河谷的文学中，报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首先是馬丁·隆凱尔博士主編的《爱北斐特日报》，这份报纸在他英明的主持下，赢得了极大的而且是当之无愧的声誉。《总汇报》和《省报》合并以后，馬丁·隆凱尔当了主編；該报是在前景并不很妙的情况下創办的；《巴門日报》是它的竞争对手，但由于隆凱尔大力建立自己的通訊員网，写社論，才渐渐把《爱北斐特日报》变成了普魯士的第一流报纸。的确，在只有很少人讀社論的爱北斐特，这份报纸的声望并不很大，但是它在別的地方却享有很大的声望，《普魯士国家报》的垮台可能也帮了它的忙。文艺附頁《新聞小报》沒有超出一般水平。經常更換发行人、編輯和审查人的《巴門日报》，現在由常在《晚报》上发表評論的乔·皮特曼主編。他倒很想改进这份报纸，但是发行人的那种有着相当重大根据的吝嗇作风使他一筹莫展。小品文栏也沒有使情况好转，因为这一栏登載的常常光是几首皮特曼的诗、評論和从大部作品中摘录来的片断。該报的附頁《烏培河谷讀者园地》几乎整版都是列瓦尔德主編的《欧罗巴》杂志上的材料。另外，还有和《外国人报》——《农村日报》的继承者，它的伤感詩和笨拙的俏皮話是首屈一指的——一起出版的爱北斐特的《每日通报》，以及老气橫秋的《巴門周刊》。《巴門周刊》文艺的獅子皮总是露出虔誠派的驢耳朵来。

在其他文学形式中間，散文是沒有任何价值的一种；去掉

神学的，或者确切些说，虔诚派的文章和几本写得非常肤浅的有关巴門和爱北斐特历史的作品，散文就没有什么了。但是诗在《欢乐的河谷》却获得很大的成功，相当多的诗人都选定这个河谷作为自己的驻地。

威廉·朗格維舍，巴門和伊塞隆的书商，笔名威·叶曼特*，他的主要作品就是说教性的悲剧《终生流浪的人》，这部作品当然不如莫森改编的同一主题的作品好。他是烏培河谷竞争对手中最大的一个出版商，而且争得这种地位也不太困难，因为其中两个出版商——爱北斐特的哈赛尔和巴門的施泰因豪斯——出版的全是虔诚派的作品。弗萊里格拉特就住在他家。

卡尔·奥古斯特·德林克，爱北斐特的传教士，写过许多散文和诗；普拉頓的下面一句话可以用来说明这些作品：“它们是水势汹涌、谁也过不去的河流。”¹⁸⁴

他把自己的诗分成圣歌、赞歌和抒情诗三种。他写诗的时候，常常写到中间就忘记了是从什么地方写起的，以及下面怎样写法。他从住有传教士的太平洋上的岛屿一下子就扯到了地狱，从遭受折磨的心灵的喘息一下子就扯到北极的冰块。

李特，爱北斐特女子学校的校长，曾写过儿童诗；这些诗大部分是用已经过时的手法写的，而且同留克尔特、于尔和海伊的诗根本不能相比，但是其中个别的还写得不错。

* “叶曼特”(“Jemand”)的意思是“某人”。——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烏尔芬，这才是烏培河谷真正偉大的詩人；他是巴門人，一个无可否认的天才。細长的身材，四十五岁左右，穿着一件只有比他年輕一半的人才会穿的长长的紅褐色的上衣；两个肩膀抬着一颗无法形容的脑袋，鼻子上架着一副鍍金的眼鏡，閃爍的目光透过鏡片放射出来；头上頂着一頂綠色小帽，嘴里銜着一朵花，手里玩着一个剛从上衣上扭下来的扣子，——这就是我們巴門的賀拉西。他天天沿着哈尔得堡晃来晃去，总想碰上个好运气，找到一个新韵脚或新爱人。三十岁以前，这位不知疲倦的人曾崇拜过雅典娜·帕拉斯，后来又敬爱过阿芙罗迪特，后者接连送给了他九个杜欽妮婭——这也就是他的詩神。虽然歌德善于从每个現象找出詩的素材，佩脫拉克能把自己心愛的人的每一瞥和每一句話变成十四行詩，但是他們远远赶不上烏尔芬。是誰把脚下的細沙认做爱人的呢？是最偉大的烏尔芬。有誰歌頌敏欣（九个詩神之一的克萊俄）那双在臭水灘的草地上染污了的长袜呢？只有烏尔芬。他的諷刺詩是真正民間粗野語言的杰作。当他第一个妻子死去的时候，他写了一个訃告，使所有的女僕都感动得流泪。还有一首哀詩更妙，叫做《威尔海明娜——一个最好的名字！》。但是过了六个星期，他又和另一个女人訂了婚，現在已經又有第三个妻子了。这个变化莫測的家伙每天都要改变自己的主意。他在詩运亨通的时候，一会儿想去做鈕扣，一会儿想去种地，一会儿又想去卖紙；最后，他躲在一个僻靜的地方做起蜡烛来了，目的是想通过一种什么

方法来施展他的才能，他的作品不过是海岸上的沙粒而已。

蒙达努斯·艾列米达¹⁸⁵，佐林根的匿名作家，他作为一个邻居和友人也应当列入这些人当中。他是貝尔格区最富有詩才的历史編纂学家；他的詩不太荒唐，但枯燥无味。

約翰·保尔也应该算做这一类人，他是伊塞隆附近海得斐特的牧师，出过一本詩集。

上帝賜給我們君王和教士；

而詩人歌德只能来自世人。

你們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这整本詩集貫串着一种什么精神。但是保尔并不太笨，他說：“詩人是明灯，哲学家却是真理的奴僕。”* 但他的叙事詩《馬尔納河上的阿梯拉》的头几行却非常荒唐：

像刀劍和石头一样鋒利，像雪崩巨流一般，

上帝的笞杖穿过廢墟和火焰奔向高卢。

他还編过詩篇，确切些說，他是把大卫的几段詩拼湊了起来。他的最大功績就是他頌揚了休斯曼和桑得尔的爭吵，而且特別突出的是用諷刺詩歌頌的。作品的基本思想是：唯理論者竟敢

出言不遜，指摘主宰一切的上帝。

無論是福斯，还是施萊格尔，都从来没有用过这样华丽的

* 恩格斯說保尔并不太笨是有諷刺意味的。这可以从下面这句德文的諧音上看出來：“Die Dichter sind Lichter, die Philosophen sind der Wahrheit Zofen”。——編者注。

揚揚格結束六脚韻。保爾的詩的分法比德林克更妙，他把他的詩分成“讚美詩與聖歌”和“雜詩”。

弗·威·克魯克，神學碩士，寫過《詩的處女作或散文遺物》，譯過幾本荷蘭文和法文的傳教作品，還寫過一本動人的類似施梯林風格的短篇小說，他的這本書引証了新的材料來說明摩西創世記是真實的。這有多么滑稽！

最後，我還應該提到一個聰明的青年；這個青年說，既然弗萊里格拉特能夠既做店員，又做詩人，那他為什麼不能這樣呢。也許再過不久，德國文學會由於他的幾本並不次於現有的優秀作品的短篇小說而豐富起來；這些小說唯一能夠指摘的缺點就是：情節陳舊，構思不細緻，文字不精練。如果情面許可的話，我本來很願意從其中一篇摘出幾段來，但也許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出版商憐憫這位偉大的杜*（我不敢說出全名來，為的是不致傷害他的自尊心，使他感到受污辱而和我打起官司來），把他的小說公之於世。他也想做弗萊里格拉特的好朋友。

這就是著名的烏培河谷在文學方面的全部情況。或許還應該加上幾個由於酒的刺激而興奮起來的和常常用些蹩腳的詩來檢驗自己力量的偉大天才。我真想把他們介紹給杜勒博士，作為他的新小說的人物。這塊地方全都浸沒在虔誠主義和偽善主義的海洋里，但從這個海洋里露出來的不是鮮花遍

* 杜勒霍爾特，下巴門的一個辦事員。 編者注。

野的綺麗的島嶼，而只是光禿禿的草木不生的峭壁，或是委蛇多沙的淺灘，弗萊里格拉特像个被拋到岸上的水手，徘徊在這淺灘上。

弗·恩格斯：《烏培河谷來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一卷，
第四六四至四七二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五〇八至五一
八頁，人民出版社。

艾恩斯特·莫里茨·阿倫特

老阿倫特就像傳說中忠實的艾卡特，站在萊茵河畔上，警告那些德國青年，他們許多年來一直遙望着法蘭西的維納斯山，山頂上的那些热情的魅人的女郎——思想——不斷地在向他們招手。但是，發狂的青年們毫不理睬這位老騎士，一味注視着那里，並不是他們大家都像海涅的新唐蓋塞爾¹⁸⁶那樣，有氣無力地躺着。

阿倫特對於現代德國青年的立場就是如此。但是，不管所有的德國青年對他如何尊崇，他的德國生活的理想卻不能滿足他們；他們向往更大的行動自由，向往更充實和飽滿的生命力，向往那使德意志血液暢流的世界歷史動脈的熱烈和急速的跳動。由此產生出對法蘭西的同情，當然，這不是那種同法蘭西人所幻想的屈服有聯系的同情，而是更高尚和自由的同情。這種同情的本質，貝爾涅在自己的《仇法者》中曾經非常清楚地把它同條頓的局限性作了一番對比。

阿倫特感到現代同他格格不入，感到現代並不是因為他的思想而尊敬他，而是因為他那剛強和勇敢的個性而尊敬他的思想。所以對他說來，正如對一個以自己的才能、信念和許

多年事件的进程本身促进了自己的声望的人說来，給自己的人民留下自己的精神发展、自己的思想方式和自己的时代的紀念碑，便成为一种义务。这一点他已經在他那膾炙人口的《回忆录》中实现了¹⁸⁷。

如果暂时不談阿倫特的书的傾向，那就必須指出，从美学方面來說，这本书無論如何也是最有意思的現象之一。在我国的文学中我們有很久沒有听到这样强烈的、意义深长的語言了，这种語言对于我們青年一代的許多代表人物是一定有着长久的影响的。严峻总比軟弱无力好些！要知道有些作者，他們认为现代文体的实质是在于把語言的一切鋒芒、它的一切筋絡，都給罩上一层漂亮的、柔和的形式，甚至不顾有陷入女人气的危險。不，阿倫特文体的那种男性的严峻也比某些“現代”文体家的模稜两可的情况要好得多！何况阿倫特尽力避免了一八一三年他那些同伴的文体的古怪的特点¹⁸⁸，而且只有使用絕對意义下的最高級（这是南部拉丁語的特点），才使他的語言有着夸張的成分。現在又流行起来的对外国語言的可怕的偏愛現象，在阿倫特身上甚至是一点也找不出来的；相反地，他表明了，完全沒有必要在我們的語言枝干上接上外国語的枝叶。的确，裝載我們的思想的车輛，套上德国的馬就比套上法国或者希腊的馬，在許許多多道路上走要方便得多，而且单单嘲笑國語純洁化傾向的趋于极端的作法，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現在我們來談談书的內容吧。书的大部分都是用真正詩

人的手描繪出來的青年生活的田園詩。像阿倫特那樣度過了
自己童年的人大概會永久感謝上帝吧！不是在各個人的快樂
被全體的利益壓倒的大城市的塵土中，也不是在摧殘青春的
嫩芽的孤兒院和教養所中——不，而是在露天里，在森林中和
田野上，大自然創造出這個鋼鐵般的男人，嬌生慣養的一代驚
奇地凝視着他，就像凝視着北方的武士那樣。阿倫特用來描寫
自己這一時期生活的那無比生動的造型力量，幾乎使人產生
這樣一種思想：只要我們的作家體驗阿倫特那樣的田園生活，
一切田園詩式的幻想便都是多余的了。跟我們的世紀特別格
格不入的，是青年阿倫特的那種把日耳曼式的純貞和斯巴達
式的嚴格結合在一起的自我教育。但是這種非常朴素並且完
全不摻雜楊所特有的那種傲慢習氣的嚴格，正在暗自低唱
*hoc tibi proderit olim**，所以把它推薦給我們的嬌生慣養的
青年，是最適當不過了。我們的青年像瘋狗一樣，碰不得一點
涼水，稍微有些冷就穿上三四層衣服，還以身體衰弱免除兵役
為光榮。沒有什麼可說的，這樣的青年真是國家的棟梁！日前
在每個城市里首先都是打聽“最後一排府第”¹⁸⁹的所在地，這
個時候來談論純貞，他們認為是一種犯罪行為。的確，我並不
是抽象的道德家，我痛恨一切禁欲主義的畸形現象，我从不譴
責有罪的戀愛，然而使我痛心的是，嚴格的德行正受着天頂的
威脅，而感情要把自己抬上寶座。在阿倫特這樣的人面前，那

* 拉丁文：总有一天這對你會很有好處。——編者注。

些宣揚在实际上摆脱肉欲的人们会永远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

一八〇〇年阿倫特担负了委任给他的职务。拿破侖的大軍充塞着欧洲，而且随着这位法国皇帝威力的增长，阿倫特对他的憎恨也增长起来；这位格萊菲斯瓦尔德的教授，以德国的名义抗議压迫，不得不逃亡他方。最后，德国人民奋起，阿倫特回来了。书的这一部分是應該叙述得更詳細一些的；阿倫特謙遜地避而不談国民武装和它的行动。与其讓我們去猜测他并不是沒有进行什么活动，倒不如比較詳細地描述他参加当时运动的情况，并且根据他的主观看法来叙述那时經過的事情。以后的事件述說得更加簡單。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一方面，他对宗教領域的正統思想的傾向表現得愈來愈明确，另一方面阿倫特在談論他停职的时候表現出了一种神秘的、几乎是忠君报主的姿态。但是对这一点产生不愉快印象的人，根据不久前发表在報紙上的阿倫特本人的声明就可以相信，他是把自己的复职看作一种正义的行动，而不是看作一种慈善的礼物，并且他还具有他先前的坚强性格和坚决精神。

但是，由于同时出版了許多有关解放战争的回忆录，所以阿倫特的这本书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样，德国民族几百年以来第一次奋起、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偉大精神来对抗外国压迫的这个光荣时期，便又清晰地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来。我們德国人必須經常回忆那个时期的战斗，以便使我們矇矓的国民意識振奋起来，——当然，这不是指那认为一切都已完成、滿

足于一八一三年的成就、自滿地在历史的鏡子中观察自己的政党所理解的意义而言，而倒是指跟这相反的意义而言。因为推翻外国統治(它仅仅依靠拿破侖撑天的巨臂才得以維持，并且由于自己极度反自然的性质而早晚不得不自行灭亡)，获得“自由”，这并不是斗争的最主要成果，——这种成果是在于斗争的事实本身，在于极少的同时代人所明显感觉到的斗争的唯一契机。我們認識了那已經失去的民族圣物的价值，我們不等君主最仁慈的許可就武装起来，我們甚至迫使統治者作我們的首領*，总之，我們在一瞬間就成了国家权力的源泉、独立自主的人民，——这个事实才是那些年里最偉大的成就。因此，在战后，那些最明显地感觉到这点和最坚决地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人們，政府一定认为是危險分子。——然而这种創造性的力量却又很快地沉睡下去！由于那可詛咒的分裂，全国所十分必需的奋发热情又湮沒在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里了。全德国的目的換成了許許多多的地方利益。結果，在德国便不可能奠定像西班牙通过一八一二年的宪法¹⁹⁰創造出来的那种国家生活的基础。相反地，我們的被压抑的心灵已抵抗不住像温暖的春雨从“高空”突然大量降落到我們身上来的各种各样的誓言，而我們这些蠢人則沒有考虑有这样的誓言，从国民的观点来看，破坏它們簡直是不可寬恕的事情，可是从

* 关于这个問題，参看 Karl Barde. "Napoleon im jahre 1813", Altona, 1840 (卡尔·巴德的《拿破侖在一八一三年》，亚尔多納，一八四〇年版)。

个人的观点来看则又非常容易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然后会议开始了，这些会议使德国人在解放的感情冲动之后有足够的時間去睡大觉，以便醒来之后再回到皇上和臣民的旧日关系里去。誰要是还没有安静下来，不能拋棄那些影响国民的习惯，那末时代的一切力量就会把誰赶到条頓狂的絕境里去。只有少数几个非常有才智的人，才走出了迷宫，找到了通向真正自由的道路。

条頓狂者曾經想补充解放战争的事业，把恢复了物质上独立地位的德意志也从外国人的精神統治下解放出来。然而正因为如此，条頓狂变成了一种否定，至于条頓狂者所夸耀的肯定的现象便沉沒在模糊不清的烟雾中，而且根本不能从那里上升起来；凡是在理性的阳光下出現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毫无意义的。整个这种世界观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肯定全世界是为德国人而創造的，可是德国人自己早已达到了最高的发展阶段。条頓狂是黑格尔意义下的一种否定、抽象。条頓狂創造了抽象的德国人，并且扫除了六十四代祖先以前的德国人所真正沒有的以及不是从人民的源泉中成长起来的一切东西。甚至那种在条頓狂身上看来好像是肯定的东西也都是否定的，因为只有經過否定整整一千年的发展道路，才能把日耳曼引向条頓狂的理想；因此，条頓狂总想使国民向后退到日耳曼的中世紀，或者甚至退到条登堡森林中的純粹原始的条頓精神里去。楊就成了这个傾向的极端的表現者。这种片面性的結果是宣布德国人是优秀的犹太民族，抹煞那些

不是在德國土壤上生长起来并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无数嫩芽。反圣像崇拜运动的怒潮以特别的力量极其猛烈地攻击法蘭西人，法蘭西人的侵略已經被打退，他們在国外的霸权的基础就是他們無論如何比其他一切民族更容易掌握歐洲文化形式，掌握文明。革命的偉大的和永久的成果被嘲笑为“羅馬的浮华外表”乃至“羅馬的撞騙行为”；誰也沒有去考虑这种巨大的人民事业同一八一三年人民崛起的十分相似之处；拿破侖所带来的一切，即犹太人的解放、有陪审的审判制、健全的私法之代替法規汇编的煩瑣条文——所有这一切都仅仅由于倡議者个人而遭到了譴責。仇恨法蘭西已成为一种义务，比这更高的任何观点都被咒罵为外来思想。因此，爱国主义实质上也成了一种否定的东西，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使祖国陷于孤立无援，同时非常巧妙地发明自古以来就是过甚文飾的德語語汇来代替早已植根在德語中的外来詞汇。假如这个方向是具体地德國的方向，假如它把德國人看作是两千年历史发展的結果所形成的这个样子，假如它沒有忽略我們的使命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充当歐洲历史天秤的指針和注視邻近各民族的发展，——那末它是会避免自己的各种錯誤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指出条頓狂曾經是我們国民精神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并且跟它后来一个的阶段形成一种对立，而現代的世界观就是奠定在这种对立上面的。

条頓狂的这一对立就是南德意志等級會議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否定各民族的差別，其目的是形成一

个巨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它跟那在上世纪的博爱中有着共同源泉的宗教的理性主义是一致的，然而条顿狂却彻底地导致神学的正统思想，这差不多是所有条顿狂的信徒（阿倫特、斯特芬斯、明采尔）后来所达到的境地。世界主义的自由思想的片面性常常被它的反对者所揭露，诚然，也是从片面的观点来揭露的，因此我可以简单地谈谈这一倾向。七月革命起初好像有利于这一倾向，但是这一事变被所有的党派都利用了。条顿狂的实际消灭，或者确切些说，它的生命力的实际消灭，现在认为是在七月革命的时期，而且是在七月革命中间给打下基础的。但是同时也发生了世界公民精神的复灭，因为伟大的一周的最重要意义正在于法兰西民族复兴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这就唤醒了其他国家争取更强有力的内部团结。

还在最近这一次世界动荡之前，就有两个人在默默地努力研究德国精神的发展，研究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的发展，他们生前几乎彼此不知道，而只在他们死后人们才明白他们是互相补充的。这两个人就是貝尔涅和黑格尔。人们往往十分不公正地诬蔑貝尔涅是世界主义者，但是他比他的敌人更是一个德国人。《哈雷年鉴》杂志¹⁹¹把“政治的实践”这个问题同封·弗洛梭庫尔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后者实际上并不是这个问题的代表人物。正如德国大学生协会会员一样，他是站在条顿狂和世界主义两个极端的连接点上，而且国民精神发展的最近几个阶段只不过表面地触及到他。貝尔涅才是政治实践的人物，他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他完全实现了这一

使命。他撕下了条頓狂的那虛有其表的燦爛的外衣，同時无情地揭露了那仅仅抱着軟弱无力的良好願望的世界主义的眞面目。他用熙德的話对德国人讲道¹⁹²：Lengua sin manos, cuemo osas hablar?* 誰也不善于像貝尔涅那样描写事业的偉大。在他的笔下，生活就是一切，力量就是一切。只有对他的著作才能这样说：这是为了自由的行动。不要在这里跟我談“理性的規定”、“終極的范疇”。在貝尔涅对欧洲各民族所占的地位及其使命的理解中，一点也沒有思辯的东西。但是貝尔涅第一次眞实地闡明了德国和法国的相互关系，因而他为理念的服务就大大超过了黑格尔派，在这个时期黑格尔派背熟了黑格尔的“百科全书”，认为他們对自己的世紀作了充分的貢獻。貝尔涅对問題的闡述就正好表明他是多么地高出于平凡的世界主义之上。如同过分的公式主义对于黑格尔是必要的一样，合理的片面性对于貝尔涅也是必要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們在《巴黎来信》的那些粗魯的而且往往是不合常情的原理背后就会什么也看不到。

跟貝尔涅并列和对立的是黑格尔，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把自己已經完成的体系捧献給了国家。当权者沒有下功夫去了解黑格尔的那些不明确的体系形式和累贅的文体；他們怎能知道这种哲学敢于从理論的風平浪靜的港灣駛向那事变的狂風巨浪的海中，他們怎能知道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实际

* 西班牙文：如果語言不借助于手，你怎么能說出話来呢？——編者注。

存在的事态而劍拔弩張呢？要知道黑格尔本人正是这样一个庄重的正統派，他的論爭的鋒芒一直朝着国家权力所不贊成的流派，朝着理性主义以及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但是执掌政柄的先生們沒有了解：这些流派互相爭論，只是为了让位給最高的流派；新的學說必須获得国家的承认，首先确立起来，然后才有可能自由地和彻底地发展自己的重大原则。当貝尔涅攻击黑格尔的时候，他从自己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执政者庇护黑格尔，把黑格尔的學說几乎提高到普魯士国家哲学的地位的时候，执政者便陷入了窘境，并且現在显然有些后悔了。难道真的屬於比較自由主义的时代和站在比較崇高的观点上的阿尔登斯坦，能够有这样的行动自由，以致我們可以把一切都算在他的賬上嗎？但是不管怎样，当黑格尔死后，新鮮的生活气息触到他的學說的时候，从“普魯士的国家哲学”中便长出了任何一个党派都沒有料想到的幼芽。施特劳斯在神学方面、甘斯和卢格在政治方面都将成为自己时代的旗帜。只是現在思辨哲学的細微的黑斑才变成了理念的灿烂的明星，这些明星一定会照亮世紀运动的道路。人們尽管可以責难卢格的美学批評，說它犯了枯燥无味和公式主义的毛病；他的功績仍然是，他使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一致起来，并且使国家对它的关心更加强烈。甘斯只是間接地作了这一工作，把哲学史繼續到我們的时代；卢格公开表現了黑格尔主义的自由思想，凱平附和他；他們两人不怕任何敌視，繼續走自己的道路，即使这个学派有分裂的危險也不

停止，因此榮譽應該歸於他們的敢作敢為！這種對新黑格爾主義特有的理念所持的令人感悟的不可動搖的信仰，如果從上面得到鼓勵的反動勢力對自由思想家們取得了一時的勝利，便是自由思想家們能夠安全藏身的唯一堡壘。

德國政治精神發展的最近幾個階段便是這樣，而且我們時代的任務就在於完成黑格爾和貝爾涅的思想的相互滲透。在青年黑格爾主義中就有貝爾涅的一份，而且貝爾涅也會毫不猶豫地在《哈雷年鑑》的許多文章上簽名。但是思想和行為統一的必要性，一部分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一部分還沒有深入到國民中間。貝爾涅在某些地方還被看作是跟黑格爾直接對立的；但是，就像不應該按照黑格爾體系的純理論方面來判斷他對於現代生活的實際的意義（不是判斷他對於一切時代的哲學的意義）一樣，對於貝爾涅也不應該只局限於膚淺地批判他那從來沒有被否定過的片面性和怪癖。

我認為，這樣我已充分地說明了條頓狂跟我們時代的關係，現在可以更詳細地來考察阿倫特在他的書中所闡述的條頓狂的個別方面了。把阿倫特跟現今的一代人分隔開的那條鴻溝最明顯地表現在：阿倫特認為在國家生活中是毫無所謂的東西，卻正是我們準備為之獻出鮮血和生命的東西。阿倫特宣稱自己是堅定的君主主義者——就假定是這樣吧。然而不是立憲的，還是專制的——他甚至提也沒有提。爭論的地方就在這裡：阿倫特和他的一切擁護者都認為國家的幸福在於君主和人民彼此真摯相愛，一致努力爭取普遍的幸福。相

反地，在我們看来不可动摇的是这一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它們能够成为和永远成为和衷共济的关系之前，早就应该在法律的基础上确立起来。首先是法律，然后是正义！难道能找到这样坏的、不爱自己人民的君主，而且——我在这里說的是德国——因为他是人民的君主，就不会得到自己人民的愛戴？然而什么样的君主才能夸耀說，从一八一五年起他已經使自己的人民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难道这不是我們自己的創造，——我們所具有的一切，尽管有檢查和监督，难道不是我們的嗎？可以高談闊論君主和人民彼此的爱，而且从那作过《歌頌戴着胜利花冠的你》的偉大詩人¹⁹³唱出“自由者的爱保卫許多諸侯盘踞着高位”以来，对于这个題目就喋喋不休地不知有过多少无稽之談。現在从某一方面威胁着我們的統治方式，可以叫作是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反动；这就是那些造成最高貴族的世襲法院，那些使“可尊敬的”市民东山再起的等級行会，以及那些所謂历史萌芽的奖品，老实說，这些萌芽都是一些被砍掉了的老树枝。

但是，不仅在这一点上条頓狂把自己思想的自由当作牺牲品献給了死硬的反动派。它的国家体制的观念也是由《柏林政治周刊》的先生們悄悄地告訴它的。令人痛心的是看到甚至善良而且安詳的阿倫特也让自己被“有机国家”的詭辯的漂亮外表給迷住了。关于历史发展、关于当前情况的利用、关于有机体等等这些空洞詞句，大概对于自己的时代具有一种我們想像不到的誘惑力，因為我們看到在这大部分的漂亮詞

句里并没有与它们本身的意义十分一致的东西。最后，必须铲除所有这些幻影！你们所理解的有机国家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一种国家，它的制度是在几百年中同国民一起发展起来的，并且是从国民中间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很好。那末适用于德国吗？你们要知道，这种有机体是在于国家的公民被分为贵族、市民、农民和相应而来的一切。所有这些都应当 *in nuce** 就包括在“有机体”这一词中。难道这不是可怜而又可耻的诡辩吗？国民的自我发展——难道这看起来不是和自由完全一样吗？你们力图用双手把它抓住，并且寻找中世纪和 *ancien régime*** 的全部压迫。幸而这种手法不能算在阿倫特的账上。我们不是等级划分的信徒，而是等级划分的反对者；我们希望有机的国家生活。目前并不是“理论的结构”的问题，而是人们想用什么来迷惑我们，也就是国家的自我发展的问题。只有我们严肃地和真诚地对待这个问题；但是那些先生们不知道，任何有机体一旦死亡，就会变成无机体；他们用电流使过去的尸体活动起来，想要我们相信这不是机械，而是生命。他们想促进国家的自我发展，给它的两只脚带上专制主义的镣铐，好使它更加迅速地前进。他们不想知道：他们称为理论、意识形态或者上帝才知道叫什么的東西，早已变成人民的血肉，并且有一部分已经成为习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在烏托邦的理论领域中徘徊。

* 拉丁文：在萌芽时期。——編者注。

** 法文：旧制度。——編者注。

徊。因为五十年前还真正是理论的东西，从革命时期起就已经作为国家有机体的独立要素发展起来了。究竟什么东西最主要呢？难道人类的发展不是高出民族的发展吗？

然而等级制度的秩序呢？在等级制度下，市民和农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壁垒，甚至历史学派也不能认真地否定这一点；这种壁垒只是 *pro forma** 建立起来，好使贵族的特殊化对于我们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东西。一切都是以贵族为中心，等级制度也是随着贵族的衰落而衰落。然而贵族的等级较之贵族的状况**还要坏些。要知道，以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世袭等级，根据现代的概念来看，是最荒谬不过的东西。可是中世纪则不同！那时候，在帝国的城市（例如，在不来梅现在还是一样），行会及其特权也是世袭的，那里有几代相传的面包匠和锅匠。事实上，同这个意识——我们的祖先在二十代以前一直是啤酒酿造师——比较起来，贵族的傲慢气派意味着什么呢！屠夫的血液，或者按照比较富于诗意的不来梅的说法，残忍的人的血液，还在贵族的血管中流动着，傅克先生所规定的他们的好战的天职，正好就是他们那些连续不断的杀害行为和屠宰行为。贵族妄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等级，这是可笑的，因为按照所有国家的法律，贵族对于任何事业，无论是军事也好，大土地占有也好，都完全没有特权。对一切关于贵族的著

* 拉丁文：在形式上。……译者注。

** “状况”一词是个双关语：英文的“Stand”是等级，而德文的“Bestand”是状况。……编者注。

作都可以用行吟詩人基奧姆·德·普阿特耶下面這句話來作題詞：“這是一支什么都不歌唱的歌”¹⁹⁴。因為貴族感到自己心靈的渺小，所以任何一個貴族，從十分機智的男爵封·施特恩堡到十分愚鈍的卡·路·弗·封·阿里溫斯列本，對於這點都不能隱藏自己的痛苦。如果貴族不要求他再享有某種特權，大家就讓貴族高高兴兴地認為自己是什么特別的人物，這種容忍的態度也是非常不恰當的。因為貴族既然還認為自己是一種特別的人物，所以貴族便希望享有和必須享有特權。我們仍然堅持我們的要求：沒有任何階層，而只有偉大的、統一的、平等的公民國家！

阿倫特給自己的國家提出的另一個要求，是長子繼承制，一般說來，就是為土地占有確立永久關係的土地立法。不管它的一般意義如何，這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因為上面所提到的符合時代精神的反動在這方面也存在著使事態回到一七八九年以前時期的危險。要知道，在最近一個時期，在創立保證家庭幸福的長子繼承制的條件下，有許多人被賜予了貴族的稱號！——阿倫特是堅決反對土地占有的無限自由和分割的人；他看到這樣作的必然結果是土地被劃分成一些小塊，而且沒有一小塊土地能養活自己的主人。但是他沒有看到，正是土地所有權的完全自由，才有可能使它在個別場合下所能破壞的全部平衡得以恢復。但是大多數德意志國家的混亂的立法以及阿倫特的同樣混亂的提案，不僅沒有消滅土地關係中各種可能的困難，而且还使它們變得非常複雜；同時在發生混

乱的时候，它們又妨碍大家自願去恢复应有的秩序，引起国家必須加以过分的干涉，通过許多瑣碎的但又必不可少的私人考虑来阻碍这一立法的改善。相反地，土地的自由并不会产生任何的极端：無論是大土地占有者变成贵族，或者是把土地划分成非常零細的、变得无用的小块土地。如果天秤的一端过分下垂，那就要在另一端立即放上东西，使其恢复平衡。即使土地所有权从这个人手里轉到另一个人手里，我还是认为那有着无限自由的波濤汹涌的海洋比那有着—平如鏡的水面、有着时而被岸边斜坡、时而被树根、时而被石头扼止着的涟漪的小湖更好一些。只要許可建立长子继承制，国家就不仅会同意建立贵族政治；不行，这种对土地所有权的束縛，跟任何不能割让的继承权一样，是直接为革命服务的。如果最好的一部分土地固定掌握在个别家庭手里，而其余的公民却不能得到，这不是对人民的直接挑战又是什么呢？长子继承制难道不是建立在对所有制的早已不符合我們观点的这种看法上嗎？难道一代人有权无限制地支配它目前所利用和管理的所有未来各代人的所有权嗎？好像所有权的自由不会被那剝夺了一切子孙的这种自由的专横行为所消灭似的！好像这种使人依附在土地上的办法能真正永远保存下去似的！其实，阿倫特对土地所有权的注意是十分應該的，对象的重要性恐怕是值得从现代的观点来詳加討論的，而且也是完全适合时宜的。先前的一切理論都患有德国学者的遺傳病，这些学者认为自己的独立性就在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創造出一种

特别的体系。

如果条顿狂的那些退化的方面——部分地由于对一个在信念上保卫这些方面的人表示尊敬，部分地由于这些方面最近在普魯士受到褒奖——也值得加以仔細研究的话，那末条顿狂的另一个方面就必须更坚决地加以反对，因为目前它在我們这里又有占上风的危险，——这就是对法兰西的仇恨。我不想跟阿倫特以及一八一三年其他的活动者展开争论，然而现在一切报纸上所发动的对法兰西人的奴颜婢膝的、毫无原则的迫害行为¹⁹⁵，我是从心灵深处感到厌恶的。为了从七月条约¹⁹⁶中得出这样的信念：好像东方问题对于德国是一个生死问题，而穆罕默德-阿里对于我們的人民是一种危险，那是必须有彻底的耿耿忠心才行。从这种观点来看，法兰西当然由于支持埃及人而对德国民族犯了它在本世纪初就犯过的同样的罪行。可悲的是，为了不碰到从新挑起的反法的狂热，已有半年不能拿起任何报纸来了。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促进俄国人领土的扩大和英国人贸易力量的加强，使它们可以把我們德国人完全勒死和压死罢了！英国所实行的平衡原则和俄国的制度，才是欧洲进步的历来的敌人，而不是法兰西和它的运动。但是，既然两个日耳曼族的国王认为参加条约是幸福，所以问题突然成为德意志的问题，法兰西成为旧的、历来不信神的“拉丁族的”敌人，而真正受到侮辱的法兰西在武装方面所采取的十分自然的措施便是对德国国民的无礼的挑衅。人们认为几个法国新闻记者针对莱茵边境所讲的

那堆愚蠢的廢話就理应受到广泛的駁斥，遺憾的是法兰西人根本没有讀到这些駁斥；他們想 *par force** 使別凱尔的“他們不会夺取它”¹⁹⁷ 这首歌成为人民的歌曲。我乐意推崇別凱尔这首歌的成就，决不打算去考察它的富有詩意的內容，当我从萊茵河左岸听到德国的这种思想的时候，我甚至感到高兴，可是我虽然贊同剛剛看到的那些发表在这个杂志上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我却认为费尽心机把一首平常的詩硬提高到国歌的地位是可笑的。因此，“他們不会夺取它！”又是一种否定嗎？难道你們能滿足于仅仅包含着否定的人民歌曲嗎？难道德国的民族感情只有在反对外国的論爭中才能找到依靠嗎？《馬賽曲》的歌詞——尽管灵感非常丰富——并沒有很高的价值，然而这里超出民族局限的东西达到全人类的东西，却是非常地高貴。在布尔古吉和洛林脱离我們之后，在我們容許法兰德斯成为法国領土，而荷兰和比利时获得独立之后，在合并了亚尔薩斯的法兰西已貼近到萊茵，而我們手里只剩下以前德国萊茵河左岸相当小的一部分領土之后，我們还在恬不知耻地妄自尊大，大声喊道：你們毕竟不会来夺取这最后一寸土地！啊，这就是德国人呀！假如法兰西人来夺取萊茵，我們还是会用可笑的傲慢态度这样大声喊道：他們不会夺取它，不会夺取自由德意志的威悉尼河等地，直到易北河和奥德河一带地方，除非德国被法兰西和俄国分割，我們是不会停止歌唱：

* 法文：強制地。——編者注。

只要德國理論的這條自由的河流把它的波浪流到那茫無邊際的大洋里去，只要在它的水底至少有一條不切實際的耍弄聰明的小魚還在浮動，他們就不會奪取它！所有這一切使我們沒有去深深地反省造成喪失美好土地的那些罪行，去反省那種夜郎自大和叛變的思想，去反省那為地方利益而犧牲整體利益的地方愛國主義，去反省那毫無民族意識的想法。的確，法蘭西人有着這樣固執的觀念：萊茵好像是他們的所有物。然而德國人民對這種狂妄要求的唯一適當的回答，便是阿倫特的大聲疾呼：“從亞爾薩斯和洛林滾出去！”

問題在於，我抱着——也許和我一般贊同其看法的許多人相反——這樣的觀點：對我們來說，講德語的萊茵河左岸地區的歸還是民族的光榮事業，已經脫離了的荷蘭和比利時的德意志化是一種政治的必然性。難道我們能容許在這些國家里徹底壓制德國民族，同時使斯拉夫精神在東方越來越有力地抬起頭來嗎？難道我們為了法蘭西的友誼而放棄我們最好地方的德國性格嗎？難道我們應該忍受將近一百年之久的占領，況且占領者又不能同化他所占領的地方？難道我們應該認為一八一五年的條約¹⁹⁸是終審法院里對世界精神的判決嗎？

但是，另一方面，只要我們不能給亞爾薩斯人以他們現在所享有的東西——列強範圍內的自由社會生活，我們便有負於亞爾薩斯人。毫無疑問，我們還要同法蘭西較量一下，看誰配享有萊茵河左岸。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安心把問題

的解决委之于我国民族性和世界精神的发展；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致力于取得欧洲各国之间的鲜明的相互了解和力求达到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求和我们将来的自由的基础。只要我们的祖国仍然是四分五裂的，那末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那末社会生活，完成了的立宪主义，出版自由以及我们其他所有的要求，就无非是一些注定不能彻底实现的良好愿望而已。这就是我们必须努力去获取的东西，而不是去消灭法兰西人！

但是条顿狂的否定还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必须打发到阿尔卑斯山、莱茵河和维斯里河对岸去的人仍然还有许多。我们要把五头政治¹⁹⁹留给俄国人，把罗马教以及与之有关系的一切留给意大利人，如果别里尼、陶尼则蒂、甚至罗西尼想炫耀地把罗马教同莫扎特和贝多芬对立起来，那末也把他們留给意大利人，把他們对于我們的狂妄批評、他們的轻松喜剧和歌剧、他們的斯克里布和阿达留给法兰西人。我们要把所有这些外国的荒谬的习气和作风、所有这些不必要的外国词句赶回它們的老窠里去；我們將不再作外国人的笑柄，我們將融合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强有力的而且——听凭神的意旨——自由的德国人民。

弗·恩格斯：《艾恩斯特·莫里茨·阿倫特》。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三六三至三七六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伊麦尔曼的《回忆录》

第一卷。汉堡，霍夫曼和康姆倍出版公司。一八四〇年*

伊麦尔曼逝世的消息²⁰⁰对于我们莱茵省的人說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詩人的意义，而且也是由于他作为一个人的意义，虽然伊麦尔曼个人的意义比起伊麦尔曼詩人的意义可以說还刚刚开始真正地表现出来。他跟最近在莱茵和威斯特伐利亚出現的青年文学力量保持着独特的关系；威斯特伐利亚和下莱茵尽管在政治方面一直有尖锐的分歧，可是在文学方面却是紧密联系的，无怪乎《莱茵年鉴》²⁰¹成了这两个地方的作家們的联合中心。过去莱茵省是那样地迴避文学，现在莱茵詩人却力图成为自己故乡的代表，即使不是按着統一的計劃行动，也是朝着統一的目標努力的。这种努力沒有一种强有力的个人作中心，是很难行得通的。比較年輕的詩人們服从这个中心，可是沒有失掉他們自己的独立性。在莱茵詩人們看来，伊麦尔曼好像就要成为这个中心。他虽然对莱茵省人抱有某些偏見，却已經逐漸地同他們

* Immermanns Memorabilien. Erster Band.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1840. --- 編者注。

亲近起来；他还公开地跟一切青年所屬的现代文学流派和解了；他充滿了嶄新的蓬勃的精神，他的作品越来越得到承认。因此，聚集在他周圍和从附近地区到他这里来的青年詩人集团越来越扩大；例如，当弗萊里格拉特还在巴門开发票和計算存款的时候，他为了同伊麦尔曼以及杜塞多夫的艺术家們一起生活一两天，就不知把流水賬和总賬拍的一声关上了多少次！因此，伊麦尔曼在某些地方所产生的对于萊茵—威斯特伐利亚詩派的幻想中占据着显要的地位；在弗萊里格拉特成名以前，他是地方文学和全德意志文学之間的一条紐帶。在能理解这种相互关系和联系的人看来，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还在一年以前，萊茵霍尔德·科斯特林就和其他一些人一同在《欧罗巴》上指出，伊麦尔曼将获得歌德在晚年所占有的地位。但是死亡打破了关于未来的这一切希望和幻想。

伊麦尔曼逝世以后几星期，他的《回忆录》便出版了。但他是否已十分成熟到——要知道他还不过是一个中年人——能写出自己回忆录的地步呢？他的命运給了这个問題以肯定的回答，而他的书所給的回答却是否定的。但是我們也不应当把这部《回忆录》看作是一个宣告已經走完了自己生活道路的老人对一生的清算，宁可說这是伊麦尔曼对自己比較早的完全浪漫主义的活动时期的一个总结，因此在他这本书中当然就給打上了跟他那一时期的作品不同的一种精神烙印。加以最近十年来所发生的那些巨大变动更把他书中所描写的事件推得很远很远，甚至他和他的同时代人都觉得这些事件是历

史的陈述了。但是我觉得我有权利說，要是在十年以后，伊麦尔曼就会更自由和广泛地掌握自己时代的事件，用另一种态度对待解放战争——他的作品的主要軸心。不管怎样，必須按照本来的样子看这部《回忆录》。

如果先前的这位浪漫主义者在《模仿者》中力求攀上歌德造型上的优美和宁静境界的頂峰，如果《繆希豪森》完全是用现代作詩法写成的，那末伊麦尔曼的这部遺著就更清楚地表明，他是善于对最近的文学成就作出非常高的估价的。風格以及知觉形式都完全是现代的；只有那更加經過深思熟虑的内容，更加严密的結構，非常鮮明的性格特征，以及作者十分隐蔽然而反对现代的情緒，才使得这本书从大量的描写、性格刻画、回忆、談話、情节等等中突現出来，而这些因素现在正是充塞在渴望健康的詩的气氛的我国文学中的。同时伊麦尔曼很知道分寸，不致于常常把不需要純粹理性审判而需要其他审判的东西吸引到反省的法院里去。

摆在我們面前的第一卷的題材是“二十五年前的青年”和在他們中間占統治地位的影响。在卷首的《作者的話》中最明确地說明了整个作品的性质。一方面是现代的風格、现代的詞藻、甚至现代的原则，另一方面却是对广大讀者早已失去意义的作者的特点。正如伊麦尔曼十分枯燥地指出的，他是为现代德国人，为那些同样地远离德国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两个极端的人們而写的；他是从完全现代的意义来理解国民的，并且提出这样的一些前提，如果按照邏輯把它們加以发展，那就会

导致主权的确立，也就是民族的使命。他坚决反对德国人所犯的那种“缺乏自信、一味逢迎和低三下四”的毛病²⁰²。除此以外，伊麦尔曼还特别偏爱普鲁士精神，对于这点他只能举出一些非常勉强的理由，他对于德国立宪运动只不过是冷淡地、不关痛痒地提一下，这完全清楚地表明他还根本不懂得现代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统一。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合他的心意的，因为他是反对“现代”的许多要素的，虽然同时他不能拒绝这一概念。

的确，这部回忆录是从“儿童的回忆”开始的。伊麦尔曼始终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即只叙述“历史通过他完成了自己的行进”的那些时机。随着儿童的意识的增长，世界事件增多起来，庞大建筑物也建立起来，可是他却不得不作这个庞大建筑物崩溃的目击者。最初从远方汹涌而来的历史浪潮，在耶那战役中冲破了北德意志的堤坝，在骄傲自大的普鲁士泛滥起来，确证了伟大帝王的“Après moi le déluge”^{*}这句名言对于伊麦尔曼的国家也是正确的²⁰³，而且首先淹没了他的故乡马格德堡。这是书中最精采的部分。伊麦尔曼比较长于叙述，拙于议论，他极其成功地描写了世界事件在个人心中的反映。此外，这恰好是他公开地——的确，仅仅是一时地——向进步事业开始迈出的第一步。在他看来，正如在一八一三年的所有志愿军人看来一样，一八〇六年以前的普鲁士代表了这个

* 法文：“在我身后就是一場洪水”（据說是路易十五說的）。——編者注。

国家的 *ancien régime*^{*}，但是一八〇六年以后的同一个普鲁士，——现在人们是不大同意这一点的——则是完全复兴了的具有新秩序的国家²⁰⁴。然而普鲁士的复兴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普鲁士的第一次复兴——伟大的弗利德里希的事业——由于去年的纪念会受到了很高的称赞，所以实在不能理解在二十年的缺位期间²⁰⁵怎么会有第二次复兴的必然性。可是后来回忆录肯定地告诉我们说，即便有两次炮火的洗礼，老亚当在最近却又开始展示出明显的生活特征了。不过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节里伊麦尔曼却没有让我们去赞美 *statuo quo*^{**}，只是在这之后我们才更清楚地看到伊麦尔曼的道路和现代的道路的分歧是在什么地方。

“青年在进入社会生活之前，是受家庭、学校和文学的教育。

对于我们所讲的这一代人来说，作为第四种教育手段的还有专制主义。家庭宠爱青年，学校使青年孤立，而文学又把青年带到广阔的天地里来；专制主义给我们的是性格的萌芽。”

这本书的论述的部分就是根据这个公式构成的。我们不能不赞成这个公式，因为它的最大优点是能按照阶段更替的顺序来考察意识的发展过程。——书中关于家庭的一节，在谈到旧家庭的地方是非常精采的，可惜的只是伊麦尔曼没有努力把光明面和阴暗面结合成一个整体。他在这里所谈的一切意见都是非常恰当的。然而他对新家庭的观点，却表明了

* 法文：旧制度。——编者注。

** 拉丁文：现状。——编者注。

他还没有摆脱对最近十年的现象所抱的旧的偏见和不满。当然，“家长制下的安乐”、家园的美满，就越来越让位给对家庭生活快乐的不满和抱怨了，可是家长制生活的庸俗习气，睡帽的光彩，也就越来越消失了。伊麦尔曼虽然过分尖锐，可是几乎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些不满的原因，恰好就是还在战斗着的尚未结束的时代的一些征候。外人统治以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虽然这个时代给自己打上了安宁的但却是毫无作为的烙印；这个时代包藏着崩溃的萌芽，它只是在苟延残喘。我们的作者可以一针见血地说：新家庭所以不能摆脱某种不愉快的感情，是因为它还不善于把那些给它提出来的新要求跟自己的权利结合起来。伊麦尔曼也同意，社会变成了另一种样子；出现了完全新的因素——社会生活；文学、政治、科学——这一切现在都深入到了家庭，而家庭却很难安置好所有这些陌生的客人。问题就在这里！家庭里旧习惯的势力还过于强大，不能同这些外来的东西达成协议和搞好关系，所以这里终归要发生家庭的复兴；最后，还必须经历痛苦的过程，我觉得旧家庭实在需要这样的过程。但是，伊麦尔曼恰好就在德国最热闹的、特别容易受现代影响的地方、即莱茵省研究了现代家庭，而这里最明显地表现出了过渡的过程所引起的不满。在德国中部的内地城市里，旧家庭披着使人幸福的外衣，依然继续存在着；这里的社会还处于一七九九年的水平；人们非常冷静和心安理得地迴避社会生活、文学和科学，谁也不允许自己破坏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作者为了证实他关于旧家庭所

发表的意见，还引证了“教育学上的轶事”，然后才用描绘一个旧时代的代表人物“伯父”的一章来结束他这本书里的叙述部分。正在成长的一代的家庭教育结束了；青年投入科学和文学的怀抱。这本书的不大精采的部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至于说到求学时期，伊麦尔曼是在那作为一切科学的灵魂的哲学和那献给青年的知识基础——古代研究——处在极大的变革过程中的时代度过的，但是伊麦尔曼作为一个学生，却没有一直到底地参加到这个变革里去，因为当这个变革完结的时候，他早已毕业了。起初伊麦尔曼只限于指出那些年代的学习是片面的，只是后来他才充实了这幅图画，在单独的一些章节里谈到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他在讲到费希特的时候，才谈起哲学来，这在我們那些哲学思想代表们看来也许是十分奇怪的。他在这里对于那种凭借机智和诗才不足以彻底理解的事物作了充满机智的议论。我們那些严格的黑格尔主义者，在读完以三頁的篇幅来阐述的哲学史之后，将会大吃一惊！所以必须承认，这里谈论哲学是最外行不过了。他的第一个论点，好像哲学总是在两点之间摆动，在物身上或者在“自我”身上寻找可靠的东西，——这显然是为了迎合那跟在康德的“物自体”后面的费希特的“自我”而写出来的；如果说这个论点还勉强适用于谢林，那末无论如何是不能应用于黑格尔的。——苏格拉底被称为思维的化身，正因为如此，才不被认为他有创造自己的体系的能力；在他身上纯粹的教义同直接向经验的渗入好像结合起来了，但是因为这样的结合已

經越出了概念的範圍，所以苏格拉底只能以个人的姿态出現，而不能以特殊學說的創立者的姿态出現。难道这样的一些論点不会使在黑格尔影响下成长的一代陷入极大的窘困境地嗎？只要思維和經驗的一致“超出概念的範圍”，任何哲学还会存在嗎？如果把缺乏体系当成是“思維的化身”的必然屬性，那还能有什么邏輯呢？

然而为什么要在伊麦尔曼本人只想順便談談的領域里去跟踪他呢？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正如他不能处理过去几世紀的哲学原理一样，他也不大能够把費希特哲学同費希特个人联系起来。但是他毕竟出色地描繪出了向德国国民呼吁的演說家費希特的性格以及体操的热情宣傳者楊的性格。这些性格描写比起冗长的議論更多地闡明了那些支配着当时青年的力量和观念。甚至在伊麦尔曼談到文学的时候，我們也觉得关于“二十五年前的青年”与偉大詩人們的关系的叙述，比起所謂德国文学不同于所有的姊妹文学而有着現代非浪漫主义起源的这种論证薄弱的議論来更有意思。如果想到高乃依那里寻找中世紀浪漫主义的根源，或者想在莎士比亞身上看到除他取自中世紀的素材以外的更多的中世紀的东西，那就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矯揉造作的用心了。以前的浪漫主义者希望不被指責为殘余的隱蔽的浪漫主义，他的不完全純潔的良心在这里大概不会不感到不安吧。

关于論述专制主义、即拿破侖的专制主义的一节，也不能令人贊同。海涅对拿破侖的崇拜是和人民的意識格格不入

的，但是那自以为在这里有着历史家公正态度的伊麦尔曼，却像一个受了侮辱的普鲁士人在说话，这未必是合乎人们的心意的。不消说，他感到在这里必须驾凌于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特别是普鲁士的观点之上；因此，他非常注意词句，尽力适应现代的思想方式，只敢谈论琐细的和次要的事物。但是他逐渐变得大胆起来，坦白地说出他不很了解为什么人们把拿破仑算作是伟大人物，他描绘专制主义的完整体系，证明拿破仑在这方面是一个大笨蛋和无能之辈。然而用这种方法是不能理解伟大人物的。

因此，伊麦尔曼——即便不去谈确定他的信念的那些个别思想——无论如何基本上是跟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的。但是也不能把他列入那些被看作是代表德国精神 *status quo** 的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他毅然地拒绝了好像他最接近的那个倾向——条顿狂。伊麦尔曼的著名的二元论是用他的思想方式表现出来的，一方面是作为普鲁士精神，另一方面是作为浪漫精神。但是前者逐渐形成了他的最死板的、机械式地有节奏的散文，这主要是因为他做过官；后者逐渐形成了他的一种漫无限制的敏感。只要伊麦尔曼一直站在这种立场上，他就不能获得真正的承认，而且一定越来越深信，这两种倾向不仅是完全相反的两极，而且对于国民的心理也会越来越漠视。

最后，他大胆地在诗的领域中前进了一步，而且写出了

* 拉丁文：现状。——译者注。

《模仿者》。这部作品刚一离开出版家的铺门，就使它的作者能够了解，那妨碍国民和青年文学承认他的才能的仅仅是他先前的那种倾向。《模仿者》几乎到处受到了应得的评价，而且引起了对它的作者的性格的尖锐批评，可是伊麦尔曼直到现在还不习惯于这样的批评。青年文学——如果能这样称呼那些一直还没有成为整体的片断东西——首先承认了伊麦尔曼的意义，并且真正地把诗人介绍给了自己的国民。由于普鲁士精神和浪漫主义诗歌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尖锐以及自己的作品相当地不受欢迎，伊麦尔曼在内心受了刺激，而且他的作品也不由得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十分孤独的痕迹。现在，在前进了一步之后，连同人们的承认一起，他还获得了另一种更为自由和愉快的精神。从前青年时期的热情又燃烧起来，所以在伊麦尔曼的《穆希豪森》里已经可以看出跟他性格的实践和理性方面妥协的转折点。他用《吉斯蒙德》和《特里斯坦》满足了那还牢固地把他掌握着的浪漫主义的同情心；然而和以前的浪漫主义作品比起来，尤其和《麦尔林》比起来，那是多么地不同，其中不知有多大程度的造型上的美！

总之，在伊麦尔曼看来，浪漫精神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普鲁士精神的冷静态度挽救了他，没有使他陷入浪漫派的梦想。可是另一方面，普鲁士精神又使他对于现代的发展抱着一定程度的不友好态度。大家知道，伊麦尔曼虽然在宗教方面是很有自由思想的人，但在政治方面却是政府的非常热诚的拥护者。的确，由于自己与青年文学的关系，他接近了这

个世紀的各种政治傾向，并且从另外不同的观点来考察它們；但是正如《回忆录》所表明的，普魯士精神在他身上还非常牢固地盘踞着。虽然如此，在这本书里却仍然可以看到不少的言論，它們同伊麦尔曼的基本观点形成十分鮮明的对照，同現代的基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所以不能不承认現代思想所給予他的重大影响。《回忆录》明确地证明它的作者极力想同自己的时代一同前进，誰能知道历史的洪流会逐渐冲破伊麦尔曼的保守主义和普魯士精神的堤壩呢？

还要指出一点！伊麦尔曼說，他在《回忆录》里所描写的时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的性格，因为青年的調子已开始响起来了，青年的情緒已經成为首要的东西。但是，这难道不是跟我們的时代所见到的完全一样嗎？文学的老的一代已經絕灭了，青年掌握了发言权。我們的未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赖于正在成长着的一代，因为他们必須解决越来越增长的矛盾。的确，老人們非常抱怨青年，青年实在太不听话；可是，让青年走自己的路吧；他們会找到自己的道路的，誰迷了路，就只能怪他自己了。要知道，新的哲学将是青年的試金石；必須用頑强的劳动掌握新的哲学，同时又不要丧失青年的热情。誰害怕那圍繞着思想宮殿的密林，誰不用利劍去开辟道路和不去吻醒那睡着的公主，誰就不配得到公主和她的王国；让他願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让他成为乡間牧师、商人、陪审員或者他希望要作的人吧，让他帶着神的祝福去討老婆和养孩子吧，但是时代决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不必为此就变成老黑格尔

派，向我们投掷“自在”和“自为”、“总体性”和“混浊性”这些术语，但是也不必害怕思想劳动，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像苍鹰一样不怕思辨的乌云和抽象顶峰上的稀薄空气，一直朝着真理的太阳飞去。就这个意义来说，现代青年已经从黑格尔的学校毕业了；不只是一粒脱离了体系的干壳的种子在青年的心坎上茁壮地发了芽。但是这也给了现代以极大的信任，相信它的命运不是决定于害怕斗争的慎重态度，不是决定于已经成为习惯的老年人的庸俗作风，而是决定于青年的崇高和奔放的热情。因此，只要我们年纪很轻和充满火焰一般的力量，我们就要为自由而斗争；谁知道，当我们不知不觉地老了起来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斗争！

弗·恩格斯：《伊麦尔曼的〈回忆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七七至三八五页，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普 拉 頓

在一八三〇年的雷电閃击下沒有陷入麻痹状态、仅仅在当前文学时代才有了声誉的王政复辟时期，它的詩人中間有三个是同样显著的，那就是：伊麦尔曼、夏米索和普拉頓。这三个人都有非凡的个性、特出的性格和至少可以同他們的詩才相等的理性力量。在夏米索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时而是幻想和感情，时而是冰冷的理性。特别是在三韵句詩中，表面上完全是冰冷的和理性的东西，可是在里面却可以听到高贵的心的跳动；在伊麦尔曼的作品中，这两种特性互相斗争着，形成了他自己所承认的二元論，他那强有力的个性虽然能抑制二元論的两个极端，可是不能使它們統一起来；最后，在普拉頓的作品中，詩的力量放棄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輕易地屈服于强有力的理性的統治。假如普拉頓的幻想不能依靠这种理性和他的卓越的性格，他便不会这样地聞名。因此，他是詩中的理性的代表、形式的代表；因此，他想用一篇杰出的作品来結束自己生涯的願望沒有得到实现。他清楚地知道，为了确定他的声誉，是需要一部这样的大作品的；但是他也感觉到，他缺乏写这种大作品的力量，所以他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和自己

预备写的作品上面；然而时间过去了，他没有能够从自己预备写的作品中挣脱出来，就终于死去了。

普拉顿的幻想是胆怯地跟随着他那大胆的理性的步子的；一旦要求有天才作品的时候，一旦需要冒险作理智所不能作的大胆飞跃的时候，幻想就不够了。于是就产生了普拉顿把自己理性的产物当作是诗的这种谬误。他的诗的创作力量可以使他写出阿那克里昂式的爱情诗；这种力量时而也在他的喜剧中像流星似地一闪而过；但是我们应当承认，普拉顿所特有的东西大部分是理智的产物，而且将永远被认为是这样的。

他那过分矫揉造作的爱情诗，他那特别讲究词藻的颂诗，将使人感到烦腻；他的喜剧的论辩大部分将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对于他的对话的机智、他的诗体的崇高，必须表示应有的敬意，并且以他的性格的伟大来证明他的片面性。普拉顿在社会舆论中所享有的文学声誉将发生变化；他将越加离开歌德，而越加接近貝尔涅。

一些观点也吸引他越加接近貝尔涅，除了喜剧中大量存在的潜台词之外，全集中的若干诗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我只想提一下他献给查理第十的一首颂诗²⁰⁶；他还有不少歌颂波兰解放斗争的歌曲²⁰⁷没有收在全集里，虽然它们对于说明普拉顿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现在，它们作为全集的附录另行出版了。我认为这些歌曲确证了我对普拉顿的看法。比起他的其他作品来，思想和性格在这里显得更有力量，而且在更

大的程度上代替了詩。因此，普拉頓極少滿足于單純的歌調；他特別喜歡寫一些冗長的詩，在每一首里都放上一種思想，或者他喜歡一些矯揉造作的頌詩的韻律，它們的莊嚴整齊的調子所需要的好像幾乎就是修辭的內容。在普拉頓看來，同詩的藝術一起而來的還有思想，這就是他的詩作的理性根源的最有力的證據。向普拉頓提出其他要求的人，對這些波蘭歌曲是不會感到滿意的；但是抱着這種期望拿到這本書的人，雖然缺少濃郁的詩的氣息，也會充分地得到在最崇高的土壤上成長起來的許多高尚的強有力的思想，以及序文中十分清楚地表述過的“偉大的熱情”。遺憾的是，這些詩沒有在反對歐俄皇帝五頭政治的德國民族意識高漲以前幾個月出現；它們是對五頭政治的最好的回答。也許五國聯盟在這裡找到的就不會是一個用來說明自己活動的形容語了²⁰⁸。

弗·恩格斯：《普拉頓》。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卷，第四五至四六頁。

卡 尔·倍 克

我是一个野蛮的、放肆的苏丹²⁰⁹，
我的钢铁般的歌的力量真是骇人；
苦恼给我的前额戴上一顶头巾，
上面有许多神秘莫测的皱纹。

倍克先生带着这样夸张的词句进入了德国诗人的行列。目光中显露出自己天职的高傲神情，嘴边浮现出现代世界苦痛的皱纹，——他就是这样把手伸向桂冠的。从那时起两年过去了；桂冠是否遮盖了他前额上的神秘莫测的皱纹，让他高兴了一场呢？

他的第一本诗集充满了大无畏的精神。《钢铁之歌》、《新圣经》、《年轻的巴勒斯梯纳》——一个二十岁的诗人一出校门就这样平步青云。他的诗中发出了一股久已没见过的火焰；诚然，这股火焰还裹着浓烟，它是从一株全绿的、鲜嫩的树上升起来的。

青年文学非常迅速和出色地发展了起来，反对它的人知道，狂妄地加以否认或者谴责，是会得不偿失的。必须仔细地把它加以考察，指出它的真正弱点的所在。可是这样就等于承认青年文学的存在权利。不久就发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弱

点，——是真正的弱点还是表面上的弱点——在这里对于我们 是毫无所谓的；但是人们却大叫大嚷地肯定说，先前的“青年德意志”希望消灭抒情诗。的确，海涅曾和士瓦本派战斗；温巴尔格辛辣地批评过抒情诗的苍白无力和它重复过来重复过去的老调；蒙特反对一切抒情诗不合时宜，预言散文的救世主即将来临；这作得未免太过分了。我们德国人自古以来就以自己的歌曲自豪；如果法国人夸耀他们独立自主地获得的宪章和嘲笑我们的书报检查制度，那末我们就要高傲地指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和由《路德维希之歌》一直到尼古拉·雷瑙的许多歌手。难道这个抒情诗宝库现在是 我们 应该加以毁灭的吗？于是随着弗朗茨·丁盖尔斯泰特、艾恩斯特·封·德尔·海德、提奥多尔·克莱齐纳赫和卡尔·倍克，就出现了“青年文学”的抒情诗。

在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篇问世之前不久，就出现了倍克的《夜》²¹⁰。大家知道，这两部诗集受到了人们多么的重视。两个青年抒情诗人出现了，在当时的“青年”中间还没有谁能同他们相比。居涅在《典雅报》上，以他的《几个性格》所特有的手法在倍克和弗莱里格拉特之间划了一个等号。对于他的批评，我想应用温巴尔格关于普菲采尔所说的话。

《夜》是一片混乱。一切都是五光十色和杂乱无章地交织着。图景往往是豪放的，就像稀有的岩石一样；未来生活的萌芽淹没在华丽词藻的海洋中；到处花朵正在盛开，母岩正在累积，结晶层正在形成。然而，一切还是乱七八糟，毫无次序。倍

克想用来说明貝尔涅的话，倒是最适用于他自己：

正如形象閃閃发光，粗野地
馳过我憤怒的燃燒着的头脑。

倍克在他关于貝尔涅的第一篇試作中給予我們的那个形象，完全是歪曲的和不对的；而且絕對不能忽略居涅的影响。尽管貝尔涅一生决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倍克强加給他的这一切絕望的世界痛苦，他却不得而知。难道这是欢天喜地的貝尔涅，一个坚强的不可摧毀的性格，而他的爱情虽是熾热的，但没有燃燒起来，至少还没有燒掉他自己？不！这不是貝尔涅，这只不过是用海涅的嬌态和蒙特的雄辯术构成的现在詩人的一个模糊的理想而已，这种理想，但愿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实现才好。在貝尔涅的头脑中从来就没有过“形象閃閃发光，粗野地馳过”；他没有“毛发倒竖地”詛咒上天，在他心里敲起的决不是午夜的钟，而总是早晨的钟，他的天空不是血紅色的，而总是蔚藍色的。幸而貝尔涅还不曾絕望到那种地步，可以写出《十八夜》来。如果倍克不是这样嘮叨他的貝尔涅用鮮血来描写的話，我就会以为他根本没有讀过《仇法者》。就让倍克举出《仇法者》中那最令人悲痛的一頁来说吧，这同他那装腔作势的“暴風雨之夜的”絕望比較起来，倒像是明朗的白天了。难道貝尔涅本人还缺少詩情，难道还需要向他灌輸这种新近流行的世界苦痛嗎？我所以說是新近流行的，是因为我决不相信这是真正的現代詩所特有的东西。要知道貝尔涅的偉大也正在于他比我們当代的可怜的辞藻和淺陋的口

号要高出一头。

在人們对倍克的《夜》还没有作出定評以前，他就已經发表了許多首新的詩作；《漫游詩人》已經从另一方面把他給我們說明了。暴風雨散了，混乱状态开始有了秩序。过去根本就不能期望得到第一首歌和第二首歌中的那种卓越的描写。过去绝对沒有人相信落到我們这迂腐美学毒爪中来的席勒和歌德能够提出材料写出像第三首歌里的那种詩意盎然的对照，也不会有人相信倍克的詩的反射会跟现实中的情况一样平靜地、几乎是俗物似地在瓦特堡的上空飞翔。

倍克以《漫游詩人》真正地登上了文坛。倍克宣告了《靜靜的歌》。杂志还报道他正在写作悲剧《毁灭了的灵魂》。

一年过去了。除了个别詩作之外，倍克并没有任何动静。《靜靜的歌》沒有出版，《毁灭了的灵魂》也沒有一点确切的消息。最后，《典雅报》发表了他所写的一些小說式的素描。这样一个作者的散文的試作，无论如何是能引起注意的。但是，我怀疑这种試作能使任何一个拥护倍克詩才的朋友感到滿足。

根据某些形象是可以认出以前的倍克来的；經過仔細的琢磨的文体的确不錯；但是这篇小說所能有的好处也仅仅限于这一点。它既沒有深刻的思想，也沒有詩的兴味，不能超出一般小說的水平。构思十分平凡，一点不美，表现也很平常。

在一个音乐会上，一个朋友告訴我說，倍克的《靜靜的歌》終於出版了。这时候恰好听到貝多芬的交响乐的徐緩調。我想倍克的歌将是这样的吧，但是我大失所望：歌中很少有貝多

芬的調子，多的倒是別里尼的哀調。当我拿到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吓了一跳。第一首歌就非常庸俗不堪，写得极其平板和矯揉造作，只不过是靠他精炼的詞藻来冒充独创性而已。

这些歌只是以它們过分的幻想使人們想起《夜》来。每夜能够作許許多多的梦，这倒不关紧要，对于《漫游詩人》是可以寬容的，但是倍克先生到现在也还不能醒过来。从第三頁就开始作梦，在第五、八、九、十五、十六、二十三、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等頁上——到处都是梦。然后还有許許多多的梦景，这如果不是十分可悲的，也是极其可笑的。对于独创性的希望便一定消失了，如果不算上那儿处新的韵律的話；一定是以海涅的一些余韵和那十分討厌地并且几乎貫穿在一切歌中的无限幼稚的天真来作为补偿而已。特别受了这种害处的是第一輯：《爱情之歌》、《她的日記》。我并不希望从倍克想变成的燃燒的火焰和强有力的崇高精神那里得到这样糟糕的令人討厌的一团烂泥。只有两三首歌还差强人意。《她的日記》稍微好些；这里还稀稀落落地有一些真正的歌曲，可以补偿許許多多荒誕和庸俗的东西。《她的日記》里最庸俗的是《泪》。大家知道，倍克以前在“泪的詩”方面作了些什么。那时他写道：“痛苦，粗暴的血腥的海賊，航行在平靜的泪海”，泪海里有“忧愁、沉默、冷漠的魚在拍打着浪花”；現在他流出了更多的泪：

我的泪啊，你白白地³¹¹

涌出，好像波浪一样！

你充溢着
我整个生命的热情；
你不断的倾泻，
淹没了我的爱情和琴音，
我的泪啊，你白白地
涌出，好像波浪一样！

这一切是多么地荒謬！《梦境》倒还收了一些在整个集子里較好的一些歌，其中个别的歌至少是真摯的，《晚安》尤其是如此，这首歌根据在《典雅报》上初次发表的日期来判断，應該是一首較早的作品。結尾的詩也是較好的一首，可是还有些浮夸；它仍然是以“眼泪、世界精神的盾牌”来結束的。

集子的最后部分是一些习作的故事詩。开头的一篇是用弗萊里格拉特的描写手法写的《吉卜賽王》，比起雷瑙笔下的吉卜賽人生活的鮮明形象来是蒼白无力的，那些用来使我們相信詩的力量和新穎地方的空洞詞句，只是加强了令人生厌的印象。相反地，《薔薇》倒是一篇美丽的小东西。《匈牙利的崗位》跟《吉卜賽王》属于同一类；这一組的最后一篇故事詩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例子：一首詩可能以詩句的流暢和响亮見称，具有美丽的外在形式，可是不能給人留下特别的印象。要是从前的倍克，只消三两笔就可以非常突出地刻划出陰險的强盜亞諾賽克的形象来。归根到底，他使这个强盜在倒数第二頁上作起梦来了。集子就这样結束了，可是詩却没有写完，約定在第二卷里結束。这算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詩集和

杂志一样可以用“待續”这样的字眼来中断嗎？

据说，《毁灭了的灵魂》在几个剧院的导演认为不可能上演之后，作者就把它銷毀了；好像現在他正在写另一个悲剧——《紹尔》，至少在《典雅报》上发表了它的第一幕，而在《剧院新聞》上发表了它的詳細提綱。这一幕在本杂志上已經成了討論的对象。可惜，我只能确认它上面所发表的言論。倍克——他那漫无边际的混乱的空想使他不能塑造出性格来，并且使他所有的人物都讲同样的話；倍克——他在自己对贝尔涅的看法中已暴露了他多么不善于了解性格，更不用說創造性格了，他不能再有比写悲剧更不幸的想法了。倍克不得不在描述上借取他以前的形象，他不得不使自己的大卫和米罗維用《她的日記》中那种悲痛的調子說話，他也不得不用在集市上演出的喜剧的拙笨手法来再現紹尔心灵中的情緒的轉變。我們一听到莫阿布的話，便了解作为他的榜样的阿維尼爾所具有的意义；这个莫阿布，这个与其說他像人倒不如說像野兽的暴虐和殘忍的摩洛赫崇拜者，难道能成为紹尔的“惡鬼”嗎？自然的人还不是吃人肉者，而反对牧师的紹尔，对于拿人作牺牲品还感不到滿足。此外，對話是十分死板的，言語是毫无生气的，只有几处差强人意的图景，但是这些图景并不能把整幕悲剧粉飾起来，而只能令人想起那些看来是倍克先生不能实现的期望。

弗·恩格斯：《卡尔·倍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第三五至三九頁。

路德維希·貝爾涅

这一时期，在北德意志一切都平靜得多，看样子是更加死寂了。当时只有一个人发出了他那熾烈的生命力的全部热量，并且他比所有南德意志人合在一起还更有意义，——我说的就是貝爾涅。貝爾涅以自己性格的全部毅力控制了他們的不彻底性，这种片面性由于内心斗争的结果在他身上就完全自行克服了。理論在他那里已經从實踐中发出芽来，并且开出了最美丽的花朵。因此，他坚决地站在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观点上，并且成了自由主义的先驅者和預言家。

弗·恩格斯：《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自由主义》。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四九八至四九九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評亞歷山大·榮克的 《德國現代文學講義》

但澤，一八四二年格爾哈特書店版*

科尼斯堡力图通过强大的思想运动使自己成为德國政治发展的中心。这一运动越是振奋人心，科尼斯堡的社会輿論越是自由和明确，就越发令人奇怪：为什么一个显然会跟当地大部分公众发生矛盾的 *juste-milieu*** 派正是企图在那里巩固自己在哲学方面的地位。如果說，羅生克蘭茨虽然沒有足够的勇气成为彻底派，总还有一些令人欽佩的特点的話，那末以亞歷山大·榮克先生为代表的、哲学 *juste-milieu* 派的那种軟弱和渺小便暴露无遺了。

在任何一种运动、任何一种思想斗争中間，总有一些只有滾在污水里才会感到非常舒服的糊塗虫。在原則本身还没有确定以前，人們对这种人还可以容忍；当每个人还在竭力辨明原則的时候，要认清这种人的那副生就的糊塗相是不容易的。

* Alexander Jung. "Vorlesungen über die moderne Literatur der Deutschen". Danzig, 1842. Gerhard. — 編者注。

** 法文：中庸。 — 編者注。

但是当各种成分分离开来、各种原则相互对立起来的时候，拋棄这些廢物、清算他們的时机就来到了，因为这时他們的空虛已經駭人听闻地暴露了出来。

亞歷山大·榮克先生就是这样一种人。上面提到的他那本书，我們本来可以絲毫不去理睬；但因为他还出版了《科尼斯堡文学报》²¹²，并且每星期在这报上也同样向公众販賣他的无聊的实证論，因此，如果我比較詳細地把他描述一下，《年鉴》的讀者一定会原諒我的。

“青年德意志”在世的时候，榮克发表了許多关于現代文學的书信²¹³。他参加了这个最新的派別，于是，不管他的意願如何，他就和該派一起成为反对派。对于我們这位調和派來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呵！亞歷山大·榮克先生站在极左派的立場上！不难想像，他处在这种地位是如何的难堪，他如何接連不断地做了許多安慰人心的保证。但是他又特別傾心于当时被称为頑固異教徒的谷茲科夫。他很想发泄自己的沉重心情，但又有些胆怯，不願得罪任何人。怎么办呢？他采取了很合自己身分的小人的办法。他写了一篇文章頌揚谷茲科夫，但又不提他的名字，后来添了一个标题，叫做《某君二三事》。可是，亞歷山大·榮克先生，不管你怎么說，这总是一种懦弱的表現！

过了一些时候，榮克又写了一本立場調和、观点混乱的书：《普魯士的科尼斯堡和地方虔誠主义的极端》²¹⁴。光是一个标题又有什么用处！虔誠主义本身，他是容許的，但他說应

当反对虔诚主义的极端，正像日前《科尼斯堡文学报》正在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极端一样。因为一切极端都糟得很，只有心爱的折衷手段和中庸之道才有价值！似乎极端并不就是坚持到底！不过这本书当时在《哈雷年鉴》²¹⁵上已经讨论过了。

现在他又捧出上面提到的那本书，像泼水似地向我们泼来了成桶不确定的、未加批判的论断，糊塗的见解，空洞的词句和狭隘得可笑的观点。可以设想，自从发表《书信》以后，他一直都在睡觉。Rien appris, rien oublié!*。“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原则之间的斗争处于高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基督教，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而善良的荣克却还在天真地相信，“民族”除了急切等待谷兹科夫的新剧本、蒙特应诺的小说和洛别老一套的离奇幻想而外，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当整个德国都响起了战斗的号角的时候，当就在他的耳边讨论新的原则的时候，荣克先生却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啃笔杆，反复咀嚼“现代事物”这个概念。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把头埋到现在已经全然无人问津的书堆里了，并一心一意、有条有理地把个别事物归入黑格尔学说的范畴。

他在讲义一开头就拿出“现代事物”这个吓唬人的字眼来做挡箭牌。什么是“现代事物”呢？荣克先生说，他拿拜伦和

* 法文：什么都沒有学到，什么也沒有忘掉。——編者注。

喬治·桑來作為給這個概念下定義的起點，他說德國的世界性的新時代的直接原則基礎是黑格爾和所謂“青年文學”的作家。把什麼東西都硬加在無辜的黑格爾頭上了！無神論，自我意識的萬能，關於國家的革命學說，還有總其大成的“青年德意志”。要知道，把黑格爾和這個集團連在一起簡直是可笑。谷茲科夫很早就在反對黑格爾哲學，蒙特和居涅對黑格爾哲學一無所知，特別是蒙特在《聖母》和其他一些作品中關於黑格爾說了一些毫無意思、荒謬已極的話，而現在則是黑格爾學說的公開敵人，難道榮克先生連這些都不知道嗎？溫巴爾格也同樣反對過黑格爾，而洛別在他的文學史²¹⁶上總是不正確地運用黑格爾學說的範疇，難道榮克先生也不知道嗎？

接着，榮克先生就來說明“現代事物”這個概念，他花了六頁的篇幅在這個概念上煞費苦心，但還是講不出個名堂。這也是很自然的！難道“現代事物”一詞有朝一日可以“升為概念”！難道那些不求甚解的人處處都神秘地搬弄出來的這樣一個模糊不清、毫無內容和似是而非的術語，有朝一日可以成為哲學範疇！亨利希·洛別的富有貴族沙龍氣味、只是在某些花花公子的形象中才體現出來的“現代事物”，和施特勞斯的以《教理》²¹⁷為書名的“現代科學”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儘管如此，亞·榮克先生還是認為這個書名證明施特勞斯承認“現代事物”即青年德意志的“現代事物”是自己的主宰，于是就輕率地把施特勞斯和“青年文學”等同看待。最後他確定“現代事物”的概念就是主體對於任何純粹外在權威的獨立性。我

們早就知道，这种傾向是目前运动的基本特征，誰都不否认，“現代事物”的信徒也加入了这个运动；但这里却非常突出地暴露了荣克先生想把部分看成整体、把已經过去的过渡时代看成繁荣时期的这种荒誕无稽的行徑。你們看，无论如何要使“青年德意志”成为整个时代精神的体现者，順便也还得給黑格尔一点适当的地盘。我們可以看出，荣克先生一直是两条心：一条心在黑格尔方面，另一条心在“青年德意志”方面。現在，当他編写这份讲义的时候，就只好把二者連在一起。难矣哉！左手撫摩着哲学，右手却撫摩着肤淺的、华而不实的非哲学，真像基督教所說的，左手做些什么事情，右手都不知道。怎样摆脱这种窘境呢？他不是老老实实在地拋棄两种互不相容的傾向中的一种，而是来了一个大轉弯，从哲学中引伸出一个非哲学来。

为此，他在无辜的黑格尔身上竟費了三十頁的篇幅。他先用了大量冠冕堂皇的含糊詞句来頌揚这位已經入土的偉大人物；接着，荣克先生就竭力证明黑格尔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确认自由主体和因循客体的他律相对立。但是无須特別熟悉黑格尔也可以知道，黑格尔要高超得多，他主張主体和客观力量相調和，他非常重視客观性，认为现实即存在比个人的主观理性要高得多，并且正是要求个人承认客观现实是合理的。黑格尔并不是荣克先生所說的宣揚那种在“青年德意志”身上却表現得非常任性的主观自律的人。黑格尔的原則也是他律，也是主体服从普遍的理性，有时甚至是服从普遍的非理性，例

如宗教哲學就是這樣。黑格爾最鄙視的是悟性，而悟性也無非是寓於主觀性和個體性中的理性。榮克先生也許會反對我所講的這些，說我們沒有理解他的意思，他談的只是純粹外在權威，他也認為黑格爾所主張的是兩方面相調和，在他看來，“現代”個體只是想受“向客體的合理性的自我滲透”的制約。要是這樣的話，我就請榮克先生不要把黑格爾和“青年德意志”派混在一起，因為後者的實質也正是主觀任性、怪癖和奇異，而“現代個體”不過是黑格爾分子的別名而已。榮克先生既然弄得這樣混亂，那他一定會到黑格爾學派內部去找“現代事物”，而且一定會發現黑格爾學派的左派最合適“青年德意志”派稱兄道弟。

最後，他談到“現代”文學，馬上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大吹大擂阿諛奉承起來。簡直是沒有一個人沒有寫過好作品，沒有一個人沒有傑出的創作，沒有一個人沒有某種文學成就。這種永無止境的恭維奉承，這種調和主義的妄圖，以及扮演文學上的淫媒和掮客的热情，是令人無法容忍的。某個作家有一點點天才，有時寫點微末的東西，但如果他毫無用處，他的整個傾向、他的文學面貌、他的全部創作都一文不值，那末這和文學又有什么相干呢？任何一個人在文學上的價值都不是由他自己決定的，而只是同整體的比較當中決定的。假如我也採取上面那種批評方法的話，我對榮克先生本人的要求也會放寬一些，因為這本書可能有五頁寫得還不壞，並且顯示出了一定的才能。榮克先生極其輕率地甚至是相當傲慢地發表

了一大堆可笑的意見。例如他在提到对皮羽克列尔的尖銳批判时表示非常高兴：这种批判“不顾情面和地位而做出了判决。这着实证明了德国人的批評具有高度的內在独立性”。荣克先生把这一点看做德意志民族这样偉大的功績，这对德意志民族該是多么不尊重呵！难道要严厉地批判某个公爵的作品，非有非凡的勇气不可！

現在我們不再談論荣克先生这篇妄想成为文学史的廢話，这里除了內容空洞和毫无联系而外，还有许多漏洞，例如它既沒談到格律恩、雷瑙、弗莱里格拉特、赫尔維格等抒情詩人，也沒談到莫森和克萊因等剧作家。最后，作者又回到一开始就吸引住他的那个題目，即回到了他所崇拜的“青年德意志”，在他看来，“青年德意志”就是“現代事物”的完整体现。他从貝尔涅开始談起。实际上，貝尔涅对“青年德意志”的影响并不很大，譬如蒙特和居涅就說貝尔涅是瘋子；洛別认为他过于傾向民主，太极端；他只是对谷茲科夫和溫巴尔格还有比較长久的影响。特別是谷茲科夫在很多方面都受益于貝尔涅。貝尔涅的最大影响就在于他无形中影响了德意志民族。这个民族把他的作品当做圣典保存起来，并在一八三二——一八四〇年的艰苦年代，当《巴黎来信》作者的真正儿子还未以新的、深謀远虑的自由派的面貌出現以前，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了力量和得到支持。如果没有貝尔涅的直接和間接的影响，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出来的自由派的形成就会更加困难。現在的問題只在廓清黑格尔和貝尔涅之間的思想道路，而且这也并

不困難。這兩個人的距離比表面上所看到的要近一些。貝爾涅的爽直和健康觀點至少是黑格爾理論上所指的那些東西的實踐方面。當然，這一點榮克先生也是沒有認識到的。的確，對榮克先生來說，貝爾涅是一個相當值得尊敬的人物，而且甚至是一個有骨氣的人物，——這一點在一定情況下是非常可貴的；他有同瓦爾哈根和皮羽克列爾大致相同的無可辯駁的功績，特別是他寫過一些很好的劇評，但他是個狂熱之徒，是個恐怖主義者。上帝保佑，我們可別走上這條道路！對於這樣一個由於自己的信仰而成了當代精神的體現者的人，竟持着這樣一種平庸的、懦弱的看法，簡直是可恥！這位想用絕對概念來塑造“青年德意志”以至於谷茲科夫的個性的榮克，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貝爾涅的這種純朴的素質；榮克先生不了解，就連最極端、最激進的推論也是必然地、合乎邏輯地從白爾尼的最深奧的本質中得出來的，他不了解，貝爾涅按其本性是一個共和主義者，而對一個共和主義者來說，《巴黎來信》寫得的确並不過火。也許榮克先生從來沒聽見過瑞士人或北美人談論君主國家吧？是誰責備貝爾涅“只從政治角度觀察生活”呢？難道黑格爾不也是這樣的嗎？難道對他來說，國家在向世界歷史過渡的時候，在對內和對外政策方面，不就是絕對精神的具體現實嗎？儘管貝爾涅這種觀點——這種觀點由黑格爾更加廣闊的觀點作了補充，而且同黑格爾這些觀點往往一致得極為驚人——這樣直率、這樣純朴，但可笑的是，榮克先生依然認為貝爾涅只不過“給各個民族描繪出了政治和幸福

的制度”，描繪出一座只能說明貝爾涅的片面性和極端性的空中樓閣！榮克先生根本就不了解貝爾涅的作用、堅韌不屈的性格以及令人敬佩的毅力，這是因為他本人就是這樣一個渺小的、軟心腸的、不能自主的和喜歡吹拍的人。他不知道，貝爾涅作為一個人，是德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他不知道，貝爾涅是德國自由的旗手，是德國當代唯一的偉人；他意識不到反抗四千萬德意志人和宣布理念王國意味着什麼；他不可能知道，貝爾涅是新時代的施洗者約翰，他向自滿的德意志人宣揚懺悔，並向他們說，斧頭已經落到樹根上，一個最強大的人即將出現；這個人要用火來施行洗禮，並把一切莠草無情地鏟掉。榮克先生也應當歸入這種莠草之列。最後，榮克先生終於談到了他所心愛的“青年德意志”，他先對海涅作了大致不錯但過分詳細的評論。接着依次評論了其他一些人：先是洛別、蒙特、居涅，其次是溫巴爾格並歌頌了他的功績，最後用了將近五十頁的篇幅來評論谷茲科夫。對前三個人，照舊加以 *juste-milieu** 式的夸奖，贊許很多，責備十分溫和；對溫巴爾格則備加推崇，但是在他身上只用了四頁篇幅，最後竟無耻地獻起殷勤來，把谷茲科夫奉為“現代事物”的體現者，按黑格爾的概念公式構出了他的形象，並把他評為第一流人物。

如果發表類似論調的是——一個剛剛踏上文壇的年輕作者，那倒還可以容忍。因為有些人有一個時期曾把希望寄托在“青

* 法文：中庸。——譯者注。

年文學”上，為了指望未來，對它的作品的估價，比在另一種情況下本著自己內在的信念所做的估價要寬得多。特別是在自己的意識中再現過日耳曼精神最近幾個發展階段的人，對蒙特、洛別和谷茲科夫的作品，大概都曾表示過特別的同情。但從那時起，文學運動大踏步地前進了。這個派別遠遠落在這個運動的後面，大部分青年德意志分子的空虛便暴露無遺了。

“青年德意志”掙脫了動盪時期的混濁狀態，但它本身還是這種混濁狀態的俘虜。當時縈迴在人們腦際的那些模糊的、不發達的、後來只是借助哲學才被認識的思想，竟被“青年德意志”用來進行幻想的把戲。這說明了在青年德意志分子中間占統治地位的概念的模糊和混亂。關於他們要求什麼，谷茲科夫和溫巴爾格要比別人知道得清楚一些，洛別知道得最差。蒙特追求的是社會的幻境，居涅那里還殘存著黑格爾的一些東西，但他做的是制定公式和分類的工作。既然思想都是這樣糊塗，那就不可能得到什麼有用的東西。關於感性本原的全權的思想，像海涅一樣，他們都了解得很粗淺，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每個人也各不相同，連婦女的地位也竟引起了毫無結果和混亂不堪的爭論。誰都不知道，應當從別人那里得到些什麼。各邦政府採取的反對這些人的措施也是當時普遍混亂的現象之一。宣揚這些觀點的奇異形式只能使混亂現象加劇。由於自己著作的外表富麗堂皇，風格別致、有趣和生動，由於幾個主要口號染上奧妙的神秘主義色彩，以及批評得到恢復，文學刊物在自己影響下日益活躍，“青年德意志”派

很快就吸引了一群年輕作家，經過很短一段時間，他們中間每個人（溫巴爾格除外）就都有了自己的衛隊。老的平庸的文學在新生力量的壓力下不得不退却，於是“青年文學”占據和瓜分了奪得的地盤，——但它就在瓜分地盤的時候瓦解了。原則的毫無根據就這樣暴露了出來。原來所有的人都彼此誤解了。原則已經消失，全部問題都歸結為個人的問題了。是谷茲科夫還是蒙特——問題就是這樣。各種雜誌都充滿了各個集團的爭吵、相互傾軋和空洞的辯論。

由於勝利來得太容易，這些年輕人便驕傲自大，自命不凡。他們認為自己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人物。只要什麼地方出現一個新作家，他們就立刻把手槍對準他的胸口，要求他無條件屈服。每個人都想在文學上成為獨一無二的神明。除了我，你就不應該有別的神！誰流露一點點異議，誰就會招致不共戴天的仇恨。可見，這個派別已經完全喪失了它一度有過的思想內容，而墮落到一味爭吵的地步；這種爭吵在海涅論述貝爾涅的書²¹⁸中達到了頂點，而且到了使人厭惡的庸俗程度。毫無疑問，個別人當中最高尚的是溫巴爾格；他像一個由一塊發光的金屬鑄成而沒有一點鏽漬的雕像一樣，是一個完整的堅強的人。谷茲科夫是一個頭腦最清晰最聰明的人；他寫的東西最多；和溫巴爾格一樣，他也最確切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方式。但如果他想繼續從事戲劇創作活動，他總該研究一下如何選擇比過去更好更豐富的思想材料，並且不要從“現代事物”出發，而要从當代的真正精神出發。我們要求得

到比在帕特庫爾的自由主義詞句中或在威納爾的柔和敏感性中所包含的更多的思想內容。谷茲科夫具有從事政論工作的巨大才能；他是天生的新聞記者，但他只有一種辦法能夠保持這個地位，那就是他必須領會關於宗教和國家的最新哲學觀點，並使自己的《電訊》（據說他準備重新恢復這份雜誌）完全為當代偉大運動服務。假如他也讓那些根本成問題的文學學習在他的雜誌上占主要分量，他的雜誌就會落得與其他文學刊物同樣的下場。而這些文學刊物可以說是些不三不四的東西，登的全是枯燥無味的故事，頂多有人翻一翻，而就整個內容來說——也是在公眾的眼裡——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貧乏。它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它們逐漸被政治性報紙吞噬；這些政治性報紙完全可以對付文學領域出現的為數不多的兒份報刊。

洛別雖然有許多弱點，但他在某種程度上還能吸引讀者，可是他那無條理無原則的寫作（今天寫小說，明天寫文學史，後天又寫評論和戲劇等）以及虛榮心和庸俗氣，使他無法前進。他也和居涅一樣，非常缺乏自由精神。他們早就忘記了已故的“青年文學”的“趨向”，他們全被空洞的、抽象的文學興趣迷住了。相反地，海涅和蒙特從袖手旁觀轉到了公開變節。海涅評論貝爾涅的書是歷來最不像樣的德文書；蒙特最近寫的《舵手》把人民的心目中对《聖母》作者的最後一點點尊敬都掃蕩無餘了。在柏林這裡，人們都很清楚，蒙特這樣妄自菲薄，他想要換得什麼，那就是教授的头銜；這種突然迷了蒙

特先生心窍的效忠王朝的思想使人更加厌恶。让蒙特先生及其侍从弗·拉德维尔继续宣扬最新哲学是可疑的哲学并继续抓住谢林的启示这个救生圈吧，让他们以自己创立独特哲学的那种荒谬企图而成为人们的笑柄吧。自由派哲学可以镇静地看着他们幼稚的哲学著作问世，而不进行批判，因为他们自己就在发生分裂。凡有蒙特先生名字的东西，都像列奥的著作一样，打上了变节的烙印。也许蒙特很快就会找到荣克先生这样的新臣僕；荣克先生为此已经做了充分准备，这点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将来还会看到。

荣克先生达到了自己在讲义中提出的真正目的以后，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一种想再次落为人们笑柄的愿望。他评论了谷兹科夫，接着就来评论大卫·施特劳斯，硬说他有杰出的功劳，仿佛他是集“黑格尔、施莱艾尔马赫尔和现代风格”（难道这就是现代风格的典型？）之大成的人，但荣克先生同时又沉痛地抱怨可怕的和无休止的否定。到处都是否定，否定！可怜的实证论者和 *juste-milieu** 派骑士们看到，否定的浪头越来越高；他们紧紧地一个抓着一个，向某种实证的东西呼吁。于是一位亚历山大·荣克就对世界历史的无休止运动表示忧伤，把进步说成否定，末了，他冒充成一个预言者，宣告“实证的伟大诞生”；事先就被他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了描繪的这个诞生就该用神明的利剑刺死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及其

* 法文：中庸。——译者注。

同道者。他在《文學報》上也預告說，新的“實证的”救世主即將降臨。難道还有什么會比這樣露骨的不滿現狀更不明智的嗎？難道还有什么能比榮克先生所表現的更為軟弱更為無力的嗎？難道還能設想出比虔信“實证的救世主”更荒唐的東西（新謝林經院哲學除外）嗎？難道什麼時候曾有过比目前在“實证的和否定的”這個概念上呈現出的混亂狀態更嚴重和——遺憾的是——波及面更大的混亂狀態嗎？只要仔細觀察一下受到嚴厲斥責的否定就會相信，它實質上是十足實证的東西。有些人把理性的東西即思想說成不是實证的東西，因為它不是停在一點上，而是處在運動中，這些人的精神軟弱得就像古老的廢墟上的常春藤一樣，要有事實才能支持得住，——對這樣的人來說，任何一種進步當然都是否定，實際上，發展着的思想是唯一永恒的和實证的，而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事實方面、外部方面才是否定的、正在消失的和應當受到批判的。

接着，榮克先生越來越激動地說道：“誰會送給我們這種藏在我們身旁的無價之寶呢？”是呵，誰會是救世主，能把軟弱動搖的人們從否定的深淵、暗無天日的絕境解救出來，帶到流着奶與蜜的地方去呢？“不是謝林嗎？……我們之所以把偉大的神聖的希望寄托在謝林身上，正是因為他長期幽居，從思維和創造的本原那里發現了使時間不再成為時間的寧靜寶座、萬能寶座”等等。這位黑格爾分子就是這樣說的！其次（《科尼斯堡文學報》第四號）：“我們對謝林抱着極大的期望。

我們希望謝林能够举着他当初在穿过自然界时所举的那个放射出空前未有的新的光芒的火炬穿过历史”等等。其次，第七号又把謝林的玄妙的上帝頌揚了一番。神話和启示的哲学²¹⁹被看成一种必然的东西，而且荣克先生感到无上幸福的，是他可以远远地用兴奋的目光注視着謝林——偉大的謝林的思想发展道路。荣克这个人在精神上毫无个性，总是依附于某人，他只有盲目地崇拜別人，拜倒于別人的权威下才感到舒服。他連一点独立性都沒有；只要把他依靠的支柱抽掉，他就会垂头丧气，痛哭流涕。連他自己还不了解的事物，他都向它匍伏跪拜；尽管关于謝林的哲学及其讲义的特殊內容，早在謝林在柏林发表演說以前就已經有了相当确实的材料，但荣克先生总觉得再沒有比拜倒在謝林脚下更幸运的了。他不知道謝林在給庫迺²²⁰的著作写的序言里是怎样評論黑格尔的，或者恰当些說，他知道得很清楚，但他这位黑格尔分子竟敢崇拜謝林，甚至在于了这种勾当之后还敢提及黑格尔的名字，并且引用他的話来反对最新观点！为了极尽卑躬屈节之能事，他在第十三号上再次怀着敬仰的心情匍伏在謝林面前，用无限兴奋和虔誠的声調极力称赞謝林的第一篇讲义。的确，他认为这篇讲义证实了他对謝林的全部看法：他

“不仅預計到，而且知道，謝林对科学、艺术和倫理学的一切原理有着新奇得惊人的而且形式上也是极其完善的理解，这种把古代世界和基督世界如此結合起来的理解，会使这样著名的人升到低級祭司和俗人想都想不到的最高祭司及其启示的荣誉地位。”当

然，有些人將會墮落到這樣的地步：“由於妒嫉，甚至連這篇講義像陽光一樣清楚明白地向每個人表明了的偉大都要加以否定”。“謝林的偉大和他比所有一切只是片面的學說的精華都要優越的地方，在他的第一篇講義中就向我們發射出了奪目的光輝”……“誰能這樣開始，誰就應當強有力地繼續下去，就應當勝利地完成；如果他們全都不習慣這樣的飛騰，感到疲倦，垮了下去，並且誰都再也不能領會和不能了解你這個先天的悟者所講的東西，那你就記着吧，你的朋友中間和你相匹配的、最忠誠的最優秀的人的幽靈在傾聽你，年老的黑格爾的幽靈在傾聽你！”

榮克先生把這種空洞的熱忱和這種浪漫主義的夢話搬到紙上來，其用意何在！我們這位調和主義的“祭司”連至少在柏林這裡早已家喻戶曉或者可以滿有把握地預計到的東西都沒有設想到。這位“最高祭司”向我們宣揚的是什麼樣的“启示”，所謂“偉大”、“替人類探尋精華的使命”和“強有力的飛騰”是什麼，謝林怎樣“勝利地完成”，——這些現在已經是舉世皆知的了。在《謝林和启示》²²¹這本小冊子中——我在此承認這本小冊子是我寫的——我完全客觀地敘述了新启示的內容。請榮克先生根據這本小冊子的材料來證明他的希望已經實現了吧，或者至少請他拿出真誠和勇氣來承認自己出色的迷誤吧。

我不想論述榮克先生在這本書的末尾對於西爾斯菲爾特所作的評論，因為我離開文學的範圍本來就相當遠了；但是最後我還想談談《科尼斯堡文學報》的一些地方，以便也從這些

地方指出荣克先生的暮气沉沉和无味的浮夸。第一号就指出了——的确是很有分寸地——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第二号抨击了《年鉴》的否定論，——虽然还是很客气地，第三号像以前夸奖謝林那样夸奖了海·尔·巴·特，第四号又把他们两个人都夸奖了一番，另外还对激进派表示反对，第八号对费尔巴哈那本书开始了冗长的評論，騎牆的 *juste-milieu**派极力证明自己优越于彻底激进派。他在这里提出了哪些令人信服的論据呢？荣克先生說，如果地球就是整个宇宙，那末费尔巴哈是完全对的；从地球的观点看来，他的全部著作都是好的、令人信服的、非常出色的、无可辯駁的；但是从宇宙的、世界的观点看来，这部著作就一文不值了。好一套出色的理論！这么說，月球上二乘二竟等于五，金星上石头能像动物那样奔跑，太阳上的植物也可以說話了！这么說，地球大气层以外竟是另一种特殊的理性，而智慧是以离太阳的距离来計算的了！地球通过人类达到的自我意識在認識到自己是世界意識的因素的一瞬間，竟不成为世界意識了！难道这种反駁意見不就是想把对老問題的恼人的回答推到渾沌的空間无限性上去的借口嗎？难道荣克偷偷拿来做为自己一个主要論据的一句话，即所謂“超出一切純粹球狀規定性的理性”，听起来不太幼稚了嗎？既然他从地球的观点承认所爭論的原理的一貫性和合理性，那末他又怎么能把这种地球观点跟“宇宙”观点分开呢？但是对于像荣克先生这样的空想家和幻想家說来，在星

* 法文：中庸。——譯者注。

光閃爍的天空的那種使人厭惡的無限性中迷失方向，想出各種各樣關於其他天體會有有思維的、有感情的、有幻想的物體的荒謬假設和奇特臆斷，是理所當然的。還有一個很可笑的地方，就是他預告人們不要無條件地、輕率地譴責費爾巴哈和施特勞斯的無神論和對永生的全盤否定。榮克先生不了解，他們二人也並不企求其他任何一種觀點。其次，榮克先生在第十二號上已經向我們發起脾氣來了；第二六號贊揚了列奧，並且鑑於列奧的無可非議的才能，竟完全忘記了和粉飾了他的思想方式；對於盧格的評論，和對於列奧一樣，也是顯然不正確的。第二九號附和了辛利克斯在《柏林年鑑》上對《末日的宣告》²²³所做的空洞批判，而且更堅決地反對左派；第三五號發表了一篇評論弗·巴德爾的又臭又長的文章，另外還贊頌了他的夢游病神秘主義和非哲學神秘主義；最後，第三六號抱怨“不幸的論戰”，換句話說，顯然是抱怨愛·邁恩登在《萊茵報》上的一篇文章²²³，說也奇怪，他有一次在該報上竟向榮克先生說了全部真話。榮克先生已經完全陷入糊塗狀態和虛幻的境地，他竟自以為是地認為他是我們的“戰友”，是“同類思想的捍衛者”；他認為，“儘管”他和我們“有意見分歧”，“但是原則和目的的一致還是不可動搖的”。應該說（榮克先生現在也懂得），我們不願意也不可能同他結交。這種可憐的兩栖動物和兩重人格的人，是不適于進行那種只有具有堅強性格的人才能開始並堅持下去的鬥爭的。他這篇文章還有一個給自己丟臉的地方，就是他極其卑鄙地大談自由派的文學獨裁

并捍卫自己的自由。让他去享用这种自由吧，让他扯到寿终正寝那天吧——我們可以泰然处之。但請他允許我們对他的协助表示感謝，并允許我們誠懇地直率地說出我們对他的看法。要不然，他就成了文学独裁了；但要成为这种人，他的心腸又未免太軟。同一号在最后却很合自己身分地哀求別人帮他反对“自私自利的、妄圖把自我意識神格化的无謂叫囂”，而且《科尼斯堡文学报》竟敢重复这些令人胆寒的口号：“打倒基督教，打倒永生，打倒上帝！！”然而該报却以“掘墓人已經站在門口，等着抬那些还在无忧无虑地欢乐的人們的僵尸了”来妄自尊安。可見，該报又在絕望地哀求未来！

荣克报纸的以后几号，我还没有見到。但我想，上面提到的一些理由已經足以证明必須把荣克先生从坚决分子和“自由”分子的营垒驅逐出去；現在他自己也可以看到，他犯了什么罪过。我还想指出一点。毫無疑問，荣克先生是德国最无气节、最軟弱、最糊塗的作家。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荣克先生到处炫耀的大有教益的方式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也許像人們所說的，跟荣克先生早就該从 *ex officio*^{*224}中取得教訓有关系吧？

弗·恩格斯：《評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現代文学讲义〉》。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一卷，第四七三至四八六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五一九至五三四頁，人民出版社。

* 拉丁文：从前的职位，或职务、工作。——譯者注。

时代的反动表征

普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新东西就是那些幸运的伪真理之一，它們有着最光輝的前途，它們經過人們的日口相傳，完成了自己環繞全球的胜利行進，而且在几百年后仍然常常被人們重复着，好像是剛剛出世似的。真正的真理却很少有這樣的幸运；它們不得不斗争和忍受，它們受着殘酷的折磨并且被活活地埋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塑造它們。普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不！新东西倒是不少，但是它們常常受到压制，如果它們不是屬於那些富有彈性的伪真理，因为这些伪真理总是具有“說实在的，等等”这类忠誠的附帶說明，并且像突然出現的北极光一样，立刻又让位給了黑夜。但是，如果新的真正的真理像朝霞似地出現在地平綫上，那末黑夜之子就清楚地知道他們的王国有灭亡的危險，便要拿起武器来。要知道北极光向来在晴天出現，而朝霞向来在多云的天空上出現，朝霞不得不驅散天空的黑暗，或者用自己的火焰把黑暗照亮。現在我們就来考察一下籠罩着我們时代的朝霞的那些烏云吧。

或者，我們从另一方面来研究我們的題目吧！大家知道，

有人试图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条綫。在一部反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才子著作中，我們讀到这样的話²²⁵：“历史的形式不是上升和下降，不是同心圓或螺旋形，而是时而聚攏（这个詞在这里大概比“相合”更适当些）时而分开的史詩式的平行綫。”但是我宁願把它比作随手画出来的螺旋图形，它的曲度并不过分精細。历史从看不到的一点慢慢开始自己的跑步，迟緩地圍着这一点迴旋；但是它的圓周越来越大，飞行越来越迅速和灵活，最后，簡直像耀眼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常常触到自己的旧路綫，也常常穿过旧路綫，并且随着每一迴轉而越来越接近无限。誰能預見到終結呢？于是在历史似乎回到自己的老路上的那些地方，便有自以为是的目光短淺的人站起来，洋洋得意地叫道，你看！历史就有过这样的思想！这时候我們听到的也是——普天下沒有什么新东西！我們那些中国式的停步不前的英雄，我們那些退化的官吏，便欢天喜地起来，企图把整整三百年作为到禁区去的大胆游覽，作为热病的譫語，从世界年表中一笔勾銷，——他們看不到历史只是沿着最短的道路直奔新的燦烂的思想的星座，而这个星座馬上就会以它那跟太阳一样的威严气概把他們呆板的眼睛弄得睜不开来。

我們现在就站在这样的历史轉折点上。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風靡一时的一切思想，以及五百年間彼此排斥的一切風尚，都企图再次地把自己不再存在的权利硬加在现代身上。中世紀的封建主义和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羅馬的教权主义

和上一世紀的虔誠主义，互相都在爭取消灭自由思想的荣誉！請允許我不要过多地談論这些。要知道，如果起来反对任何一个想宣布这些箴言的人，就立刻会出现几千把寒光閃閃的宝劍，它們都比我的宝劍銳利，但是我們知道所有这些旧思想都会互相冲撞而化为烏有，而且会被前进的时代的金剛石般坚固的脚步踐踏得蕩然无存。然而与教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这些强大的反动現象相适应的，是艺术和文学中比較不显著的傾向，是向过去的世紀无意識的后退，它們即便对时代本身沒有威胁，可是对于时代的趣味却有威胁，而且奇怪的是，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比較过这些傾向。

完全不需要走很远，就可以碰到这类現象。你們只消去造訪一下那些現代化陈設的沙龙，就可以看到你們四周的各种形式是誰的精神的子孙。最极端的专制主义时代的一切洛可可式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又出现了，为的是把“l'état c'est moi”*这个制度所感到舒适的形式强加給我們的时代精神。我們的沙龙安置着文艺复兴时代样式的椅子、桌子、衣櫥、沙发，而不足的只是为了完全把这个时代恢复过来而給海涅戴上了假发，让貝基那穿上了箍骨裙。

这样的屋子恰好也是为了在里边閱讀那对梅特農夫人的时代特別偏爱的封·施特恩堡先生的小說而修造的。人們原諒施特恩堡的机智头脑里的这种偏爱，而且还企图为这种任

* 法文：“朕即國家”（据說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讲的話）。——編者注。

性找出某种更重大的根据，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我敢断言，正是施特恩堡小说的这种特点，目前也许还能促进它们的传播，而今后却会严重地危害它们的长久生命。我并不是说，诗的作品的美决不会由于不断诉诸最蹉跎的散文时代（它狂妄轻率，奔驰于天地之间，充当伦理规则所支配的傀儡）而有所收获；同它比较起来，我们的时代和它的儿子好像还是自然的。要知道我们太习惯于讽刺地观看这个时代了，所以它长久不能给我们另外不同的印象，而且在施特恩堡的每一部小说中总是看到同样的任性，事实上也会使人极端厌烦。这种倾向，至少在我看来，无非是一种单纯的任性，因此它没有任何较为深刻的根据。但是我认为，必须在“特等社会”的生活去找它的出发点。封·施特恩堡先生无疑就是为了这样的社会教育出来的，而且是十分高兴在这样的社会中活动的；他大概在他的圈子里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故乡。如果一个时代的各种社会形式比起现在的来更确定和完善得多，虽然是较为停滞和乏味，而他对这个时代抱有温柔的感情，这是毫不奇怪的。时代的精神在自己的故乡，在他企图认真地从浪漫主义者那里夺回他们刚刚获得胜利的巴黎，就在封·施特恩堡先生那里要勇敢得多。维克多·雨果出现了，亚历山大·仲马出现了，跟他们一起还出现了一群模仿者。叶甫盖尼们和阿塔利亚们的作态让位给鲁克列斯·鲍尔加的作态；接替麻痹的是热狂；揭穿了法国古典作家对古代作家的剽窃，——但是在这里出现了拉希尔小姐，于是雨果和仲马、鲁克列斯·鲍尔

加和那批剽窃者都被忘記了。費德娜和熙德在舞台上从容不迫地散步，用华丽的亚力山大詩句談話；阿喀琉斯模仿路易大帝的模样在舞台上行进，而留易·布拉茲和德·倍尔-伊尔小姐刚从側幕出来，就在德国文学翻譯工厂和德国国民舞台上寻找生路。正統主义者应当体验到莫大幸福的感情，因为他們在看拉辛的戏的时候可能忘掉革命、拿破侖和偉大的一周²²⁶；ancien regime*堂而皇之地复活起来，世俗的沙龙挂滿了織花壁毡，专制的路易穿着錦緞背心，戴着蓬松的假发，在凡尔賽的修剪过的林蔭道上散步，寵妃的那把万能的扇子統治着幸福的宫廷和不幸的法兰西。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时代的再生都沒有越出法兰西本身的界綫，而上世紀法国文学的一种特点却好像在現代德国文学中开始复現出来。我所指的就是哲学上华而不实的态度，它像表現在百科全书派身上一样也在一些現代作家身上表現出来。在法国曾經是唯物主义的东西，在德国則开始成为黑格尔。蒙特是第一个——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把黑格尔的范疇搬到文学里来的人；居涅始終沒有忘記跟在他的后面，写出了《瘋人院里的隔离室》，虽然《性格》的第二卷证明他部分地放棄了黑格尔，但是第一卷却包含了他想把黑格尔翻譯成現代語的許多段落。可惜这些譯文都是离开了原作便不能理解的。

* 法文：旧制度。——編者注。

决不能否认这种类比；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根据上一世紀哲学华而不实的态度的命运所作出的結論，即体系随身給文学带来死亡的兆头这个結論，对于本世紀仍然是正确的嗎？詩的天才所耕耘的那块土地会不会被一个以本身的彻底性把先前一切体系都胜过了的体系的坚强树根所遮拦住呢？或者这些現象所证明的仅仅是哲学用来迎头赶上文学和在霍托、略特舍尔、施特劳斯、罗生克兰茨那里以及在《哈雷年鉴》上出色地表现了它的成果的那种爱呢？如果这样，当然就必须把观点加以改变了，而且我們有权利期待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貝尔涅和黑格尔的相互作用，也就是期待那被一部分所謂的“青年德意志”早就从事准备的相互作用。除了这些道路之外，就只有一条跟这两条道路比起来的确有些喜剧性质的道路，这就是以黑格尔对艺术文学的影响将失去一切意义这个前提为出发点的道路。但是，我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会决心作出这样的結論。

但是，我們应当退回得更远，退回到比百科全书派和德·梅特儂夫人更早的时期。杜列尔、弗莱里格拉特和倍克将充当我们文学的十七世紀第二西里西亚派的代表人物²²⁷。《鎖鏈和王冠》、《反基督》、《洛奧拉》、《皇帝和教皇》——杜列尔的这一切作品，在描写的手法上使誰不想起已故的采格列尔·封·克里普霍森的《亚細亚的巴尼薩》或者洛恩施坦的《阿尔明尼大公同他快乐的图斯涅尔达》的巨大激情呢？倍克以他那浮夸的詞藻超过了这些善良的人；他的詩作的个别

地方被看成是浸透在现代世界痛苦的溶液中的十七世纪的产物；弗萊里格拉特往往也不善于区别浮夸的语言和诗的语言，由于恢复亚力山大诗格和卖弄外国语，完全回到了霍夫曼斯瓦里达²²⁸。但是，必须希望他把自己的异国题材同这些玩意一起抛掉：

风吹走沙土²²⁹，棕榈树上的花也在雕谢，——

带着那万变不离其宗的精神，

诗人投身到故乡的怀抱！

如果弗萊里格拉特不这样作，那末，真的，他的诗作在一百年之后将被人们当作是像植物标本或撒粉器*那样的东西，并且由于和拉丁语作诗法相似，还会被学校拿来作讲授自然史之用。可以让任何一个劳巴赫专门指望他的短长格式的年代记享有这种实际的不朽荣誉，但是应该希望弗萊里格拉特赠给我们十九世纪所应有的诗篇。不过，在重写浪漫派时期以来的旧题材的我国文学中，我们已从十二世纪被提高到了十七世纪，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这样一来，哥特歇德大概就不会让自己长久地等待了。

说实在的，当我企图把这些个别现象归结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了很大的困难；应该承认，我失掉了把这些现象同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联系起来的那些线索。也许这些现象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作正确评价的地步，它们在规模和数量上还会增

* 在吸墨纸未发明前用来吸干纸上墨迹的一种文具。——译者注。

长。但是，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在生活中或者在艺术和文学中都已表现出了这种反动；政府报纸的悲叹大概已在那儿堵听到“l'état c'est moi”^{*}这个公式的墙壁上得到了反响；在一部分现代德国诗歌中占统治地位的愚昧和无知，是同那现代蒙昧主义者的叫喊相呼应的。

弗·恩格斯：《时代的反动表征》。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五三至三五七页，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 法文：“朕即国家”。——译者注。

德国《贵族报》²³⁰的安灵弥撒

Dies irae, dies illa

Saecla solvet in favilla*

在路德得到新約的原文、借助这股希腊的火焰把中世紀的几百年連同它們領主的无上权力和农奴的无权地位、連同它們的詩歌和愚昧一齐化为灰烬的那一天，以及继这一天以后的三百年，終於出現了一个“主导地位完全属于社会輿論”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拿破侖——尽管他有很多特別在德国人看来不体面的品质，但他的稀有的洞察力是不能一笔抹煞的——曾經說過：“Le journalisme est une puissance”**。我在这里引用这一句話，不过是为了指出在《贵族报》的內容提要中（这句話就是从該报上借用来的）是多么缺少中世紀精神，也就是多么愚昧。德国《贵族报》的使命是完成这种社会輿論并喚起人們对它的認識。因为很清楚，古汀堡发明印刷

* 拉丁文：忿怒的一天，这一天毁灭了世界，把它变成了灰烬。——編者注。

** 法文：“出版就是力量”。——編者注。

术并不是为了帮助什么贝尔涅——这个煽动家，或者帮助海涅证明的正面是卑躬屈膝，修巴尔特证明的反面是进行革命的黑格尔，或者帮助一个其他的市民，来向世间传播混乱的思想；——不，他发明印刷术是专门为了有可能来创办《贵族报》。——祝福它，它已长眠！它只是偷偷地、怯懦地向这个丑恶的非中世纪的世界看了一眼，在寂寞荒凉的景物面前，在民主主义 *canaille** 的诽谤面前，在无法进入宫廷的人们的令人骇然的骄傲面前，在贵族城砦的门口一出现就会遭到鞭打的我们时代的悲惨状况、相互关系和混乱现象面前，它那纯洁的处女的灵魂，或者正确些说，高贵的处女的灵魂，就恐惧地躲到后面去了。祝福它，它已长眠，它再也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渺小、现存事物基础的动摇、豪门显贵的眼泪，它已永远安眠了。

Requiem aeternam dona ei, Domine!**

它的逝世毕竟使我们失去了许多的东西！在起码是十六代祖先的老爷们才可以进去的所有那些沙龙里曾经是多么地欢喜啊！在已经丧失了一半的正统贵族政治的所有那些前哨中曾经是多么地狂欢啊！你瞧，在那把继承下来的椅子上坐着一个慈祥的老人，他被一些可爱的狗围绕，右手拿着继承下来的笛子，左手拿着继承下来的长鞭，正在虔敬地研究摩西第一卷中大洪水前的家谱树，这时门突然开了，给他送来了一

* 拉丁文：平民。——编者注。

** 拉丁文：主啊！让它永远安息吧！——编者注。

份《贵族报》的内容提要。这位显贵看到用大字母印刷的贵族这个字眼之后，就急忙戴正眼镜，怡然自得地读着这份报纸；他看到在这张新创办的报纸上也辟有家庭新闻一栏，他想到人们将来追悼他的文章就高兴起来，——他本人会多么兴致勃勃地读它啊！——总有一天他会跟自己的祖先团聚在一起。——但是这时年轻的主人骑着马跑进城堡的院子里；于是老人急忙打发人去唤他们来。“提奥德里希·封·德·奈格”^{*}先生用鞭子把马赶入马棚；采格瓦尔特碰倒几个奴僕，踩过猫尾巴，勇武地把一个前来哀求而遭到拒绝的年老的农民推到一边；吉塞列尔用体罚来威吓僕人，要他们把打猎用的一切东西准备齐全；最后，这些少年公子喧嚷着走到大厅里来。狗一边叫着，一边向他们扑来，但是它们都被鞭子赶到桌子底下去了。采格瓦尔特·封·德·奈格先生用慈祥的脚踢了一下他的爱犬，让它安静下来，这一次却没有受到满心欢喜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投过来的恶狠狠的一瞥。除了圣书和家谱之外，提奥德里希还能在百科辞典上读一些东西，因而比其他的人能更正确地发外国字的音，他是应该大声地朗读这份内容提要的，可是这位老人流着快乐的眼泪，竟把贖买的命令和贵族的负担都忘记了。

仁慈的女主人骑着她的白纸溜蹄马，带着多么合乎道义、谦逊、温顺的神情跑到现代世界里来，她的两个骑士多么勇敢

^{*} “奈格”一词的德文是“Neige”，意思是“余孽”、“后裔”。——編者注。

地向前方眺望着！这两个騎士都是道道地地的爵爷，他們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是六十四家門当戶对的婚姻的果实，每一瞥都是挑战。头一个是封·阿尔溫斯列本，从前他曾跨着他那騎士的战馬在法兰西小說和回忆录里的荒野上奔驰，現在下了决心去襲击野蛮人——市民。在他的盾牌上写着一句格言：“正当地取得的权利决不能成为非正义的”，并且他大声地向全世界叫道：“过去貴族可庆幸的是功勳卓著，現在他們不求上进，或者干脆地說，懶惰起来了；貴族用强有力的手保卫了諸侯，从而也保卫了人民，所以我关心的是这些偉大的功績不要被忘記了，而我的心爱的《貴族报》——*requies cat in pace**——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郎，誰要否定这个，誰就……。”

但是这位高貴的騎士一下从馬上摔了下来，代替他搖搖晃晃地来到竞赛場上的是德·拉·莫特·傅克男爵，弗里德里希先生。“浅棕色的”老馬洛西安，由于长期拴在馬棚里，連蹄铁都掉了，——这匹在自己最好的时期也沒有上过膘而且早就沒有在北方勇士的跨下作浪漫蒂克的跳跃的老馬，却忽然开始用蹄子踢起地来。封·傅克忘記了給《柏林政治周刊》²³¹作年度詩歌注釋，吩咐整理甲冑，牽出这匹老瞎馬，带着孤独的英雄威風踏上道路，以便参加时代思想的十字軍远征。但是，为了使沾名釣譽的市民等級想不到老勇士那支折

* 拉丁文：願它安眠地下。——編者注。

損了的枪会来对着他們，傅克就擲給了他們一篇序言²³²。这样寬宏大量的盛情是值得加以研究的。

序言教导我們道，世界历史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實現自由的概念，像黑格尔十分錯誤地认为的那样，而只是为了证明三个等級存在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貴族應該作战，市民應該思考，农民應該耕种。但这不应该有等級的差別；等級應該相互支持和彼此革新，但不是經過不平等婚姻的途徑，而是經過提高到最高等級的途徑。从强盜城堡高处流出的清泉所汇合成的貴族的“像泉水一样透明的湖”，怎样才能够变得更加清澄，这当然是很难理解的。但是高貴的男爵不仅容許市民，而且容許“騎士的馬夫”，也許甚至还容許裁縫徒弟这些人来革新貴族。然而傅克先生沒有說，貴族应当怎样去革新其他等級，——大概是借助从貴族行列中掉队下来的人們吧。或者——因为傅克先生心腸很好，甘願承认貴族在內心里的确并不比平民高尚，——提高到市民等級或者甚至到农民等級，对貴族說来，也許就像貴族的執照对市民說来那样光荣嗎？在傅克先生的国家里，人們当然要为哲学还没有完全抬起头来表示关心。具有永久和平思想的康德恐怕要受火刑，因为有了永久和平，貴族就不会廝杀了，从事廝杀的最多也仅仅是学徒而已。

毫無疑問，傅克先生因为認真地研究历史和国家体制，理应提高到有思想的等級，即市民等級；他不仅非常善于在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中間，在巴什基尔人和莫希干人中間，甚至在大

洪水前的人們中間找到光荣的公众，而且还能够找到显赫的贵族。此外，他还有一个完全新的发现：在农民还是农奴的中世纪，他們受到了其他两个等级的热爱和温存，同时也給了这两个等级同样的热爱和温存。他的語言是无与伦比的，他投給讀者的是“深入心底的詩句”，并且“善于从最不明显的現象自身（黑格尔——預言家中間的紹尔）抽出黄金”。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s*——他們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个。

已故的《贵族报》还有許許多多美妙的思想，例如关于贵族土地占有制的思想以及其他几百种思想，多到不可能对所有这些思想一一来加以称赞。然而它的最巧妙的思想是在第一期的通告中間登了一則关于不平等結婚的通知。它是否准备以同样的仁慈把封·罗特希尔德先生列入德国的贵族，——这是它沒有通告的。願上帝安慰悲哀的父母，願把死者提升到天国的伯爵地位。

让它靜靜地安睡，

直到最后的审判！——

我們还要向它唱安灵弥撒，作墓前演說，像誠实的市民應該作的那樣。

Tuba mirum spargens sonum

Per sepulcra regionum

* 拉丁文：让永恒的光輝照耀他們吧。——編者注。

Coget omnes ante thronum*

难道你没有听见那使墓石倒塌、使大地高兴地动摇，因而使坟墓裂开的喇叭声吗？审判的日子，那个永远不会再被黑夜代替的日子已经到来了；精神，永恒之王，升上了自己的宝座，它的脚下集聚着大地上的各族人民要报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新的生活正向全世界扩展，各族人民的那棵老树在清晨的呼吸中愉快地摇动着自己繁茂的枝干，抖掉身上干枯了的叶子；风吹走树叶，把它们堆成上帝用他的电光来点燃的篝火。完成了对地上的人们的审判，即过去的子孙会像停止继承权诉讼那样高兴地加以停止的审判；然而永恒的审判官是铁面无私的，他那犀利的目光是威严的，他们还没有使用的才能被夺走了，而且他们跌入了任何精神的光辉都不能使他们喜悦起来的极端黑暗之中。

弗·恩格斯：《德国〈贵族报〉的安灵弥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五八至三六二页，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 拉丁文：那传到世界各国的坟墓面前的奇妙的喇叭声，唤起大家跪拜在主的宝座下。——编者注。

風 景*

—

古代希臘很幸運地看到，它的風景的性質在它的居民的宗教里被意識到了。古代希臘是一個泛神主義的國家。它所有的風景都裝在——或者至少曾經裝在——和諧這個框子裏。同時，它的每一棵樹、每一處泉水、每一座山都太凸出，而且它的天空過分蔚藍，它的太陽過分燦爛，它的海洋過分壯闊，所以它們不能滿足於所謂雪萊的 Spirit of nature** 的簡明的神化，滿足於所謂包羅萬象的潘神的簡明的神化；任何一個單獨的東西都通過自己完美的整體要求有各自的神。不論哪一條河流都要求有自己的女神，不論哪一片森林都要求有自己的仙靈，這樣就形成了古代希臘人的宗教。其他的地方就沒有這種幸福了；它們不論在哪一個民族那里都沒有成為它的信仰的基礎，所以只好期待詩人來喚醒那沉睡在這些民族身上的宗教的神靈。如果你站在賓根附近的德拉亨菲爾斯或羅甫斯倍

* 這篇譯文是曹葆華和孟復生合譯的。——中文本編者注。

** 英文：自然的精神。——譯者注。

克的頂峰上，越過漂蕩着葡萄藤香味的萊茵山谷，眺望那與地平綫溶合在一起的遠處青山，了望那泛濫着金色陽光的綠色原野和葡萄園，凝視那反映在河川里的蔚藍色天空，——你會覺得天空同它所有的光輝一起俯垂到地上和倒映在地上，精神沉入物質之中，言語變成肉體并棲息在我們中間；在你面前就有着具體化了的基督教。和這種情形截然相反的是北德意志的草原；在這裡看到的只是干枯的莖秆和意識到自己的無力而不敢爬到地面上來的可憐的箬石南；東一棵西一棵地直立着曾經勇武一時而現在已遭雷劈的樹木；天空愈加晴朗，它就愈加以孑然自在的壯麗向那沉痛地躺在它面前的貧瘠的土地顯示出自己的不凡，它那發亮的眼睛就愈加憤怒地睥視那赤裸裸的不毛的砂地；這裡表現出來的是猶太人的世界觀。

有不少人咒罵草原，一切文學*都充滿了對荒野的咒罵，如在普拉頓的《俄狄浦斯》中便把草原當作諷刺的對象。但是人們不知為什麼忘記去揭示它那稀有的美妙，它那隱秘的詩的魔力。要真實地感覺到北德意志撒哈拉的全部恐怖和絕望的情景，同時又要衷心地尋找那隱秘的、好比利比亞的海市蜃樓似地不能隨時看到的這個地方的美，那就需要生長在風光明媚的地方，生長在蔥郁的峭壁昂然屹立的山頂上。只有易北河左岸的馬鈴薯草原才代表了德意志的真正的散文。然而那最富有毅力的日耳曼部族薩克森人的故鄉，即便一片荒蕪

* 在布拉澤多夫文集第三卷中，有一個老人出來捍衛草原。——編者注。

也是富有詩意的，在暴風雨的夜里，当魅影似的云彩包围着月亮的时候，当狗在远处交相狂吠的时候，你可以跨上一匹驃悍的馬冲向茫无边际的草原，你可以在風吹化了的花崗石块和墓冢垒垒的土地上奔馳；在远方，潭水映出月亮的光輝，磷火在它上空閃爍，暴風雨在广闊无垠的原野上发出可怕的咆哮；你脚下的大地搖晃起来，于是你觉得自己走进了德意志民間傳說中的世界。只有認識了北德意志的草原之后，我才真正了解了格林兄弟的《童話》。所有这些童話几乎都帶有这样的印記：它們是在夜幕降临、人的生活开始消失、人民的想像力所創造的可怕的无形东西在白天也令人为之胆寒的寂寞荒凉地方的上空疾馳而过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这些童話表現出来的是草原上孤独的住居者在这样暴風雨的夜里，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漫步或者从高塔上眺望荒凉的原野所产生出来的种种感情。于是，从童年时代起就深藏在心里的草原暴風雨之夜的印象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并且还采取了童話的形式。你在萊茵或者在士瓦本听不到民間童話产生的秘密，可是在这里每一个雷电之夜——如洛別所說的，发光的雷电之夜，都能用雷霆的語言一次又一次地把这种秘密告訴你。

我为草原辯解而吐出来的蛛絲，如果不是一下子纏在不幸的、用汉諾威国旗顏色塗成的路标上，它就会隨風飄得更远些。我对于这个国旗的顏色的意义思索了好久。普魯士王国国旗的顏色完全不是表示基尔什在他那拙劣的普魯士歌中²³³要歌唱的那种东西，但是这些顏色由于本身的平淡无奇，叫人

想到冷酷无情的官僚制度以及普魯士主义的远不是萊茵人所欢喜的一切东西。黑与白的尖锐对立很像是极权君主制下的君与臣的关系。既然据牛頓讲来黑与白完全不是颜色，所以它们可能有这样的意思：极权君主制的忠君的思想方式是不能保持任何颜色的思想方式。汉薩同盟的鲜艳的紅白旗子，至少在过去还有意义；法兰西精神閃爍在三色旗中，而恬靜的荷兰也把三色旗的颜色据为己有，这大概是对自己的嘲笑吧；但是最美丽和最意味深长的无疑还是不幸的德意志三色旗。可是汉諾威旗子的颜色呢！只要想像一下一个身着白色衬裤一小时一小时地穿过树桩和土墩、穿过水沟和刚耕耘过的田野的執袴子弟，只要想像一下劳特的盐柱——对许多人作規戒的过去汉諾威 *nunquam retrorsum** 的例子，只要想像一下一个沒有教养的布杜因青年用粘土来塗抹这个高貴的紀念物，那你就可以得到一根塗着汉諾威国旗颜色的路标了。或者，也許白色意味着质朴的国家根本法，而黄色是意味着某些卖身投靠的文人給根本法濺上的污泥吧？

如果是指地方的宗教性质而言，那末荷兰的风景实质上是加尔文派的。那好似荷兰景色所特有的充滿散文意味和缺乏神化，那对这种景色非常适合的灰暗天空，都可以引起多尔德雷赫特宗教會議絕對正确的決議所留給我們的印象。風車——風景中唯一活动的东西——好比命运选拔出来的人

* 拉丁文：向后回顾。——譯者注。

物，只是靠着神恩的气息而活动；其余的一切都处在“宗教的死亡”中。萊茵河，好比活跃而有生气的基督教精神，在这干枯的正教国土里也要丧失自己的创造力量，而只好在这里褪色了。从河这边看到荷兰那方面的萊茵河岸，就是这样。——那有着浓荫码头、有着运河和舟楫的鹿特丹，在出生于德国内地的人们看来，便是一个绿洲。人们在这里可以了解弗萊里格拉特的幻想如何随着出征的三桅巡洋舰奔向远方更美丽的岸边。随后又是那該詛咒的澤兰德群島、舟楫和堤壩、風車和帶钟的教堂尖塔，而小汽船就成小时地在它們中間穿梭而过。

然而，当我们最后从庸俗的堤壩，从窒息的加尔文正教国土跳到自由精神的广阔空間来的时候，我們感到多末幸福啊！赫尔弗特魯斯港消失了，瓦尔河的左右两岸都沉入欢呼声愈来愈高的波濤中去了，含砂的黄色的水变成了一片綠色，——現在讓我們忘掉留在后面的东西，快乐地冲向碧綠的澄清的水面吧！

你还是把恶运的侮辱²³⁴

最后給忘掉吧！

在你眼前的

是寬闊的自由大道！

看吧！天空下垂，

与大海合成一体；

你——被分成两半——

能在它們中間找到通路嗎？

蒼穹弯下身來，
溫存地撫慰着下界；
它為美麗的肉身
而快樂沉醉。
波浪騰起，
想與上天熱情地擁抱；
你——被分成兩半——
能完成自己的行程嗎？
那善良的不朽的神與下界
永遠結合在一起，
而入就是她們
愛情的保證。
神以不可描述的奇蹟
生活在你的心中：
你要作適當的器皿，
你要愛護聖潔的神！

你抓住船頭桅杆的纜索，望一望那被龍骨沖開的波浪，它們濺起白色的泡沫，遠遠地飛過你的頭上。你再望一望遠方的碧綠的海面，波濤洶湧翻騰，永不停息。陽光從無數閃爍的鏡子中反射到你的眼里，碧綠的海水同蔚藍的鏡子般的天空和金色的太陽熔化成美妙的色彩，——于是你的一切心思，一切關於人世間的敵人及其陰謀狡計的回忆，就會煙消雲散，你就會溶化在自由的無限的精神的驕傲意識中。我只知道一

种可以和这种体验相比的感觉：当最后的哲学家的神的理念、这个十九世纪最大的思想，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感到了同样幸福的战栗，好像在我周围吹起了从清澄的太空飘来的新鲜的海洋空气，哲学思辨的深渊横列在我的眼前，好像是无底的大海，视线怎么也不能摆开。我们靠着神生活、工作和存在！只有在海上，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感到，我们周围的一切和我们自身都浸透着神的气息。整个自然同我们如此亲近，波浪向我们如此亲热地眨眼，天空如此亲爱地复盖着大地，而太阳放射着如此强烈的光辉，好像可以用手把它抓住似的。

太阳正向西北方面沉落，在它的左边，有一条闪闪发光的线条从海上升起来，那就是坎特的沿岸地带、泰晤士河的南岸，海上已经笼罩着蒙眛的暮色，只有在西方，海上和空中一样闪现着傍晚的紫红色，在东方，天空是一片深蓝色，已经出现了明亮的金星，在西南方，地平线上伸展着马凯特市，窗上反映出一片晚霞，一条长长的闪着妖光的金线。现在，你挥舞着帽子，端着满满的酒杯，用大声的欢呼向自由的英国致敬吧。祝你在伦敦一夜安眠！

你抱怨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铁路的散文气味，你可以去坐一坐由伦敦开往利物浦的火车。如果有一个可以用铁路走遍全国的国家，那就是英国。它虽然没有惊人的美景，没有雄伟的山岩，可是全国到处都充满着悠然起伏的丘陵，这些丘陵在英国任何时候都是在一片蒙眛的阳光照耀下，具有一种难

以形容的魔力。色彩單純的各種各樣圖景會令人吃驚。大自然用几座丘陵、田野、樹林、吃草的家畜就創造出了無數優美的風光。特別美麗的是樹林，它們或是零散地或一片片地點綴着所有的田野，使這整個地方簡直像一座公園。其次是隧道，它在黑暗中把列車吞沒几分鐘，於是進入洼地，接着突然又從那里出現在微笑的明亮的田野上。在一個地方，鐵路還得通過一座架在很長的山谷上的旱橋；橋下很深，是一些城鎮和村莊、森林和牧場，有一條小河從它們中間蜿蜒而過。左右兩邊是作為背景的模模糊糊的山巒，而在那令人神往的山谷上還籠罩着半雲霧半陽光的一道魔光。但是當你剛來得及去觀看這個美妙的地帶，你就進入一片光禿的低洼地，又只好在想像中去描繪那不可思議的圖景了。這樣一直繼續到夜幕降臨和睡魔使你閉上眺望疲乏了的眼睛。啊！不列顛的內地有着多么美妙的詩意呀！你常常會覺得自己是在 golden days of merry England*，你常常會覺得自己看到莎士比亞肩上扛着槍潛行到叢林里去打野物，或者你常常會覺得奇怪，在這碧綠的沃野上，沒有真正演出過莎士比亞的任何一個神妙的喜劇，因為不管他劇本中的情節發生在什麼地方——在意大利、法蘭西還是那伐爾，——其實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永遠是他所描寫的怪僻的平民、自作聰明的教書先生、可愛然而古怪的婦女們的故鄉，Merry England**；總之，你會看到這些情節只

* 英文：快樂英國的黃金時代。——譯者注。

** 英文：快樂的英國。——譯者注。

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只有几部喜剧——例如《仲夏夜之梦》——的人物的性格，令人感到有南方和它的气候的影响，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物的性格一样。

但是现在我們回到自己的祖国来吧！美术的和浪漫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²³⁵曾經对自己的儿子弗萊里格拉特大生其气，因为弗萊里格拉特为了在艺术上高得多和浪漫主义色彩濃重得多的萊茵完全忘記了威斯特伐利亚。为了在第二分册出版之前使它不致失去耐心，讓我們用几句客气話来安慰安慰它吧。一連串的山把威斯特伐利亚同德国隔开，只有朝着荷兰的一边敞开着，——好像把它从德国推了出去。但是它的孩子們是真正的薩克森人，正确地說，是优秀的德国人。在这些山里有一些美妙的地方：南面有魯尔山谷和梭奈山谷，东面有維則尔山谷，北面有从明登到奧斯納布留克的逶迤的山巒——到处都是最奇特的景色，只是在中部地带才有透过草原和耕地显露出来的枯燥的沙地平原，其次是旧式的美丽的城鎮，尤其是閔斯特尔城，这里有哥特式的教堂，有带拱廊的市場，还住着安尼特-伊丽莎白·封·德罗斯特-希尔斯霍夫和列文·休金。我很高兴在这里認識了列文·休金，他热心地把这位女士的詩指給我看，因此我不能不分担德国公众对这些詩所造成的一部分过失。从它們这个例子上也可以看到，备受贊揚的德国人的認真态度原来对于詩是十分輕率的；他們翻閱詩集，单看詩句是否流暢，韵律是否漂亮，内容是否易懂，是否富于凸出的形象，至少是輝煌的形象，——仅此而已。然而

像这样的一些詩，它們表現出不下于雪萊詩中的深刻的感情，优美和独特的自然图景，拜倫的豪放的想像，誠然，这些东西都是包含在稍微生硬的形式和沒有擺脫方言的語言里的，——像这样的詩竟被湮沒了。有誰願意比平常稍微緩慢地讀这些詩呢？因为人們都是在飯后休息的时候才拿起詩来的，而这些詩的美却可能妨碍他們的睡眠！加之，我們的女詩人又是一个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一个基督教徒怎么能对这样的作者感到兴趣呢！但是問題在于，如果虔誠主义使这个男人、教长、牧师助手阿尔博·克拉普令人可笑，那末天真的信仰便很适合于封·德罗斯特女士，宗教的自由思想对于妇女是危險的东西。乔治·桑、雪萊夫人都是稀有的人物，因为怀疑太容易腐蝕妇女的性格，把她們的理性加强到不适用于女性的地步。但是，如果我們这些新时代的孩子所爭取實現的思想是真理的話，那末妇女的那顆曾經为教父的虔誠信仰热烈地跳动过的心，很快就会为現代精神的理想同样地热烈地跳动了，——也只有年輕的一代在同吮吸母亲的乳一起吮吸新事物的时候，新事物的胜利才会到来。

弗·恩格斯：《風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第五五至六一頁。

二

在观赏疲乏之后，我走进顶峰上的一幢小木头房，要求给我一点东西喝。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同时给了我一本留言簿。谁都知道这样的留言簿里写满了什么样的话；每一个市僧都认为留言簿是自己留芳百世的工具，而且利用机会把自己的不为任何人知道的名字和某些不可救药的庸俗思想传诸后世；越是眼光狭小的人，越给自己的名字加上很长的注解。商人力图证明。除了咖啡、鲸油和棉花之外，他们心里还给那创造这一切东西的以及黄金的大自然的美女保留着一块小小的天地；妇女们在留言簿里流露出了她们丰富的感情，大学生们在留言簿里流露出了他们的快乐和他们的嘲讽，至于拥有知识和经验的中学教师们则献给大自然以华丽的中学毕业证书。“美妙的尤特里堡山，这丽奇山的危险的对手啊！”——一个非自由派艺术的博士先生就是这样开始自己西塞罗式的呼吁的。我生气地翻着每一页，不读所有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写的东西。但是忽然有一首用意大利文写的佩脱拉克作的十四行诗映入了我的眼里，翻译出来大概是这样的：

幻梦把我带到爱人的住所。²³⁶

我在地上总也找不到她，

温柔而且像天使一般美丽，

她出现在第五天国之下。

把手伸给了我，她低声細語：
“这里命运沒有权力拆散我們；
我以前时时刻刻折磨你，
在薄暮之前結束一天的进程。

啊！人們不了解我是多么幸福！
我只等待着你，但是我的軀体，
你所心爱的，却还留在山谷。”

为什么她立刻默默不語？
又听到了声音，神圣而且美妙，
我将不再从天国回去。

把这首诗写在留言簿上的是热那亚的一个叫約奧希姆·特里波尼的人；我立刻感到他成了我的知己，因为这首十四行詩比起其他那些空洞的和愚蠢的題詞来，显得特別鮮明，而且特別强烈地感动了我。当大自然向我們展示出它的全部壮丽，当大自然中睡眠着的思想虽然沒有醒来但是好像沉入金黄色的幻梦中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在大自然面前什么也感觉不出来，而且仅仅会这样感叹道：“大自然啊！你是多么美丽呀！”——那末他便沒有权利认为自己高于平凡和肤淺的人群。在比較深刻的人們那里，这时候就会产生个人的病痛和苦恼，但那只是为了溶化在周圍的壮丽之中，获得非常愉快的

解脱。这种和解的感情是不能给自己找到比上面引用的十四行诗更好的表现的。但是使我和这个热那亚人亲近的还有一个原因：在我以前已经有一个人把自己爱情的苦恼带到这个顶峰上来了。而且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带着一个月前还是无限幸福而现在则感到被撕碎了的和荒凉的心站在这里。试问什么苦恼比最优雅、最崇高和最有特性的爱情的苦恼更有权利向美丽的大自然流露呢？

弗·恩格斯：《倫巴第漂泊記。路过阿尔卑斯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第九一至九二頁。

德国的民間故事书*

說一本书是民間故事书、德国的民間故事书，这难道不是对它的极大贊揚嗎？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們有权利对于这类书抱着很大的期望，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书应当滿足一切合理的要求，而且按其价值來說在各方面都应当是无可非議的。民間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間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瘠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間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憊不堪的学徒的寒俭的楼頂小屋变成一个詩的世界和黄金的宮殿，而把他的矯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間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聖經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

因此，如果能公正地要求民間故事书的一般特点是具有丰富的詩的内容、饒有風趣的机智、十分純洁的心地，而德国民間故事书还應該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国精神——即在任何时代都是完全一样的特质，——那末除此之外，我們还有权

* 这篇譯文是曹葆华和孟复生合譯的。——中文本編者注。

利要求民間故事书應該符合自己的时代，否則它就不成其民間故事书了。例如，如果考察一下我們当代的生活，考察一下那渗透着当代一切現象的爭取自由的斗争，——正在发展的立宪主义，对貴族压迫的反抗，同虔信主义的思想斗争，蓬勃的生命力同阴郁的禁欲主义殘余的斗争，那末我不明白我們为什么不應該要求民間故事书在这方面帮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們，給他們指出（当然不是用直接的演繹法）这些趋向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纵容伪善，听任向貴族跪拜，让虔信主义为所欲为。然而不用說，民間故事书跟那些現在毫无意义、甚至不正当的已往习俗，一定是根本格格不入的。

我們有权利也有义务根据这些原則来評價那些現在的确是德国民間故事书和通常統一在这一名称之下的书。它們当中一部分是中世紀日耳曼語系和拉丁語系的詩歌的产物，一部分是民間迷信的产物。以前它們曾經是上层等級輕視和嘲笑的对象，后来，大家知道，浪漫主义者把它們发掘出来，进行加工，甚至加以贊美。但是浪漫主义感到兴趣的只是它們的詩的内容；浪漫主义多么沒有能力了解它們作为民間故事书的意義，葛列斯在他的論述这个题目的著作中已經給表明了²³⁷。就是葛列斯最近还表明，他的整个評價完全是出于杜撰。但是，关于这些书的一般看法通常都是以他的书作根据，馬尔巴赫在自己的出版說明里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看法。由于这些书的三种新改編本，即馬尔巴赫的散文改編本、占姆洛

克的散文改編本和詩体改編本²³⁸——其中有两种还是专为人民改編的，便产生了根据这些改編本对于人民的意义再一次把它們加以切实檢查的要求。

既然对于中世紀的詩一般有各种不同的評價，那末这些书的詩的价值也就應該让每个人各自去作判断；当然，誰也不会否认它們的确是真正的詩的作品。因此，即便它們不能被认为是民間故事书，而它們的詩的价值也應該尽量完全保存下来。此外，纵然按照席勒的說法，

詩中永远不朽的东西，²³⁹

在生活里注定要灭亡，

也許別的詩人会找到另外的理由，用改写的方法来为詩挽救那在民間不能保持的东西。

在日耳曼語系的故事和拉丁語系的故事之間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別：日耳曼語系的故事是真正的民間傳說，它們把积极行动的男子放在首要的地位；拉丁語系的故事所突出的是女人——或者就是受苦受难的人（格諾維法），也就是談情說愛的人，因而对于热情也是消极的。只有《海蒙的兒子們》和《佛图納特》是例外，两者都是拉丁語系的傳說，但也是民間傳說。至于《奥克塔維安》、《麦柳辛納》等等則是宮廷詩的产物，只是后来由于改編成散文才傳播到了民間。在滑稽故事中，也只有一个并非道地的日耳曼語系的故事——《梭罗蒙和莫洛尔夫》，然而《厄倫史皮格尔》、《希尔德市民們》等等，毫無疑問是我們的故事。

如果整个地考察所有这些书，并且根据开头所提出的那些原则来加以评价，那末很明显，它们只是在一个方面满足了这些要求，因为其中有许多的诗和机智，而且大体在形式上也能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了解；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书却根本不能使我们满意。它们中间有一些显示出了和我们的要求相反的性质，另一些只是部分地满足这些要求。既然它们是中世纪的产物，当然它们同我们的时代向它们提出的特殊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不管这一文学部门表面上多么丰富，不管基克和葛列斯怎样大肆鼓吹，它们还有很多地方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将来总有一天会弥补上这个缺陷，这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不回答了。

现在我们谈一谈个别的作品吧。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天下无敌的西格夫里德的故事**》。我很喜爱这本书，这是一个很能令人满意的故事，它充满了美妙的诗，这些诗时而带有极大的纯朴性，时而带有绝妙的幽默感。这本书表现出很大的机智，——谁不知道那描写两个胆小鬼打架的美妙无比的插曲呢？这里有性格，有大胆的年轻而又崭新的感情，可以作任何一个四处漂泊的学徒的榜样，虽然他现在还不必去同蛟龙和巨人作斗争。所以只要消灭掉印刷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手边的科伦版本里是特别多的，把标点符号改正，那末士瓦本和马尔巴赫的改写本²⁴⁰在这种真正人民的文体的范例面前就会黯然失色。但是人民也是十分高贵的；在民间故事书里我很少见到这样的一本书。

《獅子公爵亨利希》——可惜我沒有得到這本書的舊版本。看來，在艾因倍克印行的新版本已完全排擠掉了舊版本。這本書開卷印的是直到一七三五年的布朗士維克家的家譜，其次是以歷史為依據的亨利希公爵的傳記，最後是民間傳說。此外還附有一篇故事和一首詩。故事讲的是布里昂的戈特夫里德，但這又和關於獅子公爵亨利希的民間傳說一樣，據說是出自巴勒斯坦修道院長蓋拉希米的手筆而在結尾作了很大改動的關於奴隸安德洛尼克斯的故事。詩敘述的也是關於獅子的傳說，雖然它出自最近的浪漫派之手，但是它的作者我想不起来了。因此，由於自作聰明的出版者所作的種種不必要的增補，便使那作為民間故事書的基礎的傳說本身消失得無影無踪。傳說本身是精采的，其餘的東西都不使人感到興趣——士瓦本派覺得布朗士維克家的故事有什麼意思呢？已經有了民間故事書的簡潔文體，又去寫冗長的現代敘事詩有什麼意思呢？這種文體已經消失了。在我看來，這個天才的改編者大概是上世紀末的一個神父或學校教師，他這樣寫道：“總之，旅行的目的已經達到，天國已在眼前，我們就可以踏上那和宗教史上最重要的回憶有聯系的土地！那焦急地關切着這塊土地的虔誠的純朴心靈，在這裡變成了極其狂熱的信仰，在這裡找到了完全寧靜的境界，並且成了上帝極大的歡樂。”如果把傳說的古代語言恢復過來，如果再加上另外真正的民間傳說使之充實起來，並且這樣地把它普及到民間去，那末它就會保存住詩的精神；但是照現在的樣子，它是不值得在民間傳

播的。

《爱恩斯特公爵》——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是特别大的诗人，因为他是在东方童话中找到一切诗的要素的。但是这本书写得很好，而且是一本很有趣的大众读物；不过也就仅此而已。既然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书中出现的幻想的形象的现实性，所以可以不作什么修改就把它交到人民的手里。

现在我来谈谈德国人民所创造的而且在创造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两部传说，它们都是属于所有民族的民间诗歌的最深刻的创作。我所指的就是关于浮士德和终生流浪的人的传说。这两部作品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每个时代都不改变它们的本质，都可以把它们当成自己的东西；虽然浮士德传说的改编在歌德以后同《伊利亚特》的改编 post Homerum*是一样的，但是在它们之中每次都展示出一些新的方面来，至于阿加斯菲尔传说对于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就不用说了。但是这些传说在民间故事书里是什么一个样子啊！根本没有把它们看作是自由的想像的产物，不是的，而被看作是奴性的迷信的产物；这本关于终生流浪的人的书甚至要求我们用宗教的信仰来对待它的内容，它竭力用圣经和许多荒诞不经的传奇来解释这种信仰。传说在书里只剩下了最表面的一层外壳，然而这层外壳里还包含着关于犹太人阿加斯菲尔的非常冗长和枯燥的基督教训言。浮士德传说降低到了用一般的奇谈装饰起

* 拉丁文：在荷马以后。——编者注。

来的庸俗的巫婆故事的水平；甚至民間喜劇里保存下来的那一点儿詩，也几乎蕩然无存。这两本书不仅不能使人有詩的享受，而且只能用現代的形式使旧的迷信死灰复燃和变本加厉而已。除此之外，还能从这种見不得人的勾当期待到什么別的呢？对于这个傳說及其內容的理解，看来在人民中間也完全消失了。浮士德被看作是一个普通的魔术师，而阿加斯菲尔被看作是继加略人犹大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恶棍。但是，难道不能为德国人民救出这两个傳說，恢复它們原来的純洁性，十分鮮明地表现出它們的本质，使受教育不多的人們也能了解它們的深刻意义嗎？馬尔巴赫和吉姆洛克还没做到对这两个故事进行加工的地步；希望他們在这方面遵从英明的批判吧！

我們面前还有許多其他的民間故事书——这都是滑稽故事书：《厄倫史皮格尔》、《梭罗蒙和莫洛尔夫》、《卡連堡的神父》、《七个施瓦比亚人》、《希尔德市民們》。能有这些作品的民族是为数不多的。这种机智，这种构思和表述的自然，这种向来帶有辛辣但又不太刻薄的嘲諷的善意的幽默，这种令人惊異的处境的滑稽，——所有这一切，說眞話，都远远胜过了我們的大部分文学。当代作者中間誰有足够創作像《希尔德市民們》这样的作品的虛构能力呢？蒙特的幽默如果同《七个施瓦比亚人》的幽默比較起来，那是显得多末沒有風趣！当然要創作这样的作品，那是需要比我們的时代更平靜的时代的，我們的时代好像一个閑不住的商人一样，始終忙于一些重要

的問題，他在考虑什么別的事情之前，是必須先回答这些問題的。至于說到这些书的形式，如果刪去那两三处不成功的俏皮話，并把那不像样子的文体給改正了，那末必須加以改变的地方也就不多了。关于《厄倫史皮格尔》，應該指出它的盖有普魯士檢查机关印記的若干版本是很不完备的；一开始就缺乏一种很有力的机智，而这种机智的意义在馬尔巴赫的卓越的版画中却表現出来了。

和这些作品截然相反的是关于格諾維法、格利澤里达和希尔良达的故事，三本拉丁語系的书。它們的主人公都是妇女，而且是受苦受难的妇女；同时它們还以富于詩意的方式来說明中世紀同宗教的关系；只是《盖諾維法》和《希尔良达》彼此过于雷同。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这与現在的德国人民有什么关系呢？当然，通过格利澤里达的形象可以很好地想像到德国人民，而通过封疆諸侯瓦里特尔的形象可以很好地想像到封建領主，可是在这种場合下喜劇應該有一个与民間故事书完全不同的結局；恐怕两方面都会反对这样一种比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为了把《格利澤里达》仍然說成是民間故事书，我應該认为它是給德意志联邦上議院的一封妇女解放請願书。但是，这种像長篇小說一样的請願书在四年前曾受到怎樣的对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馬尔巴赫后来沒有被列入“青年德意志派”，就使我感到惊奇了。人民扮演格利澤里达和盖諾維法的角色已經够長久了；現在让人民扮演一次西格夫里德和萊納尔德的角色吧；但是极口称赞那

些鼓吹对人恭顺的陈旧故事，难道就能教会人民这一点吗？

关于描述奥克塔維安皇帝的这本书，其前半部就属于这个类型，而后半部的内容则是爱情故事。叶蓮納的故事只不过是对《奥克塔維安》的一种模仿，而两部作品大概是同一傳說的不同稿本。《奥克塔維安》的后半部是一部优秀的民间故事书，只有它可以同《西格夫里德》相比。弗洛梭司和他的养父克里門特以及克拉夫吉的性格都描写得非常精采，而且基克在这里也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²⁴¹，然而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全书的难道不是贵族的血液优于平民的血液这个思想吗？我们在人民自己身上常常遇到的不也就是这个思想！如果不可能剔除《奥克塔維安》里的这个思想，——而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考虑到立宪制度被确立了，这个思想首先应该被根除，那末不管这本书怎样富于诗意，*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

同上面所说的三种描写受苦和忍耐的哀怨故事相对立的，还有其他三本歌颂爱情的故事。这就是《馬盖洛那》、《麦柳辛納》和《特里斯坦》。作为民间故事书，我最喜欢《馬盖洛那》；《麦柳辛納》充满了荒谬的怪诞事情和无稽的夸张手法，因而可以从其中看到堂·吉珂德式的想入非非，而我不能再问一句：这跟德国人民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这才是特里斯坦和伊澤里德的故事，——我不想涉及它的诗的价值，因为我

* 拉丁文：我认为卡塔黑納一定要被破坏。——編者注。

喜欢斯特拉斯堡的戈特夫里德的精采的改編本，虽然在故事的叙述方面也可能找到某些缺点。不过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这样的书交到人民的手中。的确，这里又发生了一个现代問題——妇女解放問題。日前，任何一个熟练的詩人在改編《特里斯坦》的时候，如果不想陷入矯揉造作和枯燥乏味的帶有傾向性的詩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自己的作品里对这个問題避而不談。然而在不是完全不談这个問題的民間故事书里，整个故事都归結到为破坏夫妇的忠实作辯解，所以就这样地把它交給人民，那是很危險的。可是这本书已經几乎完全絕迹了，連一本也很难找到。

《海蒙的儿子們》和《佛图納特》——我們在这里又看到情节的中心是男子。这毕竟是两本真正的民間故事书。在《佛图納特》中吸引我們的是佛图納的儿子用来完成他的种种奇遇的极其达观的幽默；在《海蒙的儿子們》中吸引我們的是那种以朝气蓬勃的力量反抗查理大帝专制橫暴的权力和在国王面前不怕用自己的手来为受到的侮辱报仇的敢作敢为的倔强气概和不可制服的反抗精神。在民間故事书里占主导地位的就應該是这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只要有这种精神就可以不必去計較那許多缺点了。但是在《格利澤里达》和类似的作品中，哪里能找到这种精神呢？

最后还有一些最值得注意的东西——别开生面的百年历书、才气十足的占梦书，从不騙人的幸福之輪以及这类有害的迷信的愚蠢产物。哪怕把葛列斯的书只看过一次的人，都知

道他是用十分可怜的詭辯来为这一切胡說八道辯护的。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书普魯士书报檢查机关都曾准許印行。当然，这些书都不像貝尔涅的信那样是革命的²⁴²，也不像对《瓦里》所断言的那样是不道德的。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普魯士书报檢查机关是非常严厉的这种指責，是十分荒謬的。不消說，我无須再来证明，这类胡說八道的东西是不應該在民間傳播的。

至于其余的一些民間故事书，就沒有什么可說的了：彭图斯、菲拉布拉斯等等的故事早已被人們忘記了，所以不再配有这样的称呼。但是我以为，我已經在这几句評語中指出了出来：如果不从詩的利益的观点而从人民的利益的 观点来 考察的話，这种文学是多么不能令人滿意。它需要在严格选择下加以改編，而且完全應該摆脱陈旧的詞句，加上很好的裝幀，这样是可以在人民中間傳播的。强制地去消灭那些經不起批評的书，是不好办的，也是輕率的；只有那些真正傳播迷信的书，书报檢查机关才可以不批准印行。其余的是会自行消灭的；《格利澤里达》已很少見，而《特里斯坦》几乎是完全見不到了。在某些地方，例如在符佩尔塔耳，連一本也找不到；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科倫、不来梅等地，几乎每一家书鋪都在书窗里摆着几册这样的书以招攬农民顧客。

但是，难道不值得为德国人民出版一些經過合理改編的較好的书嗎？当然，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完成这种改編工作；我只知道有两个作者，他們具有充分批判的敏銳眼光和正确选择的鑒賞能力，他們在敘述上具有駕馭旧式文体的本領，——

这便是格林兄弟；但是他们有没有作这一工作的意願和閑暇呢？馬尔巴赫的改編本对于人民是完全不适合的。即便他立即着手改編《格利澤里达》，但是对他能有什么指望呢？他不仅没有任何批判的眼光，而且还作一些完全不必要的刪节；加之，他还把这些作品的文体弄得毫无光彩——这只不过把《天下无敌的西格夫里德》这本民間故事书或其他任何一本书同他的改編本比較一下就够了。在他的改編本里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彼此不联貫的句子，是一些詞的移植，这种移植除了馬尔巴赫先生因为缺乏一种独立精神而妄想在这里装出独立的样子以外，是沒有別的理由可解釋的。要不然的話，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去塗改民間故事书中最精采的地方和打上一些不必要的标点符号呢？在不知道民間故事书的人看来，馬尔巴赫的故事是非常好的，但是只要把两者比一下，就会相信馬尔巴赫的全部功績只是改正了印刷上的錯別字罢了。他的版画有着十分不同的价值。吉姆洛克的改編本还没有到可以对它表示意見的地步；但是，我相信吉姆洛克远远胜过他的对手。他的版画一般也比馬尔巴赫的好些。

这些旧的民間故事书，連同它們陈旧的語言、它們的錯別字和蹩脚的版画，对于我都有着非凡的詩的魅力。它們能把我从我們錯綜复杂的現代的“秩序、混亂、以及微妙的相互关系”中帶到更接近大自然得多的世界里去。然而現在这是根本談不到的。基克的主要論据正是在于这种詩的魅力，可是如果理性反对它，如果問題是与德·国·人·民有关，那末基克、葛

列斯和所有其他浪漫派的权威又有什么意义呢？

弗·恩格斯：《德国的民間故事书》。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一九五六年版，第三四四至三五二頁，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西格夫里德的傳說和 德国革命运动

在西格夫里德的傳說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此有力地抓住我們呢？并不是故事本身，也不是使青年英雄作了牺牲品的那种卑鄙的背叛行为，而是貫注在青年英雄身上的那种深刻的意义。西格夫里德是德国青年的代表。既然胸中跳动着还未被生活条件所馴服的心，我們大家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們大家都感觉到那种对丰功偉績的渴望，也感觉到那种对傳統的反抗，而正是这种反抗才把西格夫里德从他父亲的城堡里赶了出来。我們始終厌恶那永无休止的动搖，厌恶在新事业面前的市儈性的恐怖，我們想冲入广闊的自由世界里去，我們想忘記重重顾虑，为爭取生命的花冠——丰功偉績——而斗争。市儈們曾經為我們而怀念巨龙和巨人，教会生活和国家生活都充滿着它們。然而这样的时代已經过去了，人們把我們关进叫作学校的監獄里，在这里簡直是像开玩笑，我們不是自己在进行奋斗，而是死記希腊語“奋斗”这个動詞的各种式和时的变化；當我們从学校的校舍里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們又落到这个世紀的女神——警察的怀抱中。在你思考的时

候有警察；在你說話的時候有警察；在你步行、騎馬、乘車的時候也有警察；什麼護照、居留證、海關通行證——讓所有這些巨人和巨龍都見它們的鬼吧！他們留給我們的僅僅是豐功偉績的暗影，是取寶劍而代之以輕劍*，如果不能把劍術運用在寶劍上，那末我們用輕劍來練習的一切劍術又有什麼用處呢？最後，一旦沖出去獲得自由，一旦克服了庸俗作風和冷淡主義，一旦對豐功偉績的渴望找到出路，那末你們是否會在萊茵河彼岸看到維澤爾塔呢？被稱為德國自由的要塞的這個城市的堡壘，已成了德國青年的墓地，而且它恰好就在偉大德國青年的搖籃的對面。

.....

但是我一走下萊茵河岸，就聽到晚霞映照著的波濤在向西格夫里德的故鄉訴說他那在沃尔姆斯的墳地和那沉沒在水里的寶物。大概慈悲的仙女莫爾干娜會在我眼前重新建起西格夫里德的城堡，而且還會像在鏡子里似地指給我看他十九世紀的子孫將要建立什麼樣的英雄的豐功偉績。

弗·恩格斯：《西格夫里德的故鄉》。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
第六五、六六頁。

* 作劍術練習用的一種劍，——譯者注。

萊茵的庆祝会²⁴³

在一切艺术中間，正是音乐最适于成为这种友好的省城集会的中心，使当地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家心情舒暢，生活充滿朝气，充滿青春的愉快。如果說在古代吸引人民群众的是艺术比赛会和酒神庆祝会上的喜剧表演、悲剧詩人的比赛，那末在我們这里，在我們的气候情况和社会关系之下，能代替这一切的就只有音乐了。只印刷出乐譜而不訴之于听觉的音乐是不能使我們得到享受的，同样地，悲剧如果不通过高台和乐队用演員生动的語言說出来，对于古代人仍然是死板的和陌生的东西。現在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剧院，每天都在那里演出，然而对于古代希腊人，只有在大的庆祝日舞台才活跃起来。現在印刷机把每一个新剧本傳播到全德意志，然而在古代只有不多的人才可以讀到写成的剧本；因此，戏剧已不能再是巨大集会的中心，起这样作用的應該是另一种艺术，并且只有音乐才能起这种作用；因为只有音乐才容許为数众多的人們的协作，甚至这样才可以在表现力量上获得很大的成功；只有在音乐里享乐才和生动的演奏一致，影响的范围也相当于古代的戏剧。的确德国人能欢迎和爱护音乐，

萊茵的慶祝會

在音樂中他成了一切民族之王，因為只有德國人才能從當前時代的深處把人類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聖的東西，即最隱深的秘密揭露出來，並且表現在音响中，同樣地也只有德國人才能極其充分地感覺到音樂的力量，徹底地理解樂器和歌曲的語言。

但是這裡音樂並不是主要的。那末什麼是主要的呢？現在音樂的慶祝會才是主要的。圓心沒有圓周不能構成圓，同樣地，音樂沒有愉快的友好的生活，在這裡也是不行的，因為愉快的友好的生活才圍著這一音樂的中心形成一個圓周。

弗·恩格斯：《萊茵的慶祝會》。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
第二二六至二二七頁。

社会运动和德国的繪画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力量仍然靠中等階級，——這一事實或許會使英國讀者大為吃驚，假使他們不明白德國的中等階級遠沒有英國中等階級那麼自私、偏頗和愚笨（這只是因為他們不那麼富有）的話。但是我們希望很快就在工人階級中找到支柱；顯然不論何時何地工人階級都應當是社會主義政黨所依靠的堡壘和力量，而且工人階級已經被窮困、壓迫、失業以及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工業區的起義所惊醒，他們不再那樣昏睡不醒了。因此請允許我提一下優秀的德國畫家許布涅爾的一幅畫；從宣傳社會主義這個角度來看，這幅畫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冊子大得多。它畫的是一群向廠主交亞麻布的西里西亞織工，畫面異常有力地將冷酷的富有和絕望的窮困作了鮮明的對比。廠主胖得像一隻豬，紅銅色的臉上露出一副冷酷相，他輕蔑地把一個婦人的一塊麻布拋在一邊，那婦人眼看出售無望，便昏倒了；她旁邊圍着兩個小孩，一個老頭吃力地扶着她；管事的在檢驗另外一塊麻布，這塊布的主人正在焦灼地等候檢驗的結果；一個青年正在把自己的勞動換來的可憐的收入給失望的母親看；在石頭的長凳上坐着一個老

头、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他們在等着輪到自己；两个男人，一个人背着一块沒有驗上的麻布，正从房子里出来，其中一个怒气冲冲地搖晃着拳头，另一个把手攔在他的同伴的肩上，指着天，好像在說：別生气，自有老天爷来懲罰他。所有这些情景都出現在一間冷冷清清的、像是沒有人住的外厅中，外厅的地面是石头鋪的，只有厂主一个人是站在一块小毡垫上。在画面的远处，在柜台后面展現出来的是一个陈設极其讲究的賬房，华丽的窗帘，明亮的鏡子；几个办事員在那里写什么，絲毫沒有注意他們背后所发生的事情；老板的儿子，一个年輕的花花公子斜倚着柜台，手里拿着馬鞭，嘴里叼着雪茄，冷眉冷眼地瞧着这些不幸的織工。这幅画在德国好几个城市里展覽过，当然給不少人灌輸了社会的思想。同时我們也非常滿意地看到，我国优秀的历史画画家卡尔·萊辛已經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事实上社会主义今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已經比它在英国所占的地位优越十倍。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版，第二卷，
第五一九至五二〇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五八九至五九〇頁，人民出版社。



注 釋

1 海涅在一八四三年从汉堡回到巴黎之后，經阿·卢格的介紹認識了馬克思。一八四四年春天，馬克思吸引海涅参加了《德法年鉴》的工作，海涅給这个仅出了一期的杂志提供了他的《对路德維希王的贊歌》。一八四四年，海涅和馬克思两人共同参加了在巴黎出版的激进的德文《前进报》（“Vorwärts”）的工作。

一八四四年九月，海涅把他給《前进报》发表的最杰出的政治諷刺作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的校样寄給了馬克思。海涅和馬克思在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間的亲密交往，正是在海涅政治抒情詩繁榮的时期。在他那些受到馬克思有益的思想影响的作品中間，必須特別指出《織工之歌》，把西里西亞的起义理解为无产階級自覺的階級发动，这首先是由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八月的《前进报》上提出来的（《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四六八至四八九頁）。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二月移居布魯塞爾之后，就邀請海涅参加不受檢查的杂志《萊茵年鉴》的工作（參看本册第一三頁），同时他还打算发表文章来为海涅所写的評貝爾涅的那本书辯护（參看本册第一五頁）。《神圣家族》問世的时候（一八四五年），馬克思还給海涅寄去一册。在一八四五至一八四七年期間，馬克思差不多經常接到有关海涅的消息，首先是从艾韦貝克那里，后来是从恩格斯那里。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打算出版《新萊茵报》，便囑托

費·沃尔夫去訪問海涅，請他為該報寫稿。海涅表示同意，可是由於疾病，沒有能夠實現這個諾言。一八四九年《新萊茵報》被封閉以後，馬克思來到巴黎，訪問了病勢沉重的詩人。在移居倫敦之後，一直到一八五五年，馬克思還隨時接到關於海涅的消息，並且通過萊茵哈特同他保持着關係。（關於馬克思和海涅的關係，參看海·莫列爾的《馬克思給海涅的三封信》；格律恩堡的《社會主義歷史文獻》，第九輯，一九二一年，第一卷，第一三〇頁；弗·梅林的《世界文學與無產階級》，莫斯科，一九二四年（論海涅的文章）；弗·希里爾的《革命詩歌史概論》，莫斯科，一九三三年（《海涅和馬克思》一文）。——3頁。

2 “的確，這個人就是亨利希·海涅”——一八三四年，海涅寫了《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一書，在這本書里偉大的詩人詳細地發揮了德國古典哲學具有革命內容的思想。把海涅對德國哲學的看法同自由資產階級對它的解釋加以對比，這對理解馬克思主義奠基者所高度評價的海涅世界觀的那些方面，是有巨大意義的。

自由主義者對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激烈攻擊是和他們對革命鬥爭任務的狹隘理解有着直接的聯繫。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的哲學，是在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感到悲觀失望以及對這一革命的結果抱有深刻批判態度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但是，在十九世紀初期落後的不發達的德國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這種對資產階級現實的批判態度並不是革命的，它的反面就是同普魯士封建官僚國家的妥協。只有這種反動的妥協才是對黑格爾進行自由主義批判的人們的目光所能達到的，這些人從封建世界和資產階級世界抽象對立的觀點來非難黑格爾的哲學，這種觀點在十八世紀固然包含着偉大的歷史真理，但是在十九世紀卻蛻化成虛偽的自由主義的公式。自由主義者一方面為了肯定資產階級法權是社會關係的絕對的最終的標準而否定封建宗法的秩序，另一

方面却一点也弄不清楚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财富，因为这种辩证法的源泉就是对历史的相对性与社会形态的矛盾发展的理解。所以，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意义的評價，只有同自由主义对进步的理解作斗争才可以达到。这种評價要求以革命的方式来克服对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天然的”、永恒的性质信念。海涅的功績是：他早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就能够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恩格斯把海涅同自由主义者对比，这样就确定了他在德国革命和德国文学发展上的历史地位。——4 頁。

3 “在他們悲憤的眼里不見一滴泪珠……”——这首诗与海涅一八四四年七月十日在《前进报》上发表的《西里西亚織工之歌》的原文不同，恩格斯的英譯文的第一节还有另外的一行（按次序是第三行）。可能恩格斯翻譯的时候不是根据刊行的原文，而是依据他所知道的一种手稿。——6 頁。

4 “只要我們能深思熟慮……”——引自海涅的长詩《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十六章。——7 頁。

5 “所有的德国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引自海涅的詩作《給格奥尔格·赫尔維格》（收在《現代詩篇》內）。——8 頁。

6 “这正是我的祖国的空气……”——引自海涅的长詩《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八章。——10 頁。

7 “一个南瓜脑袋的孩子……”——引自海涅的詩作《棄兒》（見《現代詩篇》）。——10 頁。

8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指《奧格斯堡总汇报》（參見本册注釋第一一七条）。——11 頁。

9 “海涅說得对：任何人也沒有……”——在《給雅可布·維涅迪的公开信》中，海涅引用了席勒的《钟之歌》中著名的一节：“喚醒獅子很

危險，老虎的牙齒很可怕，然而最恐怖不過的是發了瘋的人”。——他在最後一行中以驢子代替人。當馬克思說海涅認為“發了瘋的驢子”比任何人都更危險的時候，他指的正是海涅根據席勒原詩改作的這句帶諷刺的話。——11頁。

10 “海涅對他的德國市儈公眾所持的最輕蔑的看法……”——指海涅的《〈情歌〉跋》（《海涅全集》，第三卷，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版，第一六九頁）。——12頁。

11 “……也許還有您的《德意志艦隊》”——在《我們的艦隊》（《現代詩篇》）里，海涅嘲笑了四十年代初期資產階級民主陣營內許多詩人所特有那種模糊的烏托邦式的愛好自由的思想。這些詩人都是從關於人民、壓迫者——暴君和“一般”自由的抽象概念出發的。只要比較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弗萊里格拉特詩集《這怎麼辦》所作的在意思上十分相近的批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首詩之所以獲得馬克思特別的注意的原因了（參看本書第三冊第一七七至一七八頁）。——14頁。

12 “[約一八四六年四月五日]給亨·海涅的信”——馬克思這封信談的是海涅所寫的一本書《路德維希·貝爾涅》（一八四〇年），這本書是反對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德國激進派的首腦們的。貝爾涅生前曾利用他在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知識分子中間所享有的巨大聲望，使他的許許多多追隨者能夠在這部書問世以後的許多年里還對海涅進行激烈的戰鬥。積極參加反對海涅的鬥爭的既有激進反對派的代表人物（例如，以卡·谷茲科夫為首的“青年德意志”作家們，他們攻擊海涅是革命的“變節者”），也有民族主義分子（“基督教德意志的那些蠢驢”），他們把海涅看成是擁護法國的革命黨的領袖。在貝爾涅遺著的繼承者們出版了馬克思所提到的《貝爾涅對海涅的意見》（一八四四年）

之后（这是根据貝爾涅《巴黎通信》的片斷編輯而成的），對海涅的抨击就达到了頂點。反對海涅的民主主義批評家們竭盡全力抹殺海涅同貝爾涅論爭的原則性的意義，把一切都歸結為“個人的仇恨”。同時，攻擊的激烈程度和論爭的範圍都證明，海涅所提出的那些問題在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前夕是有着特殊意義的。

海涅這本反對貝爾涅的書卓越地揭穿了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在思想和實踐上的局限性。十九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德國民主主義者的特徵，就是他們為了政治自由和公民平等的抽象口號而完全脫離了革命的物質條件，脫離了現實的社會階級。海涅的論戰的鋒芒就是針對着這種民主主義理想的抽象性的。貝爾涅所提倡的“納扎里教派”（初期基督教派的一派。——譯者注。）要求人們放棄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建議人人要超然於物質生活之上，這樣才能成為理想的共和主義者。海涅拿來與之對抗的是他的“希臘精神”的理想，那合乎古代希臘人要求的感性的和現實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的基礎就是關於生來就具有一切需要的物質的人的概念。早在他這本關於貝爾涅的書問世以前，海涅就有了這樣的信念：最深刻的問題“既不是關於形式，也不是關於個性，更不是關於建立共和國，又不是關於限制君主政體，而是關於人民的物質福利”。海涅在同貝爾涅論爭中所依凭的希臘精神的客觀意義就在於提出了物質生活問題，而物質生活問題只有在那改變群眾生存條件本身的社會革命中才能求得解決、在這一論戰中相互衝突的是兩種革命概念，一種是純粹“政治的”革命，小資產階級激進派就是為它而奮鬥的，另一種是社會的革命。這就說明了為什麼馬克思對海涅的著作感到強烈的興趣，為什麼他有意發表文章來捍衛詩人不受右的和“左”的批評家的攻擊。——15頁。

13 科伯斯第二——海涅在一首同名詩中用來嘲笑維涅迭的一個

名字。——17 頁。

14 “他順便詳細地敘述了一件虛構的事情……”——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後，法國公布了一張曾經秘密接受路易·菲力普政府津貼的人們的名單。海涅的名字也在這張名單上面，於是《奧格斯堡總匯報》上发表了一篇反對他的尖銳文章。六年以後，在《呂提斯》第二部的《回顧過去的話》中，海涅寫道：“我記得，當時在我們同胞當中有許多人，包括最堅定和最聰明的馬克思博士在內，都來訪問我，對於《總匯報》上那篇誹謗的文章表示憤慨，並且勸我不作任何片言只語的答復，因為他們已經在德國各個報紙上說明，我當然接受了這筆津貼，目的是在於使我能夠更積極地幫助那些比我處境更苦的同胞。不僅《新萊茵報》原先的編輯，而且還有一些這樣的朋友——他的總參謀部的成員都向我講過同樣的話。”應該指出，《奧格斯堡總匯報》上的那篇文章是在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刊登出來的，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四月七日就已經離開了巴黎。但是，最能表明馬克思同海涅的關係的是，馬克思並不認為有必要在報刊上寫文章來反對病勢沉重的詩人，揭穿海涅想利用他（馬克思）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威望的用心。——18 頁。

15 “在七點鐘她就跳舞……”——引自海涅的詩作《女人》（見《現代詩篇》）。——20 頁。

16 “普特南姆要求盡可能在對巴扎庫爾的批評之後……”——指美國雜誌《普特南姆月刊》（“Putnam’s Monthly”），恩格斯曾經為這個雜誌寫了一篇評論巴扎庫爾關於塞瓦斯托波爾戰役的那本書的文章。馬克思打算為《普特南姆月刊》寫一篇論述海涅的文章，因此特別寫信給萊因哈特，請求告訴他一些關於詩人的傳記材料。——20 頁。

17 “賀拉西老头子有些地方使我想到了海涅……”——恩格斯指的是海涅生平中这样的一些事实：从路易·菲力普接受津贴，一八三〇年向普魯士政府建議在巴黎出版一种“具有普魯士精神”的报纸。——21 頁。

18 “海涅从汉堡寄給了馬克思……”——除了寄給馬克思《一个冬天的童話》以外，还有一封唯一流傳到我們手里的海涅寫給馬克思的信。海涅在一八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写道：“我的书排好了，不过要在十天到十四天以后才在这里問世，以免一下子喧嚷起来。政治栏的校样，即上面有我的一首重要詩作的校样，今天我把它們当作印刷品寄給您，我抱有三重目的。第一，您可以拿它們来消遣一下；第二，您可以在德国报刊上立刻开始贊揚这本书；第三，如果您认为适当的話，可以把新的詩作中最好的东西全部发表在《前进报》上。”其次，在报告关于刊印这篇长詩的詳細情形的同时，海涅請求馬克思特別在《前进报》上給《一个冬天的童話》写一篇序言。这封信是以这样一些話結束的：“我不能把我所写下的东西再讀一遍，可是仅仅一个符号就足够使我們两人彼此了解了。”——22 頁。

19 “……拉薩尔为了伯爵夫人的利益企图利用海涅……”——一八四六年初，拉薩尔負責办理伯爵夫人索菲亚·哈菲尔德的离婚訴訟案。拉薩尔认为这个訴訟案具有巨大的社会利益，于是不惜采取任何“只要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手段。根据他的倡議，哈菲尔德的两个朋友从哈菲尔德伯爵的情妇即梅因道尔夫男爵夫人那里窃取了一个小匣子，因为拉薩尔推测这个小匣子里一定藏得有对訴訟案件很重要的文件。这次盜窃被揭穿了，参加盜窃的人有一个逃到国外，另一个被逮捕起来并交付审判（“一八四六年的匣子案件”）。后来拉薩尔被人告发有唆使盜窃小匣子之罪；一八四八年进行审判（《拉薩尔案件》），以宣告

拉薩爾無罪結束。一八四六年，拉薩爾為了伯爵夫人的利益企圖利用詩人，可是由於海涅的拒絕而沒有成功。這一企圖就是：拉薩爾指望通過海涅使英法兩國的權威報刊都出來捍衛哈菲爾德。我們不妨指出，恩格斯認定拉薩爾的一些品質給了海涅深刻的印象，這個推測在海涅對於拉薩爾的一些評論中得到了幾乎完全的證實，因為這些評論始終強調拉薩爾的“行動的本領”、“才能和性格的結合”。參看愛·克尼波維奇的《一種友誼的歷史》（《政治抒情詩人海涅》一書，莫斯科，一九三二年）。——23頁。

20 赫爾維格——馬克思和赫爾維格是在一八四二年秋天認識的。赫爾維格為了宣傳自己計劃出版的雜誌游歷德國，在科倫停留下來，他在这里受到了以馬克思為首的《萊茵報》的撰稿者和組織者這批人的親切接待。那時候《一個活人的詩》的作者已經為《萊茵報》撰稿了；例如，一八四二年夏天該報就發表了赫爾維格的一首詩《黨》——這首詩表現了藝術家對黨的崇敬以及對具有明顯政治目標的活動的崇敬。一八四二年秋天，赫爾維格和盧格同柏林“自由者”這群青年黑格爾派發生了衝突。在這次衝突中馬克思是堅決地站在赫爾維格方面的，他在《萊茵報》（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三三期）上發表了一篇短文《赫爾維格和盧格對“自由者”的態度》。在這篇短文中他引證了赫爾維格對“自由者”的意見：他們“充滿革命的浪漫熱情，以天才自詡，自我吹噓，而損害了自由的事情和自由的黨”。這是一封“使憤怒的高傲者們忍無可忍”的信（馬克思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給盧格的信），使《萊茵報》擺脫了它的那些柏林的撰稿人。不久，在詩人非常困難的時候，馬克思又站在赫爾維格方面。一八四二年末，根據國王的命令，赫爾維格被驅逐出普魯士。被驅逐的原因是赫爾維格在報上發表了一封給國王的公開信，在這封信里詩人對禁止他所計劃出版的雜誌

提出了抗議。与此同时，在报刊上就开始了各种迫害，使赫尔維格不仅成了反动派大肆誹謗的对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反对派阵营的报刊大肆誹謗的对象。反对派阵营的报刊尤其利用了这样一个不真实的情况，硬說不久以前赫尔維格曾經被国王召見過，便借口諷刺他，把他比作席勒笔下的波查侯爵（例如，在海涅的《給格奥尔格·赫尔維格》一詩里）。企图在政治上敗坏这个即使是犯了錯誤的革命詩人的名譽，这也只能有利于反动派。此外，对赫尔維格进行責难，說他的行为就是造成政府迫害的原因，其实这种說法本身就是自由主义的輕率言行的一种表现。这些理由确定了馬克思的立場：《萊茵报》挺身而出捍卫赫尔維格。在这个时期馬克思对赫尔維格的态度絲毫沒有改变，这从下面的事情上可以证明：一八四三年一月，在《萊茵报》被封閉的前夕，馬克思建議赫尔維格为《瑞士德意志导报》这个杂志撰稿，原来还曾計劃請赫尔維格作該报的主編（格·赫尔維格一八四三年一月三十日給艾瑪·赫尔維格的信）。一八四四年，馬克思同赫尔維格的关系更加密切了，那年馬克思从布魯塞爾移居到巴黎，赫尔維格当时也住在那里。一八四四年夏天，馬克思同赫尔維格的友誼成了他同卢格早就要破裂的关系最后破裂的原因。卢格在同馬克思的談話中市儉式地攻击赫尔維格“放蕩淫佚”和“奢侈享乐”。流亡者当中像阿达·特罗里之流的那种虛伪的道德就从未得到过馬克思的支持。卢格关于这次談話写道：“我的看法……是庸俗的，不合乎人情的和沒有天才的……”（阿·卢格：《书信集》，第一卷，柏林，一八八六年版，第三四五、三五〇頁（A. Ruge, “Briefwechsel”, Bd. I, Berlin, 1886, S.345, 350）；卢格一八四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給杜恩克尔的信；《每日全景》（“Tägliche Rundschau”），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在給卢格的信中，馬克思声称（馬克思的話是由卢格透露出来后才为人們知道的）赫尔維格是有天才的，

他是有偉大的前途的。不過，須要非常着重地指出的是，在這個時候，正如在以後的年代一樣，在詩人思想發展上起決定作用的，已經不是馬克思的影響，而是巴枯寧的影響了。同巴枯寧的友誼以及通過他所接受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使赫爾維格準備去積極參加德國手工業者武裝隊伍從巴黎向德國（一八四八年春天）的冒險進軍，目的是在德國宣布成立共和國。這次進軍後來證明是警察的挑撥，當時馬克思公開反對，可是赫爾維格並不認為是一種警告。

德國報紙上散布謠言說馬克思曾經支持過赫爾維格，這使馬克思不得不在刊物（魏德邁爾的《威斯特伐利亞輪船》）上同赫爾維格和波恩斯特的冒險計劃劃清界限，並且警告人民不要參加他們所組織的團體。這一遭到可耻失敗的叛亂，就成為赫爾維格的積極政治活動的終結，同時也成為詩人同馬克思的友誼的終結。一八四八年以後，馬克思同赫爾維格的一切黨的和個人的關係都斷絕了（關於馬克思同赫爾維格的關係，參看《一八四八年。赫爾維格的通信》，封·姆·赫爾維格出版，一八九六年（“1848. Briefe von und an G. Herwegh”，Herausg. v. M. Herwegh, 1896）；維·福萊利的《詩人格奧爾格·赫爾維格》，巴黎，一九一一年（V. Fleury, “Le poète George Herwegh”，Paris. 1911）；弗·梅林的《世界文學與無產階級》，莫斯科，一九二四年版；論文《赫爾維格、弗萊里格拉特和海涅》：馬·威·西里勃利亞可夫的《詩人赫爾維格與馬克思》，列寧格勒，一九四九年版）。——24頁。

21 “……恰好在波恩斯特準備在各方面給予我們協助的現在……”——在波恩斯特的《德文布魯塞爾報》（“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上，馬克思在半年期間（一八四七年九月至一八四八年二月）積極撰稿，在該報上發表了許多篇文章，對於該報的政治路線發生

了决定性的影响。——26 頁。

22 “我的原稿的情况大致和《布魯塞爾報》一样”——显而易见，馬克思指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里他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評論的是格律恩的《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他希望把它印成单行本。这篇文章在德国的刊印受到了阻碍，因为馬克思的科倫朋友們——布格尔斯、达尼艾尔斯和杰斯契尔——沒法为它找到出版人。——27 頁。

23 “你在巴黎会收到……刊誤表”——指馬克思用德文写的反对蒲魯东的著作《哲学的貧困》（一八四七年）。——27 頁。

24 “你如果有一天再到这里来的話……”——一八四七年七月，赫尔維格已經来到了布魯塞爾，主要为的是会見馬克思（維·福萊利的《詩人赫尔維格》，一九一一年，第一三八頁）。——28 頁。

25 “我希望你告訴我……”——在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三日的信中，赫尔維格对于馬克思的建議表示同意，附带的条件是必須当面商妥細节。出版杂志的計劃，由于发生了不以馬克思和赫尔維格为轉移的各种情况，因此未能实现。——28 頁。

26 “他們在这里成立了黑紅黃联合会 contre nous……”——馬克思指的是波恩斯特和赫尔維格为反对德国工人俱乐部而創立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民主协会”。領導德国工人俱乐部的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員。馬克思夫人在給魏德迈尔的信中評述“民主协会”的时候写道：“德国工人俱乐部和德国民主协会毫无共同之点，”……德国民主协会挂起了黑紅黃的旗帜，談論勃吕赫尔老爹。并由普魯上的退伍軍官来担任教练。在法国和德国面前跟这个协会划清界限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使德国人丟臉。——29 頁。

27 “赫尔維格的蠢詩……”——一八五九年七月至八月，馬克思

領導了在倫敦出版的德文《人民報》（“Das Volk”），這裡談的是哪一首詩，現在無法確定。——31頁。

28 弗萊里格拉特——馬克思對弗萊里格拉特文學活動的最初反應還是當詩人處在“純藝術”的維護者中間的時期，這些“純藝術”的維護者把他的這一句話作為口號：“詩人站在比黨派了望台更高的尖塔上”（《來自西班牙》，一八四一年）。一八四三年，弗萊里格拉特發表了一首詩《信》，它攻擊當時從德國放逐出來的赫爾維格（參看他同赫爾維格通信的《書信集》注釋）。馬克思主編的《萊茵報》撥出了一些篇幅來刊登尖銳地批判弗萊里格拉特的文章和詩篇（海因岑、普盧茨）。這時候馬克思也批評弗萊里格拉特是“赫爾維格與自由的敵人”。一八四四年詩人轉到了民主反對派方面（《信仰的自白》），這就使馬克思改變了對弗萊里格拉特的態度，從而使他們之間的個人接近成為可能。一八四五年二月，馬克思在布魯塞爾結識了弗萊里格拉特，他對朋友們（根據布格爾斯的回憶）說：“他〔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仰的自白》補救了一切”。這一評價雖然肯定了弗萊里格拉特同反动派的決裂，但決沒有承認他的詩歌在思想和藝術上的優點，這一點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弗萊里格拉特的下一部——比較成熟的——詩集《這怎麼辦》（“Ça ira”）的批評中可以看出來。這個詩集是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強烈影響下寫成的，它具有這一流派所特有的那些關於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抽象的、幼稚的、閑逸的看法（參看本書第三冊第一七六至一七七頁）。馬克思同弗萊里格拉特更進一步的接近是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期間，即詩人在政治上最成熟的時期。一八四八年秋天（當時弗萊里格拉特已經写出了許多聞名全德的革命詩篇），馬克思建議他參加《新萊茵報》的編輯工作。弗萊里格拉特接受了這個建議，就在這年秋天移居科倫，參加了《新萊茵報》的編輯部和共產主義者同盟。一八四八年十月至一八四九年五月

是馬克思和弗萊里格拉特交往最密切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些政治上尖銳的和很有內容的詩，例如《維也納》——号召人們鎮壓自己國內的反革命勢力來幫助革命的維也納，或者如著名的《〈新萊茵報〉告別的話》——作為社論發表在該報最后一期上。這些詩都很好地面證明了這種接近對於弗萊里格拉特有多么大的幫助。在一八四九年馬克思離開德國之後，暫時留在科倫的弗萊里格拉特完成了馬克思托付給他的黨的一些任務。一八五一年弗萊里格拉特流亡國外。從這一年起，開始了他同馬克思主義創始者們的關係的新時期。在這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小資產階級僑民環境的腐蝕影響，爭取把弗萊里格拉特留在黨內。反动派的進攻，向日常政治工作的過渡，以及弗萊里格拉特的私人生活情況，對於詩人同無產階級政黨後來的相互關係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弗萊里格拉特同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領袖金克爾和布林德的接近，他在馬克思同伏格特鬥爭期間的搖擺不定的立場，以及他想離開黨的意圖，都證明詩人已經逐漸準備同革命的過去決裂了。弗萊里格拉特在一八七四年寫信給貝·奧烏厄巴哈說：“我很幸運，……許多年來我就站在我從前一度歌唱過的那個更高的尖塔上了”。回到“更高的尖塔上”，這對於弗萊里格拉特的創作活動是一個致命傷，因為他以民族自由主義精神所寫的家庭題材和“提爾契（古希臘詩人——譯者注）式歌曲”的詩篇，標志了他的創作的最後階段。弗萊里格拉特靠從萊茵資產階級募來的錢回到德國之後，他同馬克思之間的一切私人關係便中斷了（關於弗萊里格拉特同馬克思的關係，可參看弗·梅林的《弗萊里格拉特與馬克思的通信》（《馬克思主義者叢書》，第十八卷），莫斯科，一九二九年；同時還可參看上面提到的弗·梅林那部書中的一些文章。梅林摘要地發表的弗萊里格拉特給馬克思的一部分信（二十六封信），完全收在下面這部書中：《費·弗萊里格拉特選集》，亞·列·

德姆希茨編，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第三〇三至三三八頁，还可參看这本书的緒論和注釋）。——33頁。

29 “……拉薩爾的行為很使我吃驚……”——一八四九年夏天，馬克思感到手頭非常拮据，便向幾個朋友——包括弗萊里格拉特和拉薩爾在內——請求幫助。馬克思的不滿是由于拉薩爾的做法不對所引起的，因為拉薩爾向他在萊茵的一般朋友中去募款來資助馬克思（參看弗萊里格拉特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和八月六日給馬克思的兩封信，見《弗萊里格拉特選集》，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第三〇三至三〇七頁）。——34頁。

30 “……我有完全的把握……”——馬克思的這個計劃直到第二年才實現。《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這個雜誌從一八五〇年三月出版到十一月（一共出了五期）。——37頁。

31 “對於這一切企圖他回答得很粗魯……”——關於弗萊里格拉特在流亡的最初幾年對黨是多麼忠誠，這可以從他給盧格的一封信里得到證明，這封信是弗萊里格拉特答复盧格邀請他出席一次會議的建議，在這次會議上本來要成立一個德國流亡者“俱樂部”或“聯盟”。他這樣說道：“我不能接受你的建議去參加您所創立的俱樂部，因此今晚就不到菲克列爾先生的寓所去了。當您知道我——根據外在和內在的理由——認為您就是不來梅《今日紀事》上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的拒絕就不会使你感到驚異了……這篇文章不僅以最可憎的方式抨擊了我的朋友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还企圖貶抑《新萊茵報》，這是七個月來我以合編者的資格所參加的一個機關報……的確，這類的‘先例’不能夠使我和您採取共同行動。此外，許多年來我已經是这个黨的一個成員，我不需要再加入一個剛剛成立的黨。”——39頁。

32 “摩爾公爵”——弗萊里格拉特同名詩作（“Der Mohren-

fürst”)中的主人公。馬克思常常用这来称呼詩人。——39 頁。

33 “最近倫敦‘鼓動協會’的使者來到這裡……”——在魏德邁爾的信中，敘述了倫敦的兩個流亡者組織——盧格的“鼓動協會”和哥特弗利德·金克爾的“流亡者俱樂部”——彼此之間的如馬克思所說的“鼠蛙戰爭”的插曲。被馬克思叫作“德國小市民習氣的西番逆”的哥特弗利德·金克爾認為，在革命中一切歸結為一個“精干的、裝備精良的、糧餉充足的部隊”。金克爾抱了籌措款項來布置德國革命的目的，在美國從事“革命鼓動的娛樂的”旅行。同時，柯休特也抱了革命宣傳的目的同金克爾一起周遊了美國（“柯休特的聾人聽聞的消息”）——參看《伏格特先生》（覺出版社，一九三四年版，第三三二頁），同時還可參看《偉大的流亡人物》。——39 頁。

34 “……忘記金克爾……”——參看本書第三冊第二三〇頁及注釋第六八條。——40 頁。

35 《評論》，指《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參看本冊注釋第三〇條）。——40 頁。

36 “但是最好先寄來一首弗萊里格拉特的詩……”——魏德邁爾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請他給計劃創办的雙周刊《革命》撰稿。——40 頁。

37 “協會已搬到……”——指共產主義者同盟，由於離得很遠，弗萊里格拉特當時很少參加它的會議。——40 頁。

38 “……弗萊里格拉特的一首詩和一封信”——指弗萊里格拉特的《寄魏德邁爾》一詩，一八五二年一月一日。馬克思寫信給魏德邁爾說：“昨天我千方百計地纏住了弗萊里格拉特，他答應為你寫一首以最近事件為題材的詩”。最近事件指的就是金克爾為“革命”乞款的事情。由於金克爾在相當一部分德國流亡者中間還享有“英雄”的名聲，

所以馬克思很重視揭穿這件事情。金克爾的冒險故事成了第一首《寄魏德邁爾》一詩的題材。——41頁。

39 “你寄給我看的那首詩……”——指第二首《寄魏德邁爾》，詩中描繪了丹麥作家安徒生，他在倫敦偶然遇到弗萊里格拉特，胆怯地不願意認識這個被放逐的詩人。弗萊里格拉特把詩寄給魏德邁爾之後，寫信給馬克思說，他“還想出了一節獻給金克爾的詩，想必你是知道他的，他在無法形容的卑躬屈膝和奔走之後才使他的照片在《插图新聞報》上刊登出來”。我們不妨把馬克思所分析的一節詩和上面提到的那節同金克爾有關的詩一併引證在下面：

德國詩人，你在这儿受到誰的歡迎？
雖然現代名人冊里閃耀着你的名字，
出版家柯達一直在印行你的作品，
而且你在牢獄中的地位就像從前
在太太們的紀念冊里一樣得到保證！
你白白地希望在查林—克羅斯
和唐普—巴爾喧嚷的地方大顯身手……
然後你再回到威斯康辛的森林！

如果你由於過分華麗的詩篇，
一點不合那大都會的心意，
如果你不百般討好上流社會，
使你的創作得到他們的庇護，
如果你不在報刊上賣弄花招，
使雜技團演員也簡直大為驚奇，——
我的詩人，人家就決不會把你的照片

大登特登在《插图新聞報》里：……——42頁。

40 “我接到了別尔蒙巴赫的一封三十行的信”——指科倫審判案中被告的一些共產黨人，他們已經先被拘禁九個月了。——43頁。

41 “弗萊里格拉特……便突然歌頌起這個糟糕的事件來了”——馬克思指的是《約甘娜·金克爾之死》這首詩，它為弗萊里格拉特同金克爾的接近鋪平了道路。——47頁。

42 《赫爾曼》——金克爾在倫敦出版的一個雜誌。——48頁。

43 “就弗萊里格拉特給我的短信看來……”——馬克思說的是一八五九年一月一日的一封信，它諷刺地評論了金克爾的周刊《赫爾曼》（《弗萊里格拉特選集》，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第三二五頁）。一星期後，弗萊里格拉特寫信給馬克思說：“不言而喻，雖然我對他遭受的悲慘損失表示衷心的同情，可是在政治上我們照舊存在着斷然的分歧”（同上，第三二五頁）。弗萊里格拉特和金克爾的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表明，弗萊里格拉特想在同金克爾的私人關係和自己的政治獨立態度之間劃清界限的這一企圖失敗到了怎樣的程度。——49頁。

44 “在我這裏又出現一個烏培河谷的詩人和遠親……”——指卡·西倍爾（參看本冊第一四〇頁）。——52頁。

45 “對於這裏……舉行的金克爾紀念會或席勒紀念會……”——席勒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會的籌備工作是和德國流亡者對於不久的將來的政治大赦所抱的強烈希望同時發生的。這就使整個紀念會具有特殊的色彩。金克爾和他的集團把這個紀念會的組織工作抓到自己的手中，除了恬不知恥的自吹自擂之外，還利用紀念會來玩“民族團結”的把戲。刊登在一期《園亭》（“Gartenlaube”）雜誌上的關於紀念會籌委會的一篇報告，就是這樣講的：“倫敦 德國人的民族團結的節日。”這種團結的善良意圖，由於邀請普魯士大使館的官員們參加紀念委員會，就

被特別強調出來，因為那些官員曾經在科倫迫害共產黨人的審判案中起過反動的作用。另一方面，除了弗萊里格拉特之外，共產主義者同盟從前的成員沒有一個被邀請參加這個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弗萊里格拉特參加紀念會，就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使他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陣營中一些政治投機家手中的工具。

鑑於後來的伏格特事件在馬克思同弗萊里格拉特的關係上占著十分顯著的地位，我們不妨依次地敘述一下有關這一事件的一些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在所引證的馬克思給恩格斯和弗萊里格拉特的一些信中都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反映。

一八五九年七月，威·李卜克內西給《奧格斯堡總匯報》（他是這家報紙的記者）寄去一張匿名的傳單，這是他在倫敦印刷所老板霍林格的印刷所里發現的。這張傳單叫作《關於傳播的警告》，是針對卡·伏格特的，它揭發了伏格特的拿破侖主義和叛賣勾當。傳單的作者卡·布林德還在它出版前一個月在一次公眾集會上遇見馬克思的時候，就把其中所包含的全部主要的事實告訴了馬克思。伏格特提出了《奧格斯堡總匯報》對他本人進行誹謗的訴訟。於是該報編輯部要求李卜克內西提出證據來證明對伏格特的指責的正確性，李卜克內西就向布林德和馬克思要求幫助。馬克思給了李卜克內西以支持，因為他在分析了伏格特的著作《歐洲現代狀況的研究》之後，不管布林德的意見怎樣，得到了這樣的信念：伏格特是拿破侖的一個代理人。布林德不僅拒絕提供伏格特叛變的證明（根據他以前的說法，他手裡有這樣的證明），他還矢口否認自己寫過這張傳單。馬克思認為迫使布林德出來積極反對伏格特是非常必要的，就從排字工人費格勒那裡弄到了在法院得到證實的宣誓證詞（affidavit），這個宣誓證詞肯定《警告》這張傳單的手稿是布林德親筆寫的。為了滿足《奧格斯堡總匯報》編輯的請求，馬克思就

把这个文件轉給該報去處理。布林德為了報復這一措施，就在《奧格斯堡總匯報》上發表聲明，一方面否認那是出自他的手筆，另一方面又舉出霍林格和排字工人韋赫的相應的證明。在馬克思和布林德的新的聲明和反聲明發表之後，《奧格斯堡總匯報》便宣布論戰告一結束。伏格特和他的朋友們便利用布林德的否認來散布謠言，說小冊子是馬克思寫的，這就有可能信口雌黃地把對伏格特的控告說成是“黨派仇恨”的結果；於是否認布林德的說法的必要性就越發成為當前迫切的事情了。一八六〇年二月，馬克思和李卜克內西從韋赫那里收到了一張宣誓証詞，在這張宣誓証詞中他否認了自己第一次支持布林德的聲明是正確的，並且指出布林德就是傳單的作者。費格勒和韋赫兩人的證明都由馬克思通知了許多的人，包括弗萊里格拉特在內。結果在二月十八日的《每日電訊報》上就發表了夏布里博士——布林德的知心朋友——的一封公開信，“承認了”他自己是那張傳單的作者。與此同時，伏格特案件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因為在一八六〇年一月伏格特出版了一個小冊子《我對〈總匯報〉的控告》，其中包含對馬克思和在一八五二年解散了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許多不堪入耳的誹謗，就是控告他們向那些住在德國的、因參加革命運動而名譽受到影響的人們勒索錢財。有兩家報紙——柏林的《國民報》（“National-Zeitung”）和倫敦的《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還發表了贊揚伏格特的“控告”的社論。於是馬克思就對這兩家報紙的誹謗提出訴訟，同時開始準備寫揭發伏格特的文章。訴訟案並未舉行，因為普魯士的各級法院都拒絕了馬克思的控訴（“理由是沒有侮辱的意圖”（！）以及其他類似的動機），至於倫敦的訴訟案是以柏林的訴訟案為轉移的。於是馬克思運用了寫作的武器。在一八六〇年末出版的《伏格特先生》這本抨擊性的書里，他駁斥了伏格特的誹謗，並且詳盡無遺地揭穿了他的活動的拿破侖主義和出

卖革命的性质(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二卷，第一册和第二五卷，特别是馬克思給維別爾的信，第二八五、二九九、三三二各頁)[还可參看馬克思的《伏格特先生》一书的“附件”，人民出版社。——譯者注。]

弗萊里格拉特手头有用來积极參加揭穿伏格特和布林德这两个“民主主义老滑头”的一切材料：(一)弗萊里格拉特能够证实他从布林德那里接得的关于伏格特活动的报导跟傳单《警告》里所叙述的事实完全相同；(二)弗萊里格拉特手头还有伏格特的一封信，其中附有一个政治綱領《在最近的将来》；(三)弗萊里格拉特既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过去的成員，又是在德国受到广泛欢迎的詩人，他出来揭穿伏格特对党的誹謗，这在馬克思同伏格特的斗争中将是一种巨大的支持。根据这些事实，威·李卜克内西在伏格特开始控告《总汇报》的时候，就通知該报編輯部說，如果訴訟轉到倫敦进行的話(因为布林德的傳单是在比斯康普的《人民报》上刊印出来的)，馬克思和弗萊里格拉特将以证人的身分出庭。根据这些理由，就把弗萊里格拉特作为可能控告伏格特的一个人，这时候他立刻給《总汇报》寄去了一个声明，否认自己参加过《人民报》，并且这样写道：“我的名字被列入对伏格特的控訴人之内，我事前既不知道，也沒有同意。”弗萊里格拉特还不以此为滿足，在馬克思的声明(其中举出了弗萊里格拉特) (参看本册第九一至九二頁) 之后，又在《总汇报》上发表声明，宣称他自己保持中立，并且“坚决抗議”用任何方式把他的名字跟伏格特案件联系在一起。弗萊里格拉特的立場在伏格特为自己的利益利用了他的名字之后(在关于他的訴訟案的小册子中)并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弗萊里格拉特就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无原則性。——57頁。

46 “……只有布林德才能够在《自由新聞报》上写反对伏格特的

文章”——早在一八五九年五月，倫敦一家報紙《自由新聞報》（“Free Press”）上就刊印了一篇匿名的短文，指出伏格特和拿破侖主義的聯繫（沒有舉出他的名字）；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這個卡·布林德。——66頁。

47 “整個事件就是這樣烏七八糟地攪在一起……”——馬克思所敘述的事件是和上面說明的伏格特—布林德案件有直接的聯繫。為了布林德的利益，曾經破壞馬克思和弗萊里格拉特之間的關係，使他們沒有可能發表一致的意見。——68頁。

48 “……我想看看《園亭》第四十三期”——在這個同金克爾接近的雜誌第四十三期上刊登了一篇有關弗萊里格拉特的辯護文章，其中對馬克思進行了若干粗暴的攻擊。金克爾最親密的戰友貝采希關於馬克思和弗萊里格拉特的關係寫道：“儘管我們對詩人抱有深切的敬意，我們却不願陷入偶像崇拜中。因此，我們不得不說，在這個不幸的仇恨能手的影响之下……弗萊里格拉特喪失了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堅毅精神。從弗萊里格拉特處在卡爾·馬克思的影响下的時候起，他就不常歌唱了。”在這篇沒有引起弗萊里格拉特抗議的文章發表之後，馬克思給拉薩爾寫信說：“我將不再談論這個問題了，我僅僅指出，我們黨的許多非常有才干的人都覺得，我對待自己個人的老朋友和黨內的老朋友太寬容了”（梅林的《弗萊里格拉特》，第四九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五卷，第二七五頁）。——68頁。

49 “關於水晶宮……的事情”——指在倫敦舉行的席勒紀念會。——70頁。

50 “至於李卜克內西，那個柯爾布……”——《總匯報》發表了弗萊里格拉特的第一篇聲明，該報編輯柯爾布給它加了一個注，在這

个注里他要求李卜克内西說明举出弗萊里格拉特来的理由。其实，李卜克内西根本不必向柯尔布进行辯解，因为他提到弗萊里格拉特，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可以证实布林德就是《警告》這張傳单的作者的人。而柯尔布却在報紙上把弗萊里格拉特說成是可能控告伏格特的人。——73頁。

51 “要是迫使弗萊里格拉特……宣布跟法茲的关系”——弗萊里格拉特担任瑞士銀行倫敦分行的經理，而該行的總經理法茲就是伏格特的一个知交。——77頁。

52 “……他当时由于《你好嗎？》的事件……”——在倫敦出版的德文杂志《你好嗎？》（“How do you do?”）的一期中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对馬克思跟普魯士政府內政部长封·威斯特华伦（馬克思妻子的兄长）的亲戚关系的侮辱性的暗示。貝塔当时（一八五一年）是这个杂志的編輯。因此，在弗萊里格拉特事件上，貝塔并不是第一次对馬克思进行誹謗性的攻击的。——77頁。

53 “……我憎恨蠢人，并且躲避他們”——參見賀拉西的《第一頌歌》，第三篇，第一頁。——82頁。

54 “我毫不介意伏格特和他在俾勒的《商务快报》上的无耻謊言”——指伏格特发表在《瑞士商务快报》杂志（“Schweizer Handelskurier”）上的公开信（一八五九年五月二日）。在这封公开信里馬克思被称为跟秘密警察狼狈为奸并計劃危害德國王人的阴謀的流亡者集团的首領。这篇抨击性的文章“十分卑鄙，然而更加愚蠢”（梅林語），由于馬克思坚决主張，曾在《人民报》（“Das Volk”）上加以轉載。——83頁。

55 “……艾希浩夫—施梯伯的訴訟……”——艾希浩夫在《赫尔蒙》上发表了几篇揭发施梯伯的密探活动的文章；后者就控告他进行

“誹謗”。馬克思在科倫共產主義者審判案期間揭發施梯伯是偽造者和背誓者，這就証實了艾希浩夫所揭露的一切都是真實的。——91頁。

56 “我交給尤希的‘材料’……”——在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弗萊里格拉特表示“忧虑”，說馬克思提供給尤希的那些材料，將給普魯士警察局提供新的資料來反對共產主義者同盟以前的成員。弗萊里格拉特還預先聲稱道：“這不可能涉及我個人，至少在科倫審判案期間我和同盟的關係還沒有確定下來，至少關於我的問題還是懸而未決！”（着重點是弗萊里格拉特加的；見梅林的《弗萊里格拉特》，第六五至六六頁）。——95頁。

57 《記錄》——這是警察局偽造的一個作為科倫共產主義者審判案中的控訴材料的文件匯編。——96頁。

58 “所以，關於你在信中所說的那種意義下的‘黨’……”——在上面引証過的那封信里，弗萊里格拉特描述他自己同黨的關係，這樣寫道：“當一八五二年末，由於科倫審判案的結果，同盟宣布解散的時候，我就擺脫了黨加在我身上的一切束縛，而只保存了我同你的關係。你是我的朋友和信仰上的同志。我在七年間和黨的距離是很遠的，黨的會議我沒有出席過，黨的行動和決議對我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同黨的關係早已不存在了。……我只能說，我因此感到很好。我的天性，正如一切詩人的天性一樣，是需要自由的！黨也是一個籠子，甚至給黨唱的歌曲，在籠子外面唱也比在籠子裏面唱好的多”（梅林：《弗萊里格拉特》，第六三至六六頁）。——98頁。

59 “……在這十九世紀，我們的黨是由於它的純潔而與眾不同的。”——詩人不可能服從黨的紀律，並不是弗萊里格拉特用來為自己的變節辯護的唯一借口。他寫道：“我不願意立刻就離開黨，是由於其

他的一些考虑。当我回想起纵然有各种预防措施但仍然混进党内来的所有那些模棱两可的和可疑的分子的时候，当我回想起所有那些捷林們、弗略里們以及其他等人的时候，我就完全出于一种純洁感，而感到无限的欢喜，因为我事实上早已不屬於这个团体，免得天天碰到这类人了。”馬克思所說的“有支付能力的道德所表現的可敬的卑鄙或者卑鄙的可敬”，就是对于这段冗长言詞的憤怒的申訴，因为关于弗萊里格拉特的私人朋友克拉普加的消息本来應該向弗萊里格拉特指出，他决不是为了无产階級政党才同那些道德敗坏的人們維持亲密的关系的。——101頁。

60 “……把法茲的全部骯髒东西揭露出来”——在《伏格特先生》一书中，馬克思揭露了法茲是一个危害瑞士民族利益的拿破侖的代理人。——107頁。

61 “《論壇報》的‘卑鄙行为’……”——馬克思是指拒付三十英鎊的票據，这笔款子是《論壇報》的編輯在該報担保下付給他的。——111頁。

62 伊茨格，即斐·拉薩尔，——113頁。

63 “关于这件事情的原委，我什么也不知道。”——馬克思这封信是对弗萊里格拉特告訴他的李卜克內西那个事件的答复。原来李卜克內西沒有归还他在弗萊里格拉特担保下向倫敦书商威廉姆遜借的錢。——114頁。

64 “我宁願作一只‘咪咪叫’的小猫，也不作这种蹩脚詩人！”——引自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一場；潑息·霍士潑的話）。——121頁。

65 “甚至像現在这样的历史性的災难……”——馬克思是指弗萊里格拉特在普法战争时期写的一首詩《給在戰場上的沃尔夫岡》（收在

組詩《最新的消息》內)。詩人在這首詩里号召他那參加作戰部隊直屬衛生隊的儿子：“要堅定和英勇，要贏得為人類服務的騎士頭銜。”——122 頁。

66 “你，高傲的女人日耳曼”(“Hurra, du stolzes, schönes Weib!”)——弗萊里格拉特《烏拉! 日耳曼!》一詩的第一行。——123 頁。

67 維爾特——從一八四五年起直到他生前的最後一年，維爾特一直和他的兩位密友馬克思和恩格斯維持着通信關係。從我們所引用的原文中可以看出維爾特的信給他 and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關係的歷史提供了補充材料(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維爾特的信被他的兄弟燒毀了，因為維爾特的文獻資料都落到這個人的手中)。

維爾特同恩格斯第一次認識，大概是在一八三六至一八三七年：在這些年里，維爾特在愛北斐特的一個商人那里作學徒，而恩格斯則在該地上中學，後來又在一家事務所里工作。在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他們在曼徹斯特會面就已經成為老朋友了。在英國，恩格斯把他從瑞士訂購的一些書供給維爾特；他接受了恩格斯的勸告，着手研究費爾巴哈。在這些年里恩格斯無疑對維爾特是有影響的。維爾特一方面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德文報刊寫文章，可是又幾乎在和恩格斯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著作出版的同時，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同一個題目的文章，而且在文章結束的時候還提到恩格斯的那部著作。他寫道：“我以此來結束自己關於英國無產階級的不完全的報導，我感到幸運的是，現在德國有一個具有杰出哲學頭腦的人正從事詳細描述英國工人的生活——這一著作的重要性是不可計量的。無論如何，這位作者比我更能夠把個別事實真實地闡述出來，並且由於他長期住在曼徹斯特——無產階級的搖籃，他比我有更多的機會觀察工人……。”

这时候維尔特热烈地称贊馬克思和卢格編輯出版的《德法年鉴》。他在給自己兄弟的信里說：“那里有許多精彩的文章，这些东西比从前的《哈雷年鉴》要好上一千倍”。

維尔特个人同馬克思認識是在一八四五年。这年春天，維尔特給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布魯塞爾出版的杂志寄去一些短篇小說和詩。維尔特还利用他那推銷員的职业，执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各个团体之間的联系工作。維尔特不无驕傲地把他屬於“流浪汉——共产主义者”这件事情告訴給了他的母亲——一位“牧师兼监督”的妻子。从一八四六年夏天起，維尔特就完全迁到布魯塞爾，和馬克思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从維尔特这个时期的一些信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的为人、他那无限制的工作能力（“这个人好多年来每晚只睡四个钟头”）以及他的活动的历史規模，都給維尔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共产党的領袖，他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为的是从美国、法国、德国等等的手工业者头脑中除掉他們的愚蠢方式，并且劝告他們研究现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維尔特把研究政治經濟学和历史作为他在这些年里的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德国革命开始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派維尔特从巴黎回到科倫去筹备出版《新萊茵报》的工作。由于参加这家报纸的工作，就使維尔特——政治詩人、杂文家和政論家——的创作活动显得十分活跃。

維尔特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都收在阿·德姆希茨主編的《維尔特选集》里，見该书第二卷，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七年版，第四三九至四九四頁。

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維尔特的关系，还可參看弗·希里尔的《格奥尔格·維尔特》，莫斯科，一九三二年版；《維尔特全集》，五卷本，柏林，威·凱塞尔出版，一九五七年版；阿·列·德姆希茨編，《格奥尔格·

維爾特》，見《維爾特選集》，第一卷，國家文學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七年版。——124頁。

68 “在他後面發言的是萊茵普魯士的維爾特先生……”——恩格斯在下面引證了維爾特在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關於貿易自由的發言。這次代表大會是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舉行的。出席大會的約有一百五十名代表，主要是經濟學家、工業家和商人。當大會其他代表——資產階級的代表——贊揚貿易自由是醫治一切邪惡的萬應靈藥的時候，維爾特在自己的講話中揭穿了貿易自由這個口號的資產階級性質以及從無產階級利益觀點看來它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馬克思雖然也出席了大會，可是會議組織者沒有讓他講話。關於他的講話（未發表）的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二八二至二八四頁〕（參看叶·巴·康德爾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組織者》，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八四至一八七頁）。——129頁。

69 “……同盟在一八四二年……”——一八四二年八月，反谷物法同盟企圖利用工人運動，慫恿工人行動起來。然而大規模的罷工吓壞了自由資產階級，於是它支持對工人的鎮壓。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的叛賣行為加速了憲章派和他們的決裂。——131頁。

70 “在比桑歇，在里昂！”——指對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起義遭到血腥的鎮壓，以及一八四七年在比桑歇（安德爾省）的政府軍隊對飢餓工人的屠殺。——132頁。

71 “德國有工人來作代表，就很好”——恩格斯信中談的是一八四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在倫敦舉行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133頁。

72 “看在上帝面上，只是不要讓維爾特作代表！”——在貿易自

由拥护者大会上讲话之后，維尔特完全陶醉于自己讲话的突然成功，竟致未得到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者的同意，就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负责的声明，从而引起恩格斯的抗议。——133 頁。

73 “必須把他限制在他的範圍之內。”——恩格斯这里所說的維尔特的“範圍”，是指他的文学活动的範圍。——133 頁。

74 “維尔特今天写信給我……”——关于維尔特給馬克思的这封信，見《維尔特选集》，第二卷，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七年版，第四八六至四八七頁。——134 頁。

75 “主要的原因是維尔特……”——大約在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維尔特在倫敦馬克思的家作客。——134 頁。

76 “維尔特逝世的消息……”——維尔特是一八五六年七月三十日在哈瓦那逝世的。关于他的訃聞，馬克思未能在《論壇報》上刊登出来。——136 頁。

77 “……我的老人家……”——指一八五六年九月到倫敦来的恩格斯的父亲。——137 頁。

78 “……維尔特的事情”——指出版詩人的文学遺著。維尔特的日記不曾刊印出来。——137 頁。

79 “附上維尔特的詩……”——这是指維尔特的哪一首詩，无法确定。——138 頁。

80 “……您是否按照它原来的样子刊登。”——指恩格斯論維尔特的那篇文章，它第一次发表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報》一八八三年六月七日第二十四期上。——138 頁。

81 《社会明鏡》（“Gesellschaftsspiegel”）是“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杂志，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由毛·赫斯在愛北斐特編輯出版。——139 頁。

82 “……听說過他的詩集……”——指維爾特的詩集。这个詩集于一九三六年第一次在苏联出版。——139頁。

83 “埃維林准备上演他的几个剧本。”——艾杜阿尔德·埃維林 (1851—1898) 是英国的医生和社会主义作家，馬克思幼女艾列奧諾娜的丈夫。从八十年代初起，他在恩格斯的影响下开始接近馬克思主义。他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成員和社会主义同盟（一八八四年）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所謂“未組織起来的”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个运动旨在反对工会領袖的机会主义。在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五年，他是独立工人党的成員。——145頁。

84 “我們……乘‘City of Berling’号动身。”——恩格斯同卡·肖尔列米尔和埃維林夫妇一起于一八八八年八月乘这条輪船到美国去。——145頁。

85 关于海德門，參看列宁的《海德門談馬克思》一文（一九一一年）。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海德門的自傳，是一个英国資產階級庸人的傳記；他虽然是本階級的最优秀的分子，终于找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从来沒有完全拋棄資產階級的傳統、資產階級的观点和成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七卷，第二九一頁）——149頁。

86 《今日》（“To-Day”）是埃·别·巴克斯創办的一个社会主义月刊；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九年在倫敦出版；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艾·埃維林和艾·馬克思-埃維林参加了該杂志的工作。从一八八六年起，費边派就在該杂志內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关于海德門同《今日》的斗争，还可參看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給伯恩施坦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七卷，第四三八至四三九頁）。——149頁。

87 “退出联盟的……”——指的是以海德門为首的一群社会主义

者和激进分子于一八八一年創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列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特点是把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150 頁。

88 “他們的机关刊物将是一个不大的月刊。”——指文学政治杂志《进步》(“The Progress”),它在一八八四年由艾·埃維林編輯(这个杂志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七年在倫敦出版)。——150 頁。

89 《正义》(“Justice”)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机关周刊；一八八四年由海德門創辦，一直出版到一九二五年。发行人是格·克維爾奇。——150 頁。

90 “社会主义同盟”——一八八四年由退出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艾·埃維林、艾·馬克思-埃維林、艾·別·巴克思、威·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建立的。不久无政府主义者就掌握了該联盟的領導权。因此，埃維林夫妇和巴克思便退出了該联盟。一八八九年，社会主义同盟就瓦解了。——151 頁。

91 《公共福利》(“Commonweal”)是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月刊，从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四年在倫敦出版；它的編輯是威·莫里斯。埃維林最初是《公共福利》的編輯之一，不过在一八八六年四月他辞去了編輯工作。——151 頁。

92 撒·穆尔翻譯的《資本論》英文本是在一八八六年末出版的。——153 頁。

93 “……召集代表大会的通告……”——指呼吁欧美两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这个通告引起了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机关报《正义》(一八八九年三月十六日)的激烈抗議和这个联盟的抗議宣言(一八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德国社

会民主主义者发表了两篇毁灭性的抨击文章来回答《正义》上的文章。这两篇抨击文章是伯恩斯坦写的，由恩格斯订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卷，第四〇一至四二三页）。——155页。

94 “可能主义者”是法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流派的代表，领导这一流派的是布鲁斯和瑪龙。海德門和他的报纸支持了这些可能主义者。——155页。

95 《人民报》（“People's Press”）是社会主义的报纸，从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一年在倫敦出版。——157页。

96 指《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恩格斯这本书的英译本是一八九二年在倫敦出版的，翻译者是艾·埃維林。——158页。

97 《工人时报》（“Workman's Times”）是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四年在海德斯費尔德、倫敦和曼彻斯特三地出版的一个周报。——159页。

98 “……《新时代》上康拉德·施米特的那篇文章……”——关于恩格斯对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时代》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三年第三期和四期上）的评论，参看《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九卷，第一部，第一二页）。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指出，如果肖伯纳知道布·萊克西斯的庸俗资产阶级价值学说的话，他“就会用双手把它抓住，从而把耶方斯和嘉尔·門格尔（“奥地利的”）（主观的）价值学说的创立者——格·弗·）一脚踢开，并在这块石头上重新建立起未来的费边派教堂来”（参看《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编者序》，第一二页）。——160页。

99 对费边派的总的评价，参看恩格斯一八九二年九月四日给卡·考茨基的信，这个片断就是从那封信中摘引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九卷，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页）。——160页。

100 “……七个施瓦比亚人……”——暗指德国的民間故事书之一(参看本册第四〇七頁)。——161頁。

101 《紀事报》(“Chronicle”), 全名为《每日紀事报》(“Daily Chronical”), 是自由工会议主义者的报纸, 在倫敦出版。——161頁。

102 “……你們的党代表大会……”——指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在柏林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61頁。

103 “……两个老的政党……”——指托利党和輝格党。——161頁。

104 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給父亲的信, 是說明馬克思最早发展时期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这封信是馬克思在柏林大学法律系冬季第二学期写的, 他从波恩轉到柏林大学是在一八三六年十月。这封信是馬克思一年来的学习情况, 以及他在这一时期的美学兴趣和詩歌创作情况的一篇詳尽汇报。

关于青年馬克思的詩歌习作和文艺兴趣的一般評述, 可参看下列各书: 米·里夫希茨的《艺术与哲学問題》, 国家文学出版社, 一九三五年版, 第一六一至一六九頁; 阿·索尔努的《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生平与著作》, 第一卷, 建設出版社, 柏林, 一九五四年版, 第六三至一〇四頁。

在馬克思智力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一八三五年至一八四一年), 文学艺术的兴趣在他身上占了最重要的地位。波恩大学由于馬克思一八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轉到柏林而发給他的休假证(参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論文、书信、历史和批評的論著》,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出版, 第一卷, 第二部, 柏林, 一九二九年版, 第一九四頁; 下面提到这个版本时我們就簡称为《馬恩文庫》)表明, 馬克思除了研究法律之外, 在柏林大学期間还听了維里凯尔的希腊罗馬神話讲座、艾·达尔頓的新艺术

史講座以及奧·威·施萊格爾的古代詩歌（關於荷馬和普羅波士的哀歌）專題講演。所有這些教授都是當時杰出的學者。在柏林大學學習的時期，馬克思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一年期間還聽了赫皮爾特所開的歐里庇得斯這一課程。馬克思在柏林讀了許多有關藝術問題的書籍。在他給父親的信中所寫的书單上還應該加上黑格爾的《美學》，馬克思對這部書的研究大概是在一八三七年的夏天。

馬克思的許多首詩歌習作是在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七年寫的。一八三五年十一月馬克思從波恩給他父親寄去了一首哲理詩（《馬恩文庫》，第一卷，第二部，第一八七頁）。根據摩·卡利埃爾的證明，從一八三五年冬天到一八三六年夏天，馬克思和艾·蓋比爾、卡·格律恩以及波恩大學學生的其他代表一齊參加了一個詩歌小組，同哥廷根大學的詩歌小組進行比賽。保存下來的一八三五至一八三七年馬克思的父親寫給兒子的一些信里，就有著對馬克思醉心於詩歌而常常流露出來的忧虑，這些忧虑有時是隱蔽的，有時是以明顯的方式表示出來的。

馬克思在一八三六年末把他遷到柏林後最初幾月中所寫的詩抄在三個筆記本里（《歌曲集》和兩部《愛情集》）。他把這三個筆記本寄給了他的未婚妻燕妮·封·威斯特華倫。她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在克萊茨納赫收到的這三個筆記本，現在都已經散失了。這些筆記本曾一度保存在弗·梅林的手中，他曾經在他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遺著》（梅林編，斯圖加特，一九〇二年版，第一卷，第二五至二八頁；俄譯本《馬克思恩格斯遺著》，第一卷，莫斯科，一九〇七年版，第二七至三〇頁）中論述過這些詩。梅林在他編的這部書中還發表了這些詩的四個片斷。

流傳到我們手中的是馬克思青年時代作品的另一個最晚的筆記本，這個筆記本是他一八三七年十月從柏林寄給他父親作為後者誕辰的禮物的。這個筆記本上抄滿了大概是一八三六年十一月至一八三七

年四月所写的作品。不过，这个本子里的若干首诗，在内容上是和梅林论述过的一些诗（《海妖之歌》、《柳钦达》、《星辰之歌》、《苍白的少女》）相同的。显然，这些诗是属于更早一个时期的作品，是马克思从献给他未婚妻的更早的那几个笔记本里抄下来的。

马克思收入在上述那个献给他父亲的笔记本里的诗作，都刊印在《马克思文庫》，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一至第八九页。一共是三十九首诗（抒情诗、歌谣、情歌、讽刺短诗等等），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悲剧《奥兰尼姆》的几场（第一幕）和幽默小说《蝎子和费里克斯》的若干篇章（第一卷第一〇至四八章）。

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曾把收在青年时代笔记本里的两首诗（《黑夜之爱》和《提琴家》），发表在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杂志《阿契尼乌姆》上（一月二十三日，第四期），还添加了一个总标题《狂暴的歌》（“Wilde Lieder”）。为了在《阿契尼乌姆》上发表，这两首诗曾经进行过文字上的加工（参看《马克思文庫》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三二七至三二八页）。这两首诗的俄译文刊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卷，第四二二至四二三页。——165页。

105 “……从埃姆斯寄来的那封极其珍贵的信……”——亨利·马克思一八三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写的这封信，刊印在《马克思文庫》，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〇五至二〇八页。——166页。

106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便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八三七年八月至十月马克思在特利尔城的父母家中度过了他的暑假。在暑假期间他同燕妮·封·威斯特华伦订了婚。这次订婚只有马克思的双亲知道，因为马克思和他的未婚妻都担心燕妮的父母会不同意这个婚约。——166页。

107 “海涅克茨、蒂保”——这指约·哥·海涅克茨的《民法基础》

(阿姆斯特丹，一七二八年版)，安·弗·蒂保的《羅馬法體系》(耶那，一八〇三年版)。——167頁。

108 “……我养成了对我讀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參看馬克思后来所作的摘录。見《馬恩文庫》，第一卷，第二分冊，第一一四至一一八頁。——168頁。

109 “……我翻譯了塔西佗的《日尔曼》、奧維德的《哀歌》……”——留給我們的只有《悲痛集》(“Tristia”)中的一首哀歌的譯文。——168頁。

110 《庫列安斯特，或者关于哲学的出发点和必然的发展》——这篇對話沒有保存下来。——169頁。

111 “……洗心烹茶……”——引自海涅的《歌曲集》、《北海》(第一組詩，詩作《世界》)。——170頁。

112 “博士俱乐部”——这是柏林一些激进的学者和青年黑格尔派文学家所組織的一个小团体。从一八三七年夏天起，馬克思时常出现在这个小团体里，他在这里結識了布·鲍威尔、爱·鲍威尔、弗·凱平、阿·魯丁伯格、卡·考威尔克以及激进黑格尔派陣營中的其他代表人物。关于“博士俱乐部”的情况，可參看下列两书：弗·梅林的《卡尔·馬克思傳》，莫斯科，一九五七年，第四六至四九頁；西尔·米勒尔和勃魯諾·沙瓦采基合著的《卡尔·馬克思在柏林》，新柏林版，第六八至八〇頁。——171頁。

113 “……几种拙劣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沒有保存下来。——171頁。

114 “封·夏米索先生寄給了我一封毫无意义的短信……”——一八三七年十月馬克思建議夏米索在《德國繆司年鉴》(“Deutsches Musenalmanach”)中发表他的几首詩。这些詩沒有被当时已經筹备

停当的《年鉴》接受，退给了馬克思，并附有夏米索的一封短信。这封短信没有保存下来。——172 頁。

115 “……我的計劃……”——指馬克思当时打算出版的一个戏剧和批評杂志。——172 頁。

116 “我們的一个通訊員从美因……”——从一八四二年四月起，馬克思作了《萊茵报》（《萊茵政治、工业和商业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的撰稿人，从同年十月起，成为該报的編輯之一。《萊茵报》是从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到一八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科倫出版的。由于馬克思的撰稿，这家由萊茵资产階級代表創办的反对派报纸，就逐渐带上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色彩，因而遭到封閉。这篇文章（如后来的許多篇文章一样）就是发表在《萊茵报》上的。——173 頁。

117 “奥格斯堡《总汇报》”——一种具有反动傾向的德文报纸（一八一〇年至一八八二年）。《萊茵报》同它进行过激烈的論战。——173 頁。

118 “……由于它对赫尔維格的評價……”——参看本册注釋第二〇条。——175 頁。

119 “……白費力气的劳动，瞎了眼睛的丘必德。”——莎士比亞的《李尔王》（第四幕，第七場）。——176 頁。

120 “甚至承认《俗人的福音》……”——这个片断是对反动天主教的《萊茵—摩塞尔报》上的一篇文章（一八四三年三月）的答复。那篇文章本来是反对刚刚去世的黑格尔派神学家弗里德里希·封·薩勒特的，而薩勒特就是《俗人的福音》一詩的作者。該报責难薩勒特背棄了宗教的正統思想。相反地，馬克思在自己的答复中却批判薩勒特对宗教的模棱兩可的态度。馬克思是以不承认信仰的“理智的恐怖主义”来

对抗“理智的恐怖主义”。——177頁。

121 《第六届莱茵省議会的辯論》——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普魯士發生了改變政府方針的事件。一八四〇年即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第四宣布了用新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政府綱領，來替代他父亲的警察官僚制度。新統治时代开端的自由主义姿态之一，就是暂时削弱了书报檢查法令。馬克思早期的一些政論性文章就和政府的这些措施有关。馬克思在《译普魯士最近的书报檢查令》一文中，无情地批判了政府一八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所頒布的书报檢查令。这篇文章是一八四二年初为《德国年鉴》写的，但是过了一年之后才发表出来（因为发行人——阿·卢格——当时不能发表）。在第二篇长文章——《关于出版自由的辯論》中，馬克思詳尽地討論了由于政府赋予各省議會公布自己會議記錄的权利而在第六届莱茵省議會（一八四一年五六月間在杜塞尔多夫召开的）中發生的关于这个問題的辯論。这篇文章于一八四二年五月发表在《莱茵报》上。

馬克思在自己的这些文章里采取了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和自由主义报刊的立場不同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場。当其他自由主义集团欢迎新的书报檢查令的时候，馬克思却揭露了它的反动性质，指出了农奴制的书报檢查同出版自由是不能相容的。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中证明，普魯士的反动政策并不像黑格尔派所认为的那样，是和普魯士国家的真正“实质”相矛盾的，而是普魯士国家的反动社会性质的直接表现。

馬克思的这些文章包含着他在革命民主主义发展时期对出版和文学活动的总的看法。馬克思在这些文章里所采取的立場，一方面取决于对书报檢查及其控制下的报刊的无情批判，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对资产阶级——商人的文学观点的批判，这种观点把文学降低到手工业的水平，把出版自由和工业自由等量齐观。在同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商人

的文学观点进行斗争的时候，馬克思捍卫了大胆的和自由的民主主义的报刊。

例如，在討論出版自由和公布議會紀錄的問題的時候，馬克思指出，反動的萊茵省議會和人民代表制度之間毫無共同之處，這個議會不顧人民的利益，而捍衛等級的特權。

這几篇論述出版自由的論文的發表是馬克思為萊茵報撰稿的開端。——180 頁。

122 《國家報》——（全名是《普魯士國家總匯報》（“Allgemeine Preubische Staats-Zeitung”）——普魯士政府的半官方機關報。——180 頁。

123 “福斯報”——即《柏林政治和學術問題王國特權報》（“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是一種銷路很廣的報紙，它的創辦人是福斯。——180 頁。

124 “施本納報”——即《柏林政治和學術新聞》（“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是一家親政府的報紙，發行人是施本納。——180 頁。

125 “普魯士《國家報》向它的姊妹們号召：我們來計算吧”——指《國家報》上發表的《祖國的报刊和祖國的統計》一文。——182 頁。

126 “……同中國人……”——大概指的是孔子，他在十九世紀被認為較早注釋《易經》的人。在這部中國古代著作中包含着自然哲學概念的基礎，其主要思想就是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可變的。根據《易經》，由三條直綫（整的和斷的）進行不同的組合而形成的符號（卦），象徵着世界上的各種事物和現象。——182 頁。

127 “……希臘的一位思想家……”——馬克思指的是赫拉克利

特的名言：“干燥的灵魂是最明智和最良好的灵魂。”——185頁。

128 《总汇报》、《辯論日报》——參看本册注釋第一一七条和本书第三册注釋第一一条。——185頁。

129 “智者看不見的东西……”——引自席勒的《信仰的話》。——186頁。

130 “歌德曾經說過……”——參見歌德的《艺术札記》。——187頁。

131 “书报檢查制度……是一种較小的恶”——馬克思在这里和这以下(指正文)的引文均見《第六届莱茵省議会的會議紀錄》，科布倫茨，一八四一年版。——189頁。

132 “……某个派別……”——指法的历史学派，參見本书第二册第二二六至二三一頁及注釋第一六四条。——189頁。

133 “吼得好，獅子！”——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場)。——191頁。

134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一种极端反动的報紙。一八三一至一八四一年在卡·哈勒尔、亨·列奥、弗·劳麦等人的参加下出版，它受到皇太子(未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第四)的庇护。——197頁。

135 “他在密林里杀害了她……”——据路·烏兰的《复仇》一詩改写。——212頁。

136 “我的主人，我的师傅……”——据歌德的《魔术师的徒弟》一詩改写。——213頁。

137 “八卦”——參看本册注釋第一二六条。——213頁。

138 “造好的东西他不去摧毁……”——在本段和下一段引用的詩句，是中世紀阿拉伯作家哈利利的作品，馬克思引自經弗·留克尔特

改写的《賽魯支人阿卜宰德的变化，或哈利利的詩篇》，施图加特和杜平根，一八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一三六頁）。——236 頁。

139 “……来談談出版自由的辯护人……”——馬克思在这里和这以下（指正文）所說的出版自由的辯护人，是指第六屆萊茵省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反对派的代表。——237 頁。

140 “就熟习国家的需要……”——修西提第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252 頁。

141 “希达尔奈斯，你向我們提出的劝告……”——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七卷。——252 頁。

142 《評普魯士最近的书报檢查令》——參見本册注釋第一二一条。——253 頁。

143 “風格就是人”——見布封入法兰西学院（一七五三年）时发表的講話。——254 頁。

144 “歌德說過，只有叫化子才是謙遜的……”——引自歌德的詩《總結》。——254 頁。

145 “……席勒所說的那種天才的謙遜……”——引自席勒的論文《論素朴的詩和感傷的詩》（參看《席勒文集》，第六卷，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一九五〇年版，第四二三頁）。——255 頁。

146 “……根据特里斯坦姆·桑德所下的定义……”——參看本书第二册注釋第一一二条。——255 頁。

147 “……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引自伏尔泰的喜劇《流浪子》的序言。——256 頁。

148 《給格勒伯兄弟的信》——正如馬克思一样，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对文学和艺术也有着濃厚的兴趣，而且他自己在文学創作上還試驗过自己的力量。他对詩歌写作的志趣和他父亲要他做商业工作的願望

之間的斗爭，構成了恩格斯生活中第一次嚴重沖突的內容。

流傳下來的恩格斯的文學試作——詩歌和散文的試作，都用原來的文字刊印在《馬恩文庫》第二卷，柏林，一九三〇年版，第五至一八頁，第八三至八七頁，第九〇頁，第一〇九至一一〇頁，第一二六至一二七頁，第一三二至一五四頁，第四六四至四七七頁。這些文學試作的俄譯文有一部分刊印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卷，第四四三至四七〇頁；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早期著作集》，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八年版，第四六六至四九六頁。

恩格斯一八三七年奉父母之命離開了中學，一八三八年八月進不來梅一家貿易公司當學徒，在這以後他繼續醉心於文學。恩格斯在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一年對文學的興趣和傾向，鮮明地反映在他寫給住在家乡的妹妹瑪麗亞和他的同學弗里德里希·格勒伯和威廉·格勒伯兄弟的信中（《馬恩文庫》，第二卷，第四八五至六二七頁；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早期著作集》，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六一至三四三頁。這裡刊印的恩格斯的詩歌試作是他寄給格勒伯兄弟的）。

從恩格斯同格勒伯兄弟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我們所知道的他青年時期的這一部分作品並不是他在這些年代中所寫的全部作品。恩格斯在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〇年同格勒伯兄弟和其他幾個童年朋友一起，參加編輯一個手抄文學雜誌的工作，他為這個雜誌孜孜不倦地寫過評論、散文和詩歌。我們從一八三八年九月十八日他給格勒伯兄弟的信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話：“古伊爾穆斯（威·格勒伯）手頭還有我整整一個筆記本的詩作”（《早期著作集》，第二六七頁）。一八三九年十二月，恩格斯還把他的一些新作品的篇名告訴了弗·格勒伯，不過他對這些作品並不重視。“我努力寫作：……我寫了許多首詩，不過這些詩還需要

仔細加工，現在我在寫各種各樣的散文來鍛煉我的風格。前天我寫了《不來梅的愛情故事》，昨天我寫了《巴門的猶太人》，明天我想寫《巴門的最新文學》和《學徒》兩篇文章（指貿易公司的學徒）或者這一類的什麼東西。如果情緒好的話，在兩個星期內我就可以從從容容地寫出五張印刷頁的作品，然後把它加以潤色，為了多樣化的緣故，還要插入一些詩作，最後用《不來梅之夜》這一標題發表出來。我的將來的出版人昨天來看我，我給他讀了《復活的奧德賽》，這篇東西使他高興極了；他打算接受我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可是他昨天又無論如何要從我手裡得到一小本詩集。然而很可惜，這些詩不夠出一本集子，而且還有書報檢查一關啊！”（同上書，第三三二頁）。不過，文學上積極活動的時期在一些新的更強烈的興趣影響下很快就過去了；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一年，恩格斯只是偶爾從事藝術創作。

關於青年恩格斯的詩歌作品和文學觀點，可參看弗·彼·希里爾的《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恩格斯》，國家文學出版社，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三三年版，第一一—三八頁；格·弗力得朗德爾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文學問題》（《文學批評》雜誌，一九四〇年，第一一和二二期，第九至一六頁）；阿·索爾魯的《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與著作》，第一卷，建設出版社，柏林，一九五四年版，第一〇四—一二二頁。——261頁。

149 《布杜因人》——參看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早期著作集》，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六六至二六七頁。《布杜因人》這首詩發表在《不來梅會話報》（“Bremisches Conversationsblatt”）一八三八年九月十六日第四〇期上。這是恩格斯在報刊上第一次發表的作品。——261頁。

150 “……給我買幾本民間故事書……”——恩格斯對德國民

間故事书的兴趣在悲喜剧《刀枪不入的西格夫里德》(一八三九年)的断片中以及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八三九年)和《西格夫里德的祖国》(一八四〇年)这两篇文章中都有反映(参看本册第四〇一至四一五頁)。——264頁。

151 “……把书寄給我的老头子”——指恩格斯的父亲。——264頁。

152 恩格斯和“青年德意志”——这一評論即对“青年德意志”的“柏林集团”或“左翼莱茵阵营”(洛别、蒙特、居涅)的非常尖銳的評價，是恩格斯对于“青年德意志”作家們的第一次評論。同年四月，恩格斯告訴威·格勒伯說，他和“青年德意志”是意見一致的。不过，这里并没有什么观点上的断然的轉变，因为对“柏林集团”的作家的否定态度，恩格斯在同“青年德意志”积极合作期間是一直保持不变的，——柏林文学家們的新浪漫主义的空洞辞藻和美学的現代主义絲毫不是使恩格斯对当代文学发生兴趣的因素。恩格斯本是在内地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他的全部精神生活是在僧侶的蒙昧主义和虛伪习气中，在保守和虔信的商人家庭环境中度过的，因此对青年恩格斯來說，“青年德意志”的杰出代表們的作品首先是帮助他摆脱政治和宗教傳統束縛的一种文学。一八三九年四月九日他在給弗·格勒伯的信里說：“我这个可怜人現在該怎么办呢？繼續死啃书本嗎？一点也不願意。作一个保王党分子嗎？吓，去他的吧！……因此，我應該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或者不如說，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已經是青年德意志派了。由于时代的这些思想，我每天晚上都不能入睡；当我站在邮政局里，看到普魯士国徽的时候，自由的精神就来侵襲我；当我每次翻閱不管什么杂志的时候，我注意的就是自由的成就；这些思想渗透了我的詩篇，嘲笑那些头戴高統帽、身穿貂皮袍的蒙昧主义的家伙。但是，那一切关于宇宙的

悲哀、关于世界历史的对象、关于犹太人的灾难等等的华丽詞藻，跟我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些东西早已变得陈腐不堪了”（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集》，第二八一頁）。

恩格斯的兴趣的这种倾向性就說明了为什么他特别喜欢貝尔涅，这个在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当中具有最鮮明的政治热情的批評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青年德意志派”（同上书，第三〇〇頁），这就是他当时在給威·格勒伯的一封信中的署名，他认为貝尔涅的《仇法者明采尔》在文体方面是德国文学的杰出的作品。恩格斯曾向自己的朋友們津津有味地轉述过貝尔涅《巴黎来信》中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这位德国批評家嘲笑了巴伐利亚王路德維希的具有煽动性的普魯士主义。貝尔涅帮助恩格斯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这些青年德意志派当中，恩格斯同情以卡·谷茲科夫为首的“萊茵河右岸”的文学家集团，因为谷茲科夫当时的特点是具有比較激进的精神和对生活的强烈兴趣。在谷茲科夫的汉堡杂志《德国電訊》（“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一八三八至一八四八年）上，恩格斯发表了自己最早的一組特写《烏培河谷来信》（一八三九年三月至四月）。从这个时候起，恩格斯开始經常給《電訊》写文章，一直繼續了二年之久。这个期間恩格斯在《電訊》上发表了几首詩和下列的文章：《德国的民間故事书》（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卡尔·倍克》（一八三九年十二月）、《时代的反动表征》（一八四〇年二月）、《普拉頓》（一八四〇年二月）、《德国〈貴族报〉的安灵弥撒》（一八四〇年四月）、《伊奥叶尔·雅可布》（一八四〇年六月）、《風景》（一八四〇年七月）、《西格夫里德的祖国》（一八四〇年十二月）、《艾恩斯特·莫里茨·阿倫特》（一八四一年一月）、《伊麦尔曼的回忆录》（一八四一年四月）。應該指出，恩格斯的这些文章都經過了谷茲科夫的修改，这是出于檢查机关的要求和谷茲科夫个人的編輯趣味。

恩格斯在《電訊》上寫文章，基本上是在他一生中的不來梅時期。一八四一年春天恩格斯離開了不來梅，同年秋天移居到柏林，他在那里一面服義務兵役，一面到大學听课。關於伊麥爾曼的那篇文章就是恩格斯在“青年德意志”機關報上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一八四一年十二月，他還給谷茲科夫的雜誌寄去了關於謝林第一講的解說（《謝林論黑格爾》），但是他的一篇意大利旅行記《漫遊倫巴迪亞》已經發表在青年黑格爾派的雜誌《雅典娜神殿》上了，從一八四一年下半年起，他的名字就列在雜誌封面上的常期撰稿人名單中。文學批評工作對於恩格斯已經不具有以前那樣的意義了。在移居柏林的期間，他已經接近了馬克思後來在《論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中所發表的觀點：在德國首先應該受到批判的是哲學，因為它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唯一站在現代社會關係水平上的一個領域。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在柏林時期所寫的唯一的一篇論文學批評的長文章——《評亞歷山大·榮克的〈德國現代文學講義〉》（參看本冊第三五四至三七二頁）就是專門評述恩格斯不久以前還極其接近的那種傾向。恩格斯在幾年之內就走完了從施爾馬赫爾式的基督教到徹底的無神論的道路，從對“時代的觀念”的模糊同情到民主主義的道路。他現在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把貝爾涅和黑格爾綜合起來，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精神和對現代社會關係的無所不包的批判結合起來，而黑格爾哲學中就包含着這種批判的萌芽。恩格斯現在批判了“青年德意志”的領袖們（他們當時已經開始右傾了），首先是由於他們缺乏政治品格，不能獻身於民主鬥爭的事業。在對德國幽默作家路·瓦列斯羅德的講演《當代文章的評注和邊注》的一篇評論（一八四二年五月）中，恩格斯寫道：“已歸西天的‘青年德意志’的作者們……辜負了人們寄予他們的希望，並且陷入了由於對內在統一的無益追求而造成的衰弱無力狀態。對於任何完整的東西的創造的

无能，是使他們遭到复灭的一个暗礁，因為他們自己就不是完整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第二三六頁）。这一評論是和后来的对谷茲科夫和洛別的評述有着共同之点的（恩格斯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給倍倍尔的信；參看本书第三册第二二二頁）。

恩格斯这篇評論荣克的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他和“青年德意志”的完全决裂。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把“引导奥斯瓦尔德走上文坛的不值一文的荣誉”算在自己头上的谷茲科夫痛心疾首地給那嚙到苦头的荣克写信道：“所有这些新手都是这个样子。他們之善于思索和写作，应当归功于我們，而他們的第一件工作却是在精神上杀死父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第一七頁。編者序言）。——267頁。

153 《早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五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平根出版的一种文学报。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一年該报曾发表过恩格斯的几篇通信。——269頁。

154 《晚报》（“Abendzeitung”）——一八一七至一八五七年在德累斯頓和萊比錫出版的一个文学报。——269頁。

155 《文学报》（“Literaturblatt”）——《早报》的附刊。——269頁。

156 “……維特爾斯巴赫情歌……”——指愛·杜列尔的歌謠集《維特爾斯巴赫》（一八三一年），这个集子是獻給統治当局的巴伐利亚王朝的。——270頁。

157 “……在休尔施铁特那里……”——指威·休尔施铁特編印的供中学生讀的德国文选。——270頁。

158 《基督新教报》（“Evangelische Kirchenzeitung”）——柏林出版的一种报纸。——272頁。

159 “……他最近……发表的文章……”——卡·谷茲科夫的《过去和现在》(《文学年鉴》“Jahrbuch der Literatur”, 一八三九年)是評論一八三〇至一八三八年的德国文学的。——274 頁。

160 《欧罗巴》, 全名《欧罗巴。有教养的世界的編年史》(“Europa, Chronik der gebildeten Welt”)——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一种杂志。——274 頁。

161 《圣哈諾尔》、《弗劳利德》和《暴风雨》——恩格斯的三首詩。——275 頁。

162 “关于对浮士德……”——大概指刚刚出版的格·列·沃尔夫改編的《浮士德》(一八三九年)。——278 頁。

163 “……关于席勒的《退尔》的批評……”——恩格斯是指路·貝尔涅的文章《論席勒劇作中威廉·退尔的性格》。这篇文章包含着对席勒的主人公的非常尖銳的批判, 貝尔涅认为这个主人公是一个“十足的市儈”, 他性格上所具有的跟小資产者共同的东西就远比跟“大胆的山民”共同的东西要多得多。——279 頁。

164 “在这里談不到丑角演員, 也談不到忠实的艾卡特……”——恩格斯答复威·格勒伯的信, 在这封信里这个爱北菲特的未来的牧师, 为自己朋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所表現的自由思想感到惊奇, 希望他有一个“忠实的艾卡特”, 以便防止他受到“邪恶誘惑”的危險(參看本册注釋第一七二条)。——282 頁。

165 “……它就会以三个月的監禁向谷茲科夫复仇了……”——一八三五年十二月, 在联盟議會禁止“青年德意志”作家們的作品之后, 論述“妇女解放”問題的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迟疑不决的瓦里》的作者谷茲科夫, 受到了三个月的監禁。——283 頁。

166 “如果你讀过这本被評論的书, 你就会立刻确信我們的評論

是正确的。”——參看恩格斯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給威·格勒伯的信(本冊第二七九至二八二頁)。——285頁。

167 “你的侯爵波薩并不是夢幻的子孙！……”——引自卡·倍克的《高里斯城的席勒故居》。——285頁。

168 “他多么奇妙地描繪了犹太人的貧窮狀況和大學生的生活……”——參看倍克的兩首詩：《德國大學生》和《年輕的巴列斯契納》。——286頁。

169 “……如果你能駁倒貝爾涅評論席勒的《退爾》的文章，我就把我翻譯雪萊作品所應得的稿費全部送給你。”——恩格斯所說的雪萊作品的譯文沒有保存下來。必須指出，在八十年代艾列奧諾娜·馬克思為社會主義報紙《新時代》(“*Neue Zeit*”)寫關於雪萊的文章的時候，恩格斯曾把文章中所引證的詩人作品的各個斷片譯成了德文(參看《新時代》，一八八八年，第五四〇頁)。——286頁。

170 “……攻擊我的關於烏培河谷的文章……”——指《烏培河谷來信》(參看本冊第二九七至三一〇頁)。——286頁。

171 《典雅報》(“*Elegante Zeitung*”)——指青年德意志派的報紙《典雅世界報》(“*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恩格斯關於愛·甘斯葬禮的短評並未在該報上刊登出來。——286頁。

172 “……當作從維納斯山來的山精……”——維納斯山這個名稱，在德國南部的民間故事中指的是格爾茲爾伯格山(在艾澤納赫附近)，這座山被認為是戈麗達女神的住地。恩格斯在論阿倫特的文章(參看本冊第三一一頁)中利用了“維納斯山”和勇士艾卡特的形象，艾卡特就是保護這座山的入口處的德國民間傳說中的善良的天使。——286頁。

173 “啊！席勒，席勒，你在高高飛翔中……”——引自卡·倍克

的《漫游詩人》一詩。——287頁。

174 “……大家公认席勒是我国最偉大的自由主义詩人……”——在把席勒和歌德加以对比上面，路德維希·貝尔涅影响了青年恩格斯。席勒剧作中的抽象的革命激情使三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者对他的剧作抱了热烈的态度，同时他們却不原諒歌德对資產階級革命所持的怀疑态度，并且对他創作中缺乏自由主义的“傾向”也不給予原諒（請把青年恩格斯的評論同他后来批判卡·格律恩的著作时对歌德的意見加以比較）（參看本书第二册，第三五五至三九三頁）。——288頁。

175 “他写了一出喜劇，在这出喜劇里他把沃·明采尔及其一伙大大地嘲笑了一陣。”——指克莱齊納赫的独幕喜劇《士瓦本的阿波罗》，詩篇，曼海姆，一八三九年）。——292頁。

176 “索福克勒斯就是造化很高的希腊……”——引自卡·格律恩的《旅行札記》，一八三九年。——293頁。

177 “……安逸的烏培河谷……”——恩格斯的故乡烏培河谷是一个盆地，位于彼此相距不远的两个城——巴門和爱北斐特之間。恩格斯在爱北斐特讀完了中学。——297頁。

178 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把五年制初等学校叫作“教区学校”。——302頁。

179 “弗萊里格拉特的主人……”——指巴門“艾納父子”商号的主人，弗萊里格拉特在一八三七至一八三九年在這裡当店員。——304頁。

180 《文学年鉴》（“Jahrbuch der Literatur”），是汉堡出版的一个杂志。——304頁。

181 《柏林年鉴》（“Berliner Jahrbücher”），指右翼黑格尔派的杂志《科学批評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

tik”)。——304 頁。

182 《青蛙公主》、《白雪花》——前者是弗萊里格拉特在《燕子的故事》這首詩中利用的童話題材，後者是《海邊漫步》這首詩中所利用的童話題材。——304 頁。

183 “《森林中》、《手錘》、……兩篇墓前詩的第一篇……《亡命者》、《叶甫盖尼王子》、《流亡中的詩人》。”——參看《弗萊里格拉特選集》，國家文學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版，第三至八〇頁（《森林中》、《手錘》、《兩個墳墓》、《移民們》、《叶甫盖尼王子、勇敢的騎士》、《流浪詩人》）。——304 頁。

184 “它們是水勢洶湧……的河流”——引自普拉頓的喜劇《浪漫的俄狄浦斯》（第三幕，第四場）。——306 頁。

185 蒙达努斯·艾列米达，是一個深山隱士。恩格斯用這個名字來諷刺一八三六年用筆名“蒙达努斯”發表過《克列維—馬爾克區、幽里希—貝爾格區與威斯特伐利亞省的過去》一書的德國作家維琴察·朱卡尔馬里俄。——308 頁。

186 “……新唐盖塞尔……”——指海涅一八三七年的詩作《唐盖塞尔》（根據中世紀唐盖塞尔故事作的諷刺性的改寫）和詩人的病（剛剛開始癱瘓）。——311 頁。

187 《回憶錄》——艾·莫·阿倫特的這部作品是一八四〇年在萊比錫出版的。——312 頁。

188 “……阿倫特……避免了一八一三年他那些同伴的文體的古怪的特點……”——指同拿破侖戰爭期間以及戰後年代在德國出現的大量愛國主義文學作品所特有的那種華麗的文體和虛偽的作態。對阿倫特文體的批判包含着對柏林“青年德意志”派（洛別，居涅）的文體的批判，恩格斯在談到當代一些作者的“女人氣”的時候，指的就是“青年

德意志”派。——312 頁。

189 “最后一排府第”——引自歌德的叙事詩《上帝和舞女》。——313 頁。

190 西班牙“一八一二年的宪法”通过国会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并且消除了封建主义的若干残余。一八一四年由于反动派的胜利，宪法就被廢除了。——315 頁。

191 “《哈雷年鉴》杂志……”——这指的是阿·卢格的一篇文章《弗里德里希·封·弗洛梭庫尔和政治实践的范疇》（《哈雷年鉴》，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第二八一期和第二八二期）。——318 頁。

192 “他用熙德的話对德国人讲道……”——参看《熙德之歌》（“Poema dal Cid”），拉蒙·曼尼底斯·皮达注解，馬德里，一九〇〇年版，第一〇一頁，第三三二八行（这首詩貝爾涅曾在《仇法者明采尔》中引证过）。——319 頁。

193 “……偉大詩人……”——这是恩格斯对布·格·苏馬赫尔的諷刺的称呼，苏馬赫尔是《歌頌戴着胜利花冠的你》一詩的作者，这首詩給普魯士的国歌打下了基础。——322 頁。

194 “这是一支什么都不歌唱的歌”——参見阿·让罗瓦的《波契伯爵威廉第九之詩》，巴黎，一九〇五年版，第二八頁。——325 頁。

195, 196 “……現在一切報紙上所发动的对法兰西人的……毫无原則的迫害行为……”——一八四〇年，由于在东方問題上的冲突，法国与普魯士之間的关系緊張起来了。法国积极支持埃及总督穆罕默德一阿里同土耳其帝国的斗争。一八四〇年穆罕默德一阿里打败了土耳其军队，加强了法国在近东的地位，这就給英国的商业和殖民的利益造成了威胁。英国政府就利用普魯士容克地主階級对法国的旧恨建立了

四强联盟，即英国、普魯士、奥地利和俄国的联盟。根据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五日的倫敦會議（“七月条約”），四强同意了用武力保护土耳其帝国領土上的完整，不受埃及总督的侵犯。随着普魯士参加解决埃及問題，反动的“仇法者”就在报刊上掀起了反法运动。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們的活动所遵循的并不是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327頁。

197 “……‘他們不会夺取它’……”——这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国广泛流行的尼·別凱尔的詩作《德国的萊茵河》的第一行。这首詩反对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328頁。

198 “……一八一五年的条約……”——指維也納會議（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各项決議，这些決議确立了貴族君主反动派在欧洲的統治，并且促成了德国的分裂。——329頁。

199 五头政治——指五强联盟，即俄国、英国、法国、普魯士和奥地利的联盟。这个联盟是一八一八年在阿亨的神圣同盟會議上組成的，目的是反对革命运动，它一直存在到一八二二年。——330頁。

200 “伊麦尔曼逝世的消息……”——伊麦尔曼一八四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杜塞多夫逝世。恩格斯曾献給他一首詩《紀念伊麦尔曼》，（《馬恩文庫》，第二卷，第一二六至一二七頁）。——331頁。

201 《萊茵年鉴》——費·弗萊里格拉特和卡·茲姆洛克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一年在科倫出版的杂志。——331頁。

202 “……他坚决反对……，缺乏自信、一味逢迎和低下四……”——見伊麦尔曼的《回忆录》，第一卷，汉堡，一八四〇年版，第二七頁。——334頁。

203 “……确证了偉大帝王的‘Après moi le déluge’这句名言对于伊麦尔曼的国家也是正确的……”——参看弗里德里希第二一七八年十月十八日給普魯士王子亨利的信，信里是把这句名言作为

諺語來使用的（《弗里德里希大帝著作集》，第二六卷，柏林，一八五二年版）。——334 頁。

204 “一八〇六年以前的普魯士代表了这个国家的ancien régime,但是一八〇六年以后的同一个普魯士……則是完全复兴了的具有新秩序的国家。”——一八〇六年，普魯士軍隊在耶那和奧爾什塔特被拿破侖的大軍击潰。由于实际上丧失了民族独立和引起人民的不滿，弗里德里希·威廉第二的普魯士政府就不得不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否則，准备对拿破侖的反击就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情。以后的年代里所实现的农奴制度的廢除、行政权力的集中和軍隊的改革，都成了一八〇六年以后所謂“普魯士复兴”这一神話的借口了。——335 頁。

205 “……二十年的缺位期間……”——指的是从弗里德里希第二逝世那一年（一七八六年）到耶那一役的战敗（一八〇六年）。——335 頁。

206 “我只想提一下他献給查理第十的一首頌詩……”參見《奧·普拉頓一卷集》，斯图加特和杜平根，一八三九年版，第一一五頁，頌歌第二十二首。——344 頁。

207 “……还有不少歌頌波兰解放斗争的歌曲……”參見奧·普拉頓的《未印行的遺著里的詩》，斯特拉斯堡，一八三九年。——344 頁。

208 “也許五国联盟在这里找到的就不会是一个用來說明自己活动的形容語了。”——指一八三九年出版的一本匿名的政治小册子《欧洲五强》。作者为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辯护，证明它并未具有侵略性的目的，而且劝告德意志各小公国执行同俄国而不同普魯士或奥地利接近的方針。——345 頁。

209 “我是一个野蛮的、放肆的苏丹”（《苏丹》）。引自卡尔·倍克的組詩《軍歌》。——346 頁。

210 “在弗萊里格拉特的詩篇問世之前不久，就出現了倍克的《夜》。”——指弗萊里格拉特的第一部詩集《詩》，一八三八年。——347 頁。

211 “我的泪啊，你白白地……”（《眼泪》）——引自組詩《靜靜的歌》。——350 頁。

212 《科尼斯堡文学报》——（“Königberger Literatur-Blatt”）一种受“青年德意志”影响的报纸，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五年由亚·荣克主編出版。——355 頁。

213 “……关于現代文学的书信……”——亚·荣克的《关于現代文学的书信》，汉堡，一八三七年。——355 頁。

214 “……《普魯士的科尼斯堡……》”——亚·荣克的《普魯士的科尼斯堡和地方虔誠主义的极端》，布劳恩斯堡，一八四〇年。——355 頁。

215 《哈雷年鉴》——参看本书第三册注釋第一一一条。——356 頁。

216 “……洛别在他的文学史上……”——亨·洛别的《德国文学史》，一至四卷，斯图加特，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年版。——357 頁。

217 施特劳斯的以《教理》——指大·弗·施特劳斯的著作《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現代科学的斗争》，两卷本，杜平根和斯图加特，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一年版。——357 頁。

218 “……海涅論述貝尔涅的……”——参看本册注釋第一二条。——364 頁。

219 “……神話和启示的哲学……”——参看本书第二册注釋第一九一条。——368 頁。

220 “……謝林在給庫遜的著作写的序言里是怎样評論黑格尔的……”——維·庫遜的《論法国和德国的哲学。附謝林的序言》，斯图

加特和杜平根，一八三四年版。——368 頁。

221 《謝林和启示》——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早期著作集》，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第三九四至四四五頁。这个小册子是恩格斯一八四二年匿名在萊比錫出版的。——369 頁。

222 《末日的宣告》——指一八四一年在萊比錫匿名出版的布·鲍威尔的小册子《对黑格尔、无神論者和基督反对者的末日的宣告》，其目的是在反对反动派（俄文本，社会經濟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三三年版）。——371 頁。

223 “……爱·迈恩……的一篇文章……”——爱·迈恩对亚·荣克的《德国現代文学讲义》一书的評論发表在《萊茵报》一八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第一四九至一五一期上。——371 頁。

224 “……荣克先生早就該从 *ex officio* 中取得教訓有关系吧？”——影射亚·荣克青年时代想作傳教士的志願。荣克发表了对恩格斯这篇文章的答复（《科尼斯堡文学报》一八四二年六月二十日，第四二期）。——372 頁。

225 “在一部反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才子著作中，我們讀到这样的话……”——引自卡·谷茲科夫的著作《論历史哲学》，汉堡，一八三六年版，第五三頁。——374 頁。

226 “偉大的一周”——恩格斯这里指的是法国的七月革命（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377 頁。

227 “……十七世紀第二西里西亞派的代表人物……”——第二西里西亞派是屬於貴族巴乐歌流派的十七世紀德国作家集团。这些作家的特点是醉心于中世紀和讲究奇特的艺术形式。恩格斯所提到的封·霍夫曼斯瓦里达、洛恩施坦和采格列尔就是这一派的最大的作家。——378 頁。

228 “……弗萊里格拉特……由于恢复亚力山大詩格……完全回到了霍夫曼斯瓦里达。”——影射弗萊里格拉特以《亚力山大詩格的詩》作总标题的一組詩。——379 頁。

229 “風吹走沙土……”——引自弗萊里格拉特的《多特蒙德的秘密法庭》一詩。——379 頁。

230 《貴族報》——全名为《德国貴族報》（“Zeitung für den deutschen Adel”），是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四年在萊比錫出版的一种反动報紙。——381 頁。

231 《柏林政治周报》——參看本册注釋第一三四条。——384 頁。

232 “……傅克就擲給了他們一篇序言……”——恩格斯指的是《貴族報》編輯傅克写的一篇社論《致讀者的发刊詞》（一八四〇年第一期）。——385 頁。

233 “……基尔什在他那拙劣的普魯士歌中……”——約翰·貝恩哈德·基尔什的《我是一个普魯士人》一詩（見詩集《歌与詩》，哈尔貝斯达特，一八三三年版）。——390 頁。

234 “你还是把恶运的侮辱……”——这首詩的作者无从确定。——392 頁。

235 “美术的和浪漫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影射費·弗萊里格拉特和列·休金两人合写的一本著作（《美术的和浪漫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巴門—萊比錫，一八四〇年版）。——396 頁。

236 “幻梦把我带到爱人的住居”——佩脫拉克的十四行詩第二六〇首。——398 頁。

237 “……葛列斯在他的論述这个题目的著作中已經給表明了。”——約·葛列斯的《德国民間故事书》，海德堡，一八〇七年。——

402 頁。

238 “由于这些书的三种新改編本，即馬尔巴赫的散文改編本、吉姆洛克的散文改編本和詩体改編本……”——恩格斯指的是下列作品：《民間故事书》，奥·馬尔巴赫編，萊比錫，一八三八至一八四五年版；《古版德国民間故事书》，卡·吉姆洛克編，柏林，一八三九年版；《詩体德国民間故事詩》，卡·吉姆洛克編，柏林，一八三九年版。——403頁。

239 “詩中永远不朽的东西……”——引自席勒的《希腊之神》一詩。——403頁。

240 “……士瓦本和馬尔巴赫的改写本……”——指《青年人和老年人閱讀的最美丽的故事和傳奇。格·士瓦本重述》，第一至三卷，斯图加特，一八三六至一八三七年版。至于馬尔巴赫的版本前面已經提到了。——404頁。

241 “……而且基克在这里也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暗指路·基克根据同名的民間故事书的題材所写的喜劇《奧克塔維安皇帝》。——409頁。

242 “……当然，这些书都不像貝尔涅的信那样是革命的……”——指貝尔涅的《巴黎来信》。——411頁。

243 萊茵的庆祝会——根据恩格斯青年时代的通信，我們知道，他在年輕时候对于音乐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他在不来梅生活的时期更是如此。在这里他是歌咏协会的一个成員，他还在作曲方面試过自己的力量（作过众贊歌）。在說明恩格斯的音乐鉴赏力方面，很有意思的是他在給他妹妹的一封信里順便流露出的惋惜之情。他說：亨德尔、莫扎特和貝多芬使不来梅人瞧不起巴赫、格留克和海德恩。——416頁。

索引

人名索引

二 画

丁盖尔斯泰特，弗朗茨·封参見第三册。——273, 303, 347。

三 画

大卫，古希伯来王(紀元前十一世紀末至紀元前十世紀前二十五年)。——308。

于尔，弗里德里希(1812—1879)，德国詩人，著有一些儿歌。——306。

四 画

巴德，卡尔，普魯士軍官、軍人作家。——315。

巴克思，艾恩斯特·倍尔福特(1854—1926)，英国社会主义者，一八八一年，他跟海德門一起共同創立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是《正义》和《今日》两个刊物的編輯之一。一八八四年，他一度与海德門破裂，并成为社会主义者联盟的組織者之

一。后来他是不列顛社会主义党的首領之一，改良主义者。——149, 150, 151, 152, 153, 158, 449, 450。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参見第二、三册。——29, 430。

巴德尔，弗兰茨(1765—1841)，德国反动哲学家、神学家、神秘主义者。——371。

巴扎库尔，采扎尔，男爵(1810—1865)，法国軍事作家。——20, 426。

巴美尔斯登，亨利·乔治·特蒙普尔，参見第一、二、三册。——40, 73。

瓦尔哈根，封·爱恩茨·卡尔·奥古斯特，参見第二册。——289, 361。

瓦克思曼，卡尔·阿道尔夫·封(1787—1862)，德国溫和的自由主义派的作家和政論家。——274。

瓦列斯罗德，路德維希·萊因戈

人 名 索 引

- 尔德 (笔名艾米尔·瓦格納) (1810—1889), 德国民主主义政論家和批評家。——120, 465。
- 尤希, 德国記者, 流亡伦敦的德国小資產階級机关报——《赫尔曼》周报(一八五九至一八七〇年)的編輯。——58, 59, 95, 96, 443。
- 尤維納爾, 德采姆·尤利 (1—2世紀), 古羅馬諷刺詩人。——129。
- 邓斯, 司各特·約翰 (約1265—1308), 苏格兰經院哲学家、唯名論的信徒。——184。
- 邓科布, 托馬斯·斯令斯比 (1796—1861), 英国資產階級激进分子, 在四十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132。
- 戈根林敦, 法兰克福的銀行家。——19。
- 戈特夫里德, 布里昂的 (約1060—1100) 下洛林公爵 (一〇八九至一一〇〇年), 新十字軍远征的首領之一。——405, 410。
- 牛頓, 伊薩克, 參見第一册。——391。
- 韦赫, 約翰·弗里德里希, 伦敦霍林格印刷厂的排字工人。——89, 102, 103, 439。
- 日斯凱, 安利·約瑟夫 (1792—

1866), 巴黎警察局长。——96。

文克尔曼, 約翰·約希姆, 參見第二册。——168。

扎麦尔生, 亚历山大, 英国曼彻斯特席勒紀念会的組織者之一。——63。

五 画

- 弗里茨, 即弗里德里希·格勒伯。
- 弗略里,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1824—?), 德国商人, 普魯士警察局在伦敦的間諜。——100。
- 弗朗克尔, 路德維希·奥古斯特 (1810—1894), 奥地利浪漫派詩人。——274。
- 弗莱里格拉特, 費迪南, 參見第一、三册。——33—123, 127, 128, 136, 137, 138, 268, 274, 287, 300, 303, 304, 306, 309, 310, 332, 347, 351, 360, 378, 379, 392, 396, 424,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69, 472, 474, 476。
- 弗莱里格拉特, 沃尔夫岡 (1847—?), 詩人弗莱里格拉特的儿子。——44。
- 弗莱里格拉特, 叶卡捷琳娜 (格特辛) (1845—1904), 弗莱里格拉特的女儿, 女作家。——69。

弗洛棱库尔, **弗朗茨** (**弗里德里希·封** (1803—1886), 德国政論家, 曾作过許多定期刊物的編輯。他在进行社会活动初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后来成为保守分子。——318。

弗里德里希第二, 参見第二册。——127, 336。

布封, **若尔日·路易·列克里尔克** (1707—1788), 法国自然科学家。——460。

布朗, **路易**, 参見第一、二册。——104。

布隆, **卡尔** (1803—?) 被剥夺权利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員, 一八五〇年他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从一八六一年起, 他在汉堡出版《北极星报》。——113。

布吕宁, 男爵夫人, 参見第三册。——47。

布利斯 (約紀元前 5 世紀), **斯巴达人**。——252。

布拉斯, **奥古斯特** (1818—1876), 德国新聞記者, 民主主义者, 一八四八年侨居国外, 后来墮落为俾斯麦的信徒。——115。

布林德, **卡尔**, 参見第二、三册。——36, 60, 65, 66, 67, 68, 71, 72, 75, 76, 77, 79, 87, 89, 92, 93, 102, 103, 104, 105, 108, 109,

110, 113, 433, 438, 439, 440, 441, 442。

布莱特, **約翰** (1811—1889), 英国工厂主、自由貿易主义者的首領、格萊斯頓內閣的貿易大臣。——102, 132。

布格尔斯, **亨利** (1820—1878), 德国共产党人、科伦审判案的當事者, 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44, 55, 99, 431。

比彼尔, **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威廉**, 参見第二册。——43, 44。

比約尔曼, **爱德华** (1804—1883), 德国作家, 接近文学上的“青年德意志派”, 他是奥地利政府的密探。——272, 273, 283。

比斯康普, **艾拉尔特**, 参見第二册。——31, 65, 115, 440。

左尔格, **伏里德里希·阿尔别尔特**, 参見第一、二、三册。——145, 146, 152, 153, 154, 156, 157, 162。

左尔格尔, **卡尔·威廉·費迪南** (1780—1819), 德国浪漫派美学家。——168。

卢格, **阿諾德**, 参見第一、二、三册。——98, 111, 320, 371, 421, 429, 434, 446, 457, 471。

卢普斯, 即**威廉·沃尔夫**。

卡登, **理查·华特** (1801—?), 英国托利党人、国會議員。——

101。

卡利埃尔, 摩里茨, 參見第三册。

304, 453。

皮特曼, 乔治(大熊星), 參見第三册。——14, 305。

皮羽克列尔, 穆斯科·海尔曼(1785—1871), 德国作家。——360, 361。

包林, 約翰(1792—1872), 英国政治活动家, 边沁的信徒, 自由貿易主义者, 从六十年代末起, 他是国会自由派的首領之一。——132。

甘斯, 爱德华, 參見第三册。——286, 468。

古汀堡, 約翰(約1400—1468), 歐式印刷术的首創人。——381。

丘吉尔, 亨利·斯宾塞, 兰多尔夫的爵士(1849—1895), 英国保守党人溫斯顿·丘吉尔的父亲, 所謂“民主托利主义”的思想家, 一八八五年, 任索尔斯柏里內閣印度事务部大臣, 一八八六年任国庫大臣。——151。

汉契克, 德国爱北斐特中学的校长。——302。

叶連娜·杰姆特, 參見第一册。——115。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 參見第二、三册。——30, 118。

六 画

艾布納, 盖尔曼(1805—1855), 弗萊里格拉特的朋友、德国民主派出版家和新聞記者, 后来作了普魯士政府的密探。——39, 43。

艾維希, 約翰·雅可布(1788—1863), 德国教育家, 巴門一市区学校的创办人。——287, 299。

艾霍夫, 卡尔·約翰·路德維希·米海尔(1805—?) 德国爱北斐特中学的教师、語文学家。——302。

艾韦貝克, 奥古斯特·海尔曼, 參見第三册。——15, 16, 24。

艾貝尔特, 卡尔·艾戈·封(1801—1882), 奥地利浪漫派詩人。——274。

艾希浩夫, 威廉, 參見第一册。——91, 95, 96, 442, 443。

列維, 古斯塔夫, 德国社会党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員、拉薩尔主义者。——97, 98。

列奥, 亨利, 參見第一册。——286, 366, 371, 459。

列斯凱, 卡尔·威廉, 达姆施塔特的出版家、民主主义者。——13。

列伐尔德, 艾希浩夫·施梯伯审判案中艾希浩夫的辯护人。——

- 96。
- 列瓦尔德**, **奥古斯特** (1792—1871), 德国作家, 很接近文学上的“青年德意志派”, 他是自由主义杂志《欧罗巴》的创办人和编辑。——247, 305。
- 西蒙**, **路德维希** (1810—1882), **特利尔**的律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成员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18, 100。
- 西哀士**, **艾德纽尔·约瑟夫** (1748—1836), 法国神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234。
- 西倍尔**, **卡尔**, 参见第一册。——61, 63, 64, 86, 109, 140—142, 437。
- 西尔斯菲尔特**, **查理**, 笔名**卡尔·波斯特** (1793—1864), **奥地利**作家, 自由主义者。——369。
- 伊曼德**, **彼得**,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65。
- 伊麦尔曼**, **卡尔** (1796—1840), 德国诗人、小说家。——46, 271, 279, 331—342, 343, 465, 472。
- 伊丽莎白**, 参见第二册。——194。
- 吉尔宾**, 瑞士一家银行伦敦分行的经理。——102。
- 吉姆洛克**, **卡尔** (1802—1876), 德国诗人、**日耳曼语文学家**、德国古代作品的翻译者、民间故事作品的出版者。——402—403, 407, 412, 472, 477。
- 吉尔奥姆-夏克**, **格尔特鲁达**,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154。
- 达尼艾尔斯**, **罗兰** (1819—1855), **科伦**的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科伦共产主义者审判案**的被告之一。——37, 43, 47, 96, 431。
- 达尼艾尔斯**, **阿玛尼雅**, **罗兰德·达尼艾尔斯**的妻子。——44, 55。
- 休金**, **克里斯朵夫·贝尔纳·列文** (1814—1883), 德国作家、新闻记者、接近**谷兹科夫**和**弗莱里格拉特**。——273, 396, 476。
- 休斯曼**, 德国乌培河谷的传教士。——308。
- 休尔施铁特**, 德国不来梅的书商。——270, 466。
- 迈恩**, **爱德华**, 参见第二册。——371, 475。
- 迈耶尔**, **兹格弗利德**, 参见第二册。——123。
- 迈纳斯**, **阿尔弗勒德**, 参见第三

人 名 索 引

册。——20, 61, 63。

托勒密, 参見第二册。——243。

托尔斯泰, 格利戈里·米哈洛維奇 (1808—1871), 俄国喀山的地主, 他因認識安年科夫和赫爾維格而与馬克思于一八四四年在巴黎相識。——29。

伏尔泰, 馬利·法朗莎, 参見第一、二册。——247, 256, 300, 460。

伏格特, 卡尔, 参見第二、三册。——66, 71, 72, 74, 75, 79, 81, 83, 88, 91, 92, 93, 94, 96, 98, 101, 102, 103, 104, 108, 433, 438, 439, 440, 441, 442。

向宾, 亨利·海德 (1857—1928), 英国社会主义者, 《劳工选举人》的出版者, 一八八七年, 他因与保守党人在财务和选举上秘密勾結, 被开除出社会主义者同盟, 后流亡澳大利亚, 并与托馬斯·曼一起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社会主义党的首脑。——150。

仲馬, 亚历山大, 参見第二册。——376。

让·保尔, 参見第二、三册。——289, 297。

考茨基, 卡尔, 参見第一、二、三册。——149, 159, 160, 451。

米赫列特, 卡尔·路德維希 (1801

—1893),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柏林大学的教授。——286。

亚里斯多德, 参見第一、二册。——170, 293。

朱卡尔馬里俄, 維琴察 (笔名蒙达努斯), 德国作家。——308, 470。

七 画

克利盖, 海爾曼, 参見第三册。——88。

克劳侖, 亨利, 参見第三册。——117, 279。

克劳森, 德国爱北斐特中学的教师。——302。

克拉普, 阿尔博, 参見第三册。——265, 397。

克莱因, 尤利烏斯·列奥波特 (1810—1876), 德国剧作家和戏剧批評家。——360。

克莱因, 艾恩斯特·費迪南 (1744—1810), 德国法学家, 著有关于刑法和民法的著作多种。——168。

克魯克, 弗·威, 德国神学候補博士, 烏培河谷的詩人。——309。

克魯斯, 阿道尔夫, 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員, 一八四九年后侨居美国, 在一八五四年以前, 他是馬克思的积极

- 支持者，晚年出任軍艦制造厂的官員。——46。
- 克魯賽**，德国 爱北斐特理科中学的教师。——301。
- 克利赫尔**，保娜·封，从勃列斯拉維来到伦敦，企图取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任，后来被揭露她原是警察局的暗探。——101。
- 克拉麦尔**，約翰·烏尔利希 (1706—1772)，馬堡的法學教授、哲学家沃尔夫的信徒。——170。
- 克拉普加**，基耶尔得，參見第二册。——101, 444。
- 克留克尔**，艾杜阿尔德，伦敦的德国商人、弗萊里格拉特的女儿叶卡捷琳娜的丈夫。——117。
- 克伦威尔**，奧里弗，參見第一、二册。——195。
- 克莱齐納赫**，提奧多尔 (1818—1877) 德国二流浪漫派詩人，后来成为語言学家。——268—269, 292, 347, 469。
-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參見第二、三册。——267。
- 貝塔**，即貝采希。
- 貝尔涅**，路德維希，參見第二、三册。——15, 19, 271, 279, 280, 283, 285, 286, 287, 289, 293, 294, 311, 318, 319, 320, 321, 344, 348, 352, 353, 360, 361, 362, 364, 365, 378, 382, 411, 421, 424, 425, 426, 464, 465, 467, 468, 469, 471, 474, 477。
- 貝尔納**，德·克莱沃，本书第二册譯为伯納尔。——243。
- 貝多芬**，路德維希，參見第二册。——330, 349, 477。
- 貝采希** (貝塔)，亨利 (1813—1876)，德国作家、半小市民类型的新聞記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57, 58, 59, 65, 68, 69, 72, 73,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7, 101, 441, 442。
- 貝基娜**，即貝基娜·阿尔尼姆。
- 貝朗瑞**，彼埃爾·让，參見第二册。——242。
- 貝尔奈斯**，路德維希·拉扎尔·費尔丁納德·車列斯津 (1815—1879)，德国民主主义政論家，一八四四年任巴黎《前进报》編輯，一八四九年赴美。——24。
- 阿达**，阿道尔夫·薩尔 (1803—1856)，法国作曲家，著有一些浪漫主义的芭蕾舞曲和喜劇歌曲。——330。
- 阿伦特**，艾恩斯特·莫里茨，參見第二、三册。——111, 311—330, 470。
- 阿尔尼姆**，貝基娜 (伊丽莎白)

(1785—1859)，德国浪漫派女作家，克列門斯·布梭塔諾的妹妹，是著名的《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一书的作者，在四十年代，曾参加自由派的社会运动。——267, 375。

阿历克西斯，維里巴尔德（笔名格奥尔格·威廉·赫林）（1798—1871），德国作家，著有好多种历史小說。——271。

阿尔登斯坦，卡尔（1770—1840），普鲁士教育大臣（一八一七至一八三八年）。——320。

阿里欧斯托，洛多維科，参見第一、二册。——277。

阿尔温斯列本，卡尔·路德維希·弗里德里希·封（1800—1868），德国反动作家、政論家，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間，他是《德国贵族报》的创办人和編輯之一、是德国封建贵族特权的捍卫者。——325, 384。

伯麦，雅可布，参見第二册。——244, 264。

伯劳茲，赫尔伯特（1895—1923），英国神学家、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150。

伯利克里，参見第二册。——252, 293。

伯恩施坦，爱德华，参見第一、二、三册。——14, 31, 139, 146,

151, 449, 451。

沃尔夫，威廉，参見第三册。——

62, 76, 77, 82, 118, 126, 137。

沃尔夫，費迪南，参見第一册。——43, 422。

沃尔夫岡，即沃尔夫岡·弗莱里格拉特。

沃尔-施特劳斯，燕妮（1783—1861），路·貝尔涅的女友，法兰克福的所罗門·施特劳斯的妻子，貝尔涅去世后，她继承了他的文学遗产。——19。

别里尼，文琴卓，参見第三册。——330, 350。

别凱尔，尼古勞斯（1809—1845），德国詩人。——328。

別凱尔，約翰·菲力普，参見第一、二、三册。——44, 52。

别尔蒙巴赫，阿道尔夫（1822—1875），科伦的公证人。在五十年代初，他同情共产主义，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43, 437。

希尔施，威廉，汉堡商人。普鲁士警察局的暗探。——96。

希罗多德，参見第一、二册。——252, 510。

希达尔奈斯，波斯总督。——252。

希坡克拉忒斯（約紀元前 460—377），古希腊杰出的医生，古代医学的創始人之一。——294。

亨利，即布格尔斯。

亨德尔, 乔治·弗里德里希, 参見第二册。——477。

亨利第八, 参見第二册。——194。

亨斯頓別格, 艾恩斯特·威廉 (1802—1869), 德国神学家、柏林大学教授, 是个非常反动的人物和蒙昧主义者。——272。

安尼克, 弗里德里希, 参見第三册。——38。

安年科夫, 保尔·瓦西里耶維奇, 参見第一、二册。——15。

安德列斯 (外号“拉普兰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員, 流亡伦敦。——87。

李特, 德国爱北斐特女子学校的校长。——306。

李娜, 即謝列尔。

李卜克内西, 威廉, 参見第一、三册。——11, 22, 71, 73, 74, 75, 79, 80, 82, 86, 87, 92, 93, 114, 152, 438, 439, 440, 441, 442, 444。

杜列尔, 爱德华 (1809—1853), 德国詩人、历史学家、小說家、著名的天主教运动活动家。——270, 274, 309, 378, 466。

杜恩克尔, 弗朗茨, 参見第一册。——429。

沙貝利, 卡尔·亨利 (1824—1899), 德国民主派分子, 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后来侨居伦敦。

——102, 104。

沙維尼, 弗里德里希·卡尔·封, 参見第二册。——170。

肖伯納 (1856—1950), 杰出的英国戏剧家、政治活动家, 从八十年代末起, 他是費边社的領袖之一。——150, 158—162, 451。

肖尔列米尔, 卡尔, 参見第二册。——449。

陀尔希, 一八五九年英国曼彻斯特席勒紀念会的組織者之一。——64。

伽利略, 加利廖 (1564—1642), 意大利伟大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力学家。——190。

辛利克斯, 海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 (1794—1861), 德国哲学教授、黑格尔右派分子。——371。

谷茲科夫, 卡尔, 参見第三册。——15, 268, 271, 272, 273, 274, 281, 283, 289, 290, 291, 295, 303, 355, 356, 357,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424, 464, 465, 466, 467, 475。

狄奥多列士, 一八五九年英国曼彻斯特席勒紀念会的参加者。——63。

毕达哥拉斯 (約紀元前 580—500),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182。

利赫諾夫斯基, 費利克斯, 參見第二冊。——126。

八 画

拉辛, 让·巴齐斯特 (1639—1699), 法国古典主义时代著名的戏剧家。——377。

拉施, 古斯塔夫 (1825—1878), 德国政論家、民主主义者。——116, 118。

拉希尔, 即瓦尔哈根, 參見第一冊。——267。

拉希尔, 艾丽莎 (1821—1858), 法国著名悲剧女演员。——376。

拉法格, 保尔, 參見第三冊。——147, 155。

拉馬丁, 阿尔丰, 參見第二冊。——32。

拉賽尔, 約翰, 參見第二、三冊。——40。

拉薩尔, 斐迪南, 參見第一、二、三冊。——22, 23, 34, 37, 87, 88, 111, 113, 427, 428, 434, 441, 444。

拉普兰人, 即安德列斯。

拉德維尔, 弗里德里希, 德国作家, 是喜劇《梯尔·厄命史皮格爾》的作者。——366。

拉法格夫人, 參見劳拉·馬克思。

劳, 約翰 (1671—1729), 英国资产阶级經濟学家、財政学家, 曾任

法国財政部长 (一七一九至一七二〇年), 因大量发行紙币从事投机活动而遭到彻底破产。——195。

劳麦, 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 參見第二、三冊。——459。

劳拉, 馬克思 (1845—1911), 馬克思的女儿, 一八六八年与保尔·拉法格結婚, 她是法国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158。

劳巴赫, 艾恩斯特·貝亚明·所罗門 (1784—1852), 德国剧作家, 曾长期住在俄国, 在十九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 他在德国較为出名。——278, 279, 379。

劳特爾巴赫, 沃尔夫岡·阿达姆 (1618—1678), 德国著名法学家。——170。

法茲, 詹姆士, 參見第三冊。——77, 107, 442, 444。

法赫尔, 尤利烏斯, 參見第三冊。——67, 68, 91。

法里麦拉耶尔, 雅可布·菲力普 (1790—1861), 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旅行家。——11。

采恩, 赫利斯齐昂,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凱撒斯劳滕的記者, 一八四九年普达尔茨革命軍的大尉。——87。

采格列尔·翁特·克里普霍森, 亨利希·安賽蒙·封 (1663—

1696), 德国作家, 典雅文学派的代表人物。——378, 475。

采德里茨, 約瑟夫·赫里斯齐安 (1790—1862), 奥地利詩人、反动浪漫主义者、梅特林克的信徒。——274。

苏卢克 (1787—1867), 黑人, 海地共和国总統, 一八四九年称帝, 一八五九年被推翻。——126。

苏格拉底, 参見第二、三册。——337, 338。

罗生克兰茨, 約翰·卡尔·弗里德里希, 参見第一册。——354, 378。

罗特希尔德, 詹姆斯·迈尔, 参見第三册。——386。

金克尔, 約甘娜(娘家姓莫克尔), 参見第三册。——49, 52, 53, 55, 56, 60, 73, 109。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参見第二、三册。——39, 40,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8, 69, 70, 73, 76—77, 78, 84, 85, 87, 100, 109, 433, 435, 436, 437, 441。

波哈尔德, 路易, 在曼彻斯特开业的医生、沃尔夫和恩格斯的朋友。——61, 62。

波恩斯特, 阿达尔伯特, 参見第三册。——25, 26, 29, 31, 430,

431。

林克, 一八五九年, 英国曼彻斯特席勒紀念会的参加者。——63, 64。

雨果, 維克多, 参見第二册。——376。

彼契, 阿尔伯特, 书商, 馬克思的《伏格特先生》一书的出版者。——108。

居涅, 古斯塔夫, 本书第一册譯为格律恩 (1806—1888), 德国“青年德意志派”作家。——267, 272, 273, 274, 289, 347, 348, 357, 360, 362, 363, 365, 377, 463, 470。

朋斯, 約翰 (1858—?), 英国机械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的首脑之一、一八八九年失业工人和碼頭罢工工人运动的领导者, 从一八九二年起, 是国会议員, 一八九三年, 他加入了独立工党, 后来成为机会主义者。——159。

易卜生, 亨利克, 参見第二册。——147。

明采尔, 沃利夫岡, 参見第二册。——271, 272, 273, 292, 318。

弥拉波, 奥諾尔·加布利尔·里克蒂 (1749—1791), 法国十八世紀资产階級革命家、大资产階級的首領之一。——191。

佩脫拉克, 弗蘭切斯科, 參見第二冊。——277, 307, 398, 476。

孟德斯鳩, 查理·路易, 參見第一冊。——222。

九 画

施米特, 康拉德, 參見第一、三冊。——23, 146, 148, 160, 172, 451。

施拉姆, 康拉特(1822--1858), 德國革命者, 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員。——38。

施拉姆, 魯道夫, 參見第三冊。——47。

施梯爾, 魯道夫·艾瓦爾德(1800—1862), 德國新教的神學家、傳教士。——297, 298。

施梯伯, 威廉(1818—1882), 普魯士警察局的頭子、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的組織者。在一八六六及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間, 他是普魯士反間諜機關的頭目。在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四年, 他是監視波蘭王國的普魯士警察局的主要間諜。——91, 95, 96, 442, 443。

施列德爾, 路德維希(1848--1914),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德國礦工領袖之一。——87。

施契里茨, 亨利希(1801--1849), 德國詩人。——267。

施留帖爾, 赫爾曼, 參見第二、三冊。——146。

施特勞斯, 大衛·弗里德里希, 參見第一、二冊。——320, 356, 357, 366, 371, 378, 474。

施特恩堡, 亞歷山大·封, 參見第三冊。——325, 375, 376。

施萊格爾, 奧古斯特·威廉, 參見第一、三冊。——308, 453。

施馬爾霍森, 威廉·羅伯特(? —1862), 律師、馬克思姐姐索菲雅의 丈夫。——112。

施泰因豪斯, 柏林的圖書出版家。——306。

施泰恩達爾, 英國曼徹斯特一家貿易公司的負責人。——137, 138。

施特羅特曼, 阿道夫·亨利, 參見第三冊。——47。

施特留克爾,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時的同學。——262, 287。

施萊爾馬赫爾, 弗里德里希(1768--1834), 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神學家、傳教士。——366。

科克, 保爾·德, 參見第二冊。——303。

科塔, 約翰·弗里德里希, 參見第三冊。——73。

- 科布登, 里查, 參見第一、二册。
——34, 35, 132。
- 科采布,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參見第一、二、三册。——261, 262, 265。
- 科斯特尔, 亨利希(1807—1881), 德国語文学家、教育家、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300, 304。
- 科斯特林, 卡尔·莱茵霍尔德(1819—1894), 青年黑格尔派的神学家、美学家。——332。
- 哈兹, 弗里德里希(1808—1867), 德国古典派語文学家。——302。
- 哈勒尔, 卡尔·路德維希, 參見第一册。——459。
- 哈勒尔, 阿尔勃莱希特·封(1708—1777), 瑞士自然科学家、詩人、政論家, 以具有极端反动的社会政治观点著称。——197, 459。
- 哈赛尔, 德国爱北斐特的出版家。——306。
- 哈菲尔德, 索菲亚·封, 伯爵夫人, 參見第一、三册。——22, 27, 427, 428。
- 查理, 菲立普·提奥多尔(1724—1799), 德国普法尔茨的选帝侯。——299。
- 查理大帝, 參見第二册。——374, 410。
- 查理第一, 參見第二册。——214。
- 查理第十, 參見第二册。——344。
- 洛别, 亨利希, 參見第一、三册。——268, 273, 289, 356, 357, 360, 362, 363, 390, 463, 466, 470, 474。
- 洛恩施坦, 达尼艾尔·卡斯巴尔·封(1635—1683), 德国剧作家、詩人、小說家、“第二西里西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著名长篇小說是《阿尔明尼大公爵同他快乐的图斯涅尔达》。——378, 475。
- 保尔, 約翰, 德国海尔斐特(离烏培河谷不远)的新教教师, 著有一些宗教內容的詩。——308, 309。
- 保娜, 即保娜·克列赫尔。
- 荣克, 亚历山大(1799—1884), 德国作家、文学史家、政論家, 接近“青年德意志派”。——354—372, 465, 474, 475。
- 荣克, 格奥尔格(1814—1886), 德国法学家、政論家、青年黑格尔派分子, 《莱茵报》的创办人之一(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八年成为民主主义者, 后来又成为自由派民族主义者。——13, 38。
- 柯尔布, 古斯塔夫·艾杜阿尔德(1798—1865), 德国奥格斯堡

人 名 索 引

- 《总汇报》的編輯。——73, 74, 79, 441, 442。
- 柯休特, 勞奧什, 參見第二冊。——40, 101, 435。
- 修巴尔特, 卡尔·艾恩斯特(1796—1861), 德國保守政論家、赫爾什堡中學的教師。——382。
- 修西提第斯, 參見第一、二冊。——460。
- 胡斯, 揚(1369—1415), 捷克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巴黎大學的教授、捷克民族解放運動的鼓舞者, 被誣為異端, 且被燒死。他是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291。
- 宣那, 赫里斯托伏爾·奧托, 男爵, 參見第二冊。——54。
- 拜伦, 喬治·諾埃爾·戈登, 參見第二冊。——281, 356, 396。
- 柏拉圖, 參見第一、二、三冊。——129。
- 歐里庇得斯, 參見第一、二冊。——453。

十 画

- 格林, 威廉, 參見第二冊。——390, 412。
- 格林, 雅可布, 參見第一、二冊。——390, 412。
- 格蘭特, 詹姆斯(1802—1879),

- 英國記者和出版家。——67。
- 格特辛, 即叶卡捷琳娜·弗萊里格拉特。
- 格律恩, 卡尔, 參見第二、三冊。——271, 292, 347, 360, 431, 453, 469。
- 格律恩, 阿納斯塔齊(1806—1876), 德國-奧地利的抒情詩人。——273。
- 格留克, 克里斯托佛爾·維利巴爾德, 參見第二冊。——477。
- 格勒伯, 威廉(1824—1895), 恩格斯同年的朋友、巴門一個牧師的兒子。——261—296, 461, 467, 468。
- 格勒伯, 弗里德里希(1822—1895), 恩格斯童年的朋友、威廉·格勒伯的哥哥。——261—296, 461, 463。
- 格羅爾曼, 卡尔·路德維希·封(1775—1829), 德國法學家, 黑森教授, 從一八二一年起, 任達姆施塔特的內務及司法大臣。——170。
- 格里巴采爾, 弗朗茨(1791—1872), 奧地利浪漫派戲劇家。——274, 296。
- 馬克思, 燕妮, 參見第一、三冊。——44。
- 馬克思, 燕妮(娘家姓封·威斯特華倫)(1814—1881), 馬克思的

- 妻子。——14, 36, 70, 86, 103, 105, 111, 135, 166, 167, 171, 453, 454。
- 馬克思, 亨利希(1782—1838), 馬克思的父亲。——165—172, 454。
- 馬克思, 艾列奧諾娜, 參見第一、二冊。——145, 151, 157, 449。
- 馬爾巴赫, 奧斯瓦德·霍特加爾德(1810—1890), 德國詩人, 德國民間故事作品的出版者。——402, 404, 407, 408, 412, 477。
- 馬爾庫斯, 博士, 一八五九年英國曼徹斯特席勒紀念會的參加者。——63。
- 馬里艾特, 弗列德里克(1792—1848), 英國小說家, 著有一些描寫水兵生活的驚險小說。——303。
- 馬爾格拉符, 格爾曼(1809—1864), 德國作家、政論家。——289。
- 馬基雅弗里, 尼考萊, 參見第二冊。——222。
- 海伊, 約翰·威廉(1789—1854), 德國牧師, 作有一些寓言和兒童詩。——306。
- 海涅, 亨利希, 參見第一、二、三冊。——3—23, 73, 120, 128, 267, 271, 283, 289, 303, 311, 338, 347, 348, 350, 362, 364, 365, 375, 382,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55。
- 海德, 艾恩斯特·封·德爾即卡爾·格律恩。
- 海因岑, 卡爾, 參見第一、三冊。——17, 432。
- 海德門, 亨利·邁爾斯(1842—1921), 英國律師、政論家、社會民主主義者同盟的創始人和首領之一, 後來成為社會沙文主義者。——149, 150, 152, 155, 158, 159, 449, 450, 451。
- 海德恩, 約瑟夫(1732—1809), 奧地利作曲家。——477。
- 海爾巴特, 約翰·弗里德里希(1776—1841), 德國反動唯心主義哲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家。——370。
- 海涅克茨, 約翰·哥特利勃(1681—1741), 德國法學家、著名的羅馬法典史學家。——167, 454。
- 倍比, 羅斯, 英國劇作家。——147。
- 倍克, 卡爾, 參見第三冊。——120, 268, 273, 280—281, 283, 285, 287, 288, 289, 346—352, 378, 468, 474。
- 倍恩, 弗蘭西斯, 參見第二冊。

人 名 索 引

——170。

倍倍尔, **奥古斯特**, 参见第一、二、三册。——153, 160, 161。

埃維林, **艾杜阿尔德**, 参见第一、二册。——145—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8, 449, 450, 451。

埃切加雷, **何塞** (1832—1916), **西班牙** 剧作家。——147。

埃斯庫罗斯, 参见第一、二册。——276, 277。

特利尔, **格尔逊**, **丹麦** 社会民主主义者、**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译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是国际主义者。——157。

特里波尼, **約奧希姆**, 来自**热那亚**的旅行家。——399。

特罗蒙里茨, **阿·** (笔名**奥古斯特·維茨列宾**) (1773—1839), **德国** 资产阶级小说家, 著有一些历史题材的长篇和短篇小说。——274, 303。

涅布尔格, **朗格維舍** 的书商。——287。

涅安德尔, **奥古斯特** (1789—1850), **德国** 新教神学家、基督教教堂史的研究家、反动分子。——284。

涅斯特罗伊, **約翰·涅波穆克**, 参见第二册。——303。

烏兰, **路德維希·封**, 参见第二册。——267, 274, 304, 459。

烏尔芬, **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 **德国** **巴門** 的诗人。——307。

烏尔姆, **古斯塔夫** (1819—1888), **恩格斯** 的同学, 后来成为語文学。——283。

桑, **乔治**, 参见第二册。——397。

桑得尔, **伊曼努尔·弗里德里希** (1797—1859), **維希林豪森** 的传教士、神秘主义者、唯理論反对者。——298, 308。

庫遜, **維克多**, 参见第一册。——368, 474。

庫格曼, **路德維希**, 参见第二、三册。——112, 119。

哥白尼, **尼古拉**。——243。

哥特歇德, **約翰·克里斯朵夫**, 参见第二册。——54, 247, 379。

夏米索, **阿达尔别尔特**, 参见第三册。——172, 343, 455, 456。

夏克夫人, 即**格尔特魯达·吉尔奥姆-夏克**。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1796—1860), **恩格斯** 的父亲。——124, 448。

恩格斯, **艾利沙·弗朗茨斯加**, 参见第二册。——142。

威廉姆斯, **伦敦** 的书商。——114, 444。

威斯特华伦, **費迪南·封** (1799—

1876), 馬克思妻子的兄长, 一八五〇至一八五八年, 反动普魯士内政部部長。——77, 442。

拿破侖第一, 參見第一、三冊。
——303, 314, 315, 317, 338, 339, 377, 473。

拿破侖第三, 參見第一、二、三冊。
——34, 40, 126。

席勒, 約翰·弗里德里希, 參見第一、二、三冊。——57, 58, 59, 61, 62, 64, 65, 70, 85, 92, 97, 108, 109, 110, 175, 186, 254, 261, 265, 267, 278, 279, 280, 281, 283, 285, 286, 288, 297, 349, 403, 423, 429, 437, 441, 459, 460, 467, 468, 469。

班迪亞, 雅諾什(約翰)(1817—1868), 匈牙利新聞記者,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間, 是匈牙利革命軍的上校, 后来墮落成警察局的偵探。——100, 101。

倫勃朗, 哈尔曼斯·凡·列因, (1606—1669)。——237。

納烏特, 史蒂芬·阿道尔夫, 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員, 《新萊茵報》的出版者。——33。

陶尼則蒂, 加埃坦諾(1797—1848), 意大利歌劇作曲家。
——330。

留克尔特, 弗里德里希(1788—

1866), 德國詩人、東方詩歌的翻譯家。——267, 271, 274, 306, 459。

索福克勒斯, 參見第一、二冊。
——293。

十 一 画

莫森, 尤里烏斯(1803—1867), 德國浪漫派作家。——173, 174, 175, 268, 306, 360。

莫扎特, 沃尔夫康·亞馬德, 參見第一、二、三冊。——330, 477。

莫尔菲, 德國不大著名的作家, 《西里西亞詩歌丛刊》(一八三三年)上收有他的作品。——274。

莫列尔, 即海尔曼·莫伊勒。

莫伊勒, 海尔曼, 參見第三冊。
——16, 422。

莫里斯, 威廉(1834—1896), 英國空想社会主义者、詩人、艺术家。一八八三年, 他加入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 一八八四年, 他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的組織者之一, 《公共福利》杂志的編輯。——149—157, 450。

基克, 路德維希, 參見第一冊。
——267, 271, 404, 412, 527。

基尔什, 貝恩哈德(1794—1855), 德國二流作家。——390, 476。

基里奥姆第七, 參見第二冊。——

325.

基奥姆·德·普阿特耶，見基里奥姆第七，參見第二冊。

康普，阿尔勃列希特，德国达姆斯塔特一家銀行紐約分行的代理人，魏德迈尔的朋友。——97。

康德，伊曼努尔，參見第一、二、三冊。——169, 243, 337, 347, 385。

康姆普，尤里（1792—1867），德国汉堡的出版家，曾出版过海涅和其他左派作家的作品。——134, 137。

梅林，弗朗茨，參見第一、三冊。——422, 430, 433, 441, 442, 443, 453, 454, 455。

梅特儂，弗朗苏斯·德·奥比尼耶（1635—1719），侯爵夫人，后来成为路易十四的妻子。——375, 378。

梅因道尔夫，男爵夫人，冒险主义者，艾姆德·哈菲尔德伯爵的情妇。——23。

雪莱，玛丽（1798—1851），英国浪漫派女作家、政論家威廉·戈特文的女儿、詩人雪萊的第二个妻子。——397, 468。

雪萊，彼尔西·比希，參見第二冊。——286, 388, 396。

朗格維舍，威廉，和伊泽尔隆巴門的书商，对外化名叫“某人”。

——287, 306。

朗捷洛蒂，西孔德（1570—1643），意大利天主教修道院院长、历史学家。——170。

第欧根尼，拉尔修，參見第二冊。——192, 293, 294。

第斯泰維克，阿道尔夫（1790—1866），德国教育家、瑞士教育家、彼斯塔洛齐的信徒。——301。

荷馬，參見第一、二、三冊。——129, 276。

梭伦，（約紀元前 638—558），著名的雅典立法家，曾在人民群众的壓力下制定了許多反对世襲貴族的法律。——246。

梯也尔，路易·阿道尔夫，參見第一、二、三冊。——34。

隆凯尔，馬丁，《爱北斐特日报》的編輯。——305。

莎士比亚，威廉，參見第一、二、三冊。——121, 279, 281, 293, 338, 395, 444, 456, 459。

許布涅尔，卡尔（1814—1879），德国现实主义画家、民主分子。——418。

盖拉希米（？—475），巴勒斯坦的修道院长，传说《奴隶安德洛尼克斯的故事》系出自他的手笔。——405。

略特舍尔，亨利希·提奥多尔，

(1803—1871),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派批评家。——378。

十二画

斯克里布, 奥古斯登·欧仁(1791—1861), 法国著名的戏剧家。——330。

斯特芬斯, 亨利克, 参见第一册。——318。

斯宾诺莎, 别涅狄克特, 参见第一、二册。——253。

斯凯契里, 约翰, 英国社会主义者、宪章运动和工联主义的活动家、《正义》周刊的撰稿人。著有多种关于工会运动的著作。——150。

斯培尔泰阿斯(约纪元前5世纪), 斯巴达人。——252。

莱夫, 威廉·约瑟夫(约1824—?),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当事人。——86, 87, 101。

莱辛, 卡尔·弗里德里希(1808—1880), 德国画家、历史题材的画家、风景画家。——419。

莱辛, 戈特霍尔德·艾弗莱姆, 参见第一、二册。——168, 247, 267, 280, 289。

莱马卢斯, 格尔曼·沙姆尔(1694—1768), 德国科学家、哲学

家、自然神论者、《论动物的艺术本能》一书的作者。——170。

莱茵哈特, 理查, 参见第三册。——20, 422, 426。

普卢茨, 罗伯特·爱德华, 参见第二、三册。——432。

普拉顿(封·普拉顿 哈列尔·繆德), 奥古斯特(1796—1835), 德国诗人, 在其创作初期受浪漫主义影响, 后来成为伪古典派诗人。——271, 306, 343—345, 389, 470, 473。

普特南姆, 乔治·巴尔麦(1814—1872), 纽约的书商和出版商, 曾出版《普特南姆氏杂志》。——20。

普菲采尔, 古斯塔夫(1807—1890), 德国抒情诗人、上瓦本派的批评家。——347。

凯平, 卡尔·弗里德里希, 参见第三册。——320, 455。

凯撒, 即尤利·凯撒, 参见第一、二、三册。——180, 276。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 参见第一、二、三册。——169, 243, 337, 338。

费格勒, 奥古斯特, 伦敦霍林格印刷厂的排字工人, 他是马克思反告伏洛特一案中的证人。——102。

人 名 索 引

費爾巴哈，路德維希，參見第一、二、三冊。——170, 356, 366, 370, 371, 445。

費茲杰拉德，約翰·戴維斯，爵士(1816—1889)，愛爾蘭自由主義者、英國國會議員。——150。

琼尼，即让·隆格。

琼斯，愛恩斯特·查尔斯(1819—1869)，宪章主义者左翼的領袖、革命詩人。他曾創辦过《人民紀事报》和《人民报》，这两张报纸都受到馬克思很大的影响。他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02, 103。

琼恩斯，詹姆士，英國教師、新聞記者、亨利·喬治的信徒，在社會民主主義者同盟里他是海德門的战友，《今日》編輯部的撰稿人。——158。

塔西佗，科尔涅尼，參見第二冊。——168, 455。

塔里奧尼，瑪麗(1804—1884)，意大利著名舞蹈家、芭蕾舞古典派的代表人物。——267。

傅克，弗里德里希·德·拉·莫特(1777—1843)，德國浪漫派詩人、《溫迪娜》的作者。——287, 324, 384, 385, 476。

敦克尔，警官。——96。

賀拉西，克溫特·弗拉克，參見第

二、三冊。——21, 129, 285, 307, 427, 442。

道錫尔，列昂加尔德(1840—1914)，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印刷廠主，在制裁法時期，他曾參與出版《社會民主黨人報》的工作。——146。

黑格尔，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參見第一、二、三冊。——3, 169, 170, 171, 293, 316, 318, 319, 320, 321, 337, 338, 342, 347,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6, 368, 369, 373, 377, 378, 382, 385, 386, 422, 423, 453, 465, 475。

捷列林格，即穆列尔·捷列林格。

登賓斯基，亨利希(1791—1864)，波蘭將軍，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波蘭革命和一九四八年匈牙利起義的參加者。——35。

十 三 画

奧西，比利時貴族，作糧食投机生意。——25, 26。

奧尔森，菲里奇(1819—1858)，意大利的革命恐怖分子，一八五七年曾暗杀过拿破侖第三。——47。

奧維德，普布利·哈桑，參見第二冊。——168, 455。

奧爾格斯，赫爾曼 (1821—1874)，德國政論家、《奧格斯堡總匯報》軍事版的編輯。——65。

奧古斯特，屋大維 (紀元前 63 至紀元 14 年)，羅馬皇帝 (紀元前二七至紀元一四年)。——21。

奧康瑙爾，非格斯，本書第二冊譯為費爾居斯·奧康諾爾。——132。

奧爾斯瓦德，魯道夫 (1795—1866)，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者、“新紀元”內閣的不管部大臣 (一八五八至一八六二年)。——96, 126。

奧烏厄巴哈，貝爾多德，參見第二、三冊。——433。

奧斯瓦爾德，恩格斯青年時期用的一个筆名。

路易，菲力普，奧爾良的，參見第二、三冊。——18, 25, 26, 426，

路登，亨利希 (1780—1847)，德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耶那的大學教授。——168。

路德，馬爾丁，參見第一、二冊。——243。

路易十四，參見第一、二、三冊。——195, 374, 377。

溫克勒，卡爾·哥特弗利德·提

奧多爾 (筆名提奧多爾·霍爾) (1775—1856)，德國反動作家、劇作家、曾出版《晚報》和其他一些文集。——192。

溫巴爾格，魯道夫，參見第一冊。——272, 283, 289, 347, 357, 362, 364。

溫材格·茵根海姆，約翰·涅波蒙特 (1790—1860)，德國法學家、《羅馬法體系》文集的作者。——170。

楊，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 (1778—1852)，德國體育組織的創始人，这个組織的目的則是在于訓練德國青年與拿破侖第一作斗争。他还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参加者。后来是法兰克福国民會議的成員。在国民會議里他站在最反動的立場上。——313, 316。

蒂保，安東·弗里德里希·尤斯姆斯 (1772—1840)，德國法學家、“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167, 455。

雷瑙，尼古拉 (筆名尼古拉·封·施特列雷瑙) (1802—1850)，奧地利浪漫派詩人。——271, 274, 347, 351, 360。

葛列斯，約翰·約瑟夫 (1776—1848)，德國政論家、历史學家、封建天主教浪漫主義的首領之

人 名 索 引

一。——402, 404, 410, 412, 476。
詹姆斯一世 (1566—1625), 英国
国王 (一六〇三至一六二五
年), ——194。

塞万提斯, 德·薩維得拉, 参見第
一、二册。——281。

十四画

赫斯, 毛塞, 参見第一、二、三册。
——13, 113, 139, 448。

赫尔盖, 阿摩尔 (1818—1916), 匈
牙利將軍, 从一八四九年三月
底起任革命軍总司令。——
35。

赫克尔, 弗里德里希·卡尔, 参見
第二册。——30。

赫克瑟, 馬尔丁, 英国曼彻斯特的
医生, 曾給恩格斯治过病。——
49。

赫列尔, 罗伯特 (1812—1871), 德
国作家、政論家、自由主义者。
——274。

赫尔維格, 格奥尔格, 参見第二、
三册。——13, 24—32, 113,
360, 428, 429, 430, 431, 432,
456。

赫魯斯克, 即海尔曼·克利盖。
赫尔洛斯逊, 卡尔 (1804—1849),
德国作家、自由主义者。——
271。

赫尔斯登堡, 伊舍托尔 (卒于

1876), 伦敦的銀行家、金克尔
的信徒。——48, 97。

赫拉克利特, 参見第二册。——
459。

維尔, 路德維希 (1807—1882), 德
国作家、批評家、接近文学士的
“青年德意志派”。——273。

維布, 西德尼 (1859—1947), 英国
工联主义的历史学家、理論家、
費边社的創始人之一。——
162。

維賽, 赫里斯齐安·格尔曼 (1801
—1866),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 从右边批評黑格尔的所謂
实证論哲学的代表。——281。

維干德, 奥托, 参見第一册。——
172。

維尔特, 格奥尔格·路德維希, 参
見第一、三册。——43, 124—
139, 445, 446, 447, 448, 449。

維多克, 弗朗苏阿·艾仁, 参見第
三册。——96。

維涅迭, 雅可布 (1805—1871), 德
国小资产階級民主派分子、政
論家、法兰克福国民會議溫和
的左派分子, 海涅曾諷刺地称
他为科伯斯第一。——17, 19,
425。

維赫里豪斯, 約哈涅斯 (1819—
1858), 新教神学家、曾跟恩格
斯一起在爱北斐特一所中学里

同过学。——283。

瑪龙，別魯阿，參見第三册。——451。

瑪麗（天主教徒）（1516—1558），英國女皇（一五五三至一五五八年）。——194。

蒙特，泰奧多尔，參見第三册。——267，272，273，274，283，289，303，348，356，357，360，362，363，364，365，366，377，407，463。

蒙达努斯，艾列米达，即維琴察·朱卡爾馬里俄。

福斯，約翰·亨利希（1751—1826），德國詩人，荷馬史詩的翻譯者。——308。

歌德，約翰·沃尔夫康，參見第一、二、三册。——46，128，187，254，263，265，267，268，271，272，278，280，281，283，288，289，290，300，307，308，332，333，344，349，459，460，469，471。

蒲魯东，比埃爾·約瑟夫，參見第一、二、三册。——431。

十五画

德尔，威廉，挂帷幔的工人，华沙獨立民族聯盟的副主席、第一国际总务委員會的成員（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八年）、财务負責

人（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七七年）、一八六五年倫敦會議的代表，后来是改革聯盟的领导人之一。——157。

德林克，卡尔·奥古斯特（？—1844），德國新教的传教士，著有一些宗教內容的詩。——306，309。

德魯克，路易，柏林的出版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后来流亡倫敦。——69，73。

德罗斯特-希尔斯霍夫，安尼特·伊丽莎白，參見第二册。——396，397。

摩勒尔，一八五九年英國曼徹斯特席勒紀念會的參加者。——63。

摩捷列尔，尤利斯，參見第二、三册。——146。

魯丁伯格，阿道尔夫（1808—1869），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自由人”小組的參加者、馬克思大學時代的朋友，曾先馬克思担任《萊茵報》的編輯，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171，172，455。

十六画

霍托，亨利希·古斯塔夫（1802—1873），德國黑格尔派美学家。——378。

霍夫曼, 德国汉堡的出版家, **霍夫曼和康姆普出版社** (一八一八年成立) 的老板。——126。

霍林格, **费德里奥**, 伦敦一家印刷厂厂主, 这个印刷厂曾大量印行德国流亡者的报刊。——89, 105, 438, 439。

霍约尔, 画家, 伦敦的德国侨民。——62。

霍惠特, **威廉** (1792—1879), 和**梅莉** (1799—1888), 是一对夫妇, 英国诗人。——39。

霍瓦尔德, **克里斯朵夫·艾恩斯特** (1778—1845), 德国反动浪漫派的剧作家。——279。

霍亨曹伦, 这里指布兰登堡选帝侯王朝 (一四一五至一七〇一年)、普鲁士皇帝的王朝 (一七〇一至一八一八年) 和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王朝 (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年)。——10, 11。

霍夫曼斯瓦里达, **克里斯齐安·霍夫曼·封** (1613—1679), 德国诗人、所谓“第二西里西亚派”的首脑人物。——379, 475, 476。

穆尔, **撒姆尔**, 参见第二册。——450。

穆捷布魯赫, **赫利斯克·弗里德里希** (1785—1834), 德国法学家。——170。

穆罕默德-阿里 (1769—1849), 一八〇五至一八四五年、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三年和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年埃及的统治者, 他曾发动过反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327, 471。

穆列尔-捷列林格, **艾杜阿尔德·封**, 新闻记者, 《新莱茵报》驻维也纳的记者 (一八四八年), 五十年代, 他侨居伦敦, 曾参加过污蔑马克思的运动。——98, 100, 101。

鲍威尔, **布鲁诺**, 参见第一、二、三册。——172, 356, 455, 475。

鲍威尔, **爱得加**, 参见第二、三册。——455。

鲍埃尔, **艾恩斯特** (1826—1905), 居住在伦敦的奥地利作曲家。——58, 59。

十 七 画

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 参见第二册。——170, 337, 366, 367, 368, 369, 370, 465, 474。

谢弗林, **菲立普**, 德国巴门城区一学校的教师。——300。

谢列尔, **李娜**, 女教师, 马克思一家的朋友。——55。

谢尔策尔, **安德列斯** (1807—1879), 巴伐利亚的裁缝、卫特

林的信徒，伦敦德文《新时代》报的編輯和《人民报》的撰稿人。——97。

薩勒特，弗里德里希·封(1812—1843)，德国詩人、自由主义者、反对宗教迷信。——177, 178, 456。

十 九 画

魏德迈尔，約瑟夫，参見第一、二、三册。——33, 39, 40, 42, 45, 430, 431, 435, 436。

二 十 画

龐培，格涅，参見第二册。——185。

文学艺术作品索引

二 画

- 《七个施瓦比亚人》，参見第三册。
——161, 407, 452。

三 画

- 《亡命者》，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
——304。
《上帝和舞女》，歌德的叙事詩。
——313, 471。
《士瓦本的阿波罗》，克萊齊納赫的詩劇。——469。

四 画

- 《巴黎来信》，貝尔涅的随笔集。
——293, 294, 319, 360, 361, 425, 477。
《巴黎素描》，貝尔涅的随笔集。
——294。
《女人》，海涅的詩。——20, 426。
《瓦里》，全名是《迟疑不决的瓦里》，谷茲科夫的长篇小说。
——411, 467。
《手鐺》（《鍾》），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304, 470。

- 《反基督》，杜列尔的长篇小说。
——378。

- 《木匠帮工》，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304。

- 《无敌舰队》，席勒的詩。——63。

- 《厄倫史皮格尔》，全名是《梯尔·厄倫史皮格尔》，德国民間故事书。——264, 403, 407, 408。

- 《仇法者明采尔》，貝尔涅的杂文。
——289, 293, 294, 311, 348, 471。

五 画

- 《叶蓮納》，德国民間故事书。——264, 409。

- 《叶甫盖尼王子》，全名是《薩沃伊洲的叶甫盖尼王子》，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304。

- 《布杜因人》，恩格斯青年时作的一首詩。——261, 462。

- 《布拉塞德和他的儿子們》，谷茲科夫的小说。——281。

- 《卡連堡的神父》，德国民間故事书。——407。

- 《卡尔德尼奥和赫菲尔》，伊麦尔曼的悲劇。——279。
 《北海》，海涅的詩集。——455。
 《民兵歌》，作者不詳。——31。
 《白雪花》，德國民間故事書。——304, 470。
 《弗劳里德》，恩格斯的詩作。——275, 467。
 《圣哈諾尔》，恩格斯的詩作。——275, 467。
 《匈牙利的崗位》，卡尔·倍克的詩作。——351。

六 画

- 《西格夫里德》，全名是《天下无敌的西格夫里德的故事》，德國民間故事書。——264, 404, 408, 412, 414—415。
 《西維萊的預言》，古希臘晚期的——部預言集。——264。
 《西里西亚职工之歌》，海涅的詩。——5, 6—7。
 《回忆录》，參見第二冊。——312。
 《回忆录》，德國伊麦尔曼的作品。——331—342, 472。
 《吉卜賽王》，卡尔·倍克的詩作。——351。
 《吉斯蒙德》，全名是《吉斯蒙德，或者沉默的牺牲品》，伊麦尔曼的長詩。——340。
 《亞細亞的巴尼薩》，德國采格列

- 尔·翁特·克里普霍森的長篇小說。——378。
 《亚历山大詩格的詩》，弗萊里格拉特的組詩。——379, 476。
 《灯塔》，霍瓦尔德的悲劇。——279。
 《米羅維》（見卡尔·倍克的悲劇《紹尔》）。——352。
 《羊毛市場》，克勞倫的喜劇。——279。
 《仲夏夜之夢》，參見第二冊。——396, 459。
 《华伦斯坦軍營》，席勒悲劇的序幕。——61, 64。
 《年輕的巴列斯契納》，卡尔·倍克的詩作。——468。
 《伊斯德尔和奥尔卡》，勞巴赫的悲劇。——279。
 《多特蒙德的秘密法庭》，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379, 476。

七 画

- 《阿加斯菲尔》，即《終生流浪的人》。
 《阿加斯菲尔》，尤·莫森的詩作。——268。
 《阿加斯菲尔》，克萊齊納赫的詩作。——268。
 《阿达·特罗尔》，參見第三冊。——126。
 《阿尔明尼大公公他快乐的图斯

- 涅尔达，《德国洛恩施坦》的长篇小說。——378。
- 《希腊之神》，席勒的诗作。——297, 403, 477。
- 《希爾瓦達》，德国民間故事书。——408。
- 《希尔德市民們》，德国民間故事书。——403, 407。
- 《麦尔林》，伊麦尔曼的诗剧。——340。
- 《麦柳辛納》，德国民間故事书。——403, 409。
- 《这怎么办》，參見第三册。——424, 432。
- 《李尔王》，莎士比亚的悲剧。——176, 456。
- 《她的日記》，卡尔·倍克的诗集，收在他的诗集《靜靜的歌》的第一部分。——350, 352。
- 《亨利四世》，莎士比亚的历史剧。——121, 444。
- 《佛图納特》，全名是《佛图納特和他的儿子們》，德国民間故事书。——403, 410。
- 《安徒生》，即《寄魏德迈尔》。
- 《我是一个普魯士人》，基尔什的诗作。——476。
- 《两种义务之間的冲突》，西班牙剧作家何塞·埃切加雷的剧本。——147。

八 画

- 《夜》，卡尔·倍克的诗集。——280, 347, 349, 350。
- 《泪》，卡尔·倍克的诗作。——350—351, 474。
- 《往事回忆》，阿伦特的作品。——312, 470。
- 《青蛙公主》，德国民間故事书。——304, 470。
- 《易比卡斯的鶴》，席勒的叙事诗。——63。
- 《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的悲剧。——396。

九 画

- 《信》，弗萊里格拉特的诗作。——432。
- 《信仰的話》，席勒的诗。——186, 459。
- 《复仇》，烏兰的诗作。——459。
- 《軍歌》，卡尔·倍克的組诗。——346。
- 《洛奧拉》，杜列尔的长篇小說。——270, 378。
- 《哈姆雷特》，參見第二、三册。——266, 279。
- 《俗人的福音》，薩勒特的一首诗。——177, 456。
- 《皇帝和教皇》，杜列尔的长篇小說。——270, 378。

《查尔德·哈罗德》，拜伦的长诗。

——281。

《約甘娜·金克尔之死》，弗萊里格拉特的诗作。——47, 437。

十 画

《格諾維法》，德国民间故事书。

——403, 408。

《格利泽里达》，德国民间故事书。

——408, 410, 412。

《格拉倍的一生》，杜列尔的小说。

——270。

《馬賽曲》，参见第二、三册。

——4。

《馬盖洛那》，德国民间故事书。

——409。

《浮士德》，参见第一、二、三册。

——46, 291。

《浮士德博士》，德国民间故事书。——264, 406。

《流浪子》，伏尔泰的喜剧。——460。

《流亡中的诗人》，弗萊里格拉特的诗作。——304, 470。

《旅行札记》，卡尔·格律恩的随笔集。——292。

《旅途景色》，海涅的特写集。——303。

《特里斯坦》，德国民间故事书。——409, 411。

《特里斯坦》，全名是《特里斯坦和

伊卓尔达》，伊麦尔曼的长诗。

——340。

《爱情之歌》，卡尔·倍克的诗作，收在他的诗集《静静的歌》的第一部分。——350。

《爱恩斯特公爵》，德国民间故事书。——406。

《徒工之歌》，維尔特的诗。——124—125。

《唐盖赛尔》，海涅的诗作。——311, 470。

《威廉·退尔》，参见第一册。——279, 286, 467, 468。

《剧作漫谈》，貝尔涅的戏剧批评文集。——279, 294。

《烏拉，日耳曼》，弗萊里格拉特的诗。——121, 445。

《海蒙的儿子们》，即《海蒙的四个儿子》，德国民间故事书。——264, 403, 410。

《浪漫的俄狄浦斯》，普拉頓的喜剧。——306, 389, 470。

《高里斯城的席勒故居》，卡尔·倍克的诗作。——285, 286, 468。

十一 画

《終生流浪的人》，威廉·朗格維舍的悲剧。——306。

《終生流浪的人》，德国民间故事书。——291, 406。

- 《紹尔》，卡尔·倍克的悲剧。——352。
- 《晚安》，卡尔·倍克的诗作。——351。
- 《强盗》，参見第三册。——280，283。
- 《梦境》，卡尔·倍克的诗作。——351。
- 《堂·吉珂德》，参見第一、二册。——281。
- 《我們的舰队》，海涅的诗作。——14，424。
- 《粗野的猎人》，德国民間故事书。——291。
- 《寄魏德迈尔》，弗萊里格拉特的诗。——41—44，435，436。
- 《梭罗蒙和莫洛尔夫》，又名《梭罗蒙和馬尔科尔夫》，德国民間故事书。——403，407。

十 二 画

- 《給在戰場上的沃尔夫岡》，弗萊里格拉特的诗作。——166，444。
- 《給格奥尔格·赫尔維格》，海涅的诗。——8，423，429。
- 《創造》，卡尔·倍克的诗作。——281。
- 《童話》(全名《家庭故事和童話》)，格林兄弟童話集。——390。
- 《钟之歌》，参見第三册。——423。
- 《森林中》，弗萊里格拉特的诗作。——304，470。
- 《彭图斯》，全名是《彭图斯·菲拉布拉斯》，德国民間故事书。——411。
- 《毁灭了的灵魂》，卡尔·倍克的诗作。——349，352。
- 《著名騎士施納普汉斯基的生平和勛业》，維尔特的小品文集。——126。

十 三 画

- 《奥兰尼姆》，馬克思青年时代著的一部悲剧。——168。
- 《奥克塔維安》，全名是《奥克塔維安皇帝》，德国民間故事书。——264，403，409。
- 《新聖經》，卡尔·倍克的诗作。——346。
- 《路德維希之歌》，德国民歌，歌颂八六一年路德維希第三对諾曼人的胜利。——347。
- 《獅子公爵亨利希》，德国民間故事书。——405。
- 《葛兹·封·伯里兴根》，参見第一、二册。——283。

十 四 画

- 《維也納》，弗萊里格拉特的诗作。——433。
- 《維罗那會議》，尤里烏斯·莫森

- 的长篇小说。——174。
 《維特爾斯巴赫》，杜列尔的歌謠集。——466。
 《棄兒》，海涅的詩。——10, 423。
 《歌曲集》，海涅的詩集。——170, 455。
 《漫游詩人》，卡尔·倍克的詩作。——281, 286, 287—288, 349, 350, 469。
 《熙德之歌》，西班牙史詩。——471。
 《瘋人院里的隔离室》，居涅的短篇小说。——377。

十 五 画

- 《德国大学生》，卡尔·倍克的詩作。——468。
 《德意志舰队》，參見第三册。——14, 424, 427。
 《德国的莱茵河》，別凱尔的詩作。——328, 472。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參見第三册。——4—5, 10, 14, 22, 421, 423。
 《誰撒謊誰倒霉》，格里巴采尔的喜劇。——296。
 《暴风雨》，恩格斯的詩作。——275, 467。
 《模仿者》，德国伊麦尔曼的novel。——333, 340。
 《摩尔公爵》，弗萊里格拉特的詩

- 作。——434。
 《蝎子和費里克斯》，馬克思青年时代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168。
 《遲疑不决的瓦里》，谷茲科夫的詩作。——272。

十 六 画

- 《钢铁之歌》，卡尔·倍克的詩作。——346。
 《靜靜的歌》，卡尔·倍克的詩集。——349。

十 七 画

- 《薔薇》，卡尔·倍克的詩作。——351。
 《繆希豪森》，德国伊麦尔曼的novel。——333, 340。

十 八 画

- 《織工歌》，全名是《西里西亞織工之歌》，海涅的詩作。——421, 423。

二 十 一 画

- 《魔术师的徒弟》，歌德的詩作。——459。

文学作品及神話中的人物索引

三 画

大卫, 国王(見卡尔·倍克的悲劇《紹尔》)。——352。

四 画

瓦里(谷茲科夫《迟疑不决的瓦里》一詩中的主人公)。——272。

五 画

甘尼美, 參見第二冊。——289。
丘必德(羅馬神話中的愛神)。——176, 456。
弗洛梭司(見德國民間故事《奧克塔維安皇帝》)。——409。

六 画

亚当, 參見第一、二冊。——234, 247。
亞諾賽克(見卡尔·倍克的詩《匈牙利崗位的》)。——351。
艾卡特(德國民間傳說中的人物)。——282, 286, 311, 468。
朱彼忒, 參見第一、二、三冊。——254。

托比阿奴斯(谷茲科夫《布拉塞德和他的兒子們》小說里的人物)。——281。

西格夫里德, 參見第二冊。——408, 414—415。

七 画

阿波罗, 參見第二冊。——239。
阿伽門农, 參見第二冊。——58。
阿喀琉斯, 參見第一、二冊。——58, 377。
阿加斯菲尔(中世紀民間傳說中的人物和德國民間故事《終生流浪的人》中的人物)。——268, 291, 406。
阿芙罗迪特(古希臘神話中的美与愛之神)。——307。
克萊俄(古希臘神話中司历史的女神)。——307。
克里門特(見德國民間故事《奧克塔維安皇帝》)。——409。
克拉夫吉(見德國民間故事《奧克塔維安皇帝》)。——409。
犹大, 耶穌基督的十二使徒之一, 耶穌就是他出賣的。——178,

198。

李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的人物)。——176。

杜欽妮姬(見塞万提斯的《堂·吉訶德》)。——307。

安德洛尼克斯, 奴隶(見《奴隶安德洛尼克斯的故事》, 据说这本书出自巴勒斯坦修道院长盖拉希米的手笔)。——405。

八 画

宙斯, 参見第二册。——239。

九 画

約瑟(馬利亚的丈夫, 見《新約全书》)。——284。

約翰, 参見第一册。——362。

哈努曼, 参見第一册。——198。

十 画

格諾維法(德国同名民間故事中的女主人公)。——403, 408。

格利泽里达(德国同名民間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408。

浮士德, 参見第二、三册。——268, 278, 291, 406。

倍尔-伊尔(大仲馬同名悲劇的女

主人公)。——377。

桑丘 龐斯, 参見第一、三册。——281。

留易·布拉茲(見雨果浪漫主义悲劇)。——377。

埃披門尼底斯(古希腊克里特島上的祭司, 据传说, 他一觉睡了五十七年, 也是歌德《埃披門尼底斯的觉醒》中的人物)。——182。

十一 画

莫阿布(見卡尔·倍克的悲劇《紹尔》)。——352。

莫尔干娜(古尔特人的神話故事, 九个智慧女人之一, 吉尔特人的保护神)。——415。

紹尔(卡尔·倍克同名悲劇的主人公)。——352。

堂·吉訶德, 参見第一、二、三册。——281。

十二 画

費德娜(萊辛同名悲劇的女主人公)。——377。

萊納尔德(見德国民間故事《海蒙的孩子們》)。——408。

十三 画

雅典娜, 帕拉斯, 参見第二册。——239, 307。

十四画

熙德 (高乃依同名悲劇中的人物)。——377。

熙德 (西班牙民間史詩里的人物)。——319, 471。

維納斯 (跟古希臘神話中的愛與美之神——阿芙洛迪特同樣的一個古羅馬神)。——286, 297。

十五画

摩尔, 公爵 (弗萊里格拉特同名詩里的主人公)。——434。

摩西, 參見第一、二冊。——309, 382。

摩洛赫, 參見第二冊。——352。

潘 (古希臘神話牧場和森林的保護神、畜牧的保護神)。——388。

撒巴拉, 參見第一冊。——198。

魯克列斯, 鮑爾加 (雨果同名悲劇中的人物)。——376。

十六画

鮑爾加, 即鮑爾加·魯克列斯。

名目索引

一 画

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詩歌，參見第二册。——3—142。

一八四八年革命前普魯士的书报检查法令。——180—257。

二 画

人民性，參見第一、二册。——197, 401—415。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德国古典文学，參見第一、二、三册。——57, 66, 85, 128, 263, 265, 267, 271, 272, 278, 280, 281, 286, 288, 289, 290, 297, 333, 338, 349, 350。

三 画

小說，參見第一、二、三册。——270, 291。

小品文，參見第一、二册。——126, 128, 129。

才能，參見第一、三册。——343。

四 画

艺术性，參見第一册。——42。

艺术享受，參見第一册。——406—408。

艺术与宗教，參見第一、二、三册。——177, 178。

艺术中的英雄形象，參見第一、二册。——291, 414, 415。

艺术与文学中的风景。——394—400。

艺术与批評中的坦白，參見第一册。——130。

艺术和文学中的民族因素，參見第一、二册。——42—44, 396, 401, 402。

文艺复兴，參見第一、二、三册。——395。

文学討論。——177—179。

风格，文体，參見第一、二、三册。——253—257, 289—290, 312, 333, 404。

幻想（在历史和艺术中），參見第一、二、三册。——168, 343, 406。

书报检查。——180—257, 296, 411。

内容与形式，參見第一册。——167—257。

无产階級詩歌, 无产階級文学, 参見第一、二册。——124—142。

五 画

民間創作(民間詩歌), 参見第一、二册。——264, 265, 267, 268, 291, 389—390, 401—415。

民主主义的評論, 参見第一、二册。——243—248, 278—279, 289, 290, 293—294, 317—321, 353。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参見第三册。——318, 319, 320, 334, 335。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315—318。

古典主义, 参見第一册。——376, 377。

對話, 参見第一册。——352。

田园詩, 参見第二、三册。——313。

对艺术与文学作品的批評与評價, 参見第一、二、三册。——278—280。

六 画

戏剧(同时参見悲剧与喜剧), 参見第一册。——266, 416。

机智。——40, 126, 127, 279, 289, 401, 404, 407, 408。

朴素自然(文学中)。——128,

129, 167, 376, 407。

西班牙文学, 参見第一、二、三册。——147。

共产党和艺术, 参見第三册。——83。

自然美和艺术美, 参見第一、三册。——376。

七 画

希腊艺术, 参見第一、二册。——388。

希腊文学, 参見第一、二、三册。——129, 293, 388, 416。

希腊神話, 参見第一册。——388。

希腊悲剧, 参見第一、二册。——293, 416。

作者的个性。——253—257, 289。

作家的作品不是手段。——242。

报刊, 参見第三册(第三册列在十二画)。——173—258, 381—387。

形式, 参見第一册。——167, 253—257, 262, 397, 404, 406, 407。

抒情詩, 情詩, 参見第二、三册。——127, 128。

言論自由。——173—257。

阿拉伯文学。——236。

八 画

法国小說, 参見第一、二、三册。——397。

法国文学, 参見第一、二、三册。

——330, 376, 377, 397。

法国浪漫主义, 参見第一、二、三册。——376, 397。

典型, 典型事物, 参見第一、二、三册。——291。

性格, 参見第一册。——333, 352。

羅馬文学, 参見第一、二册。——21, 129, 168, 285。

“青年德意志”, 参見第一、三册。——15, 267, 268, 271--274, 279--296, 319--321, 344, 346—372, 378, 408。

九 画

英国文学, 参見第一、二、三册。——145—162, 194, 286, 356。

英国語言, 参見第一、二册。——277。

英国浪漫主义, 参見第一、二册。——286, 388, 397。

英国社会主义作家, 参見第一册。——145—162。

音乐, 参見第一、二、三册。——168, 178, 330, 349, 416, 417。

美学。——168, 232, 279, 312, 349。

幽默, 参見第一、二、三册。

——40, 138, 167, 168, 404, 407。

政治詩, 参見第二、三册。——3—142。

革命悲劇, 参見第一册。——291。

思想性, 思想深度, 参見第一、二、三册。——4, 5, 6, 7, 166, 167, 272, 273, 288, 290, 291, 292, 293, 343, 344, 345, 401--415, 418, 419。

十 画

浪漫主义, 参見第一、二、三册。——167, 332, 333, 338, 340, 376, 381—387, 402, 403, 405。

馬克思和恩格斯談自己的詩歌創作的體驗。——165—172, 261—278, 289, 290—291。

党的报刊和小資产階級文学家的机会主义, 参見第三册。——84—85。

十一 画

現代性, 現时性, 时代精神, 参見第一、二、三册。——45, 333, 339, 341, 358, 361, 375, 397, 402。

现实主义, 参見第一、二、三册。——127--128。

名 目 索 引

理性(詩歌中)。——343, 344。
情感(艺术与文学中), 参見第一册。——167, 343。

十 二 画

悲剧, 参見第一、二、三册。——352。
喜剧, 参見第一、二、三册。——292, 296, 344。
童話。——390。
雄辯术(詩和政論文章里的)。——262, 348。
統治階級文学中的民族主义, 参見第三册。——123。

十 三 画

傾向, 傾向性, 参見第一册。——375—377, 410。
剽窃, 参見第一、二册。——267, 376, 377。
瑞士的牧歌。——265。
奥地利文学, 参見第一、二、三册。——272, 274, 296。
資產階級新聞业和它的道德, 参見第三册。——173—176。

十 四 画

語言, 参見第一、二、三册。——12, 241, 257, 267, 352, 379, 397, 405, 412。

十 五 画

德国小說, 参見第二、三册。——270, 376。
德国文学, 参見第一、二、三册。——3—142, 168, 172, 178, 192, 243, 247, 263—372, 377, 378, 379, 380, 381—413。
德国古典哲学, 参見第一、二、三册。——3, 169, 170, 171, 243, 293, 316, 318, 319, 320, 321, 337, 338, 342, 347, 348,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6, 368, 369, 373, 377, 378, 382, 385, 386。
德国革命詩歌, 参見第三册。——3—142。
德国浪漫主义, 参見第二、三册。——268, 272, 322—330, 333, 340, 369, 381—387, 390, 403—404, 409, 410, 413。
德国民間故事书。——264, 268, 278, 291, 390, 401—415。
德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 参見第三册。——315—318。
德国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参見第三册。——311—330, 459。
德国文学中的抽象的不求甚解的态度, 参見第三册。——379—380。

德国文学史上“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作者。——243—247。
論战，参見第一、二册。——138，177，289。

十 六 画

諷刺，参見第一、二、三册。——138，389，398。

十 七 画

矯揉造作(文学中的)。——344，376。

十 八 画

繪画，参見第一、二、三册。——197，237，418—419。
翻譯(文学的)，参見第一册。——168。

統一書號：10019·180

定 价： 1.60 元